

## 列传第六十七

严武 郭英义 崔宁 弟宽 从孙蠡 蠡子莛 从孙黯  
严震 严砺

严武，中书侍郎挺之子也。神气隼爽，敏于闻见。幼有成人之风，读书不究精义，涉猎而已。弱冠以门廕策名，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奏充判官，迁侍御史。至德初，肃宗兴师靖难，大收才杰，武杖节赴行在。宰相房琯以武名臣之子，素重之，及是，首荐才略可称，累迁给事中。既收长安，以武为京兆少尹、兼御史中丞，时年三十二。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，优游京师，颇自矜大。出为绵州刺史，迁剑南东川节度使；入为太子宾客、兼御史中丞。

上皇诰以剑两川合为一道，拜武成都尹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剑南节度使；入为太子宾客，迁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二圣山陵，以武为桥道使。无何，罢兼御史大夫，改吏部侍郎，寻迁黄门侍郎。与宰臣元载深相结托，冀其引在同列。事未行，求为方面，复拜成都尹，充剑南节度等使。广德二年，破吐蕃七万余众，拔当狗城。十月，取盐川城，加检校吏部尚书，封郑国公。

前后在蜀累年，肆志逞欲，恣行猛政。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，及是小不副意，赴成都杖杀之，由是威震一方。蜀土颇饶珍产，武穷极奢靡，赏赐无度，或由一言赏至百万。蜀方闾里以征敛殆至匱竭，然蕃虜亦不敢犯境。而性本狂荡，视事多率胸臆，虽慈母言不之顾。初为剑南节度使，旧相房琯出为

管内刺史，瑄于武有荐导之恩，武骄傲，见瑄略无朝礼，甚为时议所贬。永泰元年四月，以疾终，时年四十。

郭英义，先朝陇右节度使、左羽林军将军知运之季子也。少以父业，习知武艺，策名河、陇间，以军功累迁诸卫员外将军。至德初，肃宗兴师朔野，英义以将门子特见任用，迁陇右节度使、兼御史中丞。既收二京，征还阙下，掌禁兵。迁羽林军大将军，加特进。以家艰去职。

朝廷方讨史思明，选任将帅，乃起英义为陕州刺史，充陕西节度、潼关防御等使，寻加御史大夫，兼神策军节度。代宗即位，加检校户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。元帅雍王自陕统诸军讨贼洛阳，留英义在陕为后殿。东都平，以英义权为东都留守。既至东都，不能禁暴，纵麾下兵与朔方、回纥之众大掠都城，延及郑、汝等州，比屋荡尽。广德元年，策勋加实封二百户，征拜尚书右仆射，封定襄郡王。恃富而骄，于京城创起甲第，穷极奢靡。与宰臣元载交结，以久其权。

会剑南节度使严武卒，载以英义代之，兼成都尹，充剑南节度使。既至成都，肆行不轨，无所忌惮。玄宗幸蜀时旧宫，置为道士观，内有玄宗铸金真容及乘舆侍卫图画。先是，节度使每至，皆先拜而后视事。英义以观地形胜，乃入居之，其真容图画，悉遭毁坏。见者无不愤怒，以军政苛酷，无敢发言。又颇恣狂荡，聚女人骑驴击球，制钿驴鞍及诸服用，皆侈靡装饰，日费数万，以为笑乐。未尝问百姓间事，人颇怨之。又以西山兵马使崔旰得众心，屡抑之。旰因蜀人之怨，自西山率麾下五千余众袭成都，英义出军拒之，其众皆叛，反攻英义。英义奔于简州，普州刺史韩澄斩英义首以送旰，并屠其妻子焉。

崔宁，卫州人，本名旰。虽儒家子，喜纵横之术。卫州刺史茹璋授旰符离令，既罢，久不调，遂客游剑南，从军为步卒，

事鲜于仲通。又随李宓讨云南，宓战败，旻归成都。行军司马崔论见旻，悦其状貌，又以其宗姓厚遇，荐为衙将。历事崔圆、裴冕。冕遭流谤，朝廷将遣使推按，旻部下截耳称冤，中使奏之。旻亦赴京师，授司戈，历司阶、折冲郎将军等官。

宝应初，蜀中乱，山贼拥绝县道，代宗忧之。严武荐旻为利州刺史，既至，山贼遁散，由是知名。严武为剑南节度，赴镇过利州，心欲辟旻为部将，以利非属部，旻难辄去，俾旻筹之。旻曰：“节度使张献诚见忌，且又好利，诚能重赂之，旻可以从大夫矣。”武至剑南，遗献诚奇锦珍贝，价兼百金，献诚大悦。武乃遗献诚书求旻，献诚然之，令旻移疾去郡。旻乃之剑南，武奏为汉州刺史。久之，吐蕃与诸杂羌戎寇陷西山柘、静等州，诏严武收复。武遣旻统兵西山，旻善抚士卒，皆愿致死命。始次贼城，周围皆石砾，攻具无所设。唯东南隅环丈之地，壤土可穴，谍知之以告。旻昼夜穿地道攻之，再宿而拔其城。因拓地数百里，下城寨数四。番众相语曰：“崔旻，神兵也。”将更前进，以粮尽还师。武大悦，装七宝舆迎旻入成都，以夸士众，赏赉过厚。

永泰元年五月，严武卒，杜济为西川行军司马，权知军府事。时郭英干为都知兵马使，郭嘉琳为都虞候，皆请英干兄英义为节度使。旻时为西山都知兵马使，与军众共请大将王崇俊为节度使。二奏俱至京师，会朝廷已除英义，旻使因见英义陈其事。英义至成都，数日，诬杀王崇俊，又召旻还成都。英义减将健粮赐，人心怨怒。旻在西山闻之，大恐，乃托备吐蕃，未赴成都。英义怒，出兵声言助旻讨吐蕃，其实袭之也。旻家在汉州，英义迁之成都，通其妾媵。旻知之，转入深山。英义自率师攻旻，值天大寒，雪深数尺，英义士马冻死者数百人，众心离叛。旻遂出兵拒敌，英义与之接战，英义军大败而还，

收余兵才千人，归成都，将卒因多逃散。

初，天宝中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尝建一使院，院宇甚华丽。及玄宗幸蜀，尝居之，因为道观，兼写玄宗真容，置之正室。英义因入观行香，悦其竹树，遂奏请以仲通旧院为军营，乃移去真容自居之。旰闻之，谓将士曰：“英义反矣！不然，何得除毁玄宗真容而自居之？”乃率兵攻成都。英义出兵于城西门，令柏茂琳为前军，郭英干为左军，郭嘉琳为后军，与旰战。茂琳等军累败，军人多投旰。旰令降将统兵与英义转战，大败之。兵至子城，英义单骑奔简州，为普州刺史韩澄所杀。时邛、剑所在起兵相攻，剑南大乱。

永泰二年二月，乃以黄门侍郎平章事杜鸿渐兼成都尹、山南西道剑南东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帅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鸿渐出骆谷，有谋者曰：“相公驻车阆州，遥制剑南，数移牒述英义过失，言旰有方略；旰腹心摄诸州刺史者皆奏正之，令旰及将校不疑怨。然后与东川节度使张献诚及诸贼帅合议，数出兵攻旰。既数道连兵，未经一年，兵势减耗，旰穷，必束身归朝。此上策也。”鸿渐畏懦，计疑未决。会旰使至，卑辞厚礼，送缯锦数千匹。鸿渐贪其利，遂至成都，日与判官杜亚、杨炎将吏等高会纵观，军州政事悉委旰，乃连表闻荐。

先时，张献诚数与旰战，献诚屡败，旌节皆为旰所夺。朝廷因鸿渐之请，加成都尹，兼西山防御使、西川节度行军司马，仍赐名曰宁。大历二年，鸿渐归朝，遂授宁西川节度使。恃地险人富，乃厚敛财货，结权贵，令弟宽留京师。元载及诸子有所欲，宽恣与之，故宽骤历御史知杂事、御史中丞。宽兄审亦任郎中、谏议大夫、给事中。宁在蜀十余年，地险兵强，肆侈穷欲，将吏妻妾，多为所淫污，朝廷患之而不能诘。累加尚书左仆射。

大历十四年入朝，迁司空、平章事，兼山陵使，寻代乔琳为御史大夫、平章事。宁以为选择御史当出大夫，不谋及宰相，乃奏请以李衡、于结等数人为御史。杨炎大怒，其状遂寝。炎又数谗毁刘晏，宁又求解之。宁既厚结元载已久，杨炎又出自戟门，宁初附炎，炎因此大怒。

其年十月，南蛮大下，与吐蕃三道合进。一出茂州，过文川及灌口。一出扶、文，过方维、白坝。一出黎坝、雅，过邛、郫。戎酋诫其众曰：“吾要蜀川为东府，凡伎巧之工皆送逻娑，平岁赋一缣而已。”是蛮之入，连陷郡邑，士庶奔亡山谷。属宁在朝，军中无帅，德宗促宁还镇。炎惧宁怨己，入蜀难制，谓德宗曰：“蜀川天下奥壤，自宁擅置其中，朝廷失其外府十四年矣。今宁来朝，尚有全师守蜀。货利之厚，适中奉给，贡赋所入，与无地同。始宁与诸将等夷，独因叛乱得位，不敢自有，以恩柔煦育，威令不行。今虽归之，必无功，是徒遣也；若有功，义不可夺。则西川之奥，败固失之，胜亦非国家所有。陛下熟察。”帝曰：“卿策何从？”炎曰：“请无归宁。今硃泚所部范阳劲兵，戍在近甸，促令与禁兵杂往，举无不捷。因是役得置亲兵内其腹中，蜀将必不敢动。然后换授他帅，以收其权，得千里肥饶之地，是因小祸受大福也。”帝曰：“善”，即止宁不行。乃发禁兵四千、范阳兵五千，赴援东川。出军自江油趣白坝，与山南兵合击，蛮兵败走。范阳军又击破于七盘，遂拔新城，戎、蛮大败。凡斩馘六千，生擒六百，伤者殆半，饥寒陨于崖谷者八九万。

宁遂罢西川节度使，制授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御史大夫、京畿观察使，兼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等使，兼鄜坊丹延都团练观察使。托以重臣绥靖北边，但令居鄜州。虽以宁为节度，每道皆置留后，自得奏事，炎悉

讽令伺宁过犯。杜希全为灵州，王翊为振武，李建徽为鄜州，及戴休颜、杜从政、吕希倩等，皆炎署置也。宁巡边至夏州，刺史吕希倩与宁同力招抚党项，归降者甚多。炎恶之，因奏希倩抚绥之功，才堪委任。召归朝，除右仆射知省事，以神武将军时常春代之。

硃泚之乱，上卒迫行幸，百僚诸王鲜有知者。宁后数日自贼中来，上初喜甚。宁私谓所亲曰：“圣上聪明英迈，从善如转规，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。”杞闻之，潜与王翊图议陷之。初，泾原兵作乱之夕，宁与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门而西，数下马便溺，每下辄良久。翊等促之，不敢前。又惧贼兵追及，翊乃大声而言曰：“已至此，不必顾望。”至奉天，翊具以事闻。会硃泚行反间，伪除柳浑宰相，署宁中书令。宁朔方掌书记康湛时为盩厔尉，翊逼湛作宁遗硃泚书，使宁无以自辩，翊遂献之。杞因诬奏曰：“崔宁初无葵藿向日之心，闻于城中与硃泚坚为盟约，所以后于百辟。今事果验。使凶渠外逼，奸臣内谋，则大事去矣。”因俯伏歔歔曰：“臣备位宰相，危不能持，颠不能扶，宜当万死，伏待斧钺。”上命左右扶起之。既还，俄有中人引宁于幕后，二力士自后缢杀之，时年六十一。初，将诛宁，召至朝堂，云令江淮宣慰。寻命翰林学士陆贽草硃宁制；贽求宁与泚书，将以状生之。复乱言云，其书已失。宁既得罪，籍没其家，中外称其冤，乃赦其家，归其资产。贞元十二年六月，宁故将、夏、绥、银节度使韩潭奏请以新加礼部尚书恩制以雪宁之罪。诏从之，任其家收葬。

初，宁入朝，留弟宽守成都。泸州杨子琳乘间以精骑数千突入成都，据城守之。宽屡战力屈，子琳威声颇盛。宁妾任氏魁伟果干，乃出其家财十万募勇士，信宿间得千人，设队伍将校，手自麾兵，以逼子琳。子琳惧，城内粮尽，乃拔城自溃。

子琳素有妖术，其夕致大雨，引舟至庭除，登之而遁。

宁季弟密，密子绘，父子皆以文雅称，历使府从事。绘生四子：蠡、黯、确、颜，皆以进士擢第。

蠡，字越卿，元和五年擢第，累辟使府。宝历中，入朝监察御史。大和初，为侍御史，三迁户部郎中，出为汝州刺史。开成初，以司勋郎中征，寻以本官知制诰。明年，正拜舍人。三年，权知礼部贡举。四年，拜礼部侍郎，转户部。上疏论国忌日设僧斋，百官行香，事无经据。诏曰：“朕以郊庙之礼，严奉祖宗，备物尽诚，庶几昭格。恭惟忌日之感，所谓终身之忧。而近代以来，归依释、老，征二教以设食，会百辟以行香。将以有助圣灵，冥资福祚。有异皇王之术，颇乖教义之宗。昨得崔蠡奏论，遂遣讨寻本末，礼文令式，曾不该明，习俗因循，雅当整革。其两京、天下州府，以国忌日为寺观设斋焚香，从今已后，并宜停罢。”蠡寻为华州刺史、镇国军等使，再历方镇。子莒。

莒，字野夫。大中二年，擢进士第，累官至尚书郎、知制诰。正拜中书舍人、户部侍郎。乾符中，自尚书右丞迁吏部侍郎。莒美文词，善谈论，而馭事简率，铨管非所长。出为陕州观察使，以器韵自高，不屑细故，权移仆下。时河南寇盗蜂起，王仙芝乱汉南，朝纲不振，而莒自恃清贵，不恤人之疾苦。百姓诉旱，莒指庭树曰：“此尚有叶，何旱之有？”乃笞之，吏民结怨。既而为军人所逐，饥渴甚，投民舍求水，民以溺饮之。初为军人所俘，翦其髭发，拜而获免。以失守贬端州司马，复入为左散骑常侍，卒。

子居敬、居俭。居敬终尚书郎，居俭中兴终户部尚书。

黯，字直卿，大和二年，进士擢第。开成初，为青州从事。入为监察御史，奏郊庙祭器不虔，请敕有司。文宗谓宰臣曰：

“宗庙之事，朕合亲奉其礼，但以千乘万骑，动费国用，每有司行事之日，被衣冠坐以俟旦。比闻主者不虔，祭器劳敝，非事神蠲洁之义。卿宜严敕有司，道吾此意。”黯具条奏以闻。寻迁员外郎。会昌中，为谏议大夫。

确，字岳卿，颜，字希卿，位皆至尚书郎。

严震，字遐闻，梓州盐亭人。世为田家，以财雄于乡里。至德、乾元已后，震屡出家财以助边军，授州长史、王府谏议参军。东川节度判官韦收荐震才用于节度使严武，遂授合州长史。及严武移西川，署为押衙，改恆王府司马。严武以宗姓之故，军府之事多以委之，又历试卫尉、太常少卿。严武卒，乃罢归。东川节度使又奏为渝州刺史，以疾免。山南西道节度使又奏为凤州刺史，加侍御史，丁母忧罢。起复本官，仍充兴、凤两州团练使，累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兼御史中丞。为政清严，兴利除害，远近称美。建中初，司勋郎中韦楨为山、剑黜陟使，荐震理行为山南第一，特赐上下考，封郾国公。在凤州十四年，能政不渝。

建中三年，代贾耽为梁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山南西道节度观察等使。及硃泚窃据京城，李怀光顿军咸阳，又与之连结。泚令腹心穆庭光、宋瑗等赍白书诱震同叛，震集众斩庭光等。时李怀光连贼，德宗欲移幸山南。震既闻顺动，遣吏驰表往奉天迎驾，仍令大将张用诚领兵五千至整屋已东迎护，上闻之喜。既而用诚为贼所诱，欲谋背逆，朝廷忧之。会震又遣牙将马勋奉表迎候，上临轩召勋与之语，勋对曰：“臣请计日至山南取节度使符召用诚，即不受召，臣当斩其首以复。”上喜曰：“卿何日当至？”勋克日时而奏，帝勉劳之。勋既得震符，乃请壮丁五人偕行。既出骆谷，用诚以勋未知其谋，乃以数百骑迎勋，勋与俱之传舍，用诚左右森然。勋先聚草发火于驿外，军

士争附火。勋乃从容出怀中符示之曰：“大夫召君。”用诚惶惧起走，壮士自背束手而擒之。不虞用诚子居后，引刀斫勋，勋左右遽承其臂，刀下不甚，微伤勋首。遂格杀其子，而仆用诚于地。壮士跨其腹，以刃拟其喉曰：“出声即死！”勋即其营，军士已被甲执兵矣。勋大言曰：“汝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，一朝弃之，欲从用诚反逆，有何利也？但灭汝族耳！大夫使我取张用诚，不问汝辈，欲何为乎？”众皆誓服。于是缚用诚送州，震杖杀之，拔其副将，使率其众迎驾。勋以药封首驰赴行在，愆约半日，上颇忧之，及勋至，上喜动颜色。翌日，车驾发奉天，及入骆谷，李怀光遣数百骑来袭，赖山南兵击之而退，舆驾无警急之患。寻加震检校户部尚书，赐实封二百户。

三月，德宗至梁州。山南地贫，粮食难给，宰臣议请幸成都府。震奏曰：“山南地接京畿，李晟方图收复，藉六军声援。如幸西川，则晟未见收复之期也。幸陛下徐思其宜。”议未决，李晟表至，请车驾驻蹕梁、洋，以图收复，群议乃止。梁、汉之间，刀耕火耨，民以采稻为事，虽节察十五郡，而赋额不敌中原三数县。自安、史之后，多为山贼剽掠，户口流散大半。洎六师驻蹕，震设法劝课，鳩聚财赋，以给行在，民不至烦，供亿无阙。其年六月，收复京城，车驾将还京师，进位检校尚书左仆射。诏曰：“朕遭罹寇难，播越梁、岷，蒸庶烦于供亿，武旅勤于扞卫。凡百执事，各奉厥司，眷于是邦，复我兴运，宜加崇大，以示将来。宜改梁州为兴元府，官名品制，同京兆、河南府；郑县升为赤，诸县升为畿。见任州县官，考满日放选，百姓给复一年。洋州宜升为望，见任州县官，考满减两选。山南西道将士，并与甄叙。”以震为兴元尹，赐实封二百户。

贞元元年十一月，德宗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，震入朝陪祭。十一年二月，加同平章事。贞元十五年六月卒，时年七十六，

废朝三日，册赠太保，赙布帛米粟有差。及丧将至，令百官以次赴宅吊哭。

严砺，震之宗人也。性轻躁，多奸谋，以便佞在军，历职至山南东道节度都虞候、兴州刺史、兼监察御史。贞元十五年，严震卒，以砺权留府事，兼遗表荐砺才堪委任。七月，超授兴元尹，兼御史大夫，山南西道节度、支度营田、观察使。诏下，谏官御史以为除拜不当。是日，谏议、给事、补阙、拾遗并归门下省共议：砺资历甚浅，人望素轻，遽领节旄，恐非允当。既兼杂话，发论喧然。拾遗李繁独奏云：“昨除拜严砺，众以为不当，谏议大夫苗拯云：‘已三度表论，未见听允。’给事中许孟容曰：‘诚如此，不旷职矣。’”又云：“李元素、陈京、王舒并见拯及孟容言议。”上遣三司使诘之。拯状云：“实于众中言曾论奏，不言三度。”繁证之不已。孟容等又云：“拯实言两度。”拯请依众状。翌日，贬拯万州刺史，李繁播州参军，并同正。砺在位贪残，士民不堪其苦。素恶凤州刺史马勋，诬奏贬贺州司户。纵情肆志，皆此类也。

元和四年三月卒。卒后，御史元稹奉使两川按察，纠劾砺在任日赃罪数十万。诏征其赃，以死，恕其罪。

史臣曰：爵人于朝，与众共之；刑人于市，与众弃之。缙崔宁，除严砺，时君之政可知矣，辅相之才可见矣！武不稟父风，有违母诲，凡为人子者，得不戒哉！虽有周、孔之才，不足称也，况狂夫乎！英义失政，其死也宜哉。严震立功，其道也显矣。

赞曰：英义失政，崔宁发身。武为士子，震作纯臣。

## 列传第六十八

元载 王昂 李少良 郇谟附  
王缙 杨炎 黎干 刘忠翼附 庾准

元载，凤翔岐山人也，家本寒微。父景昇，任员外官，不理产业，常居岐州。载母携载适景昇，冒姓元氏。载自幼嗜学，好属文，性敏惠，博览子史，尤学道书。家贫，徒步随乡赋，累上不升第。天宝初，玄宗崇奉道教，下诏求明庄、老、文、列四子之学者。载策入高科，授邠州新平尉。监察御史韦谔充使监选黔中，引载为判官，载名稍著，迁大理评事。东都留守苗晋卿又引为判官，迁大理司直。

肃宗即位，急于军务，诸道廉使随才擢用。时载避地江左，苏州刺史、江东采访使李希言表载为副，拜祠部员外郎，迁洪州刺史。两京平，入为度支郎中。载智性敏悟，善奏对，肃宗嘉之，委以国计，俾充使江、淮，都领漕輓之任，寻加御史中丞。数月征入，迁户部侍郎、度支使并诸道转运使。既至朝廷，会肃宗寝疾。载与幸臣李辅国善。辅国妻元氏，载之诸宗，因是相昵狎。时辅国权倾海内，举无违者，会选京尹，辅国乃以载兼京兆尹。载意属国柄，诣辅国恳辞京尹，辅国识其意，然之。翌日拜载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度支转运使如故。旬日，肃宗晏驾，代宗即位，辅国势愈重，称载于上前。载能伺上意，颇承恩遇，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加集贤殿大学士，修国史。又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封许昌县子。载以度支转运使职

务繁碎，负荷且重，虑伤名，阻大位，素与刘晏相友善，乃悉以钱谷之务委之，荐晏自代，载自加营田使。李辅国罢职，又加判天下元帅行军司马。广德元年，与宰臣刘晏、裴遵庆同扈从至陕。及舆驾还宫，遵庆皆罢所任，载恩宠弥盛。辅国死，载复结内侍董秀，多与之金帛，委主书卓英倩潜通密旨。以是上有所属，载必先知之，承意探微，言必玄合，上益信任之。妻王氏狠戾自专，载出朝谒，纵子伯和等游于外，上封人顾繇奏之，上方任载以政，反罪繇而已。

内侍鱼朝恩负恃权宠，不与载协，载常惮之。大历四年冬，乘间密奏朝恩专权不轨，请除之。朝恩骄横，天下咸怒，上亦知之，及闻载奏，适会于心。载遂结北军大将同谋，以防万虑。五年三月，朝恩伏法，度支使第五琦以朝恩党坐累，载兼判度支，志气自若，谓己有除恶之功，是非前贤，以为文武才略，莫己之若。外委胥吏，内听妇言。城中开南北二甲第，室宇宏丽，冠绝当时。又于近郊起亭榭，所至之处，帷帐什器，皆于宿设，储不改供。城南膏腴别墅，连疆接畛，凡数十所，婢仆曳罗绮一百余人，恣为不法，侈僭无度。江、淮方面，京辇要司，皆排去忠良，引用贪猥。士有求进者，不结子弟，则谒主书，货贿公行，近年以来，未有其比。与王缙同列，缙方务聚财，遂睦于载，二人相得甚欢，日益纵横。代宗尽察其迹，以载任寄多年，欲全君臣之分，载尝独见，上诫之，不悛。

初，扈驾自陕还，与缙上表，请以河中府为中都，秋杪行幸，春首还京，以避蕃戎侵轶之患。帝初纳之，遣条奏以闻。自鱼朝恩就诛，志颇盈满，遂抗表请建中都，文多不载。大略以关辅、河东等十州户税入奉京师，创置精兵五万，管在中都，以威四方，辞多开合。自以为表入事行，潜遣所由吏于河中经营。

节度寄理于泾州。大历八年，蕃戎入邠宁之后，朝议以为三辅已西，无襟带之固，而泾州散地，不足为守。载尝为西州刺史，知河西、陇右之要害，指画于上前曰：“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，吐蕃防戍在摧沙堡，而原州界其间。原州当西塞之口，接陇山之固，草肥水甘，旧垒存焉。吐蕃比毁其垣墉，弃之不居。其西则监牧故地，皆有长濠巨堑，重复深固。原州虽早霜，黍稷不艺，而有平凉附其东，独耕一县，可以足食。请移京西军戍原州，乘间筑之，贮粟一年。戎人夏牧多在青海，羽书覆至，已逾月矣。今运筑并作，不二旬可毕。移子仪大军居泾，以为根本。分兵守石门、木峡、陇山之关，北抵于河，皆连山峻岭，寇不可越。稍置鸣沙县、丰安军为之羽翼，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。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，是谓断西戎之胫，朝廷可高枕矣。”兼图其地形以献。载密使人逾陇山，入原州，量井泉，计徒庸，车乘畚锸之器皆具。检校左仆射田神功沮之曰：“夫兴师料敌，老将所难。陛下信一书生言，举国从之，听误矣。”上迟疑不决，会载得罪乃止。

初，六年，载条奏应缘别敕授文武六品以下，敕出后望令吏部、兵部便附甲团奏，不得检勘，从之。时功状奏拟，结衔多谬，载欲权归于己，虑有司驳正。会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载丑迹闻，载知之，奏于上前，少良等数人悉毙于公府。由是道路以目，不敢议载之短。门庭之内，非其党与不接，平素交友，涉于道义者悉疏弃之。

代宗宽仁明恕，审其所由，凡累年，载长恶不悛，众怒上闻。大历十二年三月庚辰，仗下后，上御延英殿，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收载、缙于政事堂，各留系本所，并中书主事卓英倩、李待荣及载男仲武、季能并收禁，命吏部尚书刘晏讯鞫。晏以载受任树党，布于天下，不敢专断，请他官共事。敕御史大夫

李涵、右散骑常侍萧昕、兵部侍郎袁倓、礼部侍郎常袞、谏议大夫杜亚同推究其状。辩罪问端，皆出自禁中，仍遣中使诘以阴事，载、缙皆伏罪。是日，宦官左卫将军、知内侍省事董秀与载同恶，先载于禁中杖杀之。敕曰：“任直去邪，悬于帝典；奖善惩恶，急于时政。和鼎之寄，匪易其人。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载，性颇奸回，迹非正直。宠待逾分，早践钧衡。亮弼之功，未能经邦成务；挟邪之志，常以罔上面欺。阴托妖巫，夜行解祷，用图非望，庶追典章。纳受赃私，贸鬻官秩。凶妻忍害，暴子侵牟，曾不提防，恣其凌虐。行僻辞矫，心狠貌恭，使沉抑之流，无因自达，赏罚差谬，罔不由兹。顷以君臣之间，重于去就，冀其迁善，掩而不言。曾无悔非，弥益凶戾，年序滋远，衅恶贯盈。将肃政于朝班，俾申明于宪纲，宜赐自尽。朕涉道犹浅，知人不明，理绩未彰，遗阙斯众，致兹刑辟，悯愧良深。僮俯行之，务申沮劝，凡在中外，悉朕怀焉。”又制曰：“门下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缙，附会奸邪，阿谀谗佞。据兹犯状，罪至难容，矜以耄及，未忍加刑。俾申屈法之恩，贷以岳牧之秩。可使持节括州诸军事，守括州刺史，宜即赴任。于戏！朕恭己南面，推诚股肱，敷求哲人，将弼予理。昧于任使，过在朕躬，无旷厥官，各慎厥职。”初，晏等承旨，缙亦处极法，晏谓涵曰：“重刑再覆，国之常典，况诛大臣，岂得不覆奏！又法有首从，二人同刑，亦宜重取进止。”涵等咸听命。及晏等覆奏，上乃减缙罪从轻。

载长子伯和，先是贬在扬州兵曹参军，载得罪，命中使驰传于扬州赐死。次子仲武，祠部员外郎，次子季能，秘书省校书郎，并载妻王氏并赐死。女资敬寺尼真一，收入掖庭。王氏，开元中河西节度使忠嗣之女也，素以凶戾闻，恣其子伯和等为虐。伯和恃父威势，唯以聚敛财货，征求音乐为事。

载在相位多年，权倾四海，外方珍异，皆集其门，资货不可胜计，故伯和、仲武等得肆其志。轻浮之士，奔其门者，如恐不及。名姝、异乐，禁中无者有之。兄弟各贮妓妾于室，倡优偎褻之戏，天伦同观，略无愧耻。及得罪，行路无嗟惜者。中使董秀、主书卓英倩、李待荣及阴阳人李季连，以载之故，皆处极法。遣中官于万年县界黄台乡毁载祖及父母坟墓，斫棺弃枢，及私庙木主；并载大宁里、安仁里二宅，充修百司廨宇。以载籍没钟乳五百两分赐中书门下御史台五品已上、尚书省四品已上。

王昂者，出自戎旅，以军功累迁河中尹，充河中节度使。贪纵不法，务于聚敛，以货籓身。永泰元年正月，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，改殿中少监。元载秉政，与载深相结托。大历五年六月，为江陵尹、兼御史大夫，充荆南节度观察使，代卫伯玉。昂既行，伯玉讽大将杨牟采等拒昂，乞留伯玉，诏许之。昂复检校刑部尚书，知省事。专事奢靡，广修第宅，多畜妓妾，以逞其志。在刑部，虽公务有程，昂耽徇私宴，连日不视曹事。性贪吝，无愧苟得，乃鬻公廨园菜，收其钱以润屋，甚为时论所丑。元载诛，贬连州刺史，遣中使监至万州，过硤江，坠江而卒。

李少良者，以吏用，早从使幕，因职迁殿中侍御史。罢，游京师，干谒权贵。时元载专政，所居第宅崇侈，子弟纵横，货贿公行，士庶咸嫉之。少良怨不见用，乘众怒以抗疏上闻。留少良于禁内客省，少良友人韦颂因至禁门访少良，少良漏其言；颂不慎密，遂为载备知之，乃奏少良狂妄，诏下御史台讯鞠。是时御史大夫缺，载以张延赏为之，属意焉。少良以泄禁中奏议，制使陆珽同伏罪。初，韦颂及珽俱与少良友善，与载子弟亲党款狎。颂得少良微旨，漏于载所亲，遂达于载。载密

召珽问之，珽具白其状及禁中语。载得之，奏于上前，上大怒，并付京兆府决杀。珽，国子司业善经之子也，少传父业，颇通经史，性浮躁而疏，故及于累。

大历中，元载弄权自恣，人皆恶之。八年七月，晋州男子郇谟以麻辫发，持竹筐及苇席哭于东市。人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有三十字请献于上。若无堪，便以竹筐贮尸，弃之于野。”京兆府以闻。上既召见，赐衣，馆于禁内客省。其献三十字，各论一事。其要者：“团”字、“监”字。团者，请罢诸州团练使；监者，请罢诸道监军使。殿中御史杨护职居左巡，郇谟哭市，护不闻奏，上以为蔽匿，贬连州桂阳县丞员外置。元载当承宠得志，每改张朝政，出于载手，中外共怒，当时归咎于载，故少良封事于前，郇谟哭市于后。凡百有位，宜为明诫。

王缙，字夏卿，河中人也。少好学，与兄维早以文翰著名。缙连应草泽及文辞清丽举，累授侍御史、武部员外。禄山之乱，选为太原少尹，与李光弼同守太原，功效谋略，众所推先，加宪部侍郎，兼本官。时兄维陷贼，受伪署，贼平，维付吏议，缙请以己官赎维之罪，特为减等。

缙寻入拜国子祭酒，改凤翔尹、秦陇州防御使，历工部侍郎、左散骑常侍。撰《玄宗哀册文》时称为工。改兵部侍郎。属平殄史朝义，河朔未安，诏缙以本官河北宣慰，奉使称旨。广德二年，拜黄门侍郎、同平章事、太微宫使、弘文崇贤馆大学士。其年，河南副元帅李光弼薨于徐州，以缙为侍中、持节都统河南、淮西、山南东道诸节度行营事。缙恳让侍中，从之，加上柱国，兼东都留守。岁余，迁河南副元帅，请减军资钱四十万贯修东都殿宇。大历三年，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死，以缙领幽州、卢龙节度。缙赴镇而还，委政于燕将硃希彩。又属河东节度辛云京卒，遂兼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营田观察等

使。缙又让河南副元帅、东都留守，从之。太原旧将王无纵、张奉璋等恃功，且以缙儒者易之，每事多违约束。缙一朝悉召斩之，将校股栗。

二岁，罢河东归朝，授门下侍郎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元载用事，缙卑附之，不敢与忤，然恃才与老，多所傲忽。载所不悦，心虽希载旨，然以言辞凌诟，无所忌惮。时京兆尹黎干者，戎州人也，数论事，载甚病之，而力不能去也。干尝白事于缙，缙曰：“尹，南方君子也，安知朝礼！”其慢而侮人，率如此类。

缙弟兄奉佛，不茹荤血，缙晚年尤甚。与杜鸿渐舍财造寺无限极。妻李氏卒，舍道政里第为寺，为之追福，奏其额曰宝应，度僧三十人住持。每节度观察使入朝，必延至宝应寺，讽令施财，助己修缮。初，代宗喜祠祀，未甚重佛，而元载、杜鸿渐与缙喜饭僧徒。代宗尝问以福业报应事，载等因而启奏，代宗由是奉之过当，尝令僧百余人于宫中陈设佛像，经行念诵，谓之内道场。其饮膳之厚，穷极珍异，出入乘厩焉，度支具廩给。每西蕃入寇，必令群僧讲诵《仁王经》以攘虏寇。苟幸其退，则横加锡赐。胡僧不空，官至卿监，封国公，通籍禁中，势移公卿，争权擅威，日相凌夺。凡京畿之丰田美利，多归于寺观，吏不能制。僧之徒侣，虽有赃奸畜乱，败戮相继，而代宗信心不易，乃诏天下官吏不得箠曳僧尼。又见缙等施财立寺，穷极瑰丽，每对扬启沃，必以业果为证。以为国家庆祚灵长，皆福报所资，业力已定，虽小有患难，不足道也。故禄山、思明毒乱方炽，而皆有子祸。仆固怀恩将乱而死；西戎犯阙，未击而退。此皆非人事之明征也。帝信之愈甚。公卿大臣既挂以业报，则人事弃而不修，故大历刑政，日以陵迟，有由然也。

五台山有金阁寺，铸铜为瓦，涂金于上，照耀山谷，计钱

巨亿万。缙为宰相，给中书符牒，令台山僧数十人分行郡县，聚徒讲说，以求货利。代宗七月望日于内道场造盂兰盆，饰以金翠，所费百万。又设高祖已下七圣神座，备幡节、龙伞、衣裳之制，各书尊号于幡上以识之，舁出内，陈于寺观。是日，排仪仗，百僚序立于光顺门以俟之，幡花鼓舞，迎呼道路。岁以为常，而识者嗤其不典，其伤教之源始于缙也。

李氏，初为左丞韦济妻，济卒，奔缙。缙嬖之，冒称为妻，实妾也。又纵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，贪猥之迹如市贾焉。元载得罪，缙连坐贬括州刺史，移处州刺史。大历十四年，除太子宾客，留司东都。建中二年十二月卒，年八十二。

杨炎，字公南，凤翔人。曾祖大宝，武德初为龙门令，刘武周陷晋、绛，攻之不降，城破被害，褒赠全节侯。祖哲，以孝行有异，旌其门闾。父播，登进士第，隐居不仕，玄宗征为谏议大夫，弃官就养，亦以孝行祚祥，表其门闾。肃宗就加散骑常侍，赐号玄靖先生，名在《逸人传》。

炎美须眉，风骨峻峙，文藻雄丽，汧、陇之间，号为小杨山人。释褐辟河西节度掌书记。神乌令李大简尝因醉辱炎，至是与炎同幕，率左右反接之，铁棒挝之二百，流血被地，几死。节度使吕崇贲爱其才，不之责。后副元帅李光弼奏为判官，不应，征拜起居舍人，辞禄就养岐下。丁忧，庐于墓前，号泣不绝声，有紫芝白雀之祥，又表其门闾。孝著三代，门树六阙，古未有也。服阙久之，起为司勋员外郎，改兵部，转礼部郎中、知制诰。迁中书舍人，与常袞并掌纶诰，袞长于除书，炎善为德音，自开元已来，言诏制之美者，时称常、杨焉。

炎乐贤下士，以汲引为己任，人士归之。尝为《李楷洛碑》，辞甚工，文士莫不成诵之。迁吏部侍郎，修国史。元载自作相，常选擢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，将以代己。初，引礼部

郎中刘单；单卒，引吏部侍郎薛邕，邕贬，又引炎。载亲重炎，无与为比。载败，坐贬道州司马。德宗即位，议用宰相，崔祐甫荐炎有文学器用，上亦自闻其名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。炎有风仪，博以文学，早负时称，天下翕然，望为贤相。

初，国家旧制，天下财赋皆纳于左藏库，而太府四时以数闻，尚书比部覆其出入，上下相辖，无失遗。及第五琦为度支、盐铁使，京师多豪将，求取无节，琦不能禁，乃悉以租赋进入大盈内库，以中人主之意，天子以取给为便，故不复出。是以天下公赋，为人君私藏，有司不得窥其多少，国用不能计其赢缩，殆二十年矣。中官以冗名持簿书，领其事者三百人，皆奉给其间，连结根固不可动。及炎作相，顿首于上前，论之曰：“夫财赋，邦国之大本，生人之喉命，天下理乱轻重皆由焉。是以前代历选重臣主之，犹惧不集，往往覆败，大计一失，则天下动摇。先朝权制，中人领其职，以五尺宦竖操邦之本，丰俭盈虚，虽大臣不得知，则无以计天下利害。臣愚待罪宰辅，陛下至德，惟人是恤，参校蠹弊，无斯之甚。请出之以归有司，度宫中经费一岁几何，量数奉入，不敢亏用。如此，然后可以议政。惟陛下察焉。”诏曰：“凡财赋皆归左藏库，一用旧式，每岁于数中量进三五十万入大盈，而度支先以其全数闻。”炎以片言移人主意，议者以为难，中外称之。

初定令式，国家有租赋庸调之法。开元中，玄宗修道德，以宽仁为理本，故不为版籍之书，人户浸溢，堤防不禁。丁口转死，非旧名矣；田亩移换，非旧额矣；贫富升降，非旧第矣。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，盖得非当时之实。旧制，人丁戍边者，蠲其租庸，六岁免归。玄宗方事夷狄，戍者多死不返，边将怙宠而讳，不以死申，故其贯籍之名不除。至天宝中，王鉞为户

口使，方务聚敛，以丁籍且存，则丁身焉往，是隐课而不出耳。遂案旧籍，计除六年之外，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。天下之人苦而无告，则租庸之法弊久矣。迨至德之后，天下兵起，始以兵役，因之饥疠，征求运输，百役并作，人户凋耗，版图空虚。军国之用，仰给于度支、转运二使；四方征镇，又自给于节度、都团练使。赋敛之司数四，而莫相统摄，于是纲目大坏，朝廷不能覆诸使，诸使不能覆诸州，四方贡献，悉入内库。权臣猾吏，因缘为奸，或公托进献，私为赃盗者动万万计。河南、山东、荆襄、剑南有重兵处，皆厚自奉养，王赋所入无几。吏职之名，随人署置；俸给厚薄，由其增损。故科敛之名凡数百，废者不削，重者不去，新旧仍积，不知其涯。百姓受命而供之，沥膏血，鬻亲爱，旬输月送无休息。吏因其苛，蚕食千人。凡富人多丁者，率为官为僧，以色役免；贫人无所入则丁存。故课免于上，而赋增于下。是以天下残瘁，荡为浮人，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，如是者殆三十年。

炎因奏对，恳言其弊，乃请作两税法，以一其名，曰：“凡百役之费，一钱之敛，先度其数而赋于人，量出以制入。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；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。不居处而行商者，在所郡县税三十之一，度所与居者均，使无饶利。居人之税，秋夏两征之，俗有不便者正之。其租庸杂徭悉省，而丁额不废，申报出入如旧式。其田亩之税，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。夏税无过六月，秋税无过十一月。逾岁之后，有户增而税减轻，及人散而失均者，进退长吏，而以尚书度支总统焉。”德宗善而行之，诏谕中外。而掌赋者沮其非利，言租庸之令四百余年，旧制不可轻改。上行之不疑，天下便之。人不土断而地著，赋不加敛而增入，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，贪吏不诚而奸无所取。自是轻重之权，始归于朝廷。

炎救时之弊，颇有嘉声。莅事数月，属崔祐甫疾病，多不视事，乔琳罢免，炎遂独当国政。祐甫之所制作，炎隳之。初减薄护作元陵功优，人心始不悦。又专意报恩复仇。道州录事参军王沼有微恩于炎，举沼为监察御史。感元载恩，专务行载旧事以报之。初，载得罪，左仆射刘晏讯劾之，元载诛，炎亦坐贬，故深怨晏。晏领东都、河南、江淮、山南东道转运、租庸、青苗、盐铁使，炎作相数月，欲贬晏，先罢其使，天下钱谷皆归金部、仓部。又献议开丰州陵阳渠，发京畿人夫于西城就役，闾里骚扰，事竟无成。

初，大历末，元载议请城原州，以遏西番入寇之冲要，事未行而载诛。及炎得政，建中二年二月，奏请城原州，先牒泾原节度使段秀实，令为之具。秀实报曰：“凡安边却敌之长策，宜缓以计图之，无宜草草兴功也。又春事方作，请待农隙而缉其事。”炎怒，征秀实为司农卿。以邠宁别驾李怀光居前督作，以检校司空平章事硃泚、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宁各统兵万人以翼后。三月，诏下泾州为具。泾军怒而言曰：“吾曹为国西门之屏，十余年矣！始治于邠，才置农桑，地著之安；而徙于此，置榛莽之中，手披足践，才立城垒；又投之塞外，吾何罪而置此乎！”李怀光监朔方军，法令严峻，频杀大将。泾州裨将刘文喜因人怨怒，拒不受诏，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，否则硃泚。于是以硃泚代怀光，文喜又不奉诏。泾有劲兵二万，闭城拒守，令其子入质吐蕃以求援。时方炎旱，人情骚动，群臣皆请赦文喜，上皆不省。德宗减服御以给军人，城中军士当受春服，赐与如故。命硃泚、李怀光等军攻之，乃筑垒环之。泾州别将刘海宾斩文喜首，传之阙下。苟非海宾效顺，必生边患，皆因炎以喜怒易帅，泾帅结怨故也。原州竟不能城。

炎既构刘晏之罪贬官，司农卿庾准与晏有隙，乃用准为荆

南节度使，讽令诬晏以忠州叛，杀之，妻子徙岭表，朝野为之侧目。李正己上表请杀晏之罪，指斥朝廷。炎惧，乃遣腹心分往诸道：裴冀，东都、河阳、魏博；孙成，泽潞、磁邢、幽州；卢东美，河南、淄青；李舟，山南、湖南；王定，淮西。声言宣慰，而意实说谤。且言“晏之得罪，以昔年附会奸邪，谋立独孤妃为皇后，上自恶之，非他过也。”或有密奏“炎遣五使往诸镇者，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，推过于上耳。”乃使中人复炎辞于正己，还报信然。自此德宗有意诛炎矣，待事而发。乃擢用卢杞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炎转中书侍郎，仍平章事。二人同事秉政，杞无文学，仪貌寝陋，炎恶而忽之，每托疾息于他阁，多不会食，杞亦衔恨之。旧制，中书舍人分押尚书六曹，以平奏报，开元初废其职，杞请复之，炎固以为不可。杞益怒，又密启中书主书过，逐之。炎怒曰：“主书，吾局吏也，有过吾自治之，奈何而相侵？”

属梁崇义叛，德宗欲以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诸军讨之。炎谏曰：“希烈始与李忠臣为子，亲任无双，竟逐忠臣而取其位，背本若此，岂可信也！居常无尺寸功，犹强不奉法，异日平贼后，恃功邀上，陛下何以驭之？”初，炎之南来，途经襄、汉，固劝崇义入朝，崇义不能从，已怀反侧。寻又使其党李舟使驰说，崇义固而拒命，遂图叛逆，皆炎迫而成之。至是，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，然后别图希烈。炎又固言不可，上不能平，乃曰：“朕业许之矣，不能食言。”遂以希烈统诸军。

会德宗尝访宰相群臣中可以大任者，卢杞荐张镒、严郢，而炎举崔昭、赵惠伯。上以炎论议疏阔，遂罢炎相，为左仆射。后数日中谢，对于延英，及出，驰归，不至中书，卢杞自是益怒焉。杞寻引严郢为御史大夫。初，郢为京兆尹，不附炎，炎怒之，讽御史张著弹郢，郢罢兼御史中丞。炎又夙闻源休与郢

有隙，乃拔休自流人为京兆尹，令伺郢过。休莅官后，与郢友善，炎大怒。张光晟方谋议杀回纥酋帅，炎乃以休为入回纥使，休几为虜所杀。郢寻坐以度田不实，改为大理卿，时人惜之。至是，杞因群情所欲，又知郢与炎有隙，故引荐之。

炎子弘业不肖，多犯禁，受贿请托，郢按之，兼得其他过。初，炎将立家庙，先有私第在东都，令河南尹赵惠伯货之，惠伯为炎市为官廨。时惠伯自河中尹、都团练观察等使初受代，郢奏追捕惠伯诘案。御史以炎为宰相，抑吏货市私第，贵估其宅，贱入其币，计以为赃。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，晋曰：“宰臣于庶官，比之监临，官市贾有羨利，计其利以乞取论罪，当夺官。”杞怒，谪晋衡州司马。更召他吏绳之，曰：“监主自盗，罪绞。”开元中，萧嵩将于曲江南立私庙，寻以玄宗临幸之所，恐置庙非便，乃罢之。至是，炎以其地为庙，有飞语者云：“此地有王气，炎故取之，必有异图。”语闻，上愈怒。及台司上具狱，诏三司使同覆之。建中二年十月，诏曰：“尚书左仆射杨炎，托以文艺，累登清贯。虽谪居荒服，而虚称犹存。朕初临万邦，思弘大化，务擢非次，招纳时髦。拔自郡佐，登于鼎司，独委心膂，信任无疑。而乃不思竭诚，敢为奸蠹，进邪丑正，既伪且坚，党援因依，动涉情故。隳法败度，罔上行私，苟利其身，不顾于国。加以内无训诫，外有交通，纵恣诈欺，以成赃贿。询其事迹，本末乖谬，蔑恩弃德，负我何深！考状议刑，罪在难宥。但以朕于将相，义切始终，顾全大体，特有弘贷，俾从远谪，以肃具僚。可崖州司马同正，仍驰驿发遣。”去崖州百里赐死，年五十五。

炎早有文章，亦励志节，及为中书舍人，附会元载，时议已薄之。后坐载贬官，愤恚益甚，归而得政，睚眦必仇，险害之性附于心，唯其爱憎，不顾公道，以至于败。惠伯亦坐炎贬

费州多田尉，寻亦杀之。

黎干者，戎州人。始以善星纬数术进，待诏翰林，累官至谏议大夫。寻迁京兆尹，以严肃为理，人颇便之，而因缘附会，与时上下。大历二年，改刑部侍郎。鱼朝恩伏诛，坐交通出为桂州刺史、本管观察使。至江陵，丁母忧。久之，会京兆尹缺，人颇思干。八年，复拜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干自以得志，无心为理，贪暴益甚，徇于财色。十三年，除兵部侍郎。性险，挟左道，结中贵，以希主恩，代宗甚惑之。时中官刘忠翼宠任方盛，干结之素厚，尝通其奸谋。及德宗初即位，干犹以诡道求进，密居輿中诣忠翼第。事发，诏曰：“兵部侍郎黎干，害若豺狼，特进刘忠翼，掩义隐贼，并除名长流。”即行，市里儿童数千人噪聚，怀瓦砾投击之，捕贼尉不能止，遂皆赐死于蓝田驿。

忠翼，宦官也，本名清潭，与董秀皆有宠于代宗。天宪在口，势回日月，贪饕纳贿，货产巨万。大历中，德宗居东宫，干及清潭尝有奸谋动摇。及是，积前罪以诛之。

庾准，常州人。父光先，天宝中，文部侍郎。准以门入仕，昵于宰相王缙，缙骤引至职方郎中、知制诰，迁中书舍人。准素寡文学，以柔媚自进，既非儒流，甚为时论所薄。寻改御史中丞，迁尚书左丞。缙得罪，出为汝州刺史。复入为司农卿，与杨炎厚善。炎欲杀刘晏，知准与晏有隙，乃用为荆南节度。准乃上言得晏与殊泚书，且有怨望，又召补州兵以拒命。于是先杀晏，然后下诏赐自尽，海内冤之。炎以杀晏征准为尚书左丞。建中三年六月丁巳卒，时年五十一。赠工部尚书。

史臣曰：仲尼云：富与贵是人之欲，不以道得之不处。反乎是道者小人。载谄辅国以进身，弄时权而固位，众怒难犯，长恶不悛，家亡而诛及妻儿，身死而殃及祖祢。缙附会奸邪，

以至颠覆。炎隳崔祐甫之规，怒段秀实之直，酬恩报怨，以私害公。三子者咸著文章，殊乖德行。“不常其德，或承之羞”，大《易》之义也。富贵不以其道，小人之事哉！观庾准之愆，遭王缙之复，徇杨炎之意，曲致刘晏之冤。积恶而获令终者，其在余殃乎！

赞曰：载、缙、炎、准，交相附会。《左传》有言，贪人败类。

## 列传第六十九

杨绾 崔祐甫 子植 植再 从兄俊  
常袞

杨绾，字公权，华州华阴人也。祖温玉，则天朝为户部侍郎、国子祭酒。父侃，开元中醴泉令，皆以儒行称。绾生聪惠，年四岁，处群从之中，敏识过人。尝夜宴亲宾，各举坐中物以四声呼之，诸宾未言，绾应声指铁灯树曰：“灯盏柄曲。”众咸异之。及长，好学不倦，博通经史，九流七略，无不该览，尤工文辞，藻思清赡。而宗尚玄理，沉静寡欲，常独处一室，左右经书，凝尘满席，澹如也。含光晦用，不欲名彰，每属文，耻于自白，非知己不可得而见。早孤家贫，养母以孝闻，甘旨或阙，忧见于色。亲友讽令干禄，举进士。调补太子正字。天宝十三年，玄宗御勤政楼，试博通坟典、洞晓玄经、辞藻宏丽、军谋出众等举人，命有司供食，既暮而罢。取辞藻宏丽外，别试诗赋各一首。制举试诗赋，自此始也。时登科者三人，绾为之首，超授右拾遗。

天宝末，安禄山反，肃宗即位于灵武。绾自贼中冒难，披榛求食，以赴行在。时朝廷方急贤，及绾至，众心咸悦，拜起居舍人、知制诰。历司勋员外郎、职方郎中，掌诰如故。迁中书舍人，兼修国史。故事，舍人年深者谓之“阁老”，公廨杂料，归阁老者五之四。绾以为品秩同列，给受宜均，悉平分之，甚为时论归美。再迁礼部侍郎，上疏条奏贡举之弊曰：

国之选士，必藉贤良。盖取孝友纯备，言行敦实，居常育

德，动不违仁。体忠信之资，履谦恭之操，藏器则未尝自伐，虚心而所应必诚。夫如是，故能率己从政，化人镇俗者也。自叔叶浇诈，兹道浸微，争尚文辞，互相矜炫。马卿浮薄，竟不周于任用；赵壹虚诞，终取殡于乡间。自时厥后，其道弥盛，不思实行，皆徇空名，败俗伤教，备载前史，古人比文章于郑卫，盖有由也。

近炆帝始置进士之科，当时犹试策而已。至高宗朝，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，又奏进士加杂文，明经填帖，从此积弊，浸转成俗。幼能就学，皆诵当代之诗；长而博文，不越诸家之集。递相党与，用致虚声，《六经》则未尝开卷，《三史》则皆同挂壁。况复征以孔门之道，责其君子之儒者哉。祖习既深，奔竞为务。矜能者曾无愧色，勇进者但欲凌人，以毁讟为常谈，以向背为己任。投刺干谒，驱驰于要津；露才扬己，喧腾于当代。古之贤良方正，岂有如此者乎！朝之公卿，以此待士，家之长老，以此垂训。欲其返淳朴，怀礼让，守忠信，识廉隅，何可得也！譬之于水，其流已浊，若不澄本，何当复清。方今圣德御天，再宁寰宇，四海之内，颀颀向化，皆延颈举踵，思圣朝之理也。不以此时而理之，则太平之政又乖矣。

凡国之大柄，莫先择士。自古哲后，皆侧席待贤；今之取人，令投牒自举，非经国之体也。望请依古制，县令察孝廉，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，加以经业，才堪策试者，以孝廉为名，荐之于州。刺史当以礼待之，试其所通之学，其通者送名于省。自县至省，不得令举人辄自陈牒。比来有到状保辩识牒等，一切并停。其所习经，取《左传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、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易》任通一经，务取深义奥旨，通诸家之义。试日，差诸司有儒学者对问，每经问义十条，问毕对策三道。其策皆问古今理体及当时要务，

取堪行用者。其经义并策全通为上第，望付吏部便与官；其经义通八、策通二为中第，与出身；下第罢归。其明经比试帖经，殊非古义，皆诵帖括，冀图侥幸。并近有道举，亦非理国之体，望请与明经、进士并停。其国子监举人，亦请准此。如有行业不著，所由妄相推荐，请量加贬黜。所冀数年之间，人伦一变，既归实学，当识大猷。居家者必修德业，从政者皆知廉耻，浮竞自止，敦庞自劝，教人之本，实在兹焉。事若施行，即别立条例。

诏左右丞、诸司侍郎、御史大夫、中丞、给、舍同议奏闻。给事中李广、给事中李栖筠、尚书左丞贾至、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严武所奏议状与绾同。尚书左丞至议曰：

谨按夏之政尚忠，殷之政尚敬，周之政尚文，然则文与忠敬，皆统人之行也。且夫谥号述行，美极人文，人文兴则忠敬存焉。是故前代以文取士，本文行也，由辞以观行，则及辞也。宣父称颜子不迁怒，不贰过，谓之好学。至乎修《春秋》则游、夏之徒不能措一辞，不亦明乎！间者礼部取人，有乖斯义。《易》曰：“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。”《关雎》之义曰：“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，盖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”故延陵听《诗》知诸侯之存亡。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，不穷旨义，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？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，唯择浮艳，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之事乎？是以上失其源而下袭其流，波荡不知所止，先王之道，莫能行也。夫先王之道消，则小人之道长；小人之道长，则乱臣贼子生焉。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矣。渐者何？谓忠信之凌颓，耻尚之失所，末学之驰骋，儒道之不举，四者皆取士之失也。

夫一国之事，系一人之本谓之风。赞扬其风，系卿大夫也，

卿大夫何尝不出于士乎？今取士试之小道，而不以远者大者，使干禄之徒，趋驰末术，是诱导之差也。夫以蜗蚓之饵杂垂沧海，而望吞舟之鱼，不亦难乎！所以食垂饵者皆小鱼，就科目者皆小艺。四人之业，士最关于风化。近代趋仕，靡然向风，致使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，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。向使礼让之道弘，仁义之道著，则忠臣孝子比屋可封，逆节不得而萌也，人心不得而摇也。

且夏有天下四百载，禹之道丧而殷始兴焉；殷有天下六百祀，汤之法弃而周始兴焉；周有天下八百年，文、武之政废而秦始并焉。观三代之选士任贤，皆考实行，故能风化淳一，运祚长远。秦坑儒士，二代而亡。汉兴，杂三代之政，弘四科之举，西京始振经术之学，东都终持名节之行。至有近戚窃位，强臣擅权，弱主孤立，母后专政，而社稷不陨，终彼四百，岂非兴学行道、扇化于乡里哉？厥后文章道弊，尚于浮侈，取士术异，苟济一时。自魏至隋，仅四百载，三光分景，九州阻域，窃号僭位，德义不修，是以子孙速颠，享国咸促。国家革魏、晋、梁、隋之弊，承夏、殷、周、汉之业，四隩既宅，九州攸同，覆焘亭育，合德天地。安有舍皇王举士之道，踪乱代取人之术？此公卿大夫之辱也。杨綰所奏，实为正论。

然自典午覆败，中原版荡，戎狄乱华，衣冠迁徙，南北分裂，人多侨处。圣朝一平区宇，尚复因循，版图则张，闾井未设，士居乡土，百无一二，累缘官族，所在耕筑，地望系之数百年之外，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。今欲依古制乡举里选，犹恐取士之未尽也，请兼广学校，以弘训诱。今京有太学，州县有小学，兵革一动，生徒流离，儒臣师氏，禄廩无向。贡士不称行实，胄子何尝讲习，独礼部每岁擢甲乙之第，谓弘奖擢，不其谬欤？祇足长浮薄之风，启侥幸之路矣。其国子博士等，

望加员数，厚其禄秩，选通儒硕生，间居其职。十道大郡，量置太学馆，令博士出外，兼领郡官，召置生徒。依乎故事，保桑梓者乡里举焉，在流寓者庠序推焉。朝而行之，夕见其利。如此则青青不复兴刺，扰扰由其归本矣。人伦之始，王化之先，不是过也。

李暉等议与绾协，文多不载。宰臣等奏以举人旧业已成，难于速改，其今岁举人，望且许应旧举，来岁奉诏，仍敕礼部即具条例奏闻。代宗以废进士科问翰林学士，对曰：“进士行来已久，遽废之，恐失人业。”乃诏孝廉与旧举兼行。绾又奏岁贡孝悌力田及童子科等，其孝悌力田，宜有实状，童子越众，不在常科，同之岁贡，恐长侥幸之路。诏停之。再迁吏部侍郎，历典举选，精核人物，以公平称。

时元载秉政，公卿多附之，绾孤立中道，清贞自守，未尝私谒。载以绾雅望素高，外示尊重，心实疏忌。会鱼朝恩死，载以朝恩尝判国子监事，尘污太学，宜得名儒，以清其秩，乃奏为国子祭酒，实欲以散地处之。载贪冒日甚，天下清议，亦归于绾，上深知之，以载久在枢衡，未即罢遣。仍迁绾为太常卿，充礼仪使，以郊庙礼久废，藉绾振起之也，亦以观其效用。是年三月，载伏诛，上乃拜绾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，兼修国史。绾久积公辅之望，及诏出，朝野相贺。绾累表恳让，上属意稍重，绾不敢辞。

绾素以德行著闻，质性贞廉，车服俭朴，居庙堂未数月，人心自化。御史中丞崔宽，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，家富于财，有别墅在皇城之南，池馆台榭，当时第一，宽即日潜遣毁拆。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，闻绾拜相，座内音乐减散五分之四。京兆尹黎干以承恩，每出入驺驭百余，亦即三日减损车骑，唯留十骑而已。其余望风变奢从俭者，不可胜数，其镇俗移风若

此。

绾有宿痼疾，居职旬日，中风，优诏令就中书省摄养，每引见延英殿，特许扶入。时厘革旧弊，唯绾是瞻，恩遇莫二。绾累抗疏辞位，频诏敦勉不许。及绾疾亟，上日发中使就第存问，尚书御医，旦夕在侧，上闻其有间，喜见容色。数日而薨，中使在门，驰奏于上，代宗震悼久之，辍朝三日。诏曰：

王者之于大臣也，存则寄其腹心，均于肢体，参于军国之重，叙以阴阳之和；歿则谏其事功，加之命数，告于宗庙之祭，襚以绂冕之章，则九原可归，百辟知劝。故朝议大夫、守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、监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杨绾，性合元和，身齐律度，道匡雅俗，器重宗彝。宽柔敬恭，协于九德；文行忠信，弘于四教。内无耳目之役，以孝悌传于家；外无车服之容，以贞实形于代。西掖专宥密之地，南宫领选举之源。以儒术首于国庠，以礼度掌于高庙，简廉其质，条职同休。顷以任非其才，毒流于政，爰登清净之辅，庶谐至理之期。道风既穆于朝班，俭德已行于海内。虽贤人之业，冀于可久；而夫子之命，未如之何。方有凭依，遽此沦谢，屏予之叹，震悼良深。所怀莫从，长想何及。况历官有素丝之节，居家无匹帛之余，故饰以华袞，增其法贖，备膺典策，载賚朝经。可赠司徒。

又诏文武百僚临于其第，遣内常侍吴承倩会吊，赠绢千匹、布三百端。上深惜之，顾谓朝臣曰：“天不使朕致太平，何夺我杨绾之速也！俯及大敛，与卿等悲悼同之。”宰辅贖赠恩遇哀荣之盛，近年未有其比。太常初谥曰：“文贞”。诏曰：“褒德劝善，《春秋》之旧章；考行易名，礼经之通典。垂范作则，存乎格言。朝议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、修国史、上柱国、赐紫金鱼袋、赠司徒杨绾，

履道居贞，含和毓德，行为人纪，文合典谟。清而晦名，无自伐之善；约以师俭，有不矜之谦。方册直书，秩宗相礼，辞称良史，学茂醇儒。委在枢衡，掌兹密命，弥契沃心之道，累陈造膝之诚。将以布天下五行之和，同君臣一德之运，遽轸藏舟之叹，未展济川之才。素业久而弥彰，清风歿而可尚。自古饰终之义，皆锡以美名。谥法曰：‘忠信爱人曰文，平易不懈曰简。’宜谥曰文简。”比部郎中苏端，性疏狂，嫉其贤，乃肆毁黜，异同其议。上怒，贬端为广州员外司马。

绾俭薄自乐，未尝留意家产，口不问生计，累任清要，无宅一区，所得俸禄，随月分给亲故。清识过人，至如往哲微言，《五经》奥义，先儒未悟者，绾一览究其精理。雅尚玄言，宗释道二教，尝著《王开先生传》以见意，文多不载。凡所知友，皆一时名流。或造之者，清谈终日，未尝及名利。或有客欲以世务干者，见绾言必玄远，不敢发辞，内愧而退。大历中，德望日崇，天下雅正之士争趋其门，至有数千里来者。以清德坐镇雅俗，时比之杨震、邴吉、山涛、谢安之俦也。

崔祐甫，字贻孙。祖暄，怀州长史。父沔，黄门侍郎，谥曰孝公。家以清俭礼法，为士流之则。祐甫举进士，历寿安尉。安禄山陷洛阳，士庶奔迸，祐甫独崎危于矢石之间，潜入私庙，负木主以窜。历起居舍人、司勋吏部员外郎，累拜御史中丞、永平军行军司马，寻知本军京师留后。性刚直，无所容受，遇事不回。累迁中书舍人。时中书侍郎闕，祐甫省事，数为宰相常袞所侵，祐甫不从；袞怒之，奏令分知吏部选，每有拟官，袞多驳下，言数相侵。时硃泚上言，陇州将赵贵家猫鼠同乳，不相为害，以为祲祥。诏遣中使以示于朝，袞率百僚庆贺，祐甫独否。中官诘其故，答曰：“此物之失常也，可吊不可贺。”中使征其状，祐甫上奏言：

臣闻天生万物，刚柔有性，圣人因之，垂训作则。《礼记郊特牲》曰：“迎猫，为其食田鼠也。”然则猫之食鼠，载在礼典，以其除害利人，虽微必录。今此猫对鼠不食，仁则仁矣，无乃失于性乎！鼠之为物，昼伏夜动，诗人赋之曰：“相鼠有体，人而无礼。”又曰：“硕鼠硕鼠，无食我黍。”其序曰：“贪而畏人，若大鼠也。”臣旋观之，虽云动物，异于麋鹿麝兔，彼皆以时杀获，为国之用。猫受人养育，职既不修，亦何异于法吏不勤触邪，疆吏不勤扞敌？又按礼部式具列三瑞，无猫不食鼠之目，以兹称庆，臣所未详。伏以国家化洽理平，天符洊至，纷纶杂沓，史不绝书。今兹猫鼠，不可滥厕。若以刘向《五行传》论之，恐须申命宪司，察听贪吏，诫诸边候，无失徼巡。猫能致功，鼠不为害。

代宗深嘉之。袞益恶祐甫。

代宗初崩，发哀于西宫，袞以独受任遇，哀逾等礼。例，晨夕临者，皆十五举音，而袞辄哀恸涕泗，或中墀返哭，顾慕若不能去，同列者皆不悦。及袞与礼司议群臣丧服，曰：“案《礼》，为君斩衰三年。汉文权制，犹三十六日。国家太宗崩，遗诏亦三十六日，而群臣延之，既葬而除，约四月也。高宗崩，服绝轻重，如汉故事，武太后崩亦然。及玄宗、肃宗崩，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，且当时遗诏虽曰：‘天下吏人三日释服’，在朝群臣实服二十七日而除，则朝臣宜如皇帝之制。”祐甫执曰：“伏准遗诏，无朝臣庶人之别，但言‘天下人吏，敕到后出临，三日皆释服’，则朝野中外，何非天下？凡百执事，谁非吏职？则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当三日也。”袞曰：“案贺循注义，吏者谓官长所署，则今胥吏耳，非公卿百僚之例。”祐甫曰：“《左传》云：‘委之三吏。’则三公也。史称循吏、良吏者，岂胥徒欤？”袞曰：“礼非天降地出，人情而已。且

公卿大臣，荣受殊宠，故宜异数。今与黔首同制，信宿而除之，于尔安乎？”祐甫曰：“若遗诏何？诏旨可改，孰不可？”袞坚诤不服，而声色甚厉，不为礼节。又袞方哭于钩陈之前，而袞从吏或扶之，祐甫指示于众曰：“臣哭于君前，有扶礼乎？”袞闻之，不堪其怒。乃上言祐甫率情变礼，轻议国典，请谪为潮州刺史。内议太重，改为河南少尹。

初，肃宗时天下事殷，而宰相不减三四员，更直掌事。若休沐各在第，有诏旨出入，非大事不欲历抵诸第，许令直事者一人假署同列之名以进，遂为故事。是时，中书令郭子仪、检校司空平章事硃泚，名是宰臣，当署制敕，至于密勿之议，则莫得闻。时德宗践祚未旬日，居不言之际，袞循旧事，代署二人之名进。贬祐甫敕出，子仪及泚皆表明祐甫不当贬谪，上曰：“向言可谪，今言非罪，何也？”二人皆奏实未尝有可谪之言，德宗大骇，谓袞诬罔。是日，百僚苴经序立于月华门，立贬袞为河南少尹，以祐甫为门下侍郎、平章事，两换其职。祐甫出至昭应县，征还。寻转中书侍郎，修国史，仍平章事。

上初即位，庶务皆委宰司。自至德、乾元中，天下多战伐，启奏填委，故官赏紊杂。及永泰之后，四方既定，而元载秉政，公道隘塞，官由贿成。中书主书卓英倩、李待荣辈用事，势倾朝列，天下官爵，大者出元载，小者自倩、荣。四方赍货贿求官者，道路相属，靡不称遂而去，于是纲纪大坏。及元载败，杨绾寻卒，常袞当国，杜绝其门，四方奏请，莫有过者，虽权势与匹夫等。非以辞赋登科者，莫得进用。虽贿赂稍绝，然无所甄异，故贤愚同滞。及祐甫代袞，荐延推举，无复疑滞，日除十数人，作相未逾年，凡除吏几八百员，多称允当。上尝谓曰：“有人谤卿所除拟官，多涉亲故，何也？”祐甫奏曰：“臣频奉圣旨，令臣进拟庶官，进拟必须谙其才行。臣若与其相

识，方可粗谳，若素不知闻，何由知其言行？获谤之由，实在于此。”上以为然。

神策军使王驾鹤掌禁兵十余年，权倾中外，德宗初登极，将令白琇珪代之，惧其生变。祐甫召驾鹤与语，留连之，琇珪已赴军视事矣。时李正己畏惧德宗威德，乃表献钱三十万贯。上欲纳其奏，虑正己未可诚信，以计逗留止之，未有其辞，延问宰相。祐甫对曰：“正己奸诈，诚如圣虑。臣请因使往淄青，便令宣尉将士，因正己所献钱锡赉诸军人，且使深荷圣德，又令外籓知朝廷不重财货。”上悦，从之，正己大惭，而心畏服焉。祐甫谋猷启沃，多所弘益，天下以为可复贞观、开元之太平也。

至冬被疾，肩舆入中书，卧而承旨。或休假在第，大事必令中使咨决。薨时年六十，上甚悼惜之，废朝三日，册赠太傅，赙布帛米粟有差，谥曰文贞。无子，遗命犹子植为嗣。有文集三十卷。故事，门下侍郎未尝有赠三师者，德宗以祐甫謇謇有大臣节，故特宠异之。硃泚之乱，祐甫妻王氏陷于贼中，泚以尝与祐甫同列，雅重其为人，乃遗王氏缯帛菽粟，王氏受而缄封之，及德宗还京，具陈其状以献。士君子益重祐甫家法，宜其享令名也。

植字公修，祐甫弟庐江令婴甫子。植既为相，上言出继伯父胤，推恩不及于父，诏赠婴甫吏部侍郎。植潜心经史，尤精《易象》。累历清要，为给事中，时称举职。时皇甫铸以宰相判度支，请减内外官俸禄，植封还敕书，极谏而止。铸复奏诸州府盐院两税、榷酒、盐利、匹段等加估定数，及近年天下所纳盐酒利抬估者一切征收，诏皆可之。植抗疏论奏，令宰臣召植宣旨嘉谕之，物议罪铸而美植。寻除御史中丞，入阁弹事，颇振纲纪。

长庆初，拜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穆宗尝谓侍臣曰：“国家贞观中，文皇帝躬行帝道，治致昇平。及神龙、景龙之间，继有内难，玄宗平定，兴复不易，而声明最盛，历年长久，何道而然？”植对曰：“前代创业之君，多起自人间，知百姓疾苦。初承丕业，皆能厉精思理。太宗文皇帝特禀上圣之资，同符尧、舜之道，是以贞观一朝，四海宁晏。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徵、王珪之属为辅佐股肱，君明臣忠，事无不理，圣贤相遇，固宜如此。玄宗守文继体，尝经天后朝艰危，开元初得姚崇、宋璟，委之为政。此二人者，天生俊杰，动必推公，夙夜孜孜，致君于道。璟尝手写《尚书·无逸》一篇，为图以献。玄宗置之内殿，出入观省，咸记在心，每叹古人至言，后代莫及，故任贤戒欲，心归冲漠。开元之末，因《无逸图》朽坏，始以山水图代之。自后既无座右箴规，又信奸臣用事，天宝之世，稍倦于勤，王道于斯缺矣。建中初，德宗皇帝尝问先臣祐甫开元、天宝治乱之殊，先臣具陈本末。臣在童丱，即闻其说，信知古人以韦、弦作戒，其益弘多。陛下既虚心理道，亦望以《无逸》为元龟，则天下幸甚。”穆宗善其对。

他日，复谓宰臣曰：“前史称汉文帝惜十家之产而罢露台。又云身衣弋绋，履革舄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何太俭也！信有此乎？”植对曰：“良史所记，必非妄言。汉兴，承亡秦残酷之后，项氏战争之余，海内凋弊，生人力竭。汉文仁明之主，起自代邸，知稼穡之艰难，是以即位之后，躬行俭约。继以景帝，犹遵此风。由是海内黔首，咸乐其生，家给户足。迨至武帝，公私殷富，用能出师征伐，威行四方，钱至贯朽，谷至红腐。上务侈靡，资用复竭，末年税及舟车六畜，人不聊生，户口减半，乃下哀痛之诏，封丞相为富人侯。皆汉史明征，用为事实。且耕蚕之劝，出自人力，用既无度，何由以至富强！据

武帝嗣位之初，物力阜殷，前代无比，固当因文帝俭约之致也。“上曰：“卿言甚善，患行之为难耳。”

宪宗皇帝削平群盗，河朔三镇复入提封。长庆初，幽州节度使刘总表以幽、蓟七州上献，请朝廷命帅。总仍惧部将构乱，乃籍其豪锐者先送京师。时硃克融在籍中。植与同列杜元颖素不知兵，且无远虑。克融等在京羁旅穷饿，日诣中书乞官，殊不介意。及张弘靖赴镇，令克融等从还。不数月，克融囚弘靖，害宾佐，结王廷凑，国家复失河朔，职植兄弟之由。乃罢知政事，守刑部尚书，出为华州刺史。大和三年正月卒，年五十八。植虽器量谨厚，而无开物成务之才，及丧师异方，天下尤其失策。

倭，字德长。祖涛，大理卿孝公沔之弟也。涛生仪甫，终大理丞，即俊之父。以门廕由太庙斋郎调授太平、东阳二主簿。李衡廉察湖南、江西，辟为宾佐，坐事沉废。久之，复以选授宣州录事参军。观察使崔衍奇其才，奏加章服，倭辞而不受。李巽镇江西，奏为副使，得监察里行，又从巽领使，为河阴院盐铁留后。入为侍御史，寻改膳部员外，充转运判官。入为膳部郎中，充荆襄十道两税使，赐金紫。迁苏州刺史，理行为第一。转潭州刺史、湖南都团练观察使。湖南旧法，丰年贸易不出境，邻部灾荒不相恤。倭至，谓属吏曰：“此非人情也，无宜闭寨，重困于民也。”自是商贾通流。入为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

时倭再从弟植为宰相，倭性刚褊，恃其权宠，与夺任情。时朝廷以王承元归国，命田弘正移帅镇州。弘正之行，以魏卒二千为帐下，又以常山之人久隔朝化，人情易为变扰，累表请留魏卒为纲纪，其粮赐请度支岁给。穆宗下宰臣议，倭固言魏镇各有镇兵，朝廷无例支給，恐为事例，不可听从。弘正不获

已，遣魏卒还籓，不数日而镇州乱，弘正遇害。穆宗失德，佞党方盛，人不敢纠其罪。罢领度支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出为凤翔节度等使。不期岁，召为河南尹，时年七十，抗疏致仕，诏以户部尚书归第。明年暴卒，辍朝一日，赠太子少保，谥曰肃。佞居官清严，所至必理，然性介急，待僚属不以礼节，恃己之廉，见脏污者如仇焉。

子岩，登进士第，辟襄阳掌书记、监察御史，方雅有父风。

常衮，京兆人也。父无为，三原县丞，以衮累赠仆射。衮，天宝末举进士，历太子正字，累授补阙、起居郎。宝应二年，选为翰林学士、考功员外郎中、知制诰，依前翰林学士。永泰元年，迁中书舍人。衮文章俊拔，当时推重，与杨炎同为舍人，时称为常、杨。性清直孤洁，不妄交游。内侍鱼朝恩恃权宠，兼领国子监事，衮上疏以为不可。时朝廷多事，西北边虏，连为寇盗，衮累上章陈其利害，代宗甚顾遇之，加集贤院学士。大历元年，迁礼部侍郎，仍为学士。时中官刘忠翼权倾内外，泾原节度马璘又累著功勋，恩宠莫二，各有亲戚干贡部及求为两馆生，衮皆执理，人皆畏之。

元载之得罪，令衮与刘晏、李涵等鞫之，狱竟，拜衮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太清、太微宫使，崇文、弘文馆大学士，与杨绾同掌枢务。代宗尤信重绾。绾弘通多可，衮颇务苛细，求清俭之称，与绾之道不同。先是，百官俸料寡薄，绾与衮奏请加。时韩滉判度支，衮与滉各聘私怀，所加俸料，厚薄由己。时少列各定月俸为三十五千，滉怒司业张参，唯止给三十千；衮恶少詹事赵期，遂给二十五千。太子洗马，实司经局长官，文学为之贰。衮有亲戚任文学者给十二千，而给洗马十千。其轻重任情，不通时政，多如此类。

无几，杨绾卒，衮独当政。故事，每日出内厨食以赐宰相，

僕可食十数人，袞特请罢之，迄今便为故事。又将故让堂封，同列以为不可而止。议者以为厚禄重赐，所以优贤崇国政也，不能，当辞位，不宜辞禄食。政事堂有后门，盖宰相时到中书舍人院，咨访政事，以自广也，袞又塞绝其门，以示尊大，不相往来。既惩元载为政时公道梗涩，贿赂朋党大行，不以财势者无因入仕。袞一切杜绝之。中外百司奏请，皆执不与，权与匹夫等，尤排摈非文辞登科第者。虽窒卖官之路，政事大致壅滞。

代宗既素重杨綰，欲以政事委之。綰寻卒，袞与綰志尚素异，嫉而怒之。有司议谥綰为文贞，袞微讽比部郎中苏端令驳之，毁綰过甚，端坐黜官。时既无中书侍郎，舍人崔祐甫领省事，袞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得总中书省，遂管综中书胥吏、省事去就及其案牍，祐甫不能平之，累至忿竞。遂令祐甫分知吏部选事，所拟官又多驳下。时袞散官尚朝议，又无封爵，郭子仪因入朝奏之，遂特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封河内郡公。及代宗崩，与祐甫争论丧服轻重，代相署奏。初换祐甫河南少尹，再贬为潮州刺史。杨炎入相，素与袞善，建中元年，迁福建观察使。四年正月卒，时年五十五。久之。赠左仆射。有文集六十卷。

史臣曰：善人为邦百年，即可胜残去杀，杨綰入相数日，遽致移风易俗。周、召、伊、傅，萧、张、房、杜，历代为相之显者，蔑闻斯道也。尝读诸集，赏善多溢美，书罪多溢恶；如杨綰拜相之麻，赠官之制，改谥之诏，则当时秉笔者无愧色矣。昔赵文子荐士七十，古为美谈；崔祐甫除吏八百，人无间言。开物成务之才，灭私徇公之道可知也。噫！公权余旬日而薨，貽孙未期年而逝，遽古已来，理世少而乱世多，其义在兹矣。常袞之辈，不足云尔。

赞曰：公权儒道，贻孙相才。命乎不永，时哉可哀。

## 列传第七十

郭子仪 子曜晞 暧曙 晤映 晞子钢 暧子钊鋹 钊子仲文  
族弟幼明 子昕

郭子仪，华州郑县人。父敬之，历绥、涓、桂、寿、泗五州刺史，以子仪贵，赠太保，追封祁国公。子仪长六尺余，体貌秀杰，始以武举高等补左卫长史，累历诸军使。天宝八载，于木刺山置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，命子仪领其使，拜左卫大将军。十三载，移横塞军及安北都护府于永清栅北筑城，仍改横塞为天德军，子仪为之使，兼九原太守、朔方节度右兵马使。

十四载，安禄山反。十一月，以子仪为卫尉卿，兼灵武郡太守，充朔方节度使，诏子仪以本军东讨。遂举兵出单于府，收静边军，斩贼将周万顷，传首阙下。禄山遣大同军使高秀岩寇河曲，子仪击败之，进收云中马邑，开东陉，以功加御史大夫。十五载正月，贼将蔡希德陷常山郡，执颜杲卿，河北郡县皆为贼守。二月，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师下井陉，拔常山郡，破贼于九门，南攻赵郡，生擒贼四千，皆舍之，斩伪太守郭献璆，获兵仗数万。师还常山，贼将史思明以数万人踵其后，我行亦行，我止亦止。子仪选骁骑五百更挑之，三日至行唐，贼疲乃退，我军乘之，又败于沙河。禄山闻思明败，乃以精兵益之。我军至恆阳，贼亦随至。子仪坚壁自固，贼来则守，贼去则追，昼扬其兵，夕袭其幕，贼人不及息。数日，光弼议曰：“贼怠矣，可以战。”六月，子仪、光弼率仆固怀恩、浑释之、陈回光等阵于嘉山，贼将史思明、蔡希德、尹子奇等亦

结阵而至，一战败之，斩馘四万级，生擒五千人，获马五千匹，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。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守者以迎王师。子仪将北图范阳，军声大振。

是月，哥舒翰为贼所败，潼关不守，玄宗幸蜀，肃宗幸灵武，子仪副使杜鸿渐为朔方留后，奏迎车驾。七月，肃宗即位，以贼据两京，方谋收复，诏子仪班师。八月，子仪与李光弼率步骑五万至自河北。时朝廷初立，兵众寡弱，虽得牧马，军容缺然。及子仪、光弼全师赴行在，军声遂振，兴复之势，民有望焉。诏以子仪为兵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依前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朔方军节度使。肃宗大阅六军，南趋关辅，至彭原郡，宰相房琯请兵万人，自为统帅以讨贼，帝素重琯，许之。兵及陈涛，为贼所败，丧师殆尽。方事讨除，而军半殪，唯倚朔方军为根本。十一月，贼将阿史那从礼以同罗、仆骨五千骑出塞，诱河曲九府、六胡州部落数万，欲迫行在。子仪与回纥首领葛逻支往击败之，斩获数万，河曲平定。

贼将崔乾祐守潼关。二年三月，子仪大破贼于潼关，崔乾祐退保蒲津。时永乐尉赵复、河东司户韩旻、司士徐炅、宗子李藏锋等，陷贼在蒲州，四人密谋俟王师至，则为内应。及子仪攻蒲州，赵复等斩贼守陴者，开门纳子仪。乾祐与麾下数千人北走安邑，安邑百姓伪降，乾祐兵入将半，下悬门击之，乾祐未入，遂得脱身东走。子仪遂收陕郡永丰仓。自是潼、陕之间无复寇钞。

是月，安禄山死，朝廷欲图大举，诏子仪还凤翔。四月，进位司空，充关内、河东副元帅。五月，诏子仪帅师趋京城。师于灃水之西，与贼将安太清、安守忠战，王师不利，其众大溃，尽委兵仗于清渠之上。子仪收合余众，保武功，诣阙请罪，乞降官资，乃降为左仆射，余如故。九月，从元帅广平王率蕃

汉之师十五万进收长安。回纥遣叶护太子领四千骑助国讨贼，子仪与叶护宴狎修好，相与誓平国难，相得甚好。子仪奉元帅为中军，与贼将安守忠、李归仁战于京西香积寺之北，王师结阵横亘三十里，贼众十万陈于北。归仁先薄我军，我军乱，李嗣业奋命驰突，擒贼十余骑乃定。回纥以奇兵出贼阵之后夹攻之，贼军大溃，自午至酉，斩首六万级。贼将张通儒守长安，闻归仁等败，是夜奔陕郡。翌日，广平王入京师，老幼百万，夹道欢叫，涕泣而言曰：“不图今日复见官军。”广平王休士三日，率师东趋。肃宗在凤翔闻捷，群臣称贺，帝以宗庙被焚，悲咽不自胜，臣僚无不感泣。

十月，安庆绪遣严庄悉其众十万余来赴陕州，与张通儒同抗官军。贼闻官军至，悉其众屯于陕西，负山为阵。子仪以大军击其前，回纥登山乘其背，遇贼潜师于山中，与斗过期，大军稍却。贼分兵三千人，绝我归路，众心大摇，子仪麾回纥令进，尽杀之。师驰至其后，于黄埃中发十余箭，贼惊顾曰：“回纥来！”即时大败，僵尸遍山泽。严庄、张通儒走归洛阳，遂与安庆绪渡河保相州。子仪奉广平王入东都，陈兵于天津桥南，士庶欢呼于路。伪侍中陈希烈、伪中书令张洎等三百余人素服请罪，王慰抚遣之。是时，河东、河西、河南贼所盗郡邑皆平，以功加司徒，封代国公，食邑千户。寻入朝，天子遣兵仗戎容迎于灊上，肃宗劳之曰：“虽吾之家国，实由卿再造。”子仪顿首感谢。十二月，还东都，命子仪经营北讨。乾元元年七月，破贼河上，擒伪将安守忠以献，遂朝京师，敕百僚班迎于长乐驿，帝御望春楼待之，进位中书令。九月，奉诏大举，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、关内节度使王思礼、北庭行营节度李嗣业、襄邓节度使鲁灵、荆南节度季广琛、河南节度使崔光远、滑濮节度许叔冀、平卢兵马使董秦等九节度之师讨安庆绪。帝以子

仪、光弼俱是元勋，难相统属，故不立元帅。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。十月，子仪自杏园渡河，围卫州。安庆绪与其骁将安雄俊、崔乾祐、薛嵩、田承嗣悉其众来援，分为三军。子仪阵以待之，预选射者三千人伏于壁内，诫之曰：“俟吾小却，贼必争进，则登城鼓噪，弓弩齐发以迫之。”既战，子仪伪遁，贼果乘之，及垒门，遽闻鼓噪，俄而弓弩齐发，矢注如雨，贼徒震骇，子仪整众追之，贼众大败。是役也，获伪郑王安庆和以献，遂收卫州。进军趋鄴，与贼再战于愁思冈，贼军又败，乃连营围之。庆绪遣薛嵩以所乘马十匹求救于史思明，且言禅代。十二月，思明遣将李归仁率众赴之，营于滏阳。

二年正月，史思明自率范阳精卒复陷魏州，乃伪称燕王。王师虽众，军无统帅，进退无所承禀，自冬徂春，竟未破贼，但引漳水以灌其城，城中食尽，易子而食。二月，思明率众自魏州来。李光弼、王思礼、许叔冀、鲁炆前军遇贼于鄴南，与之接战，夷伤相半，鲁炆中流矢。子仪为后阵，未及合战，大风遽起，吹沙拔木，天地晦暝，跬步不辩物色。我师溃而南，贼军溃而北，委弃兵仗辎重，累积于路。诸军各还本镇。子仪以朔方军保河阳，断浮桥，有诏令留守东都。三月，以子仪为东都畿、山南东道、河南诸道行营元帅。

中官鱼朝恩素害子仪之功，因其不振，媒孽之，寻召还京师。天子以赵王系为天下兵马元帅，李光弼副之，委以陕东军事，代子仪之任。子仪虽失兵柄，乃思王室，以祸难未平，不遑寢息。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，朝廷旰食，复虑蕃寇逼迫京畿，三年正月，授子仪邠宁、鄜坊两镇节度使，仍留京师。言事者以子仪有社稷大功，今残孽未除，不宜置之散地，肃宗深然之。上元元年九月，以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，管崇嗣副之，令率英武、威远等禁军及河西、河东诸镇之师，取邠宁、朔方、大同、

横野，径抵范阳。诏下旬日，复为朝恩所间，事竟不行。

上元二年二月，李光弼兵败于邙山，河阳失守，鱼朝恩退保陕州。三年二月，河中军乱，杀其帅李国贞。时太原节度邓景山亦为部下所杀，恐其合从连贼，朝廷忧之。后辈帅臣未能弹压，势不获已，遂用子仪为朔方、河中、北庭、潞、仪、泽、沁等州节度行营兼兴平、定国副元帅，充本管观察处置使，进封汾阳郡王，出镇绛州。三月，子仪辞赴镇，肃宗不豫，群臣莫有见者。子仪请曰：“老臣受命，将死于外，不见陛下，目不瞑矣。”帝乃引至卧内，谓子仪曰：“河东之事，一以委卿。”子仪呜咽流涕。赐御马、银器、杂彩，别赐绢四万疋、布五万端以赏军。子仪至绛，擒其杀国贞贼首王元振数十人诛之。太原辛云京闻子仪诛元振，亦诛害景山者，由是河东诸镇率皆奉法。四月，代宗即位，内官程元振用事，自矜定策之功，忌嫉宿将，以子仪功高难制，巧行离间，请罢副元帅，加实封七百户，充肃宗山陵使。子仪既谢恩，上表进肃宗所赐前后诏敕，因自陈诉曰：

臣德薄蝉翼，命轻鸿毛，累蒙国恩，猥厕朝列。会天地震荡，中原血战，臣北自灵武，册先皇帝，乃举兵而南，大搜于岐阳。先帝忧勤宗社，托臣以家国，俾副陛下扫两京之妖昆。陛下雄图丕断，再造区宇，自后不以臣寡劣，委文武之二柄，外敷邦教，内调鼎饪，是以常许国家之死，实荷日月之明。臣本愚浅，言多诋直，虑此招谤，上渎冕旒。陛下居高听卑，察臣不贰，皇天后土，察臣无私。伏以器忌满盈，日增兢惕，焉敢偷全，久妨贤路？自受恩塞下，制敌行间，东西十年，前后百战。天寒剑折，溅血沾衣；野宿魂惊，饮冰伤骨。跋涉难阻，出没死生，所仗唯天，以至今日。陛下曲申惠奖，念及勤劳，贻臣诏书一千余首，圣旨微婉，慰谕绸缪，彰微臣一时之功，

成子孙万代之宝。自灵武、河北、河南、彭原、鄜坊、河东、凤翔、两京、绛州，臣所经行，赐手诏敕书凡二十卷，昧死上进，庶烦听览。

诏答曰：“朕不德不明，俾大臣忧疑，朕之过也。朕甚自愧，公勿以为虑。”代宗以子仪顷同患难，收复两京，礼之逾厚。时史朝义尚据洛阳，元帅雍王率师进讨，代宗欲以子仪副之，而鱼朝恩、程元振乱政，杀裴茂、来瑱，子仪既为所间，其事遂寝，乃留京师。

俄而梁崇义据襄阳叛，仆固怀恩阻兵于汾州，引回纥、吐蕃之众入寇河西。明年十月，吐蕃陷泾州，虜刺史高晖，晖遂与蕃军为乡导，引贼深入京畿，掠奉天、武功，济渭而南，缘山而东。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日将逆战于整屋，自辰至酉，杀蕃军数千，然其徒多殒。贼将逼京师，君上计无所出，遽诏子仪为关内副元帅，出镇咸阳。子仪自相州不利，李光弼代掌兵柄，及征还朝廷，部曲散去。及是承诏，部下唯二十骑，强取民家畜产以助军。至咸阳，蕃军已过渭水。其日，天子避狄幸陕州。子仪闻上避狄，雪涕还京，至则车驾已发。射生将王献忠从驾，沿路遂以四百骑叛，仍逼丰王已下十王欲投于贼。子仪入开远门，遇之，诘丰王等所向，遂护送行在。子仪以三千骑傍南山，至商州，得武关防兵及六军散卒四千人，招辑亡逸，其军渐振。蕃犯京城，得故邠王守礼子广武王承宏，立帝号，假署百官。子仪遣六军兵马使张知节、乌崇福、羽林军使长孙全绪等将兵万人为前锋，营于韩公堆，盛张旗帜，鼓鞞震山谷。全绪遣禁军旧将王甫入长安，阴结少年豪侠以为内应，一日，齐击鼓于朱雀街，蕃军惶骇而去。大将李忠义先屯兵苑中，渭北节度使王仲升守朝堂。子仪以大军续进，至沪西。射生将王抚自署为京兆尹，聚兵二千人，扰乱京城，子仪召抚杀之。诏子仪权京

城留守。

自西蕃入寇，车驾东幸，天下皆咎程元振，谏官屡论之。元振惧，又以子仪复立功，不欲天子还京，劝帝且都洛阳以避蕃寇，代宗然之，下诏有日。子仪闻之，因兵部侍郎张重光宣慰回，附章论奏曰：

臣闻雍州之地，古称天府，右探陇、蜀，左扼崤、函，前有终南、太华之险，后有清渭、浊河之固，神明之奥，王者所都。地方数千里，带甲十余万，兵强士勇，雄视八方，有利则出攻，无利则入守。此用武之国，非诸夏所同，秦、汉因之，卒成帝业。其后或处之而泰，去之而亡，前史所书，不唯一姓。及隋氏季末，炀帝南迁，河、洛丘墟，兵戈乱起。高祖唱义，亦先入关，惟能翦灭奸雄，底定区宇。以至于太宗、高宗之盛，中宗、玄宗之明，多在秦川，鲜居东洛。间者羯胡构乱，九服分崩，河北、河南，尽从逆命。然而先帝仗朔方之众，庆绪奔亡；陛下藉西土之师，朝义就戮。岂唯天道助顺，抑亦地形使然，此陛下所知，非臣饰说。

近因吐蕃凌逼，銮驾东巡。盖以六军之兵，素非精练，皆市肆屠沽之人，务挂虚名，苟避征赋，及驱以就战，百无一堪。亦有潜输货财，因以求免。又中官掩蔽，庶政多荒。遂令陛下振荡不安，退居陕服。斯盖关于委任失所，岂可谓秦地非良者哉！今道路云云，不知信否，咸谓陛下已有成命，将幸洛都。臣熟思其端，未见其利。夫以东周之地，久陷贼中，宫室焚烧，十不存一。百曹荒废，曾无尺椽，中间畿内，不满千户。井邑榛荆，豺狼站噪，既乏军储，又鲜人力，东至郑、汴，达于徐方，北自覃怀，经于相土，人烟断绝，千里萧条。将何以奉万乘之牲饩，供百官之次舍？矧其土地狭厄，才数百里间，东有成皋，南有二室，险不足恃，适为战场。陛下奈何弃久安之势，

从至危之策，忽社稷之计，生天下之心。臣虽至愚，窃为陛下不取。

且圣旨所虑，岂不以京畿新遭剽掠，田野空虚，恐粮食不充，国用有阙，以臣所见，深谓不然。昔卫文小国之君，诸侯之主耳，遭懿公为狄所灭，始庐于曹，衣大布之衣，冠大帛之冠，元年革车三十乘，季年三百乘，卒能恢复旧业，享无疆之休。况明明天子，躬俭节用，苟能黜素餐之吏，去冗食之官，抑竖刁、易牙之权，任蘧瑗、史鳅之直，薄征驰力，恤隐迨鰥，委诸相以简贤任能，付老臣以练兵御侮，则黎元自理，寇盗自平，中兴之功，旬月可冀，卜年之期，永永无极矣。愿时迈顺动，回銮上都，再造邦家，唯新庶政，奉宗庙以修荐享，谒陵寝以崇孝思，臣虽陨越，死无所恨。

代宗省表，垂泣谓左右曰：“子仪用心，真社稷臣也。可亟还京师。”十一月，车驾自陕还宫，子仪伏地请罪，帝驻车劳之曰：“朕用卿不早，故及于此。”乃赐铁券，图形凌烟阁。

是时，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方顿军汾州，掠并、汾诸县以为己邑。乃以子仪兼关内河东副元帅、河中节度观察使，出镇河中。蕃戎既退，仆固怀恩部下离散。是月，怀恩子瑒主兵榆次，为帐下将张惟岳所杀，传首京师。惟岳以瑒之众归于子仪，怀恩惧，弃其母而走灵州。明年九月，以子仪守太尉，充北道邠宁、泾原、河西已东通和蕃及朔方招抚观察使，其关内河东副元帅、中书令如故。子仪以怀恩未诛，不宜让使，坚辞太尉，曰：“太尉职雄任重，窃忧非据，辄敢上闻。伏奉诏书，未允诚恳。臣疇昔之分，早知止足，今兹累请，窃惧满盈。义实由衷，事非矫饰，志之所至，敢不尽言。自兵乱已来，纪纲浸坏，时多躁竞，俗少廉隅。德薄而位尊，功微而赏厚，实繁有众，不可殚论。臣每见之，深以为念。昔范宣子让，其下皆让，乘

驥为汰，不敢违也。臣诚薄劣，窃慕古人，务欲以身率先，大变浮俗，是用勤勤恳恳，愿罢此官，庶礼让兴行，由臣而致也。臣位为上相，爵为真王，参启沃之谋，受腹心之寄，恩荣已极，功业已成，寻合乞骸，保全余齿。但以冠仇在近，家国未安，臣子之心，不敢宁处。苟西戎即叙，怀恩就擒，畴昔官爵，誓无所受，必当追踪范蠡，继迹留侯。臣之鄙怀，切在于此。”优诏不许。子仪见上，感泣恳让，乃止。

十月，仆固怀恩引吐蕃、回纥、党项数十万南下，京师大恐，子仪出镇奉天。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，子仪曰：“以臣所见，怀恩无能为也。”帝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怀恩虽称骁勇，素失士心，今所以能为乱者，引思归之人耳。怀恩本臣偏将，其下皆臣之部曲，臣恩信尝及之，今臣为大将，必不忍以锋刃相向，以此知其无能为也。”虜寇邠州，子仪在泾阳，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，与邠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。怀恩前锋至奉天，近城挑战，诸将请击之，子仪止之曰：“夫客兵深入，利在速战，不可争锋。彼皆吾之部曲，缓之自当携贰；若迫之，是速其战，战则胜负未可知。敢言战者斩！”坚壁待之，果不战而退。子仪自泾阳入朝，帝御安福门待之，命子仪楼上行朝见之礼，宴赐隆厚。

十一月，以子仪为尚书令，上表恳辞曰：“臣以薄劣，素乏行能，逢时扰攘，猥蒙驱策，内参朝政，外总兵权。上不能翼戴三光，下不能纠遯群慝，功微赏厚，任重恩深，覆餗之忧，实盈寤寐。臣昨所以固辞太尉，乞保余年，殊私曲临，遂见矜许。窃谓陛下已知其愿，深察其心，岂意未历旬时，复延宠命。以臣褊浅，又寡智谋，安可谬职南宮，当兹大任？况太宗昔居籓邸，尝践此官，累圣相承，旷而不置。皇太子为雍王之日，陛下以其总兵薄伐，平定关东，饮至策勋，再有斯授。岂臣末

职，敢乱大伦？德薄位尊，难逃天子之责；负乘致寇，复速神明之诛。伏乞天慈，俯停新命。”答诏不允。翌日，敕所司令子仪于尚书省视事。诏宰相百僚送上，遣射生五百骑执戟翼从，自朝堂至省，赐教坊乐。子仪不受，复上表曰：

臣伏以尚书令，武德之际，太宗为之，昨沥恳上陈，请罢斯职；而陛下未垂亮察，务欲褒崇，区区微诚，益用惶惧。何则？太宗立极之主，圣德在人，自后因废此官，永代作则。陛下守文继体，固当奉而行之，岂可猥私老臣，隳厥成式，上掩陛下之德，下貽万方之非。臣虽至愚，安敢轻受？况久经兵乱，僭赏者多，一人之身，兼官数四，殊紫同色，清浊不分，“烂羊”之谣，复闻圣代。臣顷观其弊，思革其源，以逆寇犹存，未敢轻议。今元凶沮败，计日成擒，中外无虞，妖氛渐息。此陛下作法之际，审官之时，固合始于老臣，化及班列。岂可轻为此举，以乱国章？国章乱于上，则庶政隳于下，海内之政皆乱，则国家又安得永代而无患哉！陛下苟能从臣之言，俯察诚请，彼贪荣冒进者，亦将各让其所兼之官，自然天下文明，百工式叙，太平之业，可得而复也。臣诚蒙鄙，识昧古今，志之所切，实在于此。

手诏答曰：“优崇之命，所以报功；总领之司，期于赋政。卿入居台铉，出统戎旃，爰自先朝，累匡多难，靖群氛于海表，凝庶绩于天阶。敏事而寡言，居敬而行简，人难其易，尔易其难。所以命掌六联，首兹百辟，顾循时议，僉谓允谐。而屡拜封章，恳怀让揖，守淳素之道，语政理之源，无待礼成，曲从德让。宜宣示于外，编之史册。”遣内侍鱼朝恩传诏，赐美人卢氏等六人、从者八人，并车服、帷帐、床蓐、珍玩之具。

时蕃虏屡寇京畿，倚蒲、陕为内地，常以重兵镇之。永泰元年五月，以子仪都统河南道节度行营，出镇河中。八月，仆

固怀恩诱吐蕃、回纥、党项、羌、浑、奴刺，山贼任敷、郑庭、郝德、刘开元等三十余万南下，先发数万人掠同州，期自华阴趋蓝田，以扼南路，怀恩率重兵继其后。回纥、吐蕃自泾、邠、凤翔数道寇京畿，掠奉天、醴泉。京师震恐，天子下诏亲征，命李忠臣屯东渭桥，李光进屯云阳，马璘、郝廷玉屯便桥，骆奉先、李日越屯整肆，李抱玉屯凤翔。周智光屯同州，杜冕屯坊州，天子以禁军屯苑内。京城壮丁，并令团结。城二门塞其一。鱼朝恩括士庶私马，重兵捉城门，市民由窦穴而遁去，人情危迫。

是时，急召子仪自河中至，屯于泾阳，而虜骑已合。子仪一军万余人，而杂虜围之数重。子仪使李国臣、高升拒其东，魏楚玉当其南，陈回光当其西，硃元琮当其北。子仪率甲骑二千出没于左右前后，虜见而问：“此谁也？”报曰：“郭令公也。”回纥曰：“令公存乎？仆固怀恩言天可汗已弃四海，令公亦谢世，中国无主，故从其来。今令公存，天可汗存乎？”报之曰：“皇帝万岁无疆。”回纥皆曰：“怀恩欺我。”子仪又使谕之曰：“公等顷年远涉万里，翦除凶逆，恢复二京。是时子仪与公等周旋艰难，何日忘之。今忽弃旧好，助一叛臣，何其愚也！且怀恩背主弃亲，于公等何有？”回纥曰：“谓令公亡矣，不然，何以至此。令公诚存，安得而见之？”子仪将出，诸将谏曰：“戎狄之心，不可信也，请无往。”子仪曰：“虜有数十倍之众，今力固不敌，且至诚感神，况虜辈乎！”诸将曰：“请选铁骑五百卫从。”子仪曰：“适足以为害也。”乃传呼曰：“令公来！”虜初疑，持满注矢以待之。子仪以数十骑徐出，免胄而劳之曰：“安乎？久同忠义，何至于是？”回纥皆舍兵下马齐拜曰：“果吾父也。”子仪召其首领，各饮之酒，与之罗锦，欢言如初。子仪说回纥曰：“吐蕃本吾舅

甥之国，无负而至，是无亲也。若倒戈乘之，如拾地芥耳。其羊马满野，长数百里，是谓天赐，不可失也。今能逐戎以利举，与我继好而凯旋，不亦善乎！”会怀恩暴死于鸣沙，群虏无所统摄，遂许诺，乃遣首领石野那等入朝。子仪遣朔方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会军。吐蕃知其谋，是夜奔退。回纥与元光追之，子仪大军继其后，大破吐蕃十余万于灵武台西原，斩首五万，生擒万人，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，获牛羊驼马，三百里内不绝。子仪自泾阳入朝，加实封二百户，还镇河中。

大历元年十二月，华州节度使周智光杀监军张志斌谋叛，帝以同、华路阻，召子仪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受口诏往河中，令子仪起军讨之。纵请为蜡书，令家僮问道赐子仪。奉诏大阅军戎，将发，同华将吏闻军起，乃斩智光父子，传首京师。二年二月，子仪入朝，宰相元载、王缙、仆射裴冕、京兆尹黎干、内侍鱼朝恩共出钱三十万，置宴于子仪第，恩出罗锦二百匹，为子仪缠头之费，极欢而罢。九月，吐蕃寇泾州，诏子仪以步骑三万自河中移屯泾阳。十月，蕃军退至灵州，邀击败之，斩馘二万。十二月，盗发子仪父墓，捕盗未获。人以鱼朝恩素恶子仪，疑其使之。子仪心知其故，及自泾阳将入，议者虑其构变，公卿忧之。及子仪入见，帝言之，子仪号泣奏曰：“臣久主兵，不能禁暴，军士残人之墓，固亦多矣。此臣不忠不孝，上获天谴，非人患也。”朝廷乃安。三年三月，还河中。八月，吐蕃寇灵武。九月，诏子仪率师五万自河中移镇奉天。是月，白元光大破吐蕃灵武。十月，子仪入朝，还镇河中。时议以西蕃侵寇，京师不安，马磷虽在邠州，力不能拒，乃以子仪兼邠宁庆节度，自河中移镇邠州，徙马磷为泾原节度使。八年十月，吐蕃寇泾州，子仪遣先锋兵马使浑瑊逆战于宜禄，不利。会马磷设伏于潘源，与瑊合击，大破蕃军，俘斩数万计。回纥赤心

卖马一万匹，有司以国计不充，请市千匹。子仪以回纥前后立功，不宜阻意，请自纳一年奉物，充回纥马价，虽诏旨不允，内外称之。九年，入朝，代宗召对延英。语及西蕃弃斥，苦战不暇，言发涕零。既退，复上封论备吐蕃利害，曰：

朔方，国之北门，西御犬戎，北虞獫狁，五城相去三千余里。开元、天宝中，战士十万，战马三万，才敌一隅。自先皇帝龙飞灵武，战士从陛下收复两京，东西南北，曾无宁岁。中年以仆固之役，又经耗散，人亡三分之二，比于天宝中有十分之一。今吐蕃充斥，势强十倍，兼河、陇之地，杂羌、浑之众，每岁来窥近郊。以朔方减十倍之军，当吐蕃加十倍之骑，欲求制胜，岂易为力！入近内地，称四节度，每将盈万，每贼兼乘数四。臣所统将士，不当贼四分之一，所有征马，不当贼百分之二，诚合固守，不宜与战。又得马璘牒，贼拟涉渭而南。臣若坚壁，恐犯畿甸；若过畿内，则国人大恐，诸道易摇。外有吐蕃之强，中有易摇之众，外畏内惧，将何以安？

臣伏以陛下横制胜之术，力非不足，但虑简练未精，进退未一，时淹师老，地阔势分。愿陛下更询说议，慎择名将，俾之统军，于诸道各抽精卒，成四五万，则制胜之道必矣，未可失时。臣又料河南、河北、山南、江淮小镇数千，大镇数万，空耗月饷，曾不习战。臣请抽赴关中，教之战阵，则军声益振，攻守必全，亦长久之计也。臣猥蒙任遇，垂二十年，今齿发已衰，愿避贤路，止足不诚，神明所鉴。

诏曰：“卿忧深虑远，殊沃朕心，始终倚赖，未可执辞也。”

德宗即位，诏还朝，摄冢宰，充山陵使，赐号“尚父”，进位太尉、中书令，增实封通计二千户，给一千五百人粮，二百匹马草料，所领诸使副元帅并罢。诸子弟女婿拜官者十余人。建中二年夏，子仪病甚，德宗令舒王谊传诏省问。及门，郭氏

子弟迎拜于外，王不答拜；子仪卧不能兴，以手叩头谢恩而已。六月十四日薨，时年八十五，德宗闻之震悼，废朝五日，诏曰：

天地以四时成物，元首以股肱作辅，公台之任，鼎足相承，上以调三光，下以蒙五岳。允釐庶绩，镇抚四夷，体元和之气，根贞一之德，功至大而不伐，身处高而更安。尚父比吕望之名，为师增周公之位，盛业可久，歿而弥光。故太尉、兼中书令、上柱国、汾阳郡王、尚父子仪，天降人杰，生知王佐，训师如子，料敌若神。昔天宝多难，羯胡作祸，咸秦失险，河洛为戎。公能扶翼肃宗，载造区夏。于国有患，劳其戡定；于边有寇，藉其驱除。安社稷必在于绛侯，定羌戎无逾于充国。绛台绥四散之众，泾阳降十万之虏。勋高今古，名璟夷狄，而劳乎征镇，二纪于兹。

顷以春秋既高，疆场多事，罢彼旌钺，宠在台衡。以公柱石四朝，籓翰万里，忠贞悬于日月，宠遇冠于人臣，尊其元老，加以崇号，期寿考之永，养勋贤之德。膏肓生疾，药石靡攻，人之云亡，梁木斯坏。虽贖礼加等，辍朝增日，悼之流涕，曷可弭忘！更议追崇，名位斯极，而尊为尚父，官协太师，虽爵秩则同，而体望尤重。敛以衮冕，旌我元臣。圣祖园陵，所宜陪葬，式墓表文终之德，象山追去病之勋。千载如存，九原可作，册命之礼，有司备焉。可赠太师，陪葬建陵。仍令所司备礼册命，贖绢三千匹、布三千端、米麦三千石。

旧令一品坟高丈八，而诏特加十尺。群臣以次赴宅吊哭。凶丧所须，并令官给。及葬，上御安福门临哭送之，百僚陪位陨泣，赐谥曰忠武，配飨代宗庙庭。

子曜、旻、晞、晁、晤、暖、曙、映等八人，婿七人，皆朝廷重官。诸孙数十人，每群孙问安，不尽辨，颔之而已。参佐官吏六十余人，后位至将相，升朝秩贵位，勒其姓名于石，

今在河中府。人士荣之。

史臣裴埴曰：汾阳事上诚荅，临下宽厚，每降城下邑，所至之处，必得士心。前后遭罹幸臣程元振、鱼朝恩谮毁百端，时方握强兵，或方临戎敌，诏命征之，未尝不即日应召，故谗谤不能行。代宗幸陕时，令以数十骑规贼，及在泾阳，又陷于胡虜重围之中，皆以身许国，未尝以危亡易虑，亦遇天幸，竟免患难。田承嗣方跋扈魏州，傲狠无礼，子仪尝遣使至，承嗣西望拜之，指其膝谓使者曰：“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，今为公拜。”李灵曜据汴州，公私财赋一皆遏绝，独子仪封币经其境，莫敢留之，必持兵卫送。其为豺虎所服如此。麾下老将若李怀光辈数十人，皆王侯重贵，子仪颐指进退，如仆隶焉。幕府之盛，近代无比。始与李光弼齐名，虽威略不逮，而宽厚得人过之。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，私利不在焉。其宅在亲仁里，居其里四分之一，中通永巷，家人三千，相出入者不知其居。前后赐良田美器，名园甲馆，声色珍玩，堆积羨溢，不可胜纪。代宗不名，呼为大臣。天下以其身为安危者殆二十年。校中书令考二十有四。权倾天下而朝不忌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，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。富贵寿考，繁衍安泰，哀荣终始，人道之盛，此无缺焉。唯以谗怒，诬奏判官户部郎中张谭杖杀之，物议为薄。

曜，子仪长子。性孝友廉谨。子仪薨，出征于外，留曜治家，少长千人，皆得其所。诸弟争饰池馆，盛其车服，曜以俭朴自处。累迁至太子宾客。建中初，子仪罢兵柄，乃遍加诸子官，以曜为太子少保。子仪曜遵遗命，四朝所赐名马珍玩，悉皆上献，德宗复赐之，曜乃散诸昆弟。子仪薨后，杨炎、卢杞相次秉政，奸谄用事，尤忌勋族。子仪之婿太仆卿赵纵、少府少监李洞清、光禄卿王宰，皆以有人告讦细过，相次贬黜。曜

家大恐，赖宰相张镒力为庇护。奸人幸其危惧，多论夺田宅奴婢，曜不敢诉。德宗微知之，诏曰：“尚父子仪，有大勋力，保义皇家，尝誓以山河，琢之金石，十世之宥，其可忘也！其家前时与人为市，以子仪身歿，名被诬构，欲论夺之，有司无得为理。”诏下方已。曜居丧得礼，若儒家子，服未阕寝疾，或劝其茹葱薤，曜竟不属口。建中四年三月卒，赠太子太傅。

晞，子仪第三子。少善骑射，常从父征伐。初以战功授左赞善大夫，从广平王收复两京，晞力战于香积寺、陕西，皆出奇兵克捷，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、鸿胪卿。后河中军乱，杀节度使李国贞、荔非元礼于绛，诏以子仪为河东关内副元帅，镇绛州，时四方抗叛，多逐戎帅，子仪至绛，诛其元恶，其党颇不自安，欲谋翻变。晞知其谋，选亲兵四千，伏甲以防之，常持弓警夜，不寐者凡七十日，叛将竟不敢发，以功拜殿中监。广德二年，仆固怀恩诱吐蕃、回纥入寇。加晞御史中丞，领朔方军以援邠州，与马璘合势，大破蕃军。其年冬，怀恩诱虜再寇邠州，阵于泾北，子仪令晞率步卒五千、骑军五百，出西南掩击之。晞以兵寡不敌，持而不战，及至晡晚，乘其半济而击之，大破獯虜，斩首五千级。是时连战皆捷，诏加御史大夫，子仪固让不受。永泰二年，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大历七年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十二年，丁母忧；服除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判秘书省事。建中二年，丁父丧，持服京城。硃泚构逆，遣人就第问讯，欲令掌兵，晞佯瘖，噤口不言，泚以兵胁之，晞终不语，贼知其不可用，乃止。晞潜奔奉天，仅而获免。

初，晞兄曜袭父代国公，实封二千户，及曜卒，诏曰：“故尚父、太尉中书令、汾阳王，功格上玄，道光下土，积其善庆，垂裕无穷。虽嫡长云殂，支宗斯盛，汾阳旧邑，盖有丕承。其男前左散骑常侍、驸马都尉、食实封五百户暖，夙稟义方，

居忠履孝，俚崇银榜，摭美金章，继抚先封，允宜听复。暖兄检校工部尚书、守太子宾客、赵国公晞，并弟右金吾将军、祁国公、食实封二百五十户曙，太子左谕德映等，并休有令名，保其先业，宜允推恩之典，以明延嗣之诚。其实封二千户，宜准式减半，余可分袭。暖可袭代国公，仍通前袭三百户；晞可二百五十户；曙可五十户，通前三百七十户；映可二百三十五户。”寻又诏尚父子仪男晞、暖、映、曙四人所袭实封，各减五十户，以赐郭曜男铤、郭晤男镡，各袭一百户。

晞至行在，复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子詹事；从驾还京，改太子宾客。晞子钢为朔方节度使杜希全宾佐，希全以钢摄丰州刺史。晞以钢幼弱，恐不任边职，贞元七年，晞上章请罢钢官。德宗遣中使召之，钢疑以他事见摄，乃单骑走入吐蕃。蕃将见钢独叛，不纳，置之筏上，流入黄河令归，杜希全得之，送赴京师，赐钢自尽，晞亦坐子免官。明年，复授太子宾客。贞元十年卒，赠兵部尚书。晞次子钧。钧子承嘏别有传。

暖，子仪第六子。年十余岁，尚代宗第四女升平公主，时升平年亦与暖相类。大历中，恩宠冠于戚里，岁时锡赉珍玩，不可胜纪。大历十三年，有诏毁除白渠水支流碾碓，以妨民溉田。升平有脂粉碓两轮，郭子仪私碓两轮，所司未敢毁彻。公主见代宗诉之，帝谓公主曰：“吾行此诏，盖为苍生，尔岂不识我意耶？可为众率先。”公主即日命毁。由是势门碾碓八十余所，皆毁之。暖检校左散骑常侍。建中末，公主坐事，留之禁中，暖亦不令出入。既而硃泚之乱，不知车驾幸奉天，为贼所逼，欲授伪官，暖辞以居丧被疾。既而与兄晞、弟曙及升平公主皆奔奉天，德宗喜，并释前咎，待之如初，复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左散骑常侍。从驾至山南，改太常卿同正员。

贞元中，帝为皇孙广陵郡王纳暖女为妃。暖，贞元十六年

七月卒，赠尚书左仆射。升平公主，元和五年十月薨，赠虢国大长公主，谥曰懿。广陵王即位，为宪宗皇帝，妃生穆宗皇帝。元和十五年，穆宗即位，尊郭妃为皇太后，诏曰：“追远饰终，先王令典。况积仁累义，事已显于身前；祥会庆传，福遂流于天下。式光盛德，爰举徽章，尊尊亲亲，于是乎在。皇太后父赠尚书左仆射暖，克荷崇构，有劳王家，孝友本于生知，英华发于事任，实修一德，历仕三朝。建中末年，属有大难，毕力扈驾，忘躯即戎，忠贞之节，国史明备。才高望洽，是膺沁水之祥；德厚流光，乃启涂山之祚。肆予小子，获纆大业，未展定申之命，敢缘褒纪之恩，俾继维师，用不缙礼。可赠太傅。

“暖子钊、縱、銛。

曙，代宗朝累历司农卿，居父忧。建中三年冬，舒王谊为淮西、山南诸大元帅，以曙检校左庶子，为元帅府都押牙。京城乱，从幸山南，转太府卿。随驾还京，拜左金吾卫大将军。贞元末卒。

钊，伟姿仪，身長七尺，方口丰下，沉默寡言。母升平长公主。代宗朝，钊为外孙，恩宠逾等，起家为太常寺奉礼郎。德宗朝，累官至太子右庶子。元和初，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充左街使。九年十一月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兼邠州刺史，充邠宁节度使。数岁，检校户部尚书，入为司农卿。钊，大勋之后，姻联戚里，而谦和接物，恭慎自持，居家临民，无骄怠之色，无奢侈之失，士君子重之。十五年正月，宪宗寝疾弥旬，诸中贵人秉权者欲议废立，纷纷未定。穆宗在东宫，心甚忧之，遣人问计于钊，钊曰：“殿下身为皇太子，但旦夕视膳，谨守以俟，又何虑乎！”迄今称钊得元舅之体。

穆宗即位，册皇太后南内，推崇外氏，以钊兼司农卿。未几，检校户部尚书，充河阳三城怀节度使。岁中，换河中尹、

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。钊历践藩镇，以汾阳胄胤，材能选用，不独凭椒房之势，所莅简约不挠，其俗自理。敬宗即位，尊郭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征钊为兵部尚书，兼检校尚书左仆射。明年，出为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文宗即位，加司空。大和三年冬，南蛮陷嵩州，遂寇西川，杜元颖失于控御，蛮军陷成都府外城。朝廷未暇除帅，乃以钊兼领西川节度。蛮军已寇樟州，诸道援军未至，川军寡弱，不可令战。钊致书于蛮首领沈巖，责以侵寇之意，沈巖曰：“杜元颖不守疆场，屡侵吾圉，以是修报也。”与钊修好而退。朝廷嘉之，授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使。与南诏立约，疆陲不扰。以疾求代。四年，入为太常卿、检校司徒。十二月，在道卒，诏赠司徒。子仲文、仲辞。

縱，母升平长公主，大历、贞元之间，恩礼冠诸主。顺宗在东宫，以女德阳郡主尚縱，时縱与公主年未及冠，郡主尤为德宗之所钟爱，故縱之贵宠，焜耀一时。顺宗即位，改封德阳为汉阳公主。縱累官至卫尉卿、驸马都尉，改殿中监。穆宗即位，縱为叔舅，改右金吾卫大将军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左街使。城南有汾阳王别墅，林泉之致，莫之与比，穆宗常游幸之，置酒极欢而罢，赐车从甚厚。俄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兼太子詹事，充闲厩宫苑使。从容贵位三十余年，而椒房之宠，国舅之恩，近代已来，无有其比。而縱恭逊虔恪，不以富贵骄人，士无贤不肖，接之以礼，由是中外称之。长庆二年十月卒，赠尚书左仆射，仍以其弟銛代縱为太子詹事，充闲厩宫苑使。

仲文，大和末为殿中少监。开成初，诏仲文袭父太原郡公，制上，给事中封敕奏曰：“伏准制书，赠司徒郭钊嫡男仲文袭封太原郡公者，臣近访知郭钊妻沈氏，公主之女，代宗皇帝外孙，有男仲辞，已选尚主。仲文不合假冒，自称嫡子。若仲文承嫡，即沈氏须黜居别室，仲辞不合配尚贵主。伏以郭仲文，

尚父子仪之孙，太皇太后之侄，戚里勋门，无与侔比，婚姻嫡庶，朝野具知，夺宗之配，实玷风教。且仲文、仲辞既非同出，袭封尚主，不可并行。伏请付台勘当。”诏曰：“以万年县尉仲辞袭封。”仲文落下，以太皇太后侄，不之罪。寻以仲辞为银青光禄大夫、检校中少监、驸马都尉，袭封太原郡公，尚饶阳公主。又仲辞兄詹事府丞仲恭，为银青光禄大夫，尚金堂公主。

幼明，尚父子仪之母弟也。性谨愿无过，不工武艺，喜宾客饮宴，居家御众，皆得其欢心。以子仪勋业，累历大卿监，大历八年卒，赠太子太傅。

子昕，肃宗末为四镇留后。自关、陇陷蕃，为虏所隔，其四镇、北庭使额，李嗣业、荔非元礼皆遥领之。昕阻隔十五年，建中二年，与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俱遣使于朝，德宗嘉之。诏曰：“四镇、二庭，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，国朝以来，相次率职。自关、陇失守，东西阻绝，忠义之徒，泣血相守，慎固封略，奉尊朝法，皆候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。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，可北庭大都护；四镇节度留后郭昕，可安西大都护、四镇节度使。其将吏已下叙官，可超七资。”

李元忠，本姓曹，名令忠，以功赐姓名。时昕使自回纥历诸蕃部，方达于朝。又有袁光庭者，为伊州刺史，陇右诸郡皆陷，光庭坚守伊州，吐蕃攻之累年，兵尽食竭，光庭先刃其妻子，自焚而死。因昕使知之，赠工部尚书。

史臣曰：天宝之季，盗起幽陵，万乘播迁，两都覆没。天祚土德，实生汾阳。自河朔班师，关西殄寇，身扞豺虎，手披荆榛。七八年间，其勤至矣，再造王室，勋高一代。及国威复振，群小肆谗，位重恳辞，失宠无怨。不幸危而邀君父，不挟憾以报仇讎，晏然效忠，有死无二，诚大雅君子，社稷纯臣。

自秦、汉已还，勋力之盛，无与伦比。而晞、暖于纒粗之中，拔身虎口，赴难奉天，可谓忠孝之门有嗣矣。

赞曰：猗欤汾阳，功扶昊苍。秉仁蹈义，铁心石肠。四朝静乱，五福其昌。为臣之节，敢告忠良。

## 列传第七十一

仆固怀恩 梁崇义 李怀光

仆固怀恩，铁勒部落仆骨歌滥拔延之曾孙，语讹谓之仆固。贞观二十年，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来降，分置瀚海、燕然、金微、幽陵等九都督府于夏州，别为蕃州以御边，授歌滥拔延为右武卫大将军、金微都督。拔延生乙李啜拔，乙李啜拔生怀恩，世袭都督。天宝中，加左领军大将军同正员、特进。历事节度王忠嗣、安思顺，皆以善格斗，达诸蕃情，有统御材，委之心腹。及安禄山反，从郭子仪讨高秀岩于云中，破之，又败薛忠义于背度山下，抗贼七千骑，生擒忠义男，袭下马邑郡。十五载，进军与李光弼合势，及史思明战于常山、赵郡、沙河、嘉山，皆大破之，怀恩功居多。

肃宗即位于灵武，怀恩从郭子仪赴行在所。时同罗部落自西京叛贼，北寇朔方，子仪与怀恩击之。怀恩子玢领徒击贼，兵败而降，寻又自拔而归，怀恩叱而斩之。将士慑骇，无不一当百，遂破同罗千余骑于河上，尽收其器械、驼马。肃宗虽仗朔方之众，将假蕃兵以张形势，乃遣怀恩与燉煌王承寀使于回纥，请兵结好。回纥可汗遂以女妻承寀，兼请公主，遣首领随怀恩入朝。二年正月，又从子仪下冯翊、河东二郡。走伪将崔乾祐，又袭破潼关。贼将安守忠、李归仁自京率众来援，苦战二日，官军败绩。怀恩退至渭水，无舟楫，抱马以渡，存者仅半，乃奔归子仪于河东，整其余众。四月，子仪赴凤翔，李归仁以劲卒五千邀之于三原北。子仪窘急，使怀恩及王升、陈回

光、浑释之、李国贞等五将伏兵于白渠留运桥以待之，贼至伏发，归仁大败而走。又从子仪战于清渠，不利，归于凤翔。及回纥使叶护、帝得数千骑来赴国难，南蛮、大食之卒相继而至。肃宗乃遣广平王为元帅，以子仪为副，而怀恩领回纥兵从之澧水。贼伏兵于营东，怀恩引回纥驰杀之，匹马不归，贼乃大溃。日暮，怀恩谓王曰：“贼必弃城走矣，请以二百骑马追之，缚取李归仁、田乾真、安守忠、张通儒。”王曰：“将军战亦疲矣，且休息，迨明而后图之。”怀恩曰：“归仁、守忠，天下骁贼也，聚胜而败，此天与我也，奈何纵之不取？若使得众，复为我患，虽悔无及。夫战尚速，何明日为？”王固止之，令还营。怀恩又固请，往而复反，一夕四五起。迟明谍至，守忠等果逃。又从王大破贼于陕西之新店，收两京，皆立殊功。以前后功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鸿胪卿同正员、同节度副使。十二月，封丰国公，食实封二百户。

乾元元年九月，遣九节度击安庆绪于相州。从郭子仪领朔方行营，破安太清，下怀、卫二州，围相州，战愁思岗。凡经五月，常为先锋，坚敌大阵，必经其战，勇冠三军。寻充都知兵马使。及李光弼代子仪，怀恩又副之。乾元二年，进封大宁郡王，迁御史大夫、朔方行营节度。又从李光弼守河阳，破周出，擒徐璜玉、安太清，拔怀州，皆摧锋陷敌，功冠诸将。其勇猛又以开府仪同三司从将兵于其军，每深入虏阵，以勇敢闻，军中号为“斗将”。

怀恩为人雄毅寡言，应对舒缓，而刚决犯上，始居偏裨之中，意有不合，虽主将必诟怒之。郭子仪为帅，以宽厚容众，素重怀恩，其麾下皆朔方蕃汉劲卒，恃功怙将，多为不法，子仪每事优容之，行师用兵，倚以辑事。而光弼持法严肃，法不贷下，怀恩心惮而颇不叶。上元二年，从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

邙山，不利。肃宗以怀恩功高，恩顾特异诸将，至冬，加工部尚书，敕李辅国及常参官送上，太官造食以宠之。

代宗即位，拜陇右节度，未行，改朔方行营节度，以副郭子仪。其秋，上使中官刘清潭请兵于回纥登里可汗，登里已为史朝义诱之倾国入塞，众号十万，关中骚扰，上使殿中监乐子昂驰于塞上劳之，遇于忻州。先是，肃宗以宁国公主下嫁于毗伽阙可汗，毗伽阙可汗又以少子请婚，肃宗以怀恩女妻之。毗伽可汗死，少子代立，即登里可汗。登里立，以怀恩女为可敦。至是，可汗请与怀恩及怀恩之母相见，诏从之。怀恩嫌疑不敢，上因赐铁券，手诏以遣之，即令其母便发。怀恩与回纥可汗相见于太原，可汗大悦，遂许助讨朝义，于是进兵，历太原、汾、晋，营于陕州以俟期。十月，诏天下兵马元帅雍王为中军先锋，以怀恩为副，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领河东、朔方节度行营及镇西、回纥兵马赴陕州，并令诸道节度一时齐进。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先锋，观军容使鱼朝恩、陕州节度郭英义为后殿，自渑池入；陈郑节度李抱玉自河阳入；河南副元帅、雍王留陕州。怀恩等师至黄水，贼徒数万，坚栅自固。怀恩阵于西原上，广张旗帜以当之，命骁骑及回纥之众傍南山出于东北，两军举旗内应，表里击之，一鼓而拔，贼死者数万。朝义领铁骑十万来救，阵于昭觉寺，贼皆殊死决战，短兵既接，相杀甚众。官军骤击之，贼阵而不动。鱼朝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马，弓弩乱发，多中贼而死，阵亦如初。镇西节度使马磷曰：“事急矣！”遂援旗而进，单骑奔击，夺贼两牌，突入万众之中，左右披靡，大军乘之而入，朝义大败，斩首一万六千级，生擒四千六百人，降者三万二千人。转战于石榴园、老君庙，贼党又败，人马蹂践，填于尚书谷，朝义轻骑而走。怀恩乃进收东京及河阳城，封其府库，伪中书令许叔冀、王伾等，承制释之，悉皆安堵。

怀恩留回纥可汗营于河阳，乃使其子右厢兵马使瑒、北庭朔方兵马使高辅成以步军万余众乘胜逐北。怀恩常压贼而行，至于郑州，再战皆捷；进至汴州，伪节度张献诚开门降；又拔滑州，追破朝义于卫州。伪睢阳节度田承嗣、李进超、李达卢等兵马四万余众，又与朝义合，据河来拒。瑒连盘济师，登岸薄之，贼党悉奔，长驱至昌县东。朝义率魏州兵马来战，又败走，达卢来降，贼徒震骇。于是相州伪节度薛嵩以相、卫州、洺、邢、赵降于李抱玉、高辅成、尚文愆；伪恆阳节度李宝臣以深、恆、定、易四州降于河东节度辛云京。朝义至贝州，又与伪大将薛忠义两节度合。瑒至临清，惧贼气盛，驻军以俟变。朝义领众三万并攻具来攻，瑒令高彦崇、浑日进、李光逸等设三伏以待之，贼半渡，伏发，合击而走之。其时回纥又至，官军益振，瑒卷甲驰之，大战于下博县东南。贼背水而阵，大军冲击而崩之，积尸拥流而下。朝义又走莫州。于是河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薛兼训、兵马使郝廷玉、兖郛节度使辛云京会师于下博，进军莫州城下。朝义与田承嗣频出挑战，大败而旋，临阵杀其伪尚书敬荣。朝义惧，自分万余众投归义县，留承嗣守城。于是淄青节度侯希逸继诸将同为攻守，凡月余日。瑒与高彦崇、侯杀逸、薛兼训等以众三万追及朝义于归义县，交锋而贼溃。属幽州节度使李怀仙送降款，瑒顿兵于其境，遣怀仙分兵追蹙。二年三月，朝义至平州石城县温泉栅，穷蹙，走入长林自缢，怀仙使妻弟徐有济传其首以献。又降田承嗣之军，河北悉平，怀恩乃与诸将班师。

先是，去冬郭子仪以怀恩有平定河朔之功，让位于怀恩，遂授河北副元帅、尚书左仆射、兼中书令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使，仍加实封四百户，通前一千户。春，又加太子少师，充朔方都知兵马使、同节度副大使，食实

封五百户，庄宅各一所，仍与一子五品官。高辅成太子少傅、兼御史中丞，充河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，加实封三百户，仍与一子五品官。高彦崇太子宾客，仍旧朔方右厢兵马使，实封二百户，庄宅各赐一所，与一子五品官。

遂诏怀恩统可汗还蕃，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，与回纥可汗会，出太原之北。怀恩初至太原，辛云京以可汗是其子婿，疑其召戎，闭关不报，且惧可汗相袭，不敢犒军；及还，亦如之。怀恩父子宣力王室，攻城野战，无役不从，一举灭史朝义，复燕、赵、韩、魏之地，自以为功无以让。至是，又为云京所拒，怀恩怒，上表列其状，顿军汾州。会中官骆奉先使于云京，云京言怀恩与可汗为约，逆状已露，乃与奉先厚结欢。奉先回至怀恩所，其母数让奉先曰：“尔等与我儿约为兄弟，今又亲云京，何两面乎？虽然，前事勿谕，自今母子兄弟如初。”酒酣，怀恩起舞，奉先赠缠头彩。怀恩将酬其贶，奉先遽告发，怀恩曰：“明日端午，请宿为令节。”奉先固辞，怀恩苦邀之，命藏其马。中夕谓其从者曰：“向者责吾，又收吾马，是将害我也。”奉先惧，遂逾垣而走。怀恩惊，遽令追还其马。奉先使回，奏其反状。怀恩累奏请诛云京、奉先，上以云京有功，手诏和解之，怀恩遂有贰于我。至七月，改元广德，册勋拜太保，仍与一子三品、一子四品官并阶，仍加实封五百户。仆固瑒一子五品官，加实封一百户。仍赐铁券，以名藏太庙，画像于凌烟阁。寻以瑒为御史大夫、朔方行营节度。

怀恩以寇难已来，一门之内死王事者四十六人，女嫁绝域，再收两京，皆导引回纥，摧灭强敌，而为人媒孽，蕃性犷戾，怏怏不已。乃上书自叙功伐，曰：

广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左仆射、兼中书令、朔方节度副大使、河北副元帅、上柱国、大宁郡王臣

怀恩，刺肝沥血，谨顿首顿首上书宝应圣文神武皇帝陛下：臣家本蕃夷，代居边塞，爰自祖父，早沐国恩。臣年未弱冠，即蒙上皇驱策，出入死生，竭力疆场，叨承先帝报功，时年已授特进。洎乎禄山作乱，大振王师，臣累任偏裨，决死靖难，上以安社稷，下以拯生灵，仗皇天之威神，灭狂胡之丑类。无何，思明继逆，又据东周，宸极不安，海内腾沸。臣谬承大行皇帝委任，授以兵权，誓雪国仇，以匡时难。阖门忠烈，咸愿杀身，野战攻城，皆先士卒。兄弟死于阵敌，子侄没于军前，九族之亲，十不存一，纵有在者，疮痍遍身。况陛下潜龙之时，亲统师旅，臣忝事麾下，陛下悉臣愚诚。大行皇帝未捐宫馆之时，臣频立微效，累沾官赏，遂被辅国等谗害，几至破家，便夺兵权，逾年宿卫。臣虽内省无疚，终惧谗佞倾危，以日继时，命悬秋叶，至将归骨泉壤，永谢明时。幸遇陛下龙跃天衢，继缵鸿业，知臣负谤，察臣丹心，遂开独见之明，杜绝众多之口，特拔臣于汧、陇，再任臣于朔方。诚谓游魂返骸，枯骨再肉，使臣得竭駑蹇之力，效锥刀之功，上答陛下再造之恩，下展微臣犬马之志。

去年秋末，回纥伏义而来，士庶不知，悉皆惊骇。陛下以臣与其姻娅，令至太原祇迎，一切事宜，许臣逐便处置。遂与可汗计议，分道用兵，克复洛阳，平荡幽、蓟，惟有神策兵马，顿军独住陈留。可汗时在洛阳，即被朝恩猜阻，要为流议，已失蕃情。臣自平贼却回，天恩又令饯送，臣遂罄竭家产，为国周旋，发遣外蕃，贵图上道。行至山北，被奉先、云京共生异见，妄作加诸，闭城不出祇迎，仍令潜行窃盗。蕃夷怨怒，早欲相仇，臣遂弥缝，方得出界。及其祖饯事了，回至太原，臣忝迹鼎司，又承重寄，奉先、云京曾无礼数，闭关不出相看。臣遂过汾州，休息士马，凡经数日，不遣一介知闻。自以行事

乘疏，恐臣先有论奏，遂乃构其谤黷，妄起异端，扇动军城，以为设备。又臣从潞府过日，见抱玉只迎回纥，庶事用心，愚称家资罄于公用，又与臣马兼银器四事，臣于回纥处得绢，便与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赠。今被抱玉共相组织，将此往来之贐，便为结托之私，贵在厚诬，务相倾夺。陛下不垂明察，采听流言，欲令忠直之臣，枉陷谗邪之党。臣实不欺天地，不负神明，夙夜三思，臣罪有六：

往年同罗背叛，河曲骚然，经略数军，兵围不解。臣不顾老母，走投灵州，先帝嘉臣忠诚，遂遣征兵讨叛，使得河曲清泰，贼徒奔亡。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一也。臣男玢尝被同罗虜将，盖亦制不由己，旋即弃逆归顺，却来投臣，臣斩之以令士众。且臣不爱骨肉之重，而徇忠义之诚，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二也。臣有二女，俱聘远蕃，为国和亲，合从讨难，致使贼徒殄灭。寰宇清平。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三也。臣及男瑒，不顾危亡，身先行阵，父子效命，志宁邦家。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四也。陛下委臣副元帅之权，令臣指麾河北。其新附节度使，皆握强兵，臣之抚绥，悉安反侧，州县既定，赋税以时。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五也。臣叶和回纥，戡定凶徒，天下削平，蕃夷归国，使其永为邻好。义著急难，万姓安宁，干戈止息，二圣山陵事毕，陛下忠孝两全。是臣不忠于国，其罪六也。臣既负六罪，诚合万诛，延颈辕门，以待斧钺。过此以往，更无他违。陛下若以此诛臣，何异伍子胥存吴，卒浮尸于江上，大夫种霸越，终赐剑于稽山。唯当吞恨九泉，衔冤千古，复何诉哉！复何诉哉！

且葵藿尚解仰阳，犬马犹能恋主，臣忝恩至重，委任非轻，夙夜思奉天颜，岂暂心离魏阙，诚恐以忠获罪，龟镜不遥。顷者来瑱受诛，朝廷不示其罪，天下忠义，从此生疑。况来瑒功

业素高，人多所忌，不审圣衷独断，复为奸臣弄权？臣欲入朝，恐罹斯祸，诸道节度使皆惧，非臣独敢如此。近闻追诏数人，并皆不至，实畏中官谗口，又惧陛下损伤，岂唯是臣不忠，只为回邪在侧。且臣前后所奏骆奉先词情，非不摭实，陛下竟无处置，宠用弥深。皆由同类相从，致蒙蔽圣聪，人皆惧死，谁复敢言！臣义切君臣，志忧社稷，若无极谏，有负圣朝，敢肆愚忠，以干鼎镬。况今西有犬戎背乱，东有吴、越不庭，均、房群盗纵横，鄜、坊稽胡草扰。陛下不思外御，而乃内忌忠良，何以混一车书，而使梯航纳颡？天下至大，岂可暂轻。

伏承四方敷奏之人，引对之时，陛下皆云与骠骑商量，曾不委宰臣可否。或有稽留数月，不放归还，远近之心，转加疑阻。且臣朔方将士，功效最高，为先帝中兴主人，是陛下蒙尘故吏，曾不别加优奖，却信嫉妒谤词，子仪先已被猜，臣今又遭毁黜。弓藏鸟尽，兔死犬烹，臣昔谓非，今方知实。且臣息军汾上，关键大开，收马放羊，曾无守备，分兵数郡，贵免般粮，劝课农桑，务安黎庶，有何状迹，而涉异端。陛下必信矫词，何殊指鹿为马？陛下倘斥逐邪佞，亲附忠良，蠲削狐疑，敷陈政化，使君臣无二，天下归心，则窥边之戎，不足为患，梗命之寇，将复何忧，偃武修文，其则不远。陛下若不纳愚恳，且贵因循，臣实不敢保家，陛下岂能安国！忠言利行，良药愈病，伏惟陛下图之。

臣今戎事已安，粮储且继，深愿一至阙下，披露心肝，再睹圣颜，万死无恨。臣欲公然进发，虑恐将士留连。臣今便托巡晋、绛等州，于彼迁延且住，谨遣押衙开府仪同三司、试太常卿张休臧先进书兼口奏事。伏惟陛下览臣此书，知臣诚恳，特垂圣断，勿议近臣，待臣如初，浮谤不入，臣当死节王命，誓酬国恩。仍请遣一介专使至绛州问臣，臣即便与同行，冀获

蹈舞轩陛。鄙臣愚虑，不顾死亡，轻触天威，战汗无地。

九月，上以回纥近塞，怀恩又与辛云京有隙，上欲其悔过，推心以待之。恐其不信，诏召黄门侍郎裴遵庆使汾州喻旨，且察其去就。遵庆即至，怀恩抱其足号泣而诉，遵庆因宣圣恩优厚，讽令入朝，怀恩许诺。副将范志诚说之曰：“公以逸言交构，有功高不赏之惧，嫌隙已成，奈何入不测之朝？公不见来瑱、李光弼之事乎！功成而不见容，二臣以走诛。”怀恩然之。明日，又以惧死为辞，许令一子入朝，志诚又不可。遵庆复命。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纥使还，怀恩与可汗往来，恐泄其事，乃止之。遂令子瑒率众攻云京，云京出战，瑒大败而旋，进围榆次，朝廷患之。先是，尚书右丞颜真卿请奉诏怀恩，上因以真卿为刑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。真卿曰：“臣往请行者，时也；今方受命，事无益矣。”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怀恩阻兵，是其反侧明矣。顷陛下避狄于陕郊，臣方责以《春秋》之义，云寡君蒙尘于郊，敢不恭问官守。当是时也，怀恩来朝，以助讨贼，则其辞顺。今陛下攘去犬戎，即宫京邑，怀恩进不勤王，退不释众，其辞曲，必不来矣。且明怀恩反者，独辛云京、李抱玉、骆奉先、鱼朝恩四人耳，自外朝臣，咸言其枉。然怀恩将士，皆子仪部曲，恩信结其心，陛下何不以子仪代之，喻以逆顺祸福，必相率而归耳。”上从之。子仪至河中，仆固瑒已为朔方兵马使张惟岳等四人斩其首，献于阙下。怀恩闻之，率麾下数百骑，弃其母，渡河北走灵武。余众闻子仪到，束甲来奔，归者数万。怀恩至灵武，啸聚亡命，其众复振。上念其勋旧，不欲罪功臣，厚抚其家，怀恩终不从。其母月余日竟以寿终。又遥授太师、兼中书令、大宁王，余并停。

是秋为乡导，诱吐蕃十万入寇泾、邠州，祭来瑒之墓，自序云“俱遭放逐”。寇奉天、醴泉，郭子仪拒之而退。永泰元

年，上征天下兵以防之。怀恩又纠合诸蕃，众号二十万，南犯京师：遣吐蕃之众自北道先寇醴泉、奉天，任敷、郑庭、郝德自东道寇奉先、同州，羌、浑、奴刺之众自西道寇整屋、凤翔。朝廷大骇，诏遣郭子仪屯泾阳，浑日进、白元光屯奉天，李光时进屯云阳，马璘、郝廷玉屯中渭桥，董秦屯东渭桥，骆奉先、李日越屯整屋，李抱玉屯凤翔，周智光、杜冕屯同州。上亲率六军，令鱼朝恩屯苑中，下诏亲征。怀恩领回纥及朔方之众继进，行至鸣沙县，遇疾异归。九月九日，死于灵武，部曲以乡法焚而葬之。张韶代领其众，为徐璜玉所杀；璜玉领其众，又为范志诚所杀，志诚领其众。回纥进寇泾阳，诸军坚壁不战。吐蕃相持二十余日，又闻怀恩死，与回纥争长，自相疑贰，莫敢先进，遂大掠居人，焚烧舍宇，驱男女数万而去，所过践禾谷殆尽。回纥乃诣子仪降，请击吐蕃以自效。子仪分兵随之，大破吐蕃于泾州界。任敷又败走，羌、浑又多降于李抱玉。

怀恩逆命三年，再犯顺，连诸蕃之众，为国大患，士不解甲，粮尽馈军，适幸天亡，而上为之隐恶，前后下制，未尝言其反。及怀恩死，群臣以闻，上为之悯默曰：“怀恩不反，为左右所误。”其宽仁如此。闰十月，怀恩侄名臣领千余骑来降。

梁崇义，长安人。以升斗给役于市，有膂力，能卷金舒钩。后为羽林射生，从来瑱于襄阳。沉默寡言，众悦之，累迁为偏裨。瑱朝京师，分使诸将戍福昌、南阳。来瑱被诛，戍者皆溃归。崇义时在南阳，统归师径入襄州，与同列李昭、薛南阳相让为长，不决。诸将请曰：“兵非梁卿主之不可。”遂推崇义为帅。宝应二年三月，崇义杀昭与南阳，以胁众心，朝廷因授其节度焉。以襄州荐履兵祸，屈法含容，姑务息人也。历御史中丞、大夫、尚书。遂与田承嗣、李正己、薛嵩、李宝臣为辅车之势，奄有襄、汉七州之地，带甲二万，连结根固，未尝朝

覲，然于群凶，地最褊，兵最少，法令最理，礼貌最恭。其地跨东南之冲，数有王命之所宣洽，故其人知化。所亲尝劝其来朝，崇义曰：“吾本帅来公有大勋庸，当上元中以阍竖谗讟，遂巡稽召，及代宗嗣位，不俟驾行，旋见诛族。今吾衅盈而事久，若之何见上。”

建中元年，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数请兴师讨崇义，崇义惧，军旅之事加严焉。流人郭晞告其为变，崇义闻之，请罪晞，坐决杖配流，命金部员外郎李舟谕旨以安之。初，刘文喜作难，舟尝入其城说利害，文喜拘之，会帐下杀文喜而降。四方反侧者闻之，谓舟必能覆军杀将，是以皆恶。及舟至，又劝其入覲，言颇切直，崇义益不悦。二年春，发五使宣谕诸道，而舟复如荆、襄，崇义虑有变，拒境不纳，上言“军中疑惧，请换他使”。由是益不安，凶谋日深，宾僚或有忠言沮劝，多遭伤害。

时群凶方自疑阻，朝廷将仗大信，欲来而安之，以示天下。仍加崇义同平章事，其妻子悉加封赏，且赐铁券誓之，兼授其裨将蔺杲为邓州刺史，遣御史张著赉手诏征之。崇义益恐怖，使持满而受命。蔺杲奉诏书，又不敢发，驰诣崇义请命，崇义益疑惧，对著号哭，不受诏。由是征四方兵，使希烈统击之。崇义乃发兵攻江陵，以通黔、岭，及四望，大败而归，遂屯襄、邓。希烈先发千余人守临汉，崇义屠之，无遗噍。既而希烈统大军缘汉而上，崇义使将翟暉、杜少诚迎战于蛮水，希烈大破之；复合于涑口，又破之。二将求降，希烈受之，使统本兵入襄阳号令，以安百姓。崇义领亲兵老小闭壁，将守者斩关争出，不可止。其年八月，崇义与其妻投井而死，传首阙下。其亲戚希烈皆戮之，选其尝从临汉之役者三千人，悉斩之。

李怀光，渤海靺鞨人也。本姓茹，其先徙于幽州，父常为朔方列将，以战功赐姓氏，更名嘉庆。怀光少从军，以武艺壮

勇称，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礼之益厚。上元中，累迁试太仆、太常卿，主右衙兵将，积功劳至开府仪同三司，为朔方军都虞候。永泰初，实封三百户。大历六年，兼御史中丞，间一年，兼御史大夫，加为军都虞候。性清勤严猛，而敢诛杀，虽亲戚犯法，皆不挠避。子仪性宽厚，不亲军事，纪纲任怀光，军中尤畏之，亦称为理。十二年，以母忧罢职。明年，起复本官，仍兼邠、宁、庆三州都将。德宗即位，罢子仪节度副元帅，以其所部分隶诸将，遂以怀光起复检校刑部尚书，兼河中尹、邠州刺史、邠宁庆晋降慈隰节度支度营田观察押诸蕃部落等使。先是，怀光频岁率师城长武以处军士，城据原首，临泾水，俯瞰通道，吐蕃自是不敢南侵，为西边要防矣。建中初，泾原四镇节度使段秀实为宰相杨炎所恶，征为司农卿。上将复城原州，乃以怀光兼泾州刺史、泾原四镇北庭节度使。时怀光挟私怨，亲诛杀朔方旧将温儒雅等数人，泾州军士咸畏之。刘文喜因众不欲，遂以城叛。诏硃泚与怀光将兵讨平之，加检校太子少师。二年，迁检校左仆射，兼灵州大都督、单于镇北大都护、朔方节度支度营田观察盐池押诸蕃部落六城水运使，实封四百户。邠宁节度等使如故。

时马燧、李抱真诸军同讨魏城未拔，硃滔、王武俊皆反，连兵救悦。三年，诏遣怀光统朔方兵步骑一万五千同讨田悦。怀光勇而无谋，至魏城之日，营垒未设，因与滔等大战于榘山，为滔等所败。复为悦决水以灌之，诸军不利，因与燧等退军于魏县。寻加同平章事，益实封二百户。自是与滔等相持不战。明年十月，泾原之卒叛，上居奉天。硃泚既僭大号，遣中使驰告河北诸帅，怀光率军奔命。时属泥淖，怀光奋厉军士，道自蒲津渡河，败泚骑兵于醴泉，直赴奉天。前数日，先遣裨将张韶持表封蜡丸随贼攻城，乘间逾堑，呼城上人曰：“朔方军使

也。”乃以绳引上城而入，比登堞，身中数十矢。时上在重围中，守拒益急，既知怀光军至，令张韶号令于城上，人心乃安。怀光又败泚兵于鲁店，泚乃解兵还走入城。

怀光性粗厉疏悞，缘道数言卢杞、赵赞、白志贞等奸佞，且曰：“天下之乱，皆此辈也，吾见上，当请诛之。”杞等微知之，惧甚，因说上令怀光乘胜逐泚，收复京师，不可许至奉天，德宗从之。怀光屯军咸阳，数上表暴扬杞等罪恶，上不得已为贬杞、赵赞、白志贞以慰安之。又疏中使翟文秀，上之信任也，又杀之。怀光既不敢进军，迁延自疑，因谋为乱。初，诏遣崔汉衡使于吐蕃，出兵佐收京城，蕃相尚结赞曰：“蕃法，进军以统兵大臣为信。今奉制书，无怀光名署，故不敢前。”上闻之，遣翰林学士陆贽诣怀光议用蕃军，怀光坚执言不可者三，不肯署制，词慢，且谓贽曰：“尔何所能？”兴元元年二月，诏加太尉，兼赐铁券，遣李升及中使邓鸣鹤赉券喻旨。怀光怒甚，投券于地曰：“凡人臣反，则赐铁券，今授怀光，是使反也。”词气益悖，众为之惧。时怀光部将韩游瑰掌兵在奉天，怀光乃与游瑰书，约令为变，游瑰密奏之。翌日，怀光又使趣之，游瑰复奏闻。数日，怀光又使趣游瑰，为门者所捕。怀光且宣言曰：“吾今与硃泚连和，车驾当须引避。”由是上遽幸梁州。时李晟已移军东渭桥，怀光复劫李建徽、杨惠元等军，移于好畤，其下颇多携贰。先是硃泚甚畏之，至是因欲臣之。怀光虏劫无所得，益疑惧不自安，居二旬，乃驱兵分为部队，掠泾阳、三原、富平，自同州往河中。神策将孟涉、段威勇自三原拥兵三千余人奔归李晟，怀光不能遏。韩游瑰杀怀光留后张昕，以邠州从顺。戴休颜自奉天令于军曰：“怀光已反。”乃令城守驰表以闻。上于是授游瑰、休颜节度使。乃除怀光太子太保，罢其余官，其所管委本军择一人功高望崇者统之，

皆不奉诏。四月，怀光至河中，遂偷有同、绛等州，按兵观望。

李晟既收复京师，上遣给事中孔巢父、中使啖守盈持诏征之，怀光素服受命。巢父乃宣言于众：“太尉军中谁可领军事者？”怀光左右皆胡虜，因发怒，乱持兵杀巢父及守盈，自是缮兵益修守拒。上还京师，以侍中浑瑊为河中节度副元帅，将兵讨怀光。瑊复破同州，屯军不进，数为怀光所败。时仍岁旱蝗，京师初复，经费不给，言事者多请赦怀光。时河东、节度使马燧威名素著，乃加燧副元帅，与瑊及镇国军节度骆元光、邠宁节度韩游瓌、鄜坊节度唐朝臣会兵同讨怀光。燧率军拔绛州，至宝鼎，虑怀光西走，唐突京邑，乃舍军朝京师。既还，与瑊先自河东而降其骁将尉珪、徐庭光，统诸军以围河中。贞元元年秋，朔方部将牛勣斩怀光首以降燧，瑊杀其弟数人，乃自杀。怀光死时年五十七。寻诏以男一人為嗣，賜庄宅各一所，仍还怀光尸首，任其收葬，妻子并徙澧州。五年，又诏曰：

怀旧念功，仁之大也；兴灭继绝，义之弘也。昔蔡叔圯族，周公封其子于东土；韩信干纪，汉后爵其孥以弓高。侯君集之不率景化，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。详考先王之道，洎乎烈祖之训，皆以刑佐德，俾人向方，则斧钺之诛，甲兵之伐，盖不得已而用也。曩岁盗臣窃发，国步多虞，朕狩于近郊，指期薄伐，将振昆阳之旅，以兴涿鹿之功，征师未达于诸侯，卫士且疲于七萃。而李怀光三军夙驾，千里勤王，上假雷霆之威，下逐虎狼之众。议功方始，守节靡终，潜构祸胎，拒违朝命，弃同即异，舍顺效逆。为臣至此，在法必诛，犹示绥怀，庶其牵复。而梟音益厉，豸希突莫迁，大戮所加，曾无噍类。虽自贻伊戚，与众弃之，而言念尔劳，何嗟及矣！以其前效犹在，孤魂无归，怀之悦然，是用卜妻軫。予欲布陈大惠，冀以化成，保合太和，期于刑措。宜以怀光外孙燕八八賜姓李氏，名承绪，授左卫率

府胄曹参军，承怀光之后。仍赐钱一千贯，任于怀光墓侧置立庄园，侍养怀光妻王氏，并备四时享奠之礼。呜呼！朕实不德，临于兆人，泣辜宥罪，素诚所志。尔其保姓受氏，宣力承家，勉绍乃考之建国庸，无若尔父之违王命。

初，怀光授首，其子璿、瑗等皆死，唯妻王氏在，故上特舍其死。及是又思怀光旧勋，哀其绝后，乃命承绪继之。

史臣曰：仆固怀恩、李怀光，咸以勇力，有劳王家，为臣不终，遂行反噬，其罪大矣。然辛云京、骆奉先、卢杞、白志贞辈，致彼二逆，贻忧时君，亦可谓国之谗贼矣。梁崇义既无令始，又无善终，与妻投泉，何塞其咎。

赞曰：臣之事君，有死无二。怀恩、怀光，凶终一致。崇义多奸，国家所弃。迷而亡归，自速其毙。

## 列传第七十二

张献诚 弟献恭 献甫 献恭子煦

路嗣 恭子恕

曲环 崔汉衡 杨朝晟 樊泽 李叔明 裴胄

张献诚，陕州平陆人，幽州节度使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守珪之子也。天宝末，陷逆贼安禄山，受伪官；连陷史思明，为思明守汴州，统逆兵数万。宝应元年冬，东都平，史朝义逃归汴州，献诚不纳，举州及所统兵归国，诏拜汴州刺史，充汴州节度使。逾年来朝，代宗宠赐甚厚。三迁检校工部尚书，兼梁州刺史，充山南西道观察使。广德二年十月，擒南山贼帅高玉以献。永泰二年正月，献名马二、丝绢杂货共十万匹。是月，兼充剑南东川节度观察使，封邓国公。西川崔旰杀郭英义，献诚率众战于梓州，为旰所败，献诚仅以身免。大历二年四月，献诚以疾上表乞归私第，仍荐堂弟试太常卿兼右羽林将军献恭以自代。诏许之，以献诚检校户部尚书，知省事。八月，献诚以疾抗疏辞官，无几，卒于私第。

献恭，守珪之弟守瑜子。累以军功官至试太常卿，兼右羽林将军，代献诚为梁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充山南西道节度观察使。大历十二年七月，献恭破吐蕃万余众于岷州。建中二年正月，加检校兵部尚书，为东都留守。三年正月，为太府卿、容州刺史、本管经略招讨使。四年七月，与浑瑊、卢杞、司农卿段秀实与吐蕃尚结赞筑坛于京城之西会盟，如清水之仪。兴元元年六月，转检校吏部尚书，仍与一子正员官。卢杞移饶州

刺史，给事中袁高论其不可。献恭因入对紫宸殿，上言：“高所奏至当，臣恐烦圣听，不敢缕陈其事。”德宗不悟，献恭复奏曰：“袁高是陛下一良臣，望特优异。”德宗顾谓宰臣李勉等曰：“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？”对曰：“陛下授大州亦可，其奈士庶失望何！”献恭守正不挠也如此。

献甫，守珪弟左武卫将军、赠户部尚书守琦之子。献甫少随诸兄从军，初为偏裨，以军功累授试光禄卿、殿中监、河中节度副元帅都知兵马使，检校兵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。建中初，从节度使贾耽征梁崇义于襄、汉，以功加太子詹事。及幸奉天、兴元，献甫首至，从浑瑊征讨有功，及复京邑，入为金吾将军。时李怀光未平，吐蕃侵扰西边，献甫领禁军出镇咸阳，凡累年，军民悦之。贞元四年，迁检校刑部尚书，兼邠州刺史、邠宁庆节度观察使。乃于彭原置义仓，方渠、马岭等县选险要之地以为烽堡。又上疏请复盐州及洪门、洛原等镇，各置兵防以备蕃寇，朝廷从之。贞元四年九月，吐蕃将尚志董星、论莽罗等寇宁州，献甫率众御之，斩首百余级，吐蕃遁边城。贞元十二年，加检校左仆射。五月丙申卒，年六十一，废朝三日，赠司空，赙物有差。

献恭子煦，尝随献甫征讨，积战功累迁至夏州节度使。元和八年十二月，振武军逐出节度使李进贤而屠其家，杀判官严澈。宪宗怒，遣煦以夏州兵二千人赴振武，仍许以便宜击断。九年正月，赐绢三万匹以助军资。河东节度使王锴遣兵五千会煦于善羊栅，诏煦入振武，诛作乱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乃定。是岁十二月卒，赠太子太保。

路嗣恭，京兆三原人。始名剑客，历仕郡县，有能名，累至神乌令，考绩上上，为天下最，以其能，赐名嗣恭。历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关内副元帅郭子仪

副使，知朔方节度营田押诸蕃部落等使，嗣恭披荆棘以守之。大将御史中丞孙守亮握重兵，倔强不受制，嗣恭称疾召至，因杀之，威信大行。永泰三年，检校刑部尚书，知省事。大历六年七月，为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，在官恭恪，善理财赋。贾明观者，事北军都虞候刘希暹，鱼朝恩诛，希暹从坐，明观积恶犯众怒。时宰相元载受赂，遣江南效力，魏少游承载意苟容之。及嗣恭代少游，即日杖杀，识者称之。大历八年，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，五岭骚扰，诏加嗣恭兼岭南节度观察使。嗣恭擢流人孟瑶、敬冕，使分其务：瑶主大军，当其冲；冕自间道轻入，招集义勇，得八千人，以挠其心腹。二人皆有全策诡计，出其不意，遂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，筑为京观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，五岭削平。拜检校兵部尚书，知省事。

嗣恭起于郡县吏，以至大官，皆以恭恪为理著称。及平广州，商舶之徒，多因晃事诛之，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，尽入私室，不以贡献。代宗心甚衔之，故嗣恭虽有平方面功，止转检校兵部尚书，无所酬劳。及德宗即位，杨炎受其货，始叙前功，除兵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寻加怀郑汝陕四州、河阳三城节度及东都畿观察使。征至京师卒，时年七十一，废朝一日，赠左仆射。

子恕，字体仁。初，岭南衙将哥舒晃反，诏嗣恭自江西致讨，授检校工部员外郎，得以军前便宜从事。俄而降者继路，于是擢降将伊慎，推心用之。贼平，恕功居多，年才三十，为怀州刺史。久之，转京兆少尹、监门卫大将军、兼御史中丞、教练招讨等使。其后为鄜坊观察使、太子詹事。坐事贬吉州刺史，迁太子宾客。以右散骑常侍致仕卒，年七十三，赠洪州都督。恕私第有佳林园，自贞元初李纾、包佶辈迄于元和末，仅四十年，朝之名卿，咸从之游，高歌纵酒，不屑外虑，未尝问

家事，人亦以和易称之。

曲环，陕州安邑人也。父彬，为南使正监，因家于陇右，以环故累赠兵部尚书。环少读兵书，尤以勇敢骑射闻。天宝中，从哥舒翰攻拔石堡城，收黄河九曲、洪济等城，累授果毅别将。安禄山反，从襄阳节度鲁炅守邓州，拒贼将武令珣，战数十合，环功居多，超授左清道率。又从李抱玉守河阳南城，寻将兵守泽州，破贼骁将安晓，敕特拜羽林将军。又将别部兵合诸军同讨史朝义，平河北，累转金吾大将军，并同正员，随李抱玉移军京西。大历中领兵陇州，频破吐蕃，加特进、太常卿。上初嗣位，吐蕃大寇剑南，诏环以邠、陇兵五千驰往，大破戎虏，收七盘城、威武军及维、茂二州，西戎奔遁。环大振功名而还，加太子宾客，赐以名马。与诸将讨泾州叛将刘文喜，平之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兼御史中丞，充邠、陇两军都知兵马使。时李纳拥兵侵逼徐州，令环与刘玄佐同救援，累破李纳叛党，环以功最，加御史大夫。建中三年十月，加检校左常侍，充邠、陇行营节度使。

李希烈侵陷汴州，环与诸军守固宁陵、陈州，大破希烈军于陈州城下，杀逆党三万五千人，擒其骁将翟暉以献，希烈因遁归蔡州。环以功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兼陈州刺史。希烈平，加环兼许州刺史、陈许等州节度观察，加实封三百户。陈、蔡二州以希烈扰乱，遭剽劫颇甚，人多逃窜他邑以避祸。环勤身恭俭，赋税均平，政令宽简，不三二岁，襁负而归者相属，训农理戎，兵食皆丰羨。十二年，加检校左仆射。卒时年七十四，废朝一日，赠司空，赙布帛米粟有差。

崔汉衡，博陵人也。性沉厚宽博，善与人交。释褐，授沂州费令。滑州节度使令狐彰奏署掌记，累迁殿中侍御史。大历六年，拜检校礼部员外郎，为和吐蕃副使；还，迁右司郎中，

改万年令。建中三年，为殿中少监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和蕃使，与吐蕃使区颊赞至自蕃中。时吐蕃大相尚结息忍而好杀，以常覆败于剑南，思刷其耻，不肯约和。其次相尚结赞有才略，因言于赞普，请定界明约，以息边人，赞普然之，竟以结赞代结息为大相，约和好，期以十月十五日会盟于境上。戊申，以汉衡为鸿胪卿。四年，吐蕃朝贡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复使吐蕃。兴元初，上居奉天，吐蕃遣帅佐浑瑊败硃泚兵于武功，以功转检校兵部尚书、兼秘书监、西京留守。无几，真拜兵部尚书，为东都、淄青、魏博赈给宣慰使。明年，为幽州宣慰使，所至皆称职。贞元三年，副侍中浑瑊与吐蕃会盟于平凉，吐蕃背约，瑊仅免，时无备预，在会免者什无一二，士卒，死者以千数。汉衡与同陷者并至河州，结赞令召之，以频使于蕃，结赞素信重，与孟日华、中官刘延邕俱至石门，而遣五骑送至境上。四年七月，加检校吏部尚书、晋慈隰观察使，寻加都防御使。十一年四月卒。

杨朝晟，字叔明，夏州朔方人也。初在朔方为步军先锋，尝有功，授甘泉府果毅。建中初，从李怀光讨刘文喜于泾州，斩获生擒居多，授骠骑大将军，稍为右先锋兵马使。后李纳寇徐州，从唐朝臣征讨，尝冠军锋，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太子宾客。

上在奉天，李怀光自山东赴难，以朝晟为左厢兵马使，将千余人下咸阳以挫硃泚，加御史中丞，实封一百五十户。及怀光反于河中，朝晟被胁在军。上幸梁、洋，韩游瑰退于邠、宁。怀光以尝在邠、宁，迫制如属城，以贼党张昕在邠州总后务。昕惧难作，乃大索军资，征卒乘，约明潜发，归于怀光。朝晟父怀宾为游瑰将，因夜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，游瑰即日使怀宾奉表闻奏，上召劳问，授兼御史中丞，正除游瑰邠宁节度使。

间谍至河中，朝晟闻其事。泣告怀光曰：父立功于国，子合诛戮，不可主兵矣。”怀光遂縶之。及诸军进围河中，韩游瑰营于长春宫，怀宾身当战伐。及怀光平，上念其忠，俾副元帅浑瑊特原朝晟，遂为游瑰都虞侯。时父子同军，皆为开府宾客、御史中丞，荣于军中。

后诏征游瑰宿卫，以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检校刑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邠宁庆节度观察使，代韩游瑰。初，游瑰以吐蕃犯塞，自将兵戍宁州，及受代，以是月壬子夜轻骑潜遁归阙。其将卒素骄怠，畏张献甫之严，因游瑰夜出，衙内千余人遂叛掠，且因监军杨明义邀奏出奔将范希朝为节度。朝晟时为都虞侯，初逃于郊，翌日乃来，给其众曰：“所请甚愜，我来贺也。”由是稍安。朝晟及诸将谋诛首恶者。乙卯，朝晟率诸将经数日以告曰：“前请者不获，张尚书昨日已入邠州，汝等皆当死，吾不能尽杀，各言戎首以归罪焉，余无所问。”于是众中唱二百余人，斩之乃定。上擢希朝为宁州刺史，以副献甫。献甫入奏朝晟功，加御史大夫。

九年，城盐州，征兵以护外境，朝晟分统土马镇木波。献甫卒，诏以朝晟代之。其年，丁母忧，起复左金吾大将军同正、邠州刺史，大夫如故。十年春，朝晟奏：“方渠、合道、木波，皆贼路也，请城其地以备之。”诏问：“所须几何？”朝晟奏曰：“臣部下兵自可集事，不烦外助。”复问：“前筑盐州，凡兴师七万，今何其易也？”朝晟曰：“盐州之役，诸军蕃戎尽知之。今臣境迫虏，若大兴兵，即蕃戎来寇，寇则战，战则无暇城矣。今请密发军士，不十日至塞下，未三旬而功毕。”蕃人始乘障，数日而退。初，军次方渠，无水，师徒噤然，遽有青蛇乘高而下，视其迹，水随而流。朝晟令筑防环之，遂为停泉，军人仰饮以足，图其事上闻，诏置祠焉。十五年二月，

免丧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。是夏，以防秋移军宁州，遘疾，来年正月卒。

樊泽，字安时，河中人也。父咏，开元中举草泽，授试大理评事，累赠兵部尚书。泽长于河朔，相卫节度薛嵩奏为磁州司仓、尧山县令。建中元年，举贤良对策，礼部侍郎于邵厚遇之。与杨炎善，荐为补阙，历都官员外郎。泽好读兵书，朝廷以其有将帅材，寻兼御史中丞，充通和蕃使，蕃中用事宰相尚结赞深礼之。寻从凤翔节度张镒与吐蕃会盟于清水，迁金部郎中、御史中丞、山南节度行军司马。时李希烈背叛，诏以普王为行军元帅，征泽为谏议大夫、元帅行军右司马。属驾幸奉天，普王不行，泽改右庶子、兼中丞，复为山南东道行军司马。寻代贾耽为襄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山南东道节度观察等使。

泽有武艺，每与诸将射猎，常出其右，人心服之，贼众畏焉。频与李希烈凶党接战，前后擒降其骁将张嘉瑜、杜文朝、梁俊之、李克诚、薛翼等，收唐、随二州。希烈既平，泽丁母忧，起复右卫大将军同正，余如故。三年，代张伯仪为荆南节度观察等使、江陵尹、兼御史大夫。三岁，加检校礼部尚书，会襄州节度曹王皋卒于镇，军中剽劫扰乱，以泽威惠素著于襄、汉，复代曹王皋为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使。十二年，加检校右仆射。卒年五十，赠司空，赙布帛米粟有差。其日将宴百官，废朝，改取他日。

李叔明，字晋卿，阆州新政人。本姓鲜于氏，代为豪族。兄仲通，天宝末为京兆尹、剑南节度使。兄弟并涉学，轻财好施。叔明初为剑南节度使杨国忠判官。乾元后为司勋员外郎，副汉中王瑀使回纥，回纥接礼稍倨，叔明离位责之曰：“大国通好，贤王奉使，可汗于大唐子婿，岂可恃微功而傲乎！唐法不然。”可汗改容加敬。复命，迁司门郎中。后为京兆少尹，

无几，以疾辞，除右庶子，出为邛州刺史。寻拜东川节度遂州刺史，后移镇梓州，检校户部尚书。时东川兵荒之后，凋残颇甚，叔明理之近二十年，招抚毗庶，夷落获安。大历末，有阆州严氏子上疏称：“叔明少孤，养子于外族，遂冒姓焉，请复之”。诏从焉。叔明初不知其从外氏姓，意丑其事，遂抗表乞赐宗姓。代宗以戎镇寄重，许之，仍置严氏子于法。及驾幸奉天，其子升翊从。叔明每私疏诚励，见危临难，当誓以死。升奉父严训，果著勋效，识者嘉之。叔明既朝京师，以本官兼右仆射，乞骸骨，改太子太傅致仕，卒，谥曰襄。叔明总戎年深，积聚财货，子孙骄淫，歿才数年，遗业荡尽。

裴胄，字胤叔，其先河东闻喜人，今代葬河南。伯父宽，户部尚书，有名于开元、天宝间。胄明经及第，解褐补太仆寺主簿。属二京陷覆，沦避他州。贼平，授秘书省正字，累转秘书郎。陈少游陈郑节度留后，奏胄试大理司直。少游罢，陇右节度李抱玉奏授监察御史，不得意，归免。陈少游为宣歙观察，复辟在幕府，抱玉怒，奏贬桐庐尉。浙西观察使李栖筠有重望，虚心下士，幕府盛选才彦。观察判官许鸿谦有学识，栖筠常异席，事多咨之；崔造辈皆所荐引，一见胄，深重之，荐于栖筠，奏授大理评事、观察支度使。代宗以元载隳紊朝纲，征筠入朝，内制授御史大夫，方将大用，载怙权，栖筠居顾问刺举之职，与不平。及栖筠卒，胄护栖筠丧归洛阳，众论危之，胄坦然行心，无所顾望。淮南节度陈少游奏检校主客员外、兼侍御史、观察判官。寻为行军司马，迁宣州刺史。

杨炎初作相，锐意为元载报仇，凡其枝党无漏。适会胄部人积胄官时服杂俸钱为赃者，炎命酷吏员深按其事，贬汀州司马。寻征为少府少监，除京兆少尹，以父名不拜，换国子司业。迁湖南观察都团练使，移江南西道。前江西观察使李兼罢

省南昌军千余人，收其资粮，分为月进，胄至，奏其本末，罢之。会荆南节度樊泽移镇襄阳，宰相方议其人，上首命胄代泽，仍兼御史大夫。

胄简俭恆一，时诸道节度观察使竞剥下厚敛，制奇锦异绫，以进奉为名。又贵人宣命，必竭公藏以买其欢。胄待之有节，皆不盈数金，常赋之外无横敛，宴劳礼止三爵，未尝酣乐。时武臣多厮养畜宾介，微失则奏流死，胄以书生始，奏贬书记梁易从，君子薄其进退宾客不以礼，物议薄之。贞元十九年十月卒，时年七十五，赠右仆射，谥曰成。

史臣曰：三献军谋臣节，克绍家风。路嗣恭从微至著，执法简廉。环理兵劝农，独彰善政。汉衡诚慤奉职。朝晟忠孝权谋。泽威惠荆、襄。叔明见危誓死，立政惠民。胄抱义危行，守政奉公。皆贤帅矣。然嗣恭聚财，为功名之瑕玷；叔明聚财，致子孙之骄淫。财之污人，诚可诫也。

赞曰：张、路、曲、崔、樊、杨、李、裴，守忠臣之道，皆贤帅之才。

## 列传第七十三

刘晏 第五琦 班宏 王绍 李巽

刘晏，字士安，曹州南华人。年七岁，举神童，授秘书省正字。累授夏县令，有能名。历殿中侍御史，迁度支郎中、杭陇华三州刺史，寻迁河南尹。时史朝义盗据东都，寄理长水。入为京兆尹，顷之，加户部侍郎、兼御史中丞，判度支，委府事于司录张群、杜亚，综大体，议论号为称职。无何，为酷吏敬羽所构，贬通州刺史。复入为京兆尹、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时颜真卿以文学正直出为利州刺史，晏举真卿自代为户部，乃加国子祭酒。宝应二年，迁吏部尚书、平章事，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。坐与中官程元振交通，元振得罪，晏罢相，为太子宾客。寻授御史大夫，领东都、河南、江淮、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如故。时新承兵戈之后，中外艰食，京师米价斗至一千，官厨无兼时之积，禁军乏食，畿县百姓乃授穗以供之。晏受命后，以转运为己任，凡所经历，必究利病之由。至江淮，以书遗元载曰：

浮于淮、泗，达于汴，入于河，西循底柱、硖石、少华，楚帆越客，直抵建章、长乐，此安社稷之奇策也。晏宾于东朝，犹有官谤，相公终始故旧，不信流言，贾谊复召宣室，弘羊重兴功利，敢不悉力以答所知。驱马陕郊，见三门渠津遗迹。到河阴、巩、洛，见宇文恺置梁公堰，分黄河水入通济渠；大夫李杰新堤故事，饰像河庙，凜然如生。涉荥郊、浚泽，遥瞻淮甸，步步探讨，知昔人用心，则潭、衡、桂阳必多积谷，关辅

汲汲，只缘兵粮。漕引潇、湘、洞庭，万里几日，沦波卦席，西指长安。三秦之人，待此而饱；六军之众，待此而强。天子无侧席之忧，都人见泛舟之役；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胆，三河流离者于兹请命。相公匡戴明主，为富人侯，此今之切务，不可失也。使仆湔洗瑕秽，率罄愚懦，当凭经义，请护河堤，冥勤在官，不辞水死。

然运之利病，各有四五焉。晏自尹京入为计相，共五年矣。京师三辅百姓，唯苦税亩伤多，若使江、湖米来每年三二十万，即顿减徭赋，歌舞皇泽，其利一也。东都残毁，百无一存。若米运流通，则饥人皆附，村落邑厘，从此滋多。受命之日引海陵之仓以食巩、洛，是计之得者，其利二也。诸将有在边者，诸戎有侵败王略者，或闻三江、五湖，贡输红粒，云帆桂楫，输纳帝乡，军志曰：“先声后实，可以震耀夷夏。”其利三也。自古帝王之盛，皆云书同文，车同轨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率俾。今舟车既通，商贾往来，百货杂集，航海梯山，圣神辉光，渐近贞观、永徽之盛，其利四也。

所可疑者，函、陕凋残，东周尤甚。过宜阳、熊耳，至武牢、成皋，五百里中，编户千余而已。居无尺椽，人无烟爨，萧条凄惨，兽游鬼哭。牛必羸角，舆必说輶，栈车輓漕，亦不易求。今于无人之境，兴此劳人之运，固难就矣，其病一也。河、汴有初，不修则毁淀，故每年正月发近县丁男，塞长茭，决沮淤，清明桃花已后，远水自然安流，阳侯、宓妃，不复太息。顷因寇难，总不掏拓，泽灭水，岸石崩，役夫需于沙，津吏旋于泞，千里洄上，罔水舟行，其病二也。东垣、底柱，渑池、二陵，北河运处五六百里，戍卒久绝，县吏空拳。夺攘奸宄，窟穴囊囊。夹河为藪，豺狼猎猎，舟行所经，寇亦能往，其病三也。东自淮阴，西临蒲坂，亘三千里，屯戍相望。中军

皆鼎司元侯，贱卒仪同青紫，每云食半菽，又云无挟纩，輓漕所至，船到便留，即非单车使折简书所能制矣，其病四也。惟小子毕其虑奔走之，惟中书详其利病裁成之。

晏累年已来，事缺名毁，圣慈含育，特赐生全。月余家居，遽即临遣，恩荣感切，思殒百身。见一水不通，愿荷锺而先往；见一粒不运，愿负米而先趋。焦心苦形，期报明主，丹诚未克，漕引多虞，屏营中流，掩泣献状。

自此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。

又至德初，为国用不足，令第五琦于诸道榷盐以助军用，及晏代其任，法益精密，官无遗利。初，岁入钱六十万贯，季年所入逾十倍，而人无厌苦。大历末，通计一岁征赋所入总一千二百万贯，而盐利且过半。累迁吏部尚书。大历四年六月，与右仆射裴遵庆同赴本曹视事，敕尚食增置储供，许内侍鱼朝恩及宰臣已下常朝官咸诣省送上。八年，知三铨选事。十二年三月，诛宰臣元载，晏奉诏讯鞫。晏以载居任树党，布于天下，不敢专断，请他官共事。敕御史大夫李涵、右散骑常侍萧昕、兵部侍郎袁傜、礼部侍郎常衮、谏议大夫杜亚同推，载皆款伏。初，晏承旨，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王缙亦处极法，晏谓涵等曰：重刑再覆，国之常典，况诛大臣，得不覆奏？又法有首从，二人同刑，亦宜重取进止。”涵等从命。及晏等覆奏，代宗乃减缙罪从轻。缙之生，晏平反之力也。

十三年十二月，为尚书左仆射。时宰臣常衮专政，以晏久掌铨衡，时议平允，兼司储蓄，职举功深，虑公望日崇，上心有属。窃忌之，乃奏晏朝廷旧德，宜为百吏师长，外示崇重，内实去其权。及奏上，以晏使务方理，代其任者难其人，使务、知三铨并如故。李灵曜之乱也，河南节帅所据，多不奉法令，征赋亦随之；州县虽益减，晏以羨余相补，人不加赋，所入仍

旧，议者称其能。自诸道巡院距京师，重价募疾足，置递相望，四方物价之上下，虽极远不四五日知，故食货之重轻，尽权在掌握，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，得其术矣。凡所任使，多收后进有干能者。其所总领，务乎急促，趋利者化之，遂以成风。当时权势，或以亲戚为托，晏亦应之，俸给之多少，命官之迟速，必如其志，然未尝得亲职事。其所领要务，必一时之选，故晏没后二十余年，韩洄、元琇、裴腆、包佶、卢征、李衡继掌财赋，皆晏故吏。其部吏居数千里之外，奉教令如在目前，虽寝兴宴语，而无欺给，四方动静，莫不先知，事有可贺者，必先上章奏。江淮茶、橘，晏与本道观察使各岁贡之，皆欲其先至。有土之官，或封山断道，禁前发者，晏厚以财力致之，常先他司，由是甚不为藩镇所便。

晏理家以俭约称，而重交敦旧，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士，故人多称之。善训诸子，咸有学艺。任事十余年，权势之重，邻于宰相，要官重职，颇出其门。既有材力，视事敏速，乘机无滞，然多任数，挟权贵，固恩泽，有口者必利啖之。当大历时，事贵因循，军国之用，皆仰于晏，未尝检辖。

德宗嗣位，言事者称转运可罢多矣。初，杨炎为吏部侍郎，晏为尚书，各恃权使气，两不相得。炎坐元载贬，晏快之，昌言于朝。及炎入相，追怒前事，且以晏与元载隙憾，时人言载之得罪，晏有力焉。炎将为载复仇，又时人风言代宗宠独孤妃而又爱其子韩王迥，晏密启请立独孤为皇后。炎因对易女流涕奏言：“赖祖宗福祐，先皇与陛下不为贼臣所间。不然，刘晏、黎干之辈，摇动社稷，凶谋果矣。今干以伏罪，晏犹领权，臣为宰相，不能正持此事，罪当万死。”崔祐甫奏言：“此事暧昧，陛下以廓然大赦，不当究寻虚语。”硃泚、崔宁又从傍与祐甫救解之，宁言颇切，炎大怒，故斥宁令出镇鄜坊以摧挫之。

遂罢晏转运等使，寻贬为忠州刺史。炎欲诬构其罪，知庾准与晏素有隙，举为荆南节度，以伺晏动静。准乃奏晏与硃泚书祈救解，言多怨望，炎又证成其事，上以为然。是月庚午，晏已受诛，使回奏报，诬晏以忠州谋叛，下诏暴言其罪，时年六十六，天下冤之。家属徙岭表，连累者数十人。贞元五年，上悟，方录晏子执经，授太常博士；少子宗经，秘书郎。执经上请削官赠父，特追赠郑州刺史。

第五琦，京兆长安人。少孤，事兄华，敬顺过人。及长，有吏才，以富国强兵之术自任。天宝初，事韦坚，坚败贬官。累至须江丞，时太守贺兰进明甚重之。会安禄山反，进明迁北海郡太守，奏琦为录事参军。禄山已陷河间、信都等五郡，进明未有战功，玄宗大怒，遣中使封刀促之，曰：“收地不得，即斩进明之首。”进明惶惧，莫知所出，琦乃劝令厚以财帛募勇敢士，出奇力战，遂收所陷之郡。令琦奏事，至蜀中，琦得谒见，奏言：“方今之急在兵，兵之强弱在赋，赋之所出，江淮居多。若假臣职任，使济军须，臣能使赏给之资，不劳圣虑。”玄宗大喜，即日拜监察御史，勾当江淮租庸使。寻拜殿中侍御史。寻加山南等五道度支使，促办应卒，事无违阙。迁司金郎中、兼御史中丞，使如故。于是创立盐法，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，官置吏出粜。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，免其杂徭，隶盐铁使，盗煮私市罪有差。百姓除租庸外，无得横赋，人不益税而上用以饶。迁户部侍郎、兼御史丞，专判度支，领河南等道支度都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、司农太府出纳、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。

乾元二年，以本官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初，琦以国用未足，币重货轻，乃请铸乾元重宝钱，以一当十行用之。及作相，又请更铸重轮乾元钱，一当五十，与乾元钱及开元通宝钱三品

并行。既而谷价腾贵，饿殍死亡，枕藉道路，又盗铸争起，中外皆以琦变法之弊，封奏日闻。乾元二年十月，贬忠州长史，既在道，有告琦受人黄金二百两者，遣御史刘期光追按之。琦对曰：二百两金十三斤重，忝为宰相，不可自持。若其付受有凭，即请准法科罪。”期光以为此是琦伏罪也，遽奏之，请除名，配流夷州，驰驿发遣，仍差纲领送至彼。宝应初，起为朗州刺史，甚有能政，入迁太子宾客。属吐蕃寇陷京师，代宗幸陕，关内副元帅郭子仪请琦为粮料使、兼御史大夫，充关内元帅副使。未几，改京兆尹。车驾克复，专判度支，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。累封扶风郡公。又加京兆尹，改户部侍郎，判度支。前后领财赋十余年。鱼朝恩伏诛，琦坐与款狎，出为处州刺史，历饶、湖二州。入为太子宾客、东都留司。上以其材，将复任用，召还京师，信宿而卒，年七十，赠太子少保。

子峰，峰妇郑氏女，皆以孝著，旌表其门。

班宏，卫州汲人也。祖思简，春官员外郎。父景倩，秘书监。宏少举进士，授右司御胄曹，后为薛景先凤翔掌书记，又为高适剑南观察判官，累拜大理司直，摄监察御史。时青城山有妖贼张安居以左道惑众，事觉，多诬引大将，冀以缓死，宏验理而速杀之，人心乃安。既而郭英义代适，以厌人望，奏署秘书郎，兼雒令，以疾免。大历三年，迁起居舍人，寻兼理匭使，四迁至给事中。时李宝臣卒于其位，子惟岳匿丧求位，上遣宏使成德问疾，且喻之。惟岳厚赂宏，皆不受，还报合旨，迁刑部侍郎，兼京官考使。时右仆射崔宁考兵部侍郎刘乃上下，宏驳曰：“夷荒靖难，专在节制，尺籍伍符，不校省司。夫上行宣美之名，则下开趋竞之路；上行阿容，下必朋党。”因削去之。乃知而谢曰：“乃虽不敏，敢掠一美以徼二罪乎？”寻除吏部侍郎，为汪蕃会盟使李揆之副。

贞元初，仍岁旱蝗，上以赋调为急，改户部侍郎，为度支使韩滂之副。迁尚书，复副窦参。参初为大理司直，宏已为刑部侍郎，及参为相，领度支，上以宏久司国计，因令副之。且曰：“朕藉参宰相以临远，众务悉委于卿，勿以辞也。”参以先贵，常私解悦之曰：“参后来，一朝居尚书之上，甚不自安，一年之后，当归此使。”宏心喜，岁余，参绝不复言。宏性刚愎，为人间之，且怒食言，公事多异。扬子院，盐铁转运委藏也，宏以御史中丞徐粲主之，既不理，且以贿闻，参欲代之，宏执不可。参又选诸院吏，未尝访宏，乃疏参所用者过恶以闻，事辄留中。无何，参以使劳加吏部尚书，而宏进封萧国公，怨参以虚号宠之，间恶愈甚。每奉诏营建，宏必极壮丽，亲程课役，又厚结权幸以倾参。

张滂先善于宏，宏荐为司农少卿，及参欲以滂分掌江淮盐铁，询之于宏，宏以滂嫉恶，虑以法绳徐粲，因曰：“滂强戾难制，不可用。”滂知之。八年三月，参遂为上所疏，乃让度支使，遂以宏专判，而参不欲使务悉归于宏，问计京兆尹薛珣，珣曰：“二子交恶，而滂刚决，若分盐铁转运于滂，必能制宏。”参乃荐滂为户部侍郎、盐铁使、判转运，尚隶于宏以悦之。江淮两税，悉宏主之，置巡院，然令宏、滂共择其官。滂请盐铁旧簿书于宏，宏不与之。每署院官，宏、滂更相是非，莫有用者。滂乃奏曰：“班宏与臣相戾，巡院多阙官。臣掌财赋，国家大计，职不修，无所逃罪。今宏若此，何以辑事？”遂令分掌之。无几，宏言于宰相赵憬、陆贽曰：“宏职转运，年运江淮米五十万斛，前年增七十万斛，以实太仓，幸无过。今职移于人，不知何谓？”滂时在侧，忿然曰：“尚书失言甚矣！若运务毕举，朝廷固不夺之，盖由丧公钱、纵奸吏故也。且凡为度支胥吏，不一岁，资累钜万，僮马第宅，僭于王公，非盗

官财何以致是？道呼喧喧，无不知之，圣上故令滂分掌。公向所言，无乃归怨于上乎？”宏默然不对。是日，宏称疾于第，滂往问之，宏不见，憬、贄乃以宏、滂之言上闻。由是遵大历故事，如刘晏、韩滉所分。滂至扬州按徐粲，逮仆妾子侄，得赃钜万，乃徙岭表。故参得罪，宏颇有力焉。勤恪官署，晨入夕归，下吏劳而未尝厌苦，清白勤干，称之于时。贞元八年七月卒，年七十三，废朝，加赠，谥曰敬。

王绍，本家于太原，今为京兆万年人。旧名与宪宗同，永贞年改焉。少时，颜真卿器重之，因绍旧名，字之曰德素，奏授武康尉。萧复为常州刺史，辟为从事；包佶领租庸盐铁，亦以绍为判官。时李希烈阻兵，江淮租输，所在艰阻，特移运路自颖入汴。绍奉佶表诣阙，属德宗西幸，绍乃督缘路轻货，趣金、商路，倍程出洋州以赴行在。德宗亲劳之，谓绍曰：“六军未有春服，我犹衣裘。”绍俯伏流涕，奏曰：“包佶令臣间道进奉数约五十万。”上曰：道路回远，经费悬急，卿之所奏，岂可望耶？”后五日而所督继至，上深赖焉。

贞元中，为仓部员外郎。时属兵革旱蝗之后，令户部收阙官俸，兼税茶及诸色无名之钱，以为水旱之备。绍自拜仓部，便准诏主判，及迁户部、兵部郎中，皆独司其务。擢拜户部侍郎，寻判度支。后二年，迁户部尚书。德宗临驭岁久，机务不由台司，自窦参、陆贄已后，宰臣备位而已。德宗以绍谨密，恩遇特异，凡主重务八年，政之大小，多所访决。绍未赏泄漏，亦不矜衒。顺宗即位，王叔文始夺其权，拜兵部尚书，寻除检校吏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。元和初，迁检校尚书右仆射、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，复以濠、泗二州隶焉。时承张愔之后，兵骄难治，绍修辑军政，人甚安之。六年，征拜兵部尚书，兼判户部事。九年卒，年七十二，赠左仆射，谥曰敬。

李巽，字令叔，赵郡人。少苦心为学，以明经调补华州参军，拔萃登科，授鄆县尉。周历台省，由左司郎中出为常州刺史。逾年，召为给事中，出为湖南观察使，锐于为理。五年，改江西观察使，加检校散骑常侍、兼御史大夫。巽持下以法，吏不敢欺，而动必察之。顺宗即位，入为兵部侍郎。司徒杜佑判度支盐铁转运使，以巽干治，奏为副使。佑辞重位，巽遂专领度支盐铁使。榷筦之法，号为难重，唯大历中仆射刘晏雅得其术，赋入丰羨。巽掌使一年，征课所入，类晏之多岁，明年过之，又一年加一百八十万贯。旧制，每岁运江淮米五十万斛抵河阴，久不盈其数，唯巽三年登焉。迁兵部尚书，明年改吏部尚书，使任如故。

巽精于吏职，盖性使然也。虽在私家，亦置案牒簿书，勾检如公署焉。人吏有过，丝毫无所贷，虽在千里外，其恐栗如在巽前。初，程异附王叔文贬窜，巽知其吏才明辩，奏而用之，宪宗不违其请。异勾检簿籍，又精于巽，故课最加衍，亦异之助焉。巽为吏部尚书，卧疾，郎官相率省问，巽初不言其病，与之考校程课，商略功利，至其夕而卒。然性强很狡恶，忌刻颇甚，乘德宗之怒，谋杀窦参，物论冤之。初，参为宰相，不悦于巽，自左司郎中出为常州刺史，仍促其行。不数月，参贬郴州司马。久之，巽自给事中为湖南观察使，郴即属郡也。宣武军节度使刘士宁以擅袭父任，物议不可，朝廷不得已而授之。及参之贬，士宁尝以绢数千匹赂参，巽在湖南具奏其事，言参与藩镇交通，德宗怒，遂赐参死，议者冤之。巽廉察江西，徇喜怒之情，而无罪被戮者多矣。元和四年四月卒，时年七十一，赠尚书左仆射。

史臣曰：历代操利柄为国计者，莫不损下益上，危人自安，变法以弄权，敛怨以构祸，皆有之矣。如刘晏通拥滞，任才能，

富其国而不劳于民，俭于家而利于众。或问曰：郑子产吏不能欺，宓子贱吏不忍欺，西门豹吏不敢欺。三子者，古之贤人也，吏皆怀其欺而不能、不忍、不敢也。晏之吏，远近自不欺者何也？答曰：盖任其才而得其人也。晏歿，故吏二十余年继掌财赋，不其是哉！《史记货殖》云：“平棗齐物，关市不乏，治国之道也。”晏治天下，无甚贵甚贱之物，泛言治国者，其可及乎！举真卿才，忠也，减王缙罪，正也，忠正之道，复出于人，呜呼！本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常袞见忌于前，杨炎致冤于后，可为长叹息矣！时讥有口者以利啖之，苟不塞谗口，何以持重权？即无以展其才，济其国矣。是其术也，又何讥焉。第五琦促办应卒，民不加赋，而国丰饶，亦庶几矣。然铸钱变法，物贵身危，其何陋哉！凡利国者，农商之外，不可为也。宏、滂争权树党，皆非令人。绍之谨密干事，巽之皦察精辨，亦足可称。

赞曰：丰财忠良，晏道为长。琦、宏、滂、巽，咸以利彰。

## 列传第七十四

薛嵩 弟崕嵩 子平嵩 族子雄

令狐彰 子建 运通

田神功 弟神玉

侯希逸 李正己 子纳 纳子师 古师道 宗人洧附

薛嵩，绛州万泉人。祖仁贵，高宗朝名将，封平阳郡公。

父楚玉，为范阳、平卢节度使。嵩少以门廕，落拓不事家产，有膂力，善骑射，不知书。自天下兵起，束身戎伍，委质逆徒。广德元年，东都平，时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，遣仆固怀恩东收河朔。嵩为贼守相州，闻贼朝义兵溃，王师至，嵩惶惑迎拜于怀恩马前，怀恩释之，令守旧职。时怀恩二心已萌。怀恩平河朔旋，乃奏嵩及田承嗣、张忠志、李怀仙分理河北道；诏遂以嵩为相州刺史，充相、卫、洛、邢等州节度观察使，承嗣镇魏州，忠志镇恆州，怀仙镇幽州，各据数州之地。时多事之后，姑欲安人，遂以重寄委嵩。嵩感恩奉职，数年间，管内粗理，累迁检校右仆射。大历八年正月卒。诏遣弟崕知留后，累加崕太子少师。大历十年正月丁酉，昭义军兵马使裴志清盗所将兵逐崕，举众归田承嗣以叛。崕奔于洛州，上表乞入朝，许之。至京，素服于银台门待罪，诏释之。

嵩子平，年十二，为磁州刺史。嵩卒，军吏欲用河北故事，胁平知留后务，平伪许之，让于叔父崕，一夕以丧归。及免丧，累授右卫将军，在南衙凡三十年。宰相杜黄裳深器之，荐为汝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理有能名。元和七年，淮西用兵，自左

龙武大将军授兼御史大夫、滑州刺史、郑滑节度观察等使，累有战功。滑州城西距黄河二里，每岁常为水患。平询访得古河道，接卫州黎阳县界。平率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同上闻，开古河南北长十四里，决旧河以分水势，滑人遂无水患。居镇六年，入为左金吾大将军。未几，复为郑滑节度观察使。及平李师道，朝廷以东平十二州析为三道，以淄、青、齐、登、莱五州为平卢军，以平为节度、观察等使，仍押新罗、渤海两蕃使。

长庆元年，幽镇叛，杜叔良统横海全军讨伐不胜，王庭凑围牛元翼于深州。棣州为贼所窘，朝廷乃委平以偏师援棣州，平即遣将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。居数月，刺史王稷馈给稍薄，兵士怨怒，叔佐不能戢，宵溃而归。仍推突将马狼兒为帅，行及青城镇，劫镇将李自劝，并其众；次至博昌镇，复劫其镇兵，共得七千余人，径逼青州城。城中兵士不敌，平悉府库并家财募二千精卒，逆击之，仍先以骑兵掩其家属辎重，贼众惶惑反顾，因大败。狼兒与其同恶十数辈脱身窜匿，余党降，稍后者斩于鞠场。明日，狼兒亦就擒戮，胁从者放归田里。诏加右仆射，进封魏国公，由是远近畏伏平之威略。

在镇六周岁，兵甲完利，并赋均一。至是入觐，百姓遮道乞留，数日乃得出。时人以为近日节制，罕有其比。宝历元年，归朝，进加检校左仆射、兼户部尚书。逾月，复检校司空，兼河中绛隰节度观察等使。大和二年，复以晋州，慈州隶河中，益兵三千人，加平检校司徒。在河中凡六年，召拜太子太保。明年，上疏乞老，以司徒致仕，居一年卒，册赠太傅。嵩族子雄，初为嵩属吏，知卫州事，嵩歿，特诏授卫州刺史。魏博节度田承嗣诱为乱，雄不从，承嗣遣刺客盗杀之。

令狐彰，京兆富平人也。远祖自燉煌徙家焉，代有冠冕。父灊，天宝中任邓州录事参军，以清白闻，本道采访使宋鼎引

为判官。初任范阳县尉，通幽州人女，生彰，及秩满，留彰于母氏，彰遂少长范阳。倜傥有胆气，涉猎书传，粗知文义，善弓矢，乃策名从军，事安禄山。天福中，以军功累迁至左卫员外郎将。

安禄山叛逆，以本官随贼党张通儒赴京师，通儒伪署为城内左街使。王师收复二京，随通儒等遁走河朔，又陷逆贼史思明，伪署为博州刺史及滑州刺史，令统数千兵戍滑台。彰感激忠义，思立名节，乃潜谋归顺。会中官杨万定监滑州军，彰遂募勇士善于水者，俾乘夜涉河，达表奏于万定，请以所管贼一将兵马及州县归顺，万定以闻。自禄山构逆，为贼守者，未有举州向化，肃宗得彰表，大悦，赐书慰劳。时彰移镇杏园渡，遂为思明所疑，思明乃遣所亲薛岌统精卒围杏园攻之。彰乃明示三军，晓以逆顺，众心感附，咸悉力为用。与贼兵战，大破之，溃围而出，遂以麾下将士数百人随万定入朝。肃宗深奖之，礼甚优厚，赐甲第一区、名马数匹，并帷帐什器颇盛，拜御史中丞，兼滑州刺史、滑毫魏博等六州节度，仍加银青光禄大夫，镇滑州，委平残寇。及史朝义灭，迁御史大夫，封霍国公，寻加检校工部尚书。未几，检校右仆射，余并如故。

彰在职，风化大行。滑州疮痍未复，城邑为墟，彰以身励下，一志农战，内检军戎，外牧黎庶，法令严酷，人不敢犯。数年间，田畴大辟，库藏充积，岁奉王税及修贡献，未尝暂阙。时犬戎犯边，征兵防秋。彰遣属吏部统营伍，自滑至京之西郊，向二千余里，甲士三千人，率自赍粮，所过州县，路次供拟，皆让而不受，经间里不犯秋毫，识者称之。然性识猜阻，人有忤意，不加省察，辄至毙踣，此其短也。临终，手疏辞表，诫子以忠孝守节，又举能自代。表曰：

臣自事陛下，得备藩守，受恩则重，效节未终，长辞圣朝，

痛入心骨，臣诚哀恳，顿首顿首。臣受性刚拙，亦能包含。顷因鱼朝恩将掠亳州，遂与臣结怨，当其纵暴，臣不敢入朝，专听天诛，即欲奔谒。及鱼朝恩死，即臣属疾苦，又遭家艰，力微眼暗，行动须人，拜舞不能，数月有阙。欲请替辞退，即日望稍瘳，冀得康强，荣归朝觐。自冬末旧疾益重，疮肿又生，气息奄奄，遂期殒歿。不遂一朝天阙，一拜龙颜，臣礼不终，忠诚莫展，臣之大罪，下惭先代，仰愧圣朝。臣竭诚事上，誓立大节，天地神明，实知臣心。心不遂行，言发自痛。当使仓粮钱绢羊马牛畜一切已上，并先有部署；三军兵士，州县官吏等，各恭旧职，祇待圣恩。臣伏见吏部尚书刘晏及工部尚书李勉，知识忠贞，堪委大事，伏愿陛下速令检校，上副圣心。臣男建等，性不为非，行亦近道，今勒归东都私第，使他年为臣报国，下慰幽魂。临歿昏乱，伏表哀咽。

上览表，嗟悼久之。特下诏褒美曰：

中卫社稷，外修疆事，合于一体，以靖庶邦，其在有终，谓之不朽。观前代文武通贤，有匡时戡难，拯于大化，不忘时君，未尝不嘉尚而流叹也。今有忠烈之臣彰，刚直形外，纯和积中，本于孝敬，辅以才略，统制藩阃，服劳王家。往以母老，躬于就养，岂不恋阙，以兹旷年。及苴麻在艰，优谕权夺，踊绝伤足，泪尽丧明，入觐之期，良愿莫遂。想其风采，久轸顾怀，遽见沦没，用深追悼。嗟乎！方疾之时，以情自疏，无所有隐，见之于词。复节守常，条上军簿，请择良帅，命于中朝。乃令遗胤，爰归东洛，教忠以报国，约礼以居丧。古人所谓生不交利，死不属其子，夫岂远哉！节概诚亮，高绝无邻，喟然感伤，鉴寐增恻。有以见东州士大夫勤王尊主之志，用嘉其休，可以垂范，宣付史馆，式昭名臣。

子建、运、通。

建，大历四年十二月，彰遣入朝，特加兼御史中丞，归滑州。及彰卒，滑三军逼夺情礼，建守死不从，举家归京师。服阕，累转至右龙虎军使。德宗以泾原兵乱，出幸奉天，建方教射于军中，遂以四百人随驾为后殿。至奏天，以建为行在中军鼓角使。幸梁州，转行在右厢兵马使、右羽林大将军、兼御史大夫。兴元元年六月，加检校左散骑常侍、行在都知兵马使、左神武大将军。建妻李氏，恆帅宝臣女也，建恶，将弃之，乃诬与庸教书邢士伦奸通。建召士伦榜杀之，因逐其妻。士伦母闻，不胜其痛，卒。李氏奏请按劾，诏令三司诘之。李氏及奴婢款证，被诬颇明白，建方自首伏。建会赦免坐。德宗诏曰：“子育黎元，未能禁暴，在予之责，用軫于怀。宜辍常膳五百千文，充葬士伦母子。其父既衰耄，至无所归，良深矜念，委京兆尹厚加存恤。”贞元四年七月，以前官为右领军大将军。五年三月，以专杀不辜，德宗念旧勋，特容贷之；复陈诉，词甚虚罔，遂贬旋州别驾同正，卒于贬所。贞元六年九月，赠右领军大将军。十年，赠扬州大都督。

运为东都留守将，逐贼出郊，其日有劫转运绢于道者，杜亚以运豪家子，意其为之，乃令判官穆员及从事张弘靖同鞫其事。员与弘靖皆以运职在牙门，必不为盗，抗请不按。亚不听，而怒斥逐员等，令亲事将武金鞫之。金笞箠运从者十余人，一人笞死，九人不胜拷掠自诬，竟无赃状。亚具以闻，请流运于岭表。德宗令侍御史李元素、刑部员外崔从质、大理司直卢士瞻三司覆按运狱，既竟，明运迹非行盗，以曾捕掠人于家，配流归州。武金肆虐作威，教人通款，配流建州。后岁余，齐抗捕得劫转运绢贼郭鹄、硃瞿昙等七人及赃绢，诏令杜亚与留台同劾之，皆首伏。然终不原运，运死于归州，众冤之。

通，元和中，宰相李吉甫奏曰：“臣伏见代宗朝滑州节度

使令狐彰临终上表，悉以土地兵甲籍上朝廷，遣诸子随表归阙。代宗以彰遗表宣示百僚，当时在位者闻之，无不感叹。今有次子通在。臣每感彰同进河朔诸镇，付子传孙，无不燠灼数代；唯彰忠义感激，奉国忘家，遣子入朝，以土地归于先帝。贞元中，长子建坐事死于施州，幼子运亦无罪流于归州，欲使忠义之人，何所激劝？今通幸存，得遇明圣，伏乞陛下召之与语，如堪用，望垂奖录。”宪宗念彰之忠，即授通赞善大夫，出为宿州刺史。时讨淮、蔡，用为泗州刺史。岁中改寿州团练使、检校御史中丞。每与贼战，必虚张虏获，得贼数人，即为露布上之。宰相武元衡笑而不奏；如有败衄，即不敢上闻。后为贼所攻，境上城栅并陷，通走固州城，闭壁不出。宪宗遣李文通往宣慰，度其将至，遂令代通，贬为昭州司户，移抚州司马。十四年，征为右卫将军，制下，给事中崔植封还制书，言通前刺寿州失律，不宜遽加奖任。宪宗令宰相宣喻门下，言通父有功于国，不宜逐弃其子，制命方行。岁余，出为淄州刺史。长庆初，入为左卫大将军，卒。

田神功，冀州人也。家本微贱。天宝末，为县里胥，会河朔兵兴，从事幽、蓟。上元元年，为平卢节度都知兵马使，兼鸿胪卿，于郑州破贼四千余众，生擒逆贼大将四人，牛马器械不可胜数。寻为邓景山所引，至扬州，大掠百姓商人资产，郡内比屋发掘略遍，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。二年二月，生擒逆贼刘展，送于阙下。以擒展功，累迁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汴宋等八州节度使。大历三年三月，朝京师，献马十匹、金银器五十件、缯彩一万匹。时郭子仪入朝，请宴宰臣等于私第，神功效其请，亦以许之。寻加检校右仆射，赴尚书省视事，特诏宰臣已下百官送上，仍加知省事以宠之。神功忠朴干勇，当时所称。八年冬，复覲阙廷，遭疾，信宿而终。上悼惜，为

之彻乐，废朝三日；赠司徒，赙绢一千匹、布五百端；特许百官吊丧，赐屏风茵褥于灵座，并赐千僧斋以追福，至德已来，将帅不兼三事者，哀荣无比。

弟神玉，自曹州刺史权汴州留后。大历十年正月，加检校兵部郎中、兼御史中丞，为汴州刺史，知汴州节度观察留后事并河阳、泽潞等兵马，直据淇门，会李承昭讨魏博田承嗣。十一年卒，诏滑州李勉代之。

侯希逸，平卢人也。少习武艺。天宝末，安禄山反，署其腹心徐归道为平卢节度。希逸时为平卢裨将，率兵与安东都护王玄志袭杀归道，使以闻，诏以玄志为平卢节度使。乾元元年冬，玄志病卒，军人共推立希逸为平卢军使，朝廷因授节度使。既数为贼所迫，希逸率励将士，累破贼徒向润客、李怀仙等。既淹岁月，且无救援，又为奚虜所侵，希逸拔其军二万余人，且行且战，遂达于青州。会田神功、能元皓于兖州，青州遂陷于希逸，诏就加希逸为平卢、淄青节度使。自是迄今，淄青节度皆带平卢之名也。

希逸初领淄青，甚著声称，理兵务农，远近美之。宝应元年，与诸节度同讨袭史朝义，平之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赐实封，图形凌烟阁。以私艰去职。大历十一年九月，起复检校尚书右仆射、上柱国，封淮阳郡王。后渐纵恣，政事怠惰，尤崇奉释教，且好畋游，兴功创寺宇，军州苦之。永泰元年，因与巫者夜宿于城外，军士乃闭之不纳。希逸奔归朝廷，拜检校右仆射，久之，加知省事，迁司空。诏出而卒，废朝三日，赠太保。

李正己，高丽人也。本名怀玉，生于平卢。乾元元年，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，会有敕遣使来存问，怀玉恐玄志子为节度，遂杀之，与军人共推立侯希逸为军帅。希逸母即怀玉姑也。后与希逸同至青州，累至折冲将军，骁健有勇力。宝应中，众军

讨史朝义，至郑州。回纥方强暴恣横，诸节度皆下之，正己时为军候，独欲以气吞之。因与其角逐，众军聚观，约曰：“后者批之。”既逐而先，正己擒其领而批其背，回纥尿液俱下，众军呼笑，虏惭，由是不敢为暴。

节度使侯希逸即其外兄也，用为兵马使。正己沉毅得众心，希逸因事解其职，军中皆言其非罪，不当废。会军人逐希逸，希逸奔走，遂立正己为帅，朝廷因授平卢淄青节度观察使、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、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青州刺史，赐今名。寻加检校尚书右仆射，封饶阳郡王。大历十一年十月，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十三年，请入属籍，从之。为政严酷，所在不敢偶语。初有淄、青、齐、海、登、莱、沂、蜜、德、棣等州之地，与田承嗣、令狐彰、薛嵩、李宝臣、梁崇义更相影响。大历中，薛嵩死，及李灵曜之乱，诸道共攻其地，得者为己邑，正己复得曹、濮、徐、兖、郓，共十有五州，内视同列，货市渤海名马，岁岁不绝。法令齐一，赋税均轻，最称强大。尝攻田承嗣，威震邻辞。历检校司空、左仆射、兼御史大夫，加平章事、太子太保、司徒。

后自青州徙居郓州，使子纳及腹心之将分理其地。建中后，畏惧朝廷，多不自安。闻将筑汴州，乃移兵屯济阴，昼夜教习为备。河南骚然，天下为忧，羽檄驰走，征兵以益备。又于徐州增兵，以扼江淮，于是运输为之改道。未几，发疽卒，时年四十九。子纳擅总兵政，秘之数月，乃发丧。纳阻兵，兴元元年四月，归顺，方赠正己太尉。

纳少时，正己遣将兵备秋，代宗召见，嘉之，自奉礼郎超拜殿中丞、兼侍御史，赐紫金鱼袋。历检校仓部郎中，兼总父兵，奏署淄州刺史。正己将兵击田承嗣，奏署节度观察留后。寻迁青州刺史，又奏署行军司马，兼曹州刺史、曹濮徐兖沂海

留后，又加御史大夫。

建中初，正己、田悦、梁崇义、张惟岳皆反。二年，正己卒，纳秘丧，统父众，仍复为乱。比会悦于濮阳，遣大将卫俊将兵一千救悦，为河东节度使马燧败于洹水，杀伤殆尽。诏诸军诛之，纳从叔父洧以徐州，李士真以德州，及棣州李长卿，皆以州归顺。纳以彭城险厄，又怒洧背宗，乃悉兵围之。诏宣武军节度刘洽与诸军救之，大败纳兵于城下。后将兵于濮阳，洽攻破其城外。纳自城上见洽，涕泣悔罪，遣判官房说以其弟经、男成务朝京师，请因洽从顺。会中使宋凤朝见之，谓纳计蹙，欲诛破之以为己功，奏请无舍，上乃械说等系禁中。纳遂归郓州，复与李希烈、硃滔、王武俊、田悦合谋皆反，伪称齐王，建置百官。及兴元之降罪己诏，纳乃效顺，诏加检校工部尚书、平卢军节度、淄青等州观察使。无几，检校右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时希烈围陈州，纳遣兵与诸军奋击，大破之，因解围。加检校司空，封五百户。贞元初，升郓州为大都督府，改授长史。年三十四，薨于位，废朝三日，赠赙有差。

子师古，累奏至青州刺史。贞元八年，纳死，军中以师古代其位而上请，朝廷因而授之。起复右金吾大将军同正、平卢及青淄齐节度营田观察、海运陆运押新罗渤海两蕃使。成德军节度王武俊率师次于德、棣二州，将取蛤 朵及三汊城。棣州之盐池与蛤 朵岁出盐数十万斛，棣州之隶淄青也，其刺史李长卿以城入硃滔，而蛤 朵为纳所据，因城而戍之，以专盐利。其后武俊以败硃滔功，以德、棣二州隶之，蛤 朵犹为纳戍。纳初于德州南跨河而城以守之，谓之三汊，交田绪以通魏博路，而侵掠德州，为武俊患。及纳卒，师古继之。武俊以其年弱初立，旧将多死，心颇易之，乃率众兵以取蛤 朵、三汊为名，其实欲窥纳之境。师古令棣州降将赵镐拒之。武俊令其子士清

将兵先济于滴河，会士清营中火起，军惊，恶之，未进。德宗遣使谕旨，武俊即罢还。师古毁三汉口城，从诏旨。师古虽外奉朝命，而尝畜侵轶之谋，招集亡命，必厚养之，其得罪于朝而逃诣师古者，因即用之。其有任使于外者，皆留其妻子，或谋归款于朝，事泄，族其家，众畏死而不敢异图。

贞元十年五月，师古服阕，加检校礼部尚书。十二年正月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十一月，师古丁母忧，起复左金吾上将军同正。十五年正月，师古、杜佑、李栾妾媵并为国夫人。十六年六月，与淮南节度使杜佑同制加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及德宗遗诏下，告哀使未至，义成军节度使李元素以与师古邻道，录遗诏报师古，以示无外。师古遂集将士，引元素使者谓曰：师古近得邸吏状，具承圣躬万福。李元素岂欲反，乃忽伪录遗诏以寄。师古三代受国恩，位兼将相，见贼不可以不讨。”遂杖元素使者，遽出后以讨元素为名，冀因国丧以侵州县。俄闻顺宗即位，师古乃罢兵。后累官至检校司徒、兼侍中。卒赠太傅。

师道，师古异母弟。其母张忠志女。师道时知密州事，师古死，其奴不发丧，潜使迎师道于密而奉之。朝命久未至，师道谋于将吏，或欲加兵于四境，其判官高沐固止之。乃请进两税，守盐法，申官员，遣判官崔承宠、孔目官林英相继奏事。时杜黄裳作相，欲乘其未定也，以计分割之，宪宗以蜀川方扰，不能加兵于师道。元和元年七月，遂命建王审遥领节度，授师道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兼御史大夫，权知郢州事，弃淄青节度留后。十月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兼郢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充平卢军及淄青节度副大使，知节度事、管内支度营田观察处置、陆运海运押新罗渤海两蕃等使。自正己至师道，窃有郢、曹等十二州，六十年矣。惧众不附己，皆用严法制之。大将持兵镇于外者，皆质其妻子；或谋归款于朝，事泄，其家无少长皆杀之。

以故能劫其众，父子兄弟相传焉。五年七月，检校尚书右仆射。

十年，王师讨蔡州，师道使贼烧河阴仓，断建陵桥。初，师道置留邸于河南府，兵谍杂以往来，吏不敢辨。因吴元济北犯汝、郑，郊畿多警，防御兵尽戍伊阙，师道潜以兵数十百人内其邸，谋焚宫阙而肆杀掠。既烹牛飧众矣，明日将出，会有小将杨进、李再兴者诣留守吕元膺告变，元膺追伊阙兵围之，半日不敢进攻。防御判官王茂元杀一人而后进，或有毁其墉而入者。贼众突出杀人，围兵奔骇，贼得结伍中衢，内其妻子于囊橐中，以甲冑殿而行，防御兵不敢追。贼出长夏门，转掠郊墅，东济伊水，入嵩山。元膺诫境上兵重购以捕之。数月，有山棚鬻鹿于市，贼遇而夺之，山棚走而征其党，或引官军共围之谷中，尽获之。穷理得其魁首，乃中岳寺僧圆静，年八十余，尝为史思明将，伟悍过人。初执之，使巨力者奋锤，不能折脰。圆静骂曰：“鼠子，折人脚犹不能，敢称健乎！”乃自置其足教折之。临刑，乃曰：“误我事，不得使洛城流血。”死者凡数十人。留守御将二人、都亭驿卒五人、甘水驿卒三人，皆潜受其职署，而为之耳目，自始谋及将败，无知者。初，师道多买田于伊阙、陆浑之间，凡十所处，欲以舍山而衣食之。有訾嘉珍、门察者，潜部分之，以属圆静，以师道钱千万伪理嵩山之佛光寺，期以嘉珍窃发时举火于山中，集二县山棚人作乱。及穷按之，嘉珍、门察，乃贼武元衡者，元膺具状以闻。及诛吴元济，师道恐惧，上表乞听朝旨，请割三州并遣长子入侍宿卫，诏许之。

师道识暗，政事皆决于群婢。婢有号蒲大姊、袁七娘者，为谋主，乃言曰：“自先司徒以来，有此十二州，奈何一日无苦而割之耶！今境内兵士数十万人，不献三州，不过发兵相加，可以力战，战不胜，乃议割地，未晚也。”师道从之而止，表

言军情不叶，乃诏诸军讨伐。十年十二月，武宁军节度使李愿遣将王智兴击破师道之众九千，斩首二千余级，获牛马四千，遂至平阴。十一年十一月，加师道司空，仍遣给事中柳公绰往宣慰，且观所为，欲宽容之。师道苟以逊顺为辞，长恶不悛。十三年七月，沧州节度使郑权破淄青贼于齐州福城县，斩首五百余级。十月，徐州节度使李愬、兵马使李祐于兖州鱼台县破贼三千余人。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率本军自阳刘渡河，距郓州九十里下营，再接战，破贼三万余众，生擒三千人，收器械不可胜纪。陈许节度使李光颜于濮阳县界破贼，收斗门城、杜庄栅。田弘正复于故东阿县界破贼五万。诸军四合，累下城栅。

师道使刘悟将兵当魏博军，既败，数令促战。师未进，乃使奴召悟计事。悟知其来杀己，乃称病不出，召将吏谋曰：“魏博兵强，乘胜出战，必败吾师，不出则死。今天子所诛，司空一人而已。悟与公等皆被驱逐就死地，何如转祸为福，杀其来使，以兵趣郓州，立大功以求富贵。”众皆曰：“善。”乃迎其使而斩之，遂赉师道追牒，以兵趣郓州。及夜，至门，示以师道追牒，乃得入。兵士继进，至球场，因围其内城，以火攻之，擒师道而斩其首，送于魏博军，元和十四年二月也。是月，弘正献于京师，天子命左右军如受觶仪，先献于太庙效社，宪宗御兴安门受之，百僚称贺。

初，东军诸道行营节度擒逆贼将夏侯澄等共四十七人，诏曰：“附丽凶党，拒抗王师，国有常刑，悉合诛戮。朕以久居污俗，皆被胁从，况讨伐已来，时日不几，纵怀转祸之计，未有效款之由，情似可矜，朕不忍杀。况三军百姓，孰非吾人，诏令颁行，罪止师道。方欲拯于涂炭，是用活其性命，诚为屈法，庶使知恩。并宜特从释放，仍令却递送至魏博及义成行营，各委节度收管驱使。如父母血属犹在贼中，或羸老疾病情切归

还者，仍量事优当放去，务备相全贷，何所疑留。”及澄等至行营，贼觇知传告，叛徒皆感朝恩，由是刘悟得行其谋焉。

师道妻魏氏及小男并配掖庭。堂弟师贤、师智配流春州，侄弘巽配流雷州。诏分其十二州为三节度，俾马总、薛平、王遂分镇焉。仍命宰臣崔群撰碑以纪其绩。国家自天宝末安禄山首乱两河，至宝应元年王师平史朝义，其将薛嵩、李怀仙、田承嗣、李宝臣等受伪命分领州郡，朝廷厌兵，因仆固怀恩请，就加官爵。及侯希逸为军人逐出，正己又据齐、鲁之地，既而递相胶固，联结婚好，职责不入，法令不加，率以为常。仍皆署其子为副大使，父死子立，则以三军之请闻，亦有为大将所杀而自立者。自安、史以后，迄至于贞元，朝廷多务优容，每闻擅袭，因而授之，以故六十余年，两河号为反侧之俗。宪宗知人善任，削平乱迹，两河复为王土焉。师道妻魏氏，元和十五年出家为尼。

洧，正己从父兄也。正己用为徐州刺史。正己死，子纳犯宋州，洧以其州归顺，加御史大夫，封潮阳郡王，食实封二百户，充招谕使。初，洧遣摄巡官崔程奉表至京师，令口奏并白宰相：“徐州恐不能独当贼，若得徐、海、沂三州节度都团练使，即必立功。况海、沂两州，亦并为贼纳所据，非国家州县。其刺史王涉、马万通等，洧并素与之约，若有诏命，冀必成功。”程乍自外到阙，以为宰相一也，乃先以其言白张镒，镒言于卢杞。杞怒程不先白己，故洧所请不行，杞妨公害私，皆此类也。及李纳遣兵攻徐州，刘洽与诸将击退之，贼势未衰，始加洧徐、海、沂都团练观察使，寻加密州。时海、密州皆为贼所据，不受洧命。旋加洧检校户部尚书。未几，疽发背，稍平，乃大具糜饼，饭僧于市，洧乘平肩舆自临其场，市人欢呼，洧惊，疽溃于背而卒，赠左仆射。

史臣曰：自安、史乱离，河朔割据，虽外尊朝旨，而内蓄奸谋。薛嵩祖父，国之名将，及身濡足贼廷，既沐国恩，尚存家法，守土奉职，终身一心，果有令人，克全余庆。彰居丧循礼，有士子之风；馭众权谋，著将军之业。中外善政，终始令名，成功不居，告老致仕，方之者鲜矣。背逆归国，治兵牧民，上表推诚，举贤代己，时称能善始善终者也。建志禀遗训，克全令名，不能终保功业，惜哉！神功忠勇，竟著勋名；希逸荒狂，自失茅土。师道祖父弟兄，盗据青、郛，得计则潜图凶逆，失势则伪奉朝旨，向背任情，数十年矣。或问曰：师古之前，三帅而不灭；师道继立，数年而亡者，何哉？答曰：纳与师古，自运奸谋，躬临戎事；朝廷任卢杞，以私妨公，致怀光变忠为逆，李纳父子，宜其苟延。洎宪宗当朝，裴度为相，君臣道合，中外情通；师道外任诸奴，内听群婢，军民携贰，家族灭亡，不亦宜乎！假息数年，犹为多矣，何所疑焉？

赞曰：田神功勇能立勋，令狐彰死不失节。薛平振家世以显扬，师道任臧获则亡灭。

## 列传第七十五

张镒 冯河清附

刘从一 萧复 柳浑

张镒，苏州人，朔方节度使齐丘之子也。以门荫授左卫兵曹参军。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，以尝伏事齐丘，辟镒为判官。授大理评事，迁殿中侍御史。乾元初，华原令卢枏以公事呵责邑人内侍齐令诜，令诜衔之，构诬。外发镒按验，枏当降官，及下有司，枏当杖死。镒其公服白其母曰：“上疏理枏，枏必免死，镒必坐贬。若以私则镒负于当官，贬则以太夫人为忧，敢问所安？”母曰：尔无累于道，吾所安也。”遂执奏正罪，枏获配流，镒贬抚州司户。量移晋陵令，未之官，洪吉观察张镐辟为判官，奏授殿中侍御史。迁屯田员外郎，转祠部、右司二员外。母忧居丧有闻，免丧，除司勋员外。交游不杂，与杨绾、崔祐甫相善。大历五年，除濠州刺史，为政清净，州事大理。乃招经术之士，讲训生徒，比去郡，升明经者四十余人。撰《三礼图》九卷、《五经微旨》十四卷、《孟子音义》三卷。李灵曜反于汴州，镒训练乡兵，严守御之备，诏书褒异，加侍御史、沿淮镇守使。寻迁寿州刺史，使如故。德宗即位，除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、洪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，征拜吏部侍郎，寻除河中晋绛都防御观察使。到官数日，改汴滑节度观察使、汴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以疾辞，逗留于中路，征入，养疾私第。未几，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学士，修国史。

建中三年正月，太仆卿赵纵为奴当干发其阴事，纵下御史

台，贬循州司马，留当千于内侍省。镒上疏论之曰：

伏见赵纵为奴所告下狱，人皆震惧，未测圣情。贞观二年，太宗谓侍臣曰：比有奴告其主谋逆，此极弊法，特须禁断。假令有谋反者，必不独成，自有他人论之，岂藉其奴告也。自今已后，奴告主者皆不受，尽令斩决。”由是贱不得干贵，下不得陵上，教化之本既正，悖乱之渐不生。为国之经，百代难改，欲全其事体，实在防微。顷者长安令李济得罪因奴，万年令霍晏得罪因婢，愚贱之辈，悖慢成风，主反畏之，动遭诬告，充溢府县，莫能断决。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，诏曰：准斗竞律，诸奴婢告主，非谋叛已上者，同自首法，并准律处分。”自此奴婢复顺，狱诉稍息。今赵纵非叛逆，奴实奸凶，奴在禁中，纵独下狱，考之于法，或恐未正。将帅之功，莫大于子仪；人臣之位，莫大于尚父。殁身未几，坟土仅乾，两婿先已当辜，赵纵今又下狱。设令纵实抵法，所告非奴，才经数月，连罪三婿。录勋念旧，犹或可容，况在章程，本宜宥免。陛下方诛群贼，大用武臣，虽见宠于当时，恐息望于他日。太宗之令典尚在，陛下之明诏始行，一朝偕违，不与众守，于教化恐失，于刑法恐烦，所益悉无，所伤至广。臣非私赵纵，非恶此奴，叨居股肱，职在匡弼，斯昌大体，敢不极言。伏乞圣慈，纳臣愚恳。

上深纳之，纵于是左贬而已，当千杖杀之。镒乃令召子仪家僮数百人，以死奴示之。

卢杞忌镒名重道直，无以陷之，以方用兵西边，杞乃伪请行，上固以不可，因荐镒以中书侍郎为凤翔陇右节度使代硃泚，与吐蕃相尚结赞等盟于清水。将盟，镒与结赞约各以二千人赴坛所，执兵者半之，列于坛外二百步；散从者半之，分立坛下。镒与宾佐齐映、齐抗及盟官崔汉衡、樊泽、常鲁、于頔等七人，

皆朝服；结赞与其本国将相论悉颊藏、论臧热、论利陀、斯官者、论力徐等亦七人，俱升坛为盟。初，约汉以牛，蕃以马为牲，镒耻与之盟，将杀其礼，乃请结赞曰：“汉非牛不田，蕃非马不行，今请以羊豕犬三物代之。”结赞许诺。时塞外无豕，结赞请以羝羊，镒出犬、白羊，乃坎于坛北刑之，杂血一器而歃，盟文曰：

唐有天下，恢奄禹迹，舟车所至，莫不率俾。以累圣重光，卜年惟永，恢王者之丕业，被四海以声教。与吐蕃赞普，代为婚姻，因结邻好，安危同体，甥舅之国，将二百年。其间或因小忿，弃惠为仇，封疆骚然，靡有宁岁。皇帝践阼，愍兹黎元，乃释俘囚悉归蕃落。二国展礼，同兹协和，行人往复，累布成命。是必诈谋不起，兵革不用矣。彼犹以两国之要，求之永久，古有结盟，今请用之。国家务息边人，外其故地，弃利蹈义，坚盟从约。今国家所守界：泾州西至弹筝峡西口，陇州西至清水县，凤州西至同谷县，暨剑南西山、大渡河东，为汉界。蕃国守镇在兰、渭、原、会，西至临洮，又东至成州，抵剑南西界磨些诸蛮、大渡水西南，为蕃界。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，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，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所有不载者，蕃有兵马处蕃守，汉有兵马处汉守，不得侵越。其先未有兵马处，不得杂置并筑城堡耕种。今二国将相受辞而会，斋戒将事，告天地山川之神，惟神昭临，无得衍坠。其盟文藏于郊庙，副在有司，二国之诚，其永保之。

结赞亦出盟文，不加于坎，但埋牲而已。盟毕，结赞请镒就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为誓，誓毕，复升坛饮酒。献酬之礼，各用其物，以将厚意而归。

德宗将幸奉天，镒窃知之，将迎銮驾，具财货服用献行在。李楚琳者，尝事硃泚，得其心。军司马齐映等密谋曰：“楚琳

不去，必为乱。”乃遣楚琳屯于陇州。楚琳知其谋，乃托故不时发。镒始以迎驾心忧惑，以楚琳承命去矣，殊不促其行。镒修饰边幅，不为军士所悦。是夜，楚琳遂与其党王汾、李卓、牛僧伽等作乱。镒夜縋而走，判官齐映自水窦出，齐抗为佣保负荷而逃，皆获免。镒出凤翔三十里，及二子皆为候骑所得，楚琳俱杀之；判官王沼、张元度、柳遇、李淑被杀。寻赠太子太傅，葬事官给。

冯河清者，京兆人也。初以武艺从军，隶朔方节度郭子仪，以战功授左卫大将军同正；隶泾原节度马璘，频以偏师御吐蕃，甚有杀获之功。历试太子詹事、兼御史中丞，充兵马使。建中四年，节度使姚令言奉诏率兵赴关东，以河清知兵马留后，判官、殿中侍御史姚况知州事。及令言至京师，所统兵叛，上幸奉天，河清与况闻之，乃集三军大哭，因共激励将吏，誓敦诚节，众颇义之。即时发甲仗、器械、车百余辆，连夜送行在所。时驾初迁幸，六军虽集，苍黄之际，都无戎器，及泾州甲仗至，军士大振，特诏褒其诚效，拜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、兼御史大夫；姚况兼御史中丞、行军司马。俄加河清检校工部尚书。贼泚及姚令言累遣间谍招诱，河清辄拘而戮焉。及驾幸梁州，其将田希鉴潜通泚，使结凶党害河清。寻赠尚书左仆射，葬事官给。兴元元年，赠太子少傅。

刘从一，中书侍郎林甫之玄孙也。祖令植，礼部侍郎。父孺之，京兆府少尹。从一少举进士，大历中宏词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以调中第，补渭南尉，雅为常袞所推重。及袞为相，迁监察御史。居无何，丁母忧。服除，宰相卢杞荐之，超迁侍御史。居数月，以亲避除刑部员外郎。建中末，普王之为元帅也，迁吏部郎中、兼御史中丞，为元帅判官。德宗居奉天，拜刑部侍郎、平章事，从幸梁州。明年六月，改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。

岁中，加集贤殿大学士、修史。上遇之甚厚，以容身远罪而已，不能有所匡辅。无几，以疾请告，至是，病甚辞位，章疏六上，乃许，除户部尚书。寻卒，年四十四，辍朝三日，赠太子太傅。初，林甫生祥道，麟德初为右相，祥道即从一曾伯祖也。令植从父兄齐贤，弘道初为侍中。自祥道至从一，刘氏凡三相。

萧复，字履初，太子太师嵩之孙，新昌公主之子。父衡，太仆卿、驸马都尉。少秉清操，其群从兄弟，竞饰舆马，以侈靡相尚，复衣浣濯之衣，独居一室，习学不倦，非词人儒士不与之游。伯华每叹异之。以主廨，初为宫门郎，累至太子仆。

广德中，连岁不稔，谷价翔贵，家贫，将鬻昭应别业。时宰相王缙闻其林泉之美，心欲之，乃使弟竝诱焉，曰：“足下之才，固宜居右职，如以别业奉家兄，当以要地处矣。”复对曰：“仆以家贫而鬻旧业，将以拯济孀幼耳，倘以易美职于身，令门内冻馁，非鄙夫之心也。”缙憾之，乃罢复官。沉废数年，复处之自若。后累至尚书郎。大历十四年，自常州刺史为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。及为同州刺史，州人阻饥，有京畿观察使储廩在境内，复辄以赈贷，为有司所劾，削阶。朋友唁之，复怡然曰：“苟利于人，敢惮薄罚。”寻为兵部侍郎。建中末，普王为襄汉元帅，以复为户部尚书、统军长史，以复父名衡，特诏避之，未行。扈驾奉天，拜吏部尚书、平章事。复尝奏曰：“宦者自艰难已来，初为监军，自尔恩幸过重。此辈只合委宫掖之寄，不可参兵机政事之权。”上不悦，又请别对，奏云：“陛下临御之初，圣德光被，自用杨炎、卢杞秉政，愆渎皇猷，以致今日。今虽危急，伏愿陛下深革睿思，微臣敢当此任。若令臣依阿偷免，臣不敢旷职。”卢杞奏对于上前，阿谀顺旨，复正色曰：“杞之词不正。”德宗愕然，退谓左右曰：“萧复颇轻朕。”遂令往江南宣抚。

先时，淮南节度陈少游首称臣于李希烈，凤翔将李楚琳杀节度使张镒以应殊泚，镒判官韦皋先知陇州留后，首杀豳叛卒数百人，不应楚琳。复江南使回，与宰相同对讞，复独留，奏曰：“陛下自返宫阙，勋臣已蒙官爵，唯旌善惩恶，未有区分。陈少游将相之寄最崇，首败臣节；韦皋名宦最卑，特建忠义。请令韦皋代少游，则天下明然知逆顺之理。”上许之。复出，宰相李勉、卢翰、刘从一方同归中书，中使马钦绪至，揖从一，附耳语而退，诸相各归阁。从一诣复曰：“适钦绪宣旨，令与公商量朝来所奏便进，勿令李勉、卢翰知。”复曰：“适来奏对，亦闻斯旨，然未谕圣心，已面陈述，上意尚尔，复未敢言其事。”复又曰：“唐、虞有佥曰之论，朝廷有事，尚合与公卿同议。今勉、翰不可在相位，即去之；既在相位，合同商量，何故独避此之一节？且与公行之无爽，但恐浸以成俗，此政之大弊也。”竟不言于从一。从一奏之，上浸不悦。复累表辞疾，请罢知政事，从之，守太子左庶子。三年，坐郾国公主亲累，检校左庶子，于饶州安置。四年，终于饶州，时年五十七。

复门望高华，志砺名节，与流俗不甚通狎。及登台辅，临事不苟，颇为同列所嫉，以故居位不久。性孝友，居家甚睦，为族子所累，晏然屏退，口未尝言。

郾国公主者，肃宗之女也，出降驸马萧升，升于复为从兄弟，升早卒。贞元中，蜀州别驾萧鼎、商州丰阳令韦恪、前彭州司马李万、太子詹事李升等出入主第，秽声流闻。德宗怒，幽主于别第，李万决杀，升贬岭南，萧鼎、韦恪决四十，长流岭表。又言公主行厌禱，其子位为禱文，位弟佩、儒、偲及异父兄驸马都尉裴液，并长流端州。公主女为皇太子妃，即顺宗也。太子惧，亦请与妃离婚。六年，郾国薨，位兄弟及液诏还京师。液父徽，初尚郾国；徽卒，降萧升。

柳浑，字夷旷，襄州人，其先自河东徙焉。六代祖憺，梁仆射。浑少孤，父庆休，官至渤海丞，而志学栖贫。天宝初，举进士，补单父尉。至德中，为江西采访使皇甫侁判官，累除衢州司马。未至，召拜监察御史。台中执法之地，动限仪矩，浑性放，不甚检束，僚长拘局，忿其疏纵。浑不乐，乞外任，执政惜其才，奏为左补阙。明年，除殿中侍御史，知江西租庸院事。

大历初，魏少游镇江西，奏署判官，累授检校司封郎中。州理有开元寺僧与徒夜饮，醉而延火，归罪于守门瘖奴，军候亦受财，同上其状，少游信焉。人知奴冤，莫肯言。浑与崔祐甫遽入白，少游惊问，醉僧首伏。既而谢曰：“微二君子，几成老夫暗劣矣。”自此以公正闻。及路嗣恭领镇，复以为都团练副使。十二年，拜袁州刺史。居二年，崔祐甫入相，荐为谏议大夫、浙江东西黜陟使，累迁尚书左丞。及驾在奉天，微服徒行，遁终南山谷，逾旬方达行在。扈从至梁州，改左散骑常侍。初，浑之归行在，贼泚籍其名甚，愿以致之，犹疑匿在闾里，乃加宰相。及克复，浑尚名载，乃上言：“顷为狂贼点秽，臣实耻称旧名，矧字或带戈，时当偃武，请改名浑。”

贞元二年，拜兵部侍郎，封宜城县伯。三年正月，加同平章事，仍判门下省。时上命玉工为带，坠坏一跨，乃私市以补；及献，上指曰：“此何不相类？”工人伏罪，上命决死。诏至中书，浑执曰：“陛下若便杀则已，若下有司，即须议讫。且方春行刑，容臣条奏定罪。”以误伤乘舆器服，杖六十，余工释放，诏从之。复奏：“故尚书左丞田季羔，公忠正直，先朝名臣。其祖、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，京城隋朝旧第，季羔一家而已。今被堂侄伯强进状，请货宅召市人马，以讨吐蕃。一开此门，恐滋不逞。讨贼自有国计，岂资侥幸之徒？且毁弃义门，

亏损风教，望少责罚，亦可惩劝。”上可其奏。

先时，韩滉自浙西入觐，朝廷委政待之，至于调兵食，笼盐铁，勾官吏赃罚，锄豪强兼并，上悉仗焉。每奏事，或日旰，他相充位而已，公卿救过不能暇，无敢枝梧者。浑虽滉所引，心恶其专政，正色让之曰：“先相公以狷察为相，不满岁而罢；今相公掬吏于省中至死，且非刑人之地，奈何蹈前非而又甚焉？专立威福，岂尊主卑臣之礼！”滉感悟愧悔，为霁威焉。及白志贞除浙西观察使，浑奏曰：“志贞一未吏儉人，纵称廉谨，不当顿居重职。”适遇浑以疾称告，即日诏下。疾间，因乞骸骨，优诏不许。其判门下，主吏白当过官，浑愀然曰：“列官分职，复更挠之，非礼法也。千里辞家，以干微禄，邑主辞办，岂虑无能，矧旌善进贤，事不在此。”故其年注拟，无退量者。

及浑城与吐蕃会盟之日，上御便殿谓宰相曰：“和戎息师，国之大计，今日将士与卿同欢。”马燧前贺曰：“今之一盟，百年内更无蕃寇。”浑曰：“五帝无诘誓之盟，皆在季末。今盛明之代，岂又行于夷狄！人面兽心，难以信结，今日盟约，臣窃忧之。”李晟继言曰：“臣生长边城，知蕃戎心，今日之事，诚如浑言。”上变色曰：“柳浑书生，未达边事；大臣智略，果亦有斯言乎！”皆顿首俯伏，遽令归中书。其夜三更，邠宁节度韩游瑰飞驿叩苑门，奏盟会不成，将校覆没，兵临近镇，上惊叹，即递其表以示浑。诘旦，临轩慰勉浑曰：“卿文儒之士，而万里知军戎之情。”自此骤加礼异。时张延赏与浑同列，延赏怙权矜己，而嫉浑守正，俾其所厚谓浑曰：“相公旧德，但节言于庙堂，则重位可久。”浑曰：“为吾谢张相公，柳浑头可断，而舌不可禁也。”自是为其所挤，寻除常侍，罢知政事。贞元五年二月，以疾终，年七十五。有文集十卷。

浑母兄识，笃意文章，有重名于开元、天宝间，与萧颖士、

元德秀、刘迅相亚。

其练理创端往往诣极，当时作者，咸伏其简拔，而趣尚辨博。浑亦善为文，然趋时向功，非沉思之所及。浑警辩，好谐谑放达，与人交，豁然无隐。性节俭，不治产业，官至丞相，假宅而居。罢相数日，则命亲族寻胜，宴醉方归，陶陶然忘其黜免。时李勉、卢翰皆退罢居第，相谓曰：“吾辈方柳宜城，悉为拘俗之人也。”

史臣曰：张镒、萧复、柳浑，节行才能訏谟亮直，皆足相明主，平泰阶，而卢杞忌之于前，延赏排之于后，管仲有言：“任君子，使小人间之，害霸也。”德宗黜贤相，位奸臣，致硃泚、怀光之乱，是失其人也，岂尤其时哉！河清殁于王事，乃显忠贞；从一举自奸人，固宜循默。

赞曰：得人则兴，失人则亡。镒、复、浑去，宗社其殃。

## 列传第七十六

李揆 李涵 陈少游 卢玘 裴谔

李揆字端卿，陇西成纪人，而家于郑州，代为冠族。秦府学士、给事中玄道玄孙，秘书监、赠吏部尚书成裕之子。少聪敏好学，善属文。开元末，举进士，补陈留尉，献书阙下，诏中书试文章，擢拜右拾遗。改右补阙、起居郎，知宗子表疏。迁司勋员外郎、考功郎中，并知制诰。扈从剑南，拜中书舍人。

乾元初，兼礼部侍郎。揆尝以主司取士，多不考实，徒峻其堤防，索其书策，殊未知艺不至者，文史之圃亦不能摘词，深味求贤之意也。其试进士文章，请于庭中设《五经》、诸史及《切韵》本于床，而引贡士谓之曰：“大国选士，但务得者，经籍在此，请恣寻检。”由是数月之间，美声上闻，未及毕事，迁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、修国史。

揆美风仪，善奏对，每有敷陈，皆符献替。肃宗赏叹之，尝谓揆曰：“卿门地、人物、文章，皆当代所推。”故进人称为三绝。其为舍人也，宗室请加张皇后“翊圣”之号，肃宗召揆问之，对曰：“臣观往古后妃，终则有谥。生加尊号，未之前闻。景龙失政，韦氏专恣，加号翊圣，今若加皇后之号，与韦氏同。陛下明圣，动遵典礼，岂可踪景龙故事哉！”肃宗惊曰：“凡才几误我家事。”遂止。时代宗自广平王改封成王，张皇后有子数岁，阴有夺宗之议。揆因对见，肃宗从容曰：“成王嫡长有功，今当命嗣，卿意何如？”揆拜贺曰：“陛下言及于此，社稷之福，天下幸甚，臣不胜大庆。”肃宗喜曰：

“朕计决矣。”自此颇承恩遇，遂蒙大用。

时京师多盗贼，有通衢杀人置沟中者，李辅国方恣横，上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以备巡检。揆上疏曰：“昔西汉以南北军相摄，故周勃因南军入北军，遂安刘氏。皇朝置南北衙，文武区分，以相伺察。今以羽林代金吾警夜，忽有非常之变，将何以制之？”遂制罢羽林之请。

揆在相位，决事献替，虽甚博辨，性锐于名利，深为物议所非。又其兄皆自有时名，滞于冗官，竟不引进。同列吕諲，地望虽悬，政事在揆之右，罢相，自宾客为荆南节度，声问甚美。惧其重入，遂密令直省至諲管内拘求諲过失。諲密疏自陈，乃贬揆莱州长史同正员，其制旨曰：“扇湖南之八州，沮江陵之节制。”揆既黜官，数日，其兄皆改授为司门员外郎。后累年，揆量移歙州刺史。初，揆秉政，侍中苗晋卿累荐元载为重官。揆自恃门望，以载地寒，意甚轻易，不纳，而谓晋卿曰：“龙章凤姿之士不见用，麀头鼠目之子乃求官。”载衔恨颇深。及载登相位，因揆当徙职，遂奏为试秘书监，江淮养疾。既无禄俸，家复贫乏，孀孤百口，丐食取给。萍寄诸州，凡十五六年，其牧守稍薄，则又移居，故其迁徙者，盖十余州焉。元载以罪诛，除揆睦州刺史，入拜国子祭酒、礼部尚书，为卢杞所恶。德宗在山南，令充入蕃会盟使，加左仆射。行至凤州，以疾卒，兴元元年四月也，年七十四。赠司空，丧事官给。

李涵，高平王道立曾孙。父少康，宋州刺史。涵简素恭慎，有名宗室，累授赞善大夫、兼侍御史。朔方节度郭子仪奏为关内盐池判官。肃宗北幸平凉，未有所适。涵与朔方留后杜鸿渐，草笈具朔方兵马招集之势，军资仓储库物之数，咸推涵宗枝之英，纯厚忠信，乃令涵奉笈至平凉谒见。涵敷奏明辩，动合事机，肃宗大悦，除右司员外郎，累至司封郎中、宗正少卿。

宝应元年，初平河朔，代宗以涵忠谨洽闻，迁左庶子、兼御史中丞、河北宣慰使。会丁母忧，起复本官而行，每州县邮驿，公事之外，未尝启口，疏饭饮水，席地而息。使还，请罢官终丧制，代宗以其毁瘠，许之。服阕，除给事中，迁尚书左丞。以幽州之乱，充河朔宣慰使。大历六年正月，为苏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充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等使。十一年，来朝，拜御史大夫。京畿观察使李栖筠歿，代之。德宗即位，以涵和易，无割割之才，除太子少傅，充山陵副使。涵判官殿中侍御史吕渭上言：“涵父名少康，今官名犯讳，恐乖礼典。”宰相崔祐甫奏曰：“若朝廷事有乖舛，群臣悉能如此，实太平之道。”除渭司门员外郎。寻有人言：“涵昔为宗正少卿，此时无言，今为少傅，妄有奏议。”诏曰：“吕渭僭陈章奏，为其本使薄诉官名。朕以宋有司城之嫌，晋有词曹之讳，叹其忠于所事，亦谓确以上闻。乃加殊恩，俾膺厚赏。近闻所陈“少”字，往岁已任少卿，昔是今非，罔我何甚！岂得谬当朝典，更厠周行，宜佐遐籓，用诫薄俗。可歙州司马同正。”由是改涵为检校工部尚书、兼光禄卿，仍充山陵副使。无几，以右仆射致仕。兴元元年九月卒，追赠太子太保。

陈少游，博州人也。祖俨，安西副都护。父庆，右武卫兵曹参军，以少游累赠工部尚书。少游幼聪辩，初习《庄》、《列》、《老子》，为崇玄馆学生，众推引讲经。时同列有私习经义者，期升坐日相问难。及会，少游摄齐升坐，音韵清辩，观者属目。所引文句，悉兼他义，诸生不能对，甚为大学士陈希烈所叹赏，又以同宗，遇之甚厚。既擢第，补渝州南平令，理甚有声。至德中，河东节度王思礼奏为参谋，累授大理司直、监察殿中侍御史、节度判官。宝应元年，入为金部员外郎。寻授侍御史、迴纥粮料使，改检校职方员外郎。充使检校郎官，自少游始也。

明年，仆固怀恩奏为河北副元帅判官、兵部郎中、兼侍御史。迁晋州刺史，改同州刺史，未视事，又历晋、郑二州刺史。少游为理，长于权变，时推干济，然厚敛财货，交结权幸，以是频获迁擢。无几，泽潞节度使李抱玉表为副使、御史中丞、陈郑二州留后。

永泰二年，抱玉又奏为陇右行军司马，拜检校左庶子，依前兼中丞。其年，除桂州刺史、桂管观察使。少游以岭徼遐远，欲规求近郡。时中官董秀掌枢密用事，少游乃宿于其里，候其下直，际晚谒之，从容曰：“七郎家中人数几何？每月所费复几何？”秀曰：“久忝近职，家累甚重，又属时物腾贵，一月过千馀贯。”少游曰：“据此之费，俸钱不足支数日，其馀常须数求外人，方可取济。倘有输诚供亿者，但留心庇覆之，固易为力耳。少游虽不才，请以一身独供七郎之费，每岁请献钱五万贯。今见有大半，请即受纳，馀到官续送。免贵人劳虑，不亦可乎？”秀既逾于始望，欣愜颇甚，因与之厚相结。少游言讫，泣曰：“南方炎瘴，深愴违辞，但恐不生还再睹颜色矣。”秀遽曰：“中丞美才，不当远官，请从容旬日，冀竭蹶分。”时少游又已纳贿于元载子仲武矣。秀、载内外引荐，数日，拜宣州刺史、宣歙池都团练观察使。

大历五年，改越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、浙东观察使。八年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淮南节度观察使。仍加银青光禄大夫，封颖川县开国子。所在悉心绥辑，而多以任数为政，好行小惠，胥吏得职，人亦获安。及朝廷多事。奏请本道两税钱千增二百。因诏诸道悉如淮南，盐每一斗更加一百文。少游十馀年间，三总大藩，皆天下殷厚处也。以故征求贸易，且无虚日，敛积财宝，累巨亿万，多赂遗权贵，视文雅清流之士，蔑如也。初结元载，每年馈金帛约十万贯，又多纳赂于用事中官骆奉先、刘

清潭、吴承倩等，由是美声达于中禁。后见元载在相位年深，以过犯渐见疑忌，少游亦稍疏之。无何，载子伯和贬官扬州，少游外与之交结，而阴使人伺其过失，密以上闻。代宗以为忠，待之益厚。

上即位，累加检校礼部、兵部尚书。建中三年，李纳反叛，少游以师收徐、海等州，寻弃之，退军盱眙。又加检校左仆射，赐实封三百户。其年，就加同平章事。关播尝为少游宾僚，卢杞早年与之同在仆固怀恩使府，故骤加其官秩。

四年十月，驾幸奉天，度支汴东两税使包佶在扬州，尚未知也。佶判官崔沅遽报少游，佶时所总赋税钱帛约八百万贯在焉，少游意以为贼据京师，未即收复，遂胁取其财物。先使判官崔就佶强索其纳给文历，并请供二百万贯钱物以助军费，佶答曰：“所用财帛，须承敕命。”未与之。勃然曰：“中丞若得，为刘长卿；不尔，为崔众矣。”长卿尝任租庸使，为吴仲孺所困，崔众供军吝财，为光弼所杀，故言及之，佶大惧，不敢固护，财帛将转输入京师者，悉为少游夺之。佶自谒，少游止焉，长揖而遣，既惧祸，奔往白沙。少游又遣判官房孺复召之，佶愈惧，托以巡检，因急棹过江，妻子伏案牒中。至上元，复为韩滉所拘留。佶先有兵三千，守御财货，令高越、元甫将焉，少游尽夺之。随佶渡江者，又为韩滉所留，佶但领胥吏往江、鄂等州。佶于弹丸中置表，以少游胁取财帛事。会少游使继至，上问曰：“少游取包佶财帛，有之乎？”对曰：“臣发扬州后，非所知也。”上曰：“少游国之守臣，或防他盗，供费军旅，收亦何伤。”时方隅阻绝，国命未振，远近闻之大惊，咸以圣情达于变通，明见万里。少游后闻之，乃安。

及李希烈陷汴州，声言欲袭江淮。少游惧，乃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曰：“濠、寿、舒、庐，寻令罢垒，韬戈卷

甲，伫候指挥。”少游又遣巡官赵诜于郢州结李纳。其年，希烈僭号，遣其将杨丰赍伪赦书赴扬州，至寿州，为刺史张建封候骑所得，建封对中使二人及少游判官许子瑞廷责丰而斩之。希烈闻之大怒，即署其大将杜少诚为伪仆射、淮南节度，令先平寿州，后取广陵。建封于霍丘坚栅，严加守禁，少诚竟不能进。后包佶入朝，具奏少游夺财赋事状，少游大惧，乃上表，以所取包佶财货，皆是供军急用，今请据数却纳。既而州府残破，无以上填，乃与腹心孔目官等设法重税管内百姓以供之。无何，刘洽收汴州，得希烈伪起居注“某月日陈少游上表归顺。”少游闻之，惭惶发疾，数日而卒，年六十一，赠太尉，赙布帛，葬祭如常仪。

卢鸞，幽州范阳人也，贞观中工部侍郎义恭玄孙也。父子騫，颍王府谘议参军，以鸞赠秘书少监。鸞少以门廕入仕，在取以干局称。累授阎州录事参军、监察殿中御史、侍御史、金州刺史。宰相杨炎遇之颇厚，召入左司郎中、京兆少尹，迁大尹。鸞无术学，善事权要，为政苛躁。卢杞甚恶之，讽有司弹奏，坐贬抚州司马同正，改饶州刺史，迁福州刺史、福建观察使。贞元二年七月，以疾终。

裴谠，字士明，河南洛阳人。父宽，礼部尚书，有重名于开元、天宝间。谠少举明经，补河南府参军，通达简率，不好苛细。积官至京兆仓曹，丁父丧，居东都。是时，安禄山盗陷二京，东都收复，迁太子司议郎。无几，虢王巨奏署侍御史、襄邓营田判官，丁母忧。东都复为史思明所陷，谠藏匿山谷。思明尝为谠父将校，怀旧恩，又素慕谠名，欲必得之，因令捕骑数十迹逐得谠。思明见之，甚喜，呼为郎君，不名，伪授御史中丞，主击断。时思明残杀宗室，谠阴缓之，全活者数百人。又尝疏贼短长以闻，事泄，思明大怒詈骂，仅而免死。贼平，

除太子中允，迁考功郎中，数召见言事。

代宗居陕，谓步怀考功及南曹二印赴行在，上见而谓之曰：“疾风知劲草，果信矣。”将以为御史中丞，为无载所排，为河东道租庸盐铁等使。时关辅大旱，谓入计，代宗召见便殿，问谓：“榷酤之利，一岁出入几何？”谓久之不对。上复问之，对曰：“臣有所思。”上曰：“何思？”对曰：“臣自河东来，其间所历三百里，见农人愁叹，谷菽未种。诚谓陛下轸念，先问人之疾苦，而乃责臣以利。孟子曰：理国者，仁义而已，何以利为？由是未敢即对也。”上前坐曰：“微公言，吾不闻此。”拜左司郎中。上时访以事，执政者忌之，出为虔州刺史，历饶、庐、亳三州刺史。入为右金吾将军。

建中初，上以刑名理天下，百吏震惊。时十月禁屠杀，以甫近山陵，禁益严。尚父、汾阳王郭子仪隶人杀羊以入，门者觉之，谓列奏状，上以为不畏强御，累遣宣谕。或谓谓曰：“郭公有社稷功，岂不为盖之？”谓笑曰：“非尔所解。且郭公威权太盛，上新即位，必谓党附者众。今发其细过，以明不弄权耳。吾上以尽事君之道，下以安大臣，不亦可乎？”时于朝堂别置三司以决庶狱，辩争者辄击登闻鼓，谓上疏曰：“夫谏鼓谤木之设，所以达幽枉，延直言。今轻猾之人，援桴鸣鼓，始动天听，竟因纤微。若然者，安用吏理乎！”上然之，悉归有司。谓以法吏舞文，多挟宿怨，因献《狱官箴》以讽。无何，坐所善僧抵法，贬阆州司马。征为右庶子，改千牛上将军。会吐蕃入寇，寻拜吏部侍郎、兼御史大夫，为吐蕃使，不行。无几，转太子宾客、兵部侍郎、河南尹、东都副留守。

谓自河南凡五代为官，入视事，未尝当正处，不鞫认于赃罪，以宽厚和易为理。贞元九年十一月，以疾终，年七十五，赠礼部尚书。

史臣曰：李揆发言沃心，幸遇明主；蔽贤固位，终非令人。少游逐势利随时，卢碁事权要巧宦，察言观行，皆无可称。涵节行著闻，谓和易为理，庶几近仁也。

赞曰李、陈、卢鸞，言行非真。涵、谓和易，庶乎近仁。

## 列传第七十七

姚令言 张光晟 源休 乔琳 张涉 蒋镇 洪经纶 彭偃

姚令言，河中也。少应募，起于卒伍，隶泾原节度马璘。以战功累授金吾大将军同正，为衙前兵马使，改试太常卿、兼御史中丞。建中元年，孟暉为泾原节度留后，自以文吏进身，不乐军旅，频表荐令言谨肃，堪任将帅。暉寻归朝廷，遂拜令言为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、泾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叛，寇陷汝州，诏哥舒曜率师攻之，营于襄城。希烈兵数万围襄城，势甚危急。十月，诏令言率本镇兵五万赴援。泾师离镇，多携子弟而来，望至京师以获厚赏，及师上路，一无所赐。时诏京兆尹王翊犒军士，唯粝食菜啖而已，军士覆而不顾，皆愤怒，扬言曰：“吾辈弃父母妻子，将死于难，而食不得饱，安能以革命捍白刃耶！国家琼林、大盈，宝货堆积，不取此以自活，何往耶？”行次浚水，乃返戈，大呼鼓噪而还。令言曰：“比约东都有厚赏，儿郎勿草草，此非求活之良图也。”众不听，以戈环令言请退，令言急奏之。上恐，令内库出繒彩二十车驰赐之，军声浩浩，令言不能戢。街市居人狼狈走窜，乱兵呼曰：“勿走，不税汝间架矣！”德宗令普王与学士姜公辅往抚劳之，才出内门，贼已斩关，阵于丹凤楼下。是日，德宗仓卒出幸，贼纵入府库犖运，极力而止。

时太尉硃泚罢镇居晋昌里第，是夜，叛卒谋曰：“硃太尉久囚于宅，若迎为主，大事济矣。”泚尝节制泾州，众知其失权，废居怏怏，又幸泚宽和，乃请令言率骑迎泚于晋昌里。泚

初迟疑，以食饲之，徐观众意，既而诸校齐至，乃自第张炬火入居含元殿。既僭号，乃以令言为侍中，与源休同知贼政事。既以身先逆乱，颇尽心于贼，害宗室，围奉天，皆令言为首帅也。群凶宴乐，既醉，令言与源休论功，令言自此萧何，源休曰：“帷幄之谋，成秦之业，无出予之右者。吾比萧何无让，子当曹参可矣。”时朝士在贼廷者，闻之皆笑，谓源休为火迫鄴侯。硃泚败，令言与张廷芝尚有众万人，从泚将入吐蕃。至泾州，欲投田希鉴，希鉴伪致礼诱之，与泚俱斩首来献。

张光晟，京兆盩厔人，起于行间。天宝末，哥舒翰兵败潼关，大将王思礼所乘马中流矢而毙，光晟时在骑卒之中，因下，以马授思礼。思礼问其姓名，不告而退，思礼阴记其形貌，常使人密求之。无何，思礼为河东节度使，其偏将辛云京为代州刺史，屡为将校譖毁，思礼怒焉。云京惶惧，不知所出。光晟时隶云京麾下，因间进曰：“光晟素有德于王司空，比不言诸，耻以旧恩受赏。今使君忧迫，光晟请奉命一见司空，则使君之难可解。”云京然其计，即令之太原。乃谒思礼，未及言旧，思礼识之，遽曰：“尔岂非吾故人乎？何相见之晚也！”光晟遂陈潼关之事，思礼大喜，因执其手感泣曰：“吾有今日，子之力也。求子颇久，竟此相遇，何慰如之？”命同榻而坐，结为兄弟。光晟遂述云京之屈，思礼曰：“云京比涉谤言，过亦不细，今为故人，特舍之矣。”即日擢光晟为兵马使，赉田宅、缣帛甚厚，累奏特进，试太常少卿，委以心腹。及云京为河东节度使，又奏光晟为代州刺史。

大历末，迁单于都护、兼御史中丞、振武军使。代宗密谓之曰：“北蕃纵横日久，当思所御之计。”光晟既受命，至镇，威令甚行。建中元年，回纥突董梅录领众并杂种胡等自京师还国，舆载金帛，相属于道。光晟讶其装囊颇多，潜令驿吏以长

锥刺之，则皆辇归所诱致京师妇人也。遂给突董及所领徒悉令赴宴，酒酣，光晟伏甲尽拘而杀之，死者千余人，唯留二胡归国复命。遂部其妇人，给粮还京，收其金帛，赏赉军士。后回纥遣使来诉，上不欲甚阻蕃情，征拜右金吾将军。回纥犹怨怼不已，又降为睦王傅，寻改太仆卿，负才怏怏不得志。

贼泚僭逆，署光晟伪节度使兼宰相。及泚众频败，遂择精兵五千配光晟，营于九曲，去东渭桥凡十余里。光晟潜使于李晟，有归顺之意。晟进兵入苑，光晟劝贼泚宜速西奔，光晟以数千人送泚出城，因率众回降于晟。晟以其诚款，又爱其材，欲奏用之，俾令归私第，表请特减其罪。每大宴会，皆令就坐，华州节度使骆元光诘之曰：“吾不能与反虏同席！”拂衣还营。晟不得已，拘之私第，后有诏言其状迹不可原，乃斩之。

源休，相州临漳人，京兆尹光舆之子也。休以干局，累授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青苗使判官，迁虞部员外郎，出潭州刺史，入为主客郎中，迁给事中、御史中丞、左庶子。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。因小忿而离，妻族上诉，下御史台验理，休迟留不答款状，除名，配流溱州。久之，移岳州。

建中初，杨炎执政，以京兆尹严郢威名稍著，心欲倾之。郢，即王翊甥婿也。休与王氏离绝之时，炎风闻休、郢有隙，遂擢休自流人为京兆少尹，俾令伺郢过失。休既职久，与郢亲善，炎怒之，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，奉使回纥。休至振武，军使张光晟已杀回纥突董等，上初欲遂绝其使，令休还，待命于太原。久之方遣，仍令休归其突董、翳密施大小梅录等四尸。突董者，即武义可汗之叔父也。尸既至，可汗令宰臣已下具彩服车马来迎。其宰相颉于思迦坐大帐，立休等于帐外雪中，诘杀突董等故。休曰：“突董等自与张光晟忿斗而死，非天子命也。”又问：“使者背唐国，负罪当死，不能自戮耶？不然，

何假手于我杀之也？”凡将杀者数矣，言颇悖慢，乃引去，供饷甚薄，留之五十余日，乃得还。可汗使谓休曰：“我国人皆欲杀汝，唯我不然。汝国已杀突董等，吾又杀汝，犹以血洗血，汙益甚尔。吾今以水洗血，不亦善乎！所欠吾马直绢一百八十万疋，当速归之。”遣散支将军康赤心等随休来朝，休竟不得见其可汗。寻遣赤心等归，与之帛十万疋、金银十万两，偿其马直。休履危而还，宰相卢杞又恐复命之日以口辩结恩，将至太原，遽奏为光禄卿。休以其还使赏薄，居常怨望。

会泾原兵叛，立硃泚为主。初但称太尉，朝官谒泚者，悉劝奏迎銮驾，既不合泚意而退。及休至，遂屏人移时，言多悖逆，盛陈成败，称述符命，劝令僭号。泚悦其言，以休为宰相，判度支。休遂为谋主，至于兵食军资，迁除补拟，内外咨谋，一禀休画。故时人云：“源休之逆，甚于硃泚。”朝廷大臣之奔窜不获者，多为休所诱致，以至戮辱，职休而为，盖非一焉。又劝泚锄翦宗室，以绝人望，命万年县贼曹尉杨偁专其断决，诸王子孙遇害不可胜数。泚败走，休随至宁州。泚死，休走凤翔，为其部曲所杀，传首来献。休三子并斩于东市，籍没其家。

乔琳，太原人。少孤贫志学，以文词称。天宝初，举进士，补成武尉，累授兴平尉。朔方节度郭子仪辟为掌书记，寻拜监察御史。琳倜傥疏诞，好谈谐，侮谗僚列，颇无礼检。同院御史毕耀初与琳嘲诮往复，因成衅隙，遂以公事互相告诉，坐贬巴州员外司户。遂起为南郭令，改殿中侍御史，充山南节度张献诚行军司马。使罢，为剑南东川节度鲜于叔明判官。改检校驾部郎中、果绵遂三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入为大理少卿、国子祭酒。出为怀州刺史。琳素与张涉友善，上在春宫，涉尝为侍读。及嗣位，多以政事询访于涉，盛称琳识度材略，堪备大用，因拜御史大夫、平章事。琳本粗材，又年高有耳疾，上每

顾问，对答失次，论奏不合时。幸居相位凡八十余日，除工部尚书，罢知政事，寻加迎皇太后副使。

硃泚之乱，扈从至奉天，转吏部尚书，迁太子少师。再幸梁、洋，从至整屋，托以马乏迟留，上以琳旧老，心敬重之，慰谕颇至，以御马一匹给焉。又恳辞以老疾不堪山阻登顿，上怅然，赐之所执策曰：“勉为良图，与卿决矣。”后数日，乃削发为僧，止仙游寺。贼泚闻之，遂令数十骑追至京城，俾为伪吏部尚书。令源休被公服，馈肉食，琳虽辞让，而僧言求施。琳掌贼中吏部，选人前请曰：“所注某官不稳便。”琳谓之曰：“足下谓此选竟稳便乎？”及官军收京师，当处极刑，时琳已七十余，李晟悯其衰老，表请减死。上以其累经重任，顿亏臣节，自受逆命，颇闻讥谐悖慢之言，背义负恩，固不可舍，命斩之。临刑叹曰：“乔琳以七月七日生，亦以此日死，岂非命欤！”

张涉者，蒲州人，家世儒者。涉依国学为诸生讲说，稍迁国子博士，亦能为文，尝请有司日试万言，时呼张万言。德宗在春宫，受经于涉。及即位之夕，召涉入宫，访以庶政，大小之事皆咨之。翌日，诏居翰林，恩礼甚厚，亲重莫比。自博士迁散骑常侍。上方属意宰辅，唯贤是择，故求人于不次之地。涉举怀州刺史乔琳为相，上授之不疑，天下闻之者皆愕然。数月，琳以不称职罢，上由是疏涉。俄受前湖南都团练使辛京杲赃事发，诏曰：“尊师之道，礼有所加；议故之法，恩有所掩。张涉贿赂交通，颇骇时听，常所亲重，良深叹惜。宜放归田里。”

蒋镇，常州义兴人，尚书左丞洌之子也。与兄练并以文学进。天宝末举贤良，累授左拾遗、司封员外郎，转谏议大夫。时户部侍郎、判度支韩滉上言：“河中盐池生瑞盐，实土德之上瑞。”上以秋霖稍多，水潦为患，不宜生瑞，命镇驰驿检行

之。镇奏与滉同，仍上表贺，请宣付史馆，并请置神祠，锡其嘉号宝应灵庆池。地霖潦弥月，坏居人庐舍非一，盐池为潦水所入，其味多苦。韩滉虑盐户减税，诈奏雨不坏池，池生瑞盐，镇庇之饰诈，识者丑之。转给事中、工部侍郎，以简俭称于时。

其妹婿源溥，即休之弟也，以姻媾之故，与休交好。泾师之叛，镇潜窜，夜至郾县西，马蹶堕沟涧中，伤足不能进。时史练已与源休相率受贼伪官。镇仆人有逃归投练，云镇病足在郾。练与源休闻之大喜，遂言于贼泚此。泚素慕镇清名，即令骑二百求之郾县西。明日，拥镇而至，署为伪宰相。既知不免，每忧沮，常怀刃将自裁，多为兄练所救而罢。数日后，复谋窜匿，竟以性懦弱怯，计终不果。然源休与泚频议，欲逼胁潜藏衣冠，大加杀戮，镇辄力争救，获全者甚众。至是，与兄练等并授伪职，斩于东市西北街。

初镇父洌，叔涣，当禄山、思明之乱，并授伪职，然以家风修整，为士大夫所称。镇兄弟亦以教义礼法为己任，而贪禄爱死，节隳身戮，为天下笑。

洪经纶，建中初为黜陟使。至东都，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，经纶素昧时机，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，令归农田。田悦伪顺命，即依符罢之；而大集所罢兵士，激怒之曰：“尔等在军旅，各有父母妻子，既为黜陟使所罢，如何得衣食？”遂大哭。悦乃尽出家财衣服厚给之，各令还其部伍，自此人坚叛心，由是罢职。及硃泚反，伪授太常少卿。

彭偃，少负俊才，锐于进取，为当涂者所抑，形于言色。大历末，为都官员外郎。时剑南东川观察使李叔明上言，以“佛、道二教，无益于时，请粗加澄汰。其东川寺观，请定为二等：上寺留僧二十一人；上观留道士十四人，降杀以七，皆精选有道行者，余悉令返初。兰若、道场无名者皆废。”德宗曰：

“叔明此奏，可为天下通制，不唯剑南一道。”下尚书集议。

偃献议曰：

王者之政，变人心为上，因人心次之，不变不因，循常守固者为下。故非有独见之明，不能行非常之事。今陛下以惟新之政，为万代法，若不革旧风，令归正道者，非也。当今道士，有名无实，时俗鲜重，乱政犹轻。唯有僧尼，颇为秽杂。自西方之教，被于中国，去圣日远，空门不行五浊，比丘但行粗法。爰自后汉，至于陈、隋，僧之废灭，其亦数乎！或至坑杀，殆无遗余。前代帝王，岂恶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？盖其乱人亦已甚矣。且佛之立教，清净无为，若以色见，即是邪法，开示悟入，唯有一门，所以三乘之人，比之外道。况今出家者皆是无识下劣之流，纵其戒行高洁，在于王者，已无用矣，况是苟避征徭，于杀盗淫，无所不犯者乎！今叔明之心甚善，然臣恐其奸吏诋欺，而去者未必非，留者不必是，无益于国，不能息奸。既不变人心，亦不因人之心，强制力持，难致远耳。

臣闻天生蒸人，必将有职，游行浮食，王制所禁。故有才者受爵禄，不肖者出租征，此古之常道也。今天下僧道，不耕而食，不织而衣，广作危言险语，以惑愚者。一僧衣食，岁计约三万有余，五丁所出，不能致此。举一僧以计天下，其费可知。陛下日旰忧勤，将去人害，此而不救，奚其为政？臣伏请僧道未满五十者，每年输绢四疋；尼及女道士未满五十者，每年输绢二疋；其杂色役与百姓同。有才智者令入仕，请还俗为平人者听。但令就役输课，为僧何伤。臣窃料其所出，不下今之租赋三分之一，然则陛下之国富矣，苍生之害除矣。其年过五十者，请皆免之。夫子曰：“五十而知天命。”列子曰：“不班白，不知道。”人年五十，嗜欲已衰，纵不出家，心已近道，况戒律检其情性哉！臣以为此令既行，僧道规避还俗者固

已太半。其年老精修者，必尽为人师，则道、释二教益重明矣。

议者是之，上颇善其言。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，列圣奉之，不宜顿扰，宜去其太甚，其议不行。

偃以才地当掌文诰，以躁求为时论所抑，郁郁不得志。泾师之乱，从驾不及，匿于田家，为贼所得。硃泚素知之，得偃甚喜，伪署中书舍人，僭号辞令，皆偃为之。贼败，与伪中丞崔宣、贼将杜如江、吴希光等十三人，李晟收之，俱斩于安国寺前。

史臣曰：肇分阴阳，爰有生死，修短二事，贤愚一途。故君子遇夷险之机，不易其节；小人昧逆顺之道，而陷于刑。鸿毛泰山，斯为至论。令言远总师徒，首为叛逆；光晟初当委任，危输款诚；源休虽曰士流，甚于元恶；乔琳巧辞真主，俯就伪官；蒋镇贪禄隳节，皆曰小人。经纶之徒，不足言尔。

赞曰：时争逆顺，命击死生。君子守节，小人正刑。

## 列传第七十八

段秀实 子伯伦

颜真卿 子颢 曾孙弘式

段秀实，字成公，陇州 阳人也。祖逖，左卫中郎。父行琛，洮州司马，以秀实赠扬州大都督。秀实性至孝，六岁，母疾，水浆不入口七日，疾有间，然后饮食。及长，沉厚有断。

天宝四载，安西节度马灵察署为别将，从讨护蜜有功，授安西府别将。七载，高仙芝代灵察，举兵围怛逻斯，黑衣救至，仙芝大衄，军士相失。夜中闻都将李嗣业之声，因大呼责之曰：“军败而求免，非丈夫也。”嗣业甚惭，遂与秀实收合散卒，复得成军。师还，嗣业请于仙芝，以秀实为判官，授斥候府果毅。十二载，封常清代仙芝，讨大勃律，师次贺萨劳城，战而胜。常清逐之，秀实进曰：“贼兵羸，饵我也，请备左右，搜其山林。”遂歼其伏，改绥德府折冲。肃宗即位于灵武，征安西兵节度使梁宰，宰潜怀异图。秀实谓嗣业曰：“岂有天子告急，臣下晏然，信浮妄之说，岂明公之意耶？”嗣业遂见宰，请发兵，从之。乃出步骑五千，令嗣业统赴朔方，以秀实为援，累有战功。而秀实父歿，哀毁过礼。嗣业既授节制，思秀实如失左右手，表请起复，为义王友，充节度判官。

安庆绪奔鄴，嗣业与诸军围之，安西辘重委于河内。乃奏秀实为怀州长史，知军州，加节度留后。诸军进战于愁思冈，嗣业为流矢所中，卒于军，众推安西兵马使荔非元礼代之。秀实闻嗣业之丧，乃遗先锋将白孝德书，令发卒护嗣业丧送河内。

秀实率将吏哭待于境，倾私财以奉葬事。元礼多其义，奏试光禄少卿，依前节度判官。

邙山之败，军徙翼城，元礼为麾下所杀，将佐亦多遇害，而秀实独以智全。众推白孝德为节度使，人心稍定。又迁试光禄卿，为孝德判官。孝德改镇邠宁，奏秀实试太常卿、支度营田二副使。大军西迁，所过掠夺。又以邠宁乏食，难于馈运，乃请军于奉天。是时公廩亦竭，县吏忧恐多逃匿，群行剽盗，孝德不能禁。秀实私曰：“使我为军候，当不如此。”军司马言之，遂以秀实为都虞候，权知奉天行营事，号令严一，军府安泰，代宗闻而嗟赏久之。兵还于邠宁，复为都虞候，寻拜泾州刺史。

大历元年，马璘奏加开府仪同三司。军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盗者，璘欲免之，秀实曰：“将有私爱，则法令不一，虽韩、白复生，亦不能为理。”璘善其议，竟使杀之。璘决事有不合理者，必固争之，得璘引过乃已。璘城泾州，秀实掌留后，归还，加御史中丞。璘既奉诏徙镇泾州，其士众尝自四镇、北庭赴难中原，侨居骤移，颇积劳怨。刀斧将王童之因人心动摇，导以为乱。或告其事，且曰：“候严，警鼓为约矣。”秀实乃召鼓人，阳怒失节，且戒之曰：“每更筹尽，必来报。”每白之，辄延数刻，四更毕而曙。既差互，童之乱不能作。明日，告者复曰：“今夜将焚草场，期救火者同作乱。”秀实使严加警备。夜半火发，乃使令于军中曰：“救火者斩。”童之居外营，请入救火，不许。明日斩之，捕杀其党凡十余人以徇，曰：“敢后徙者族！”于是迁泾州。既至其理所，人烟夔绝，且无廩食。朝廷忧之，遂诏璘遥管郑、颖二州，以贍泾原军，俾秀实为留后，二州甚理。璘思其绩用，又奏行军司马，兼都知兵马使。

八年，吐蕃来寇，战于盐仓，我军不利。璘为寇戎所隔，逮暮未还，败将溃兵争道而入。时都将焦令谏与诸将四五辈狼狽而至，秀实召让之曰：“兵法：失将，麾下当斩。公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！”令谏等恐惧，下拜数十。秀实乃悉驱城中士卒未出战者，使骁将统之，东依古原，列奇兵示贼将战，且以收合败亡。蕃众望之，不敢逼。及夜，璘方获归。十一年，璘疾甚，不能视事，请秀实摄节度副使兼左厢兵马使。秀实乃以十将张羽飞为招召将，分兵按甲，以备非常。璘卒，而军中行哭赴丧事于内，李汉惠接宾客于外，非其亲不得居丧侧，族谈离立者捕而囚之。都虞候史廷干、裨将崔珍张景华谋作乱，秀实乃送廷干于京师，徙珍及景华外镇，军中遂定，不戮一人。寻拜秀实泾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四镇北庭行军泾原郑颖节度使。三四年间，吐蕃不敢犯塞，清约率易，远近称之。非公会，不听乐饮酒，私室无妓媵，无赢财，退公之后，端居静虑而已。德宗嗣位，就加检校礼部尚书、张掖郡王。

建中元年，宰相杨炎欲行元载旧志，筑原州城，开陵阳渠，诏中使上闻，仍问秀实可否之状。秀实以为方春不可兴土功，请俟农隙。炎以其沮己之谋，遂除司农卿，以邠宁节度李怀光兼泾原节度使，以事西拓。无何，刘文喜叛，亦不果城。

四年，硃泚盗据宫阙，源休教泚伪迎銮驾，阴济逆志。泚乃遣其将韩旻领马步三千疾趋奉天。时苍黄之中，未有武备。泚以秀实尝为泾原节度，颇得士心，后罢兵权，以为蓄愤且久，必肯同恶，乃召与谋议。秀实初诈从之，阴说大将刘海宾、何明礼、姚令言判官岐灵岳同谋杀泚，以兵迎乘舆。三人者，皆秀实夙所奖遇，遂皆许诺。及韩旻追驾，秀实以为宗社之危，期于顷刻，乃使人走谕灵岳，窃令言印。不遂，乃倒用司农印印符以追兵。旻至骆驿得符，军人亦莫辨其印文，惶遽而回。

秀实谓海宾等曰：“旻之来，吾党无遗类矣！我当直搏杀泚，不得则死，终不能向此贼称臣。”乃与海宾约，事急为继，而令明礼应于外。明日，泚召秀实议事，源休、姚令言、李忠臣、李子平皆在坐。秀实戎服，与泚并膝，语至僭位，秀实勃然而起，执休腕夺其象笏，奋跃而前，唾泚面大骂曰：“狂贼，吾恨不斩汝万段，我岂逐汝反耶！”遂击之。泚举臂自捍，才中其颞，流血匍匐而走。凶徒愕然，初不敢动；而海宾等不至，秀实乃曰：“我不同汝反，何不杀我！”凶党群至，遂遇害焉。海宾、明礼、灵岳相次被杀。德宗在奉天闻其事，惜其委用不至，垂涕久之。

初，秀实见禁兵寡少，不足以备非常，乃上疏曰：“臣闻天子曰万乘，诸侯曰千乘，大夫曰百乘，此盖以大制小，以十制一也。尊君卑臣，强干弱枝之义，在于此矣。今外有不庭之虏，内有梗命之臣，窃观禁兵不精，其数全少，卒有患难，将何待之！且猛虎所以百兽畏者，为爪牙也。若去其爪牙，则犬彘马牛悉能为敌。伏愿少留圣虑，冀裨万一。”及泾原兵作乱，召神策六军，遂无一人至者。秀实守节不二，竟殁于贼，其明略义烈如此。

兴元元年二月，诏曰：“见危致命之谓忠，临义有勇之谓烈。惟尔励臣节，不惮杀身；惟予式嘉乃勋，懋昭大典。曰台不德，罔克若天，遘兹殷忧，变起都邑。惟尔卿士，嗷然靡依，逼畏所加，淄渑共混。故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礼部尚书、兼司农卿、上柱国、张掖郡王段秀实，操行岳立，忠厚精至，义形于色，勇必有仁。顷者尝镇泾原，克著威惠，叛卒知训，咨尔以诚。贼泚藏奸，欺尔以诈。守人臣之大节，见元恶之深情，端委国门，挺身白刃。誓碎凶渠之首，以敌君父之仇，视死如归，履虎致啞。噫，天未悔祸，事乖垂成，雄风壮图，振骇群

盗。昔王蠡守死以全节，周顛正色而抗词，惟我信臣，无愧前哲。声震寰宇，义冠古今，足以激励人伦，光昭史册。不有殊等之赏，孰表非常之功。爰议畴庸，特超检限，著之甲令，树此风声。可赠太尉，谥曰忠烈，宣付史官，仍赐实封五百户、庄宅各一区。长子与三品正员官，诸子并与五品正员官。仍废朝三日，收京城之后，以礼葬祭，旌表门闾。朕承天子人，临馭亿兆，一夫不获，时予之辜，况诚信不达，屡致寇戎，使抱义之臣陷于凶逆。有临危致命，歿而逾彰；有因事成功，权以合道。苟利社稷，存亡一致，酬报之典，岂限常伦。并委所司访其事迹，续具条奏，当加褒异，锡其并赋。图形云阁，书功鼎彝，以彰我有服节死义之臣，传于不朽。”德宗还京，又诏曰：“赠太尉秀实，授乎贞烈，激其颓风，苍黄之中，密蕴雄断。将纾国难，诡收寇兵，挠其凶谋，果集吾事。挺身径进，奋击渠魁，英名凜然，振迈千古。宜差官致祭，并旌表门闾，缘葬所须，一切官给。仍于墓所官为立碑，以扬徽烈。”自贞元后累朝凡赦书节文褒奖忠烈，必以秀实为首。

其子伯伦，累官至太子詹事。大和二年正月奏：“亡父赠太尉秀实，准前后制敕令所司置庙立碑，今营造已毕，取今月二十五日行升祔礼。”诏曰：“秀实忠卫宗社，功配庙食，义风所激，千载凜然。间代勋力，须异等夷，宜赐绫绢五百疋，以度支物充。仍令所司供少牢，并给鹵簿人夫，兼太常博士一人检校。”寻加伯伦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殿中监。大和四年十一月，迁右金吾卫大将军、兼御史大夫，充街使。八年七月，检校工部尚书，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使，入为太仆卿，卒。宰臣李石奏曰：“伯伦，秀实之子。自古歿身以卫社稷者，无如秀实之贤。”文宗惘然曰：“伯伦宜加赠。”仍辍朝一日，以礼忠臣之嗣。

颜真卿，字清臣，琅邪临沂人也。五代祖之推，北齐黄门侍郎。真卿少勤学业，有词藻，尤工书。开元中，举进士，登甲科。事亲以孝闻。四命为监察御史，充河西陇右军试覆屯交兵使。五原有冤狱，久不决，真卿至，立辩之。天方旱，狱决乃雨，郡人呼之为“御史雨”。又充河东朔方试覆屯交兵使。有郑延祚者，母卒二十九年，殡僧舍垣地，真卿劾奏之，兄弟三十年不齿，天下耸动。迁殿中侍御史、东都畿采访判官，转侍御史、武部员外郎。杨国忠怒其不附己，出为平原太守。

安禄山逆节颇著，真卿以霖雨为托，修城浚池，阴料丁壮，储廩实，乃阳会文士，泛舟外池，饮酒赋诗。或谗于禄山，禄山亦密侦之，以为书生不足虞也。无几，禄山果反，河朔尽陷，独平原城守具备，乃使司兵参军李平驰奏之。玄宗初闻禄山之变，叹曰：“河北二十四郡，岂无一忠臣乎！”得平来，大喜，顾左右曰：“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，所为得如此！”禄山初尚移牒真卿，令以平原、博平军屯七千人防河津，以博平太守张献直为副。真卿乃募勇士，旬日得万人，遣录事参军李择交统之简阅，以刁万岁、和琳、徐浩、马相如、高抗朗等为将。禄山既陷洛阳，杀留守李正妻、御史中丞卢奕、判官蒋清，以三首遣段子光来徇河北。真卿恐摇人心，乃许谓诸将曰：“我识此三人，首皆非也。”遂腰斩子光，密藏三首。异日，乃取三首冠饰，草续支体，棺敛祭殡，为位恸哭，人心益附。禄山遣其将李饮凑、高邈、何千年等守土门。真卿从父兄常山太守杲卿与长史袁履谦谋杀凑、邈，擒千年送京师。土门既开，十七郡同日归顺，共推真卿为帅，得兵二十余万，横绝燕、赵。诏加真卿户部侍郎，依前平原太守。

清河客李萼，年二十余，与郡人来乞师，谓真卿曰：“闻公义烈，首唱大顺，河朔诸郡恃公为长城。今清河，实公之西

邻也，仆幸寓家，得其虚实，知可为长者用。今计其蓄积，足以三平原之富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强。公因而抚之，腹心辅车之郡，其他小城，运之如臂使指耳。唯公所意，谁敢不从。”真卿借兵千人。萼将去，真卿谓之曰：“兵出也，吾子何以教我？”萼曰：“今闻朝廷使程千里统众十万自太行东下，将出郭口，为贼所扼，兵不得前。今若先伐魏郡，斩袁知泰，太守司马垂使为西南主；分兵开郭口之路，出千里之兵使讨鄴、幽陵；平原、清河合同志十万之众徇洛阳，分兵而制其冲。计王师亦不下十万，公当坚壁，无与挑战，不数十日，贼必溃而相图矣。”真卿然之，乃移牒清河等郡，遣其大将李择交、副将平原县令范东馥、裨将和琳、徐浩等进兵，与清河四千人合势，而博平以千人来，三郡之师屯于博平，去堂邑县西南十里。袁知泰遣其将白嗣深、乙舒蒙等以二万人来拒战，贼大败，斩首万余级。肃宗幸灵武，授工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河北采访招讨使。禄山乘虚遣史思明、尹子奇急攻河北诸郡，饶阳、河间、景城、东安相次陷没，独平原、博平、清河三郡城守，然人心危荡，不可复振。

至德元年十月，弃郡渡河，历江淮、荆襄。二年四月，朝于凤翔，授宪部尚书，寻加御史大夫。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，谏议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肃，真卿劾之；贬漪为右庶子，何忌西平郡司马。元帅广平王领朔方蕃汉兵号二十万来收长安，出辞之日，百僚致谒于朝堂。百僚拜，答拜，辞亦如之。王当阙不乘马，步出木马门而后乘。管崇嗣为王都虞候，先王上马，真卿进状弹之。肃宗曰：“朕儿子每出，谆谆教诫之，故不敢失礼。崇嗣老将，有足疾，姑欲优容之，卿勿复言。”乃以奏状还真卿。虽天子蒙尘，典法不废。泊銮舆将复宫阙，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，陈告宗庙之礼，有司署祝文，称“嗣皇

帝”。真卿谓礼仪使崔器曰：“上皇在蜀，可乎？”器遽奏改之。中旨宣劳，以为名儒深达礼体。时太庙为贼所毁，真卿奏曰：“春秋时，新宫灾，鲁成公三日哭。今太庙既为盗毁，请筑坛于野，皇帝东向哭，然后遣使。”竟不能从。军国之事，知无不言。为宰相所忌，出为同州刺史，转蒲州刺史。为御史唐旻所构，贬饶州刺史。旋拜升州刺史、浙江西道节度使，征为刑部尚书。李辅国矫诏迁玄宗居西宫，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，辅国恶之，奏贬蓬州长史。

代宗嗣位，拜利州刺史，迁户部侍郎，除荆南节度使，未行而罢，除尚书左丞。车驾自陕将还，真卿请皇帝先谒五陵、九庙而后还宫。宰相元载谓真卿曰：“公所见虽美，其如不合事宜何？”真卿怒，前曰：“用舍在相公耳，言者何罪？然朝廷之事，岂堪相公再破除耶！”载深衔之。旋改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，累进封鲁郡公。时元载引用私党，惧朝臣论奏其短，乃请：百官凡欲论事，皆先白长官，长官白宰相，然后上闻。真卿上疏曰：

御史中丞李进等传宰相语，称奉进止：“缘诸司官奏事颇多，朕不憚省览，但所奏多挟谗毁；自今论事者，诸司官皆须先白长官，长官白宰相，宰相定可否，然后奏闻者。”臣自闻此语已来，朝野嚣然，人心亦多衰退。何则？诸司长官皆达官也，言皆专达于天子也。郎官、御史者，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。故其出使天下，事无巨细得失，皆令访察，回日奏闻，所以明四目、达四聪也。今陛下欲自屏耳目，使不聪明，则天下何述焉。《诗》云：“营营青蝇，止于棘。谗言罔极，交乱四国。”以其能变白为黑，变黑为白也。诗人深恶之，故曰：“取彼谗人，投畀豺虎。豺虎不食，投畀有北。”则夏之伯明、楚之无极、汉之江充，皆谗人也，孰不恶之？陛下恶之，深得君人之

体矣。陛下何不深回听察，其言虚诬者，则谗人也，因诛殛之；其言不虚者，则正人也，因奖励之。陛下舍此不为，使众人皆谓陛下不能明察，倦于听览，以此为辞，拒其谏诤，臣窃为陛下痛惜之。

臣闻太宗勤于听览，庶政以理，故著《司门式》云：“其有无门籍人，有急奏者，皆令监门司与仗家引奏，不许关碍。所以防壅蔽也。并置立仗马二匹，须有乘骑便往，所以平治天下，正用此道也。天宝已后，李林甫威权日盛，群臣不先谄宰相辄奏事者，仍托以他故中伤，犹不敢明约百司，令先白宰相。又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，玄宗动静，必告林甫，先意奏请，玄宗惊喜若神。以此权柄恩宠日甚，道路以目。上意不下宣，下情不上达，所以渐致潼关之祸，皆权臣误主，不遵太宗之法故也。陵夷至于今日，天下之蔽，尽萃于圣躬，岂陛下招致之乎？盖其所从来者渐矣。自艰难之初，百姓尚未凋纒，太平之理，立可便致。属李辅国用权，宰相专政，递相姑息，莫肯直言。大开三司，不安反侧，逆贼散落，将士北走党项，合集土贼，至今为患。伪将更相惊恐，因思明危惧，扇动却反。又今相州败散，东都陷没，先帝由此忧勤，至于损寿，臣每思之，痛切心骨。

今天下兵戈未戢，疮磐未平，陛下岂得不日闻说言以广视听，而欲顿隔忠说之路乎！臣窃闻陛下在陕州时，奏事者不限贵贱，务广闻见，乃尧、舜之事也。凡百臣庶以为太宗之理，可翘足而待也。臣又闻君子难进易退，由此言之，朝廷开不讳之路，犹恐不言，况怀厌怠，令宰相宣进止，使御史台作条目，不令直进。从此人人不敢奏事，则陛下闻见，只在三数人耳。天下之士，方钳口结舌，陛下后见无人奏事，必谓朝廷无事可论，岂知惧不敢进，即林甫、国忠复起矣。凡百臣庶，以为危

殆之期，又翹足而至也。如今日之事，旷古未有，虽李林甫、杨国忠犹不敢公然如此。今陛下不早觉悟，渐成孤立，后纵悔之无及矣！臣实知忤大臣者，罪在不测，不忍孤负陛下，无任恳迫之至。

其激切如此。于是中人争写内本布于外。

后摄祭太庙，以祭器不修言于朝，载坐以诽谤，贬硤州别驾、抚州湖州刺史。元载伏诛，拜刑部尚书。代宗崩，为礼仪使。又以高祖已下七圣谥号繁多，乃上议请取初谥为定。袁傜以谄言排之，遂罢。杨炎为相，恶之，改太子少傅，礼仪使如旧，外示崇宠，实去其权也。

卢杞专权，忌之，改太子太师，罢礼仪使，谕于真卿曰：“方面之任，何处为便？”真卿候杞于中书曰：“真卿以褊性为小人所憎，窜逐非一。今已羸老，幸相公庇之。相公先中丞传首至平原，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，以舌舐之，相公忍不相容乎？”杞矍然下拜，而含怒心。会李希烈陷汝州，杞乃奏曰：“颜真卿四方所信，使谕之，可不劳师旅。”上从之，朝廷失色，李勉闻之，以为失一元老，貽朝廷羞，乃密表请留。又遣逆于路，不及。

初见希烈，欲宣诏旨，希烈养子千余人露刃争前迫真卿，将食其肉。诸将丛绕慢骂，举刃以拟之，真卿不动。希烈遽以身蔽之，而麾其众，众退，乃揖真卿就馆舍。因逼为章表，令雪己，愿罢兵马。累遣真卿兄子岷与从吏凡数辈继来京师。上皆不报。每于诸子书，令严奉家庙，恤诸孤而已。希烈大宴逆党，召真卿坐，使观倡优斥黜朝政为戏，真卿怒曰：“相公，人臣也，奈何使此曹如是乎？”拂衣而起，希烈惭，亦呵止。时硃滔、王武俊、田悦、李纳使在坐，目真卿谓希烈曰：“闻太师名德久矣，相公欲建大号，而太师至，非天命正位？欲求

宰相，孰先太师乎？”真卿正色叱之曰：“是何宰相耶！君等闻颜杲卿无？是吾兄也。禄山反，首举义兵，及被害，诟骂不绝于口。吾今生向八十，官至太师，守吾兄之节，死而后已，岂受汝辈诱胁耶！”诸贼不敢复出口。希烈乃拘真卿，令甲士十人守，掘方丈坎于庭，曰“坑颜”，真卿怡然不介意。后张伯仪败绩于安州，希烈令贲伯仪旌节首级，夸示真卿，真卿恸哭投地。后其大将周曾等谋袭汝州，因回兵杀希烈，奉真卿为节度。事泄，希烈杀曾等，遂送真卿于龙兴寺。真卿度必死，乃作遗表，自为墓志、祭文，常指寝室西壁下云：“吾殡所也。”希烈既陷汴州，僭伪号，使人问仪于真卿，真卿曰：“老夫耄矣，曾掌国礼，所记者诸侯朝覲礼耳。”

兴元元年，王师复振，逆贼虑变起蔡州，乃遣其将辛景臻、安华至真卿所，积柴庭中，沃之以油，且传逆词曰：“不能屈节，当自烧。”真卿乃投身赴火，景臻等遽止之，复告希烈。德宗复宫阙，希烈弟希倩在硃泚党中，例伏诛。希烈闻之怒。兴元元年八月三日，乃使阉奴与景臻等杀真卿。先曰：“有敕。”真卿拜，奴曰：“宜赐卿死。”真卿曰：“老臣无状，罪当死，然不知使人何日从长安来？”奴曰：“从大梁来。”真卿骂曰：“乃逆贼耳，何敕耶！”遂缢杀之，年七十七。

及淮、泗平，贞元元年，陈仙奇使护送真卿丧归京师。德宗痛悼异常。废朝五日，谥曰文忠。复下诏曰：“君臣之义，生录其功，歿厚其礼，况才优匡国，忠至灭身。朕自兴叹，劳于寤寐。故光禄大夫、守太子太师、上柱国、鲁郡公颜真卿，器质天资，公忠杰出，出入四朝，坚贞一志。属贼臣扰乱，委以存谕，拘肋累岁，死而不挠，稽其盛节，实谓犹生。朕致貽斯祸，惭悼靡及，式崇嘉命，兼延尔嗣。可赠司徒，仍赐布帛五百端。男颢、硕等丧制终，所司奏超授官秩。”贞元六年十

一月南郊，赦书节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员官，故顓得录用。文宗诏曰：“朕每览国史，见忠烈之臣，未尝不嗟叹久之，思有以报。如闻从览、弘式，实杲卿、真卿之孙。永惟九原，既不可作，旌其嗣续，谅协典彝。考绩已深于宦途者，命列于中台；官次未齿于搢绅者，俾佐于左辅。庶使天下再新义风。”以真卿曾孙弘式为同州参军。

国，是武之英也；苟无杨炎弄权，若任之为将，遂展其才，岂有硃泚之祸焉！如清臣富于学，守其正，全其节，昌文之杰也；苟无卢杞恶直，若任之为相，遂行其道，岂有希烈之叛焉！夫国得贤则安，失贤则危。德宗内信奸邪，外斥良善，几致危亡，宜哉。噫，“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；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！”二君守道殁身，为时垂训，希代之士也，光文武之道焉。

赞曰：自古皆死，得正为顺。二公云亡，万代垂训。

## 列传第七十九

韩滉 子皋 弟洄

张延赏 子弘靖 弘靖子文规 次宗

韩滉，字太冲，太子少师休之子也。少贞介好学，以廕解褐左威卫骑曹参军，出为同官主簿。至德初，青齐节度邓景山辟为判官，授监察御史、兼北海郡司马，以道路阻绝，因避地山南。采访使李承昭奏充判官，授通州长史、彭王府谘议参军。邓景山移镇淮南，又表为宾佐，未行，除殿中侍御史，追赴京师。先是，滉兄法知制诰，草王玙拜官之词，不加虚美，玙颇衔之。及其秉政，诸使奏滉兄弟者，必以冗官授之。玙免相，群议称其屈，累迁至祠部、孝功、吏部三员外郎。

滉公洁强直，明于吏道，判南曹凡五年，详究簿书，无遗纡隐。大历中，改吏部郎中、给事中。时盗杀富平令韦当，县吏捕获贼党，而名隶北军，监军鱼朝恩以有武材，请诏原其罪，滉密疏驳奏，贼遂伏辜。迁尚书右丞。五年，知兵部选。六年，改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自至德、乾元已后，所在军兴，赋税无度，帑藏给纳，多务因循。滉既掌司计，清勤检辖，不容奸妄，下吏及四方行纲过犯者，必痛绳之。又属大历五年已后，蕃戎罕侵，连岁丰稔，故滉能储积谷帛，帑藏稍实。然苛克颇甚，覆治案牍，勾剥深文，人多咨怨。

大历十二年秋，霖雨害稼，京兆尹黎干奏畿县损田，滉执云干奏不实。乃命御史巡覆，回奏诸县凡损三万一千一百九十五顷。时渭南令刘藻曲附滉，言所部无损，白于府及户部。分

巡御史赵计复检行，奏与藻合。代宗览奏，以为水旱咸均，不宜渭南独免，申命御史硃敖再检，渭南损田三千余顷。上谓敖曰：“县令职在字人，不损犹宜称损，损而不问，岂有恤隐之意耶！卿之此行，可谓称职。”下有司讯鞫，藻、计皆伏罪，藻贬万州南浦员外尉，计贬丰州员外司户。滉弄权树党，皆此类也。俄改太常卿，议未息，又出为晋州刺史。数月，拜苏州刺史、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。寻加检校礼部尚书、兼御史大夫、润州刺史、镇军节度使。滉既移镇，安辑百姓，均其租税，未及逾年，境内称理。及建中年冬，泾师之乱，德宗出幸，河、汴骚然，滉训练士卒，锻砺戈甲，称为精劲。李希烈既陷汴州，滉乃择其锐卒，令裨将李长荣、王栖曜与宣武军节度刘玄佐犄角讨袭，解宁陵之围，复宋、汴之路，滉功居多。

然自关中多难，滉即于所部闭关梁，筑石头五城，自京口至玉山，禁马牛出境；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，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，至申浦而还；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，修坞壁，建业抵京岷，楼雉相属，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。时滉以国家多难，恐有永嘉渡江之事，以为备预，以迎銮驾，亦申儆自守也。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，下与江平，俾偏将丘洵督其役。洵酷虐士卒，日役千人，朝令夕办，去城数十里内先贤丘墓，多令毁废。明年正月，追李长荣等戍军还，以其所亲吏卢复为宣州刺史、采石军使，增营垒，教习长兵。以佛寺铜钟铸弩牙兵器。陈少游时镇扬州，以甲士三千人临江大阅，滉亦以兵三千人临金山，与少游相应，楼船于江中，以金银繒彩互相聘贄。而自德宗出居，及归京师，军用既繁，道路又阻，关中饥馑，加之以灾蝗，江南、两浙转输粟帛，府无虚月，朝廷赖焉。

兴元元年，就加检校吏部尚书。数月，又加检校右仆射。

贞元元年七月，拜检校左仆射、同平章事，使并如故。二年春，特封晋国公。其年十一月，来朝京师。时右丞元琇判度支，以关辅旱俭，请运江淮租米以给京师。上以滉浙江东西节度，素著威名，加江淮转运使，欲令专督运务。琇以滉性刚愎，难与集事，乃条奏滉督运江南米至扬子，凡一十八里，扬子以北，皆元琇主之。滉深怒于琇。琇以京师钱重货轻，切疾之，乃于江东监院收获见钱四十余万贯，令转送入关。滉不许，乃诬奏云：“运千钱至京师，费钱至万，于国有害。”请罢之。上以问琇，琇奏曰：“一千之重，约与一斗米均。自江南水路至京，一千之所运，费三百耳，岂至万乎？”上然之，遣中使赍手诏令运钱。滉坚执以为不可。其年十二月，加滉度支诸道转运盐铁等使，遂逞宿怒，累诬奏琇，贬雷州司户。其责既重，举朝以为非罪，多窃议者。尚书左丞董晋谓宰臣刘滋、齐映曰：“元左丞忽有贬责，未知罪名，用刑一滥，谁不危惧？假有权臣聘志，相公何不奏请三司详断之。去年关辅用兵，时方蝗旱，琇总国计，夙夜忧勤，以贍给师旅，不增一赋，军国皆济，斯可谓之劳臣也。今见播逐，恐失人心，人心一摇，则有闻鸡起舞者矣。窃为相公痛惜之。”滋、映但引过而已。给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，滉诬以朋党，寝而不行。

时两河罢兵，中土宁义，滉上言：“吐蕃盗有河湟，为日已久。大历已前，中国多难，所以肆其侵轶。臣闻其近岁已来，兵众浸弱，西迫大食之强，北病回纥之众，东有南诏之防，计其分镇之外，战兵在河、陇五六万而已。国家第令三数良将，长驱十万众，于凉、鄯、洮、渭并修坚城，各置二万人，足当守御之要。臣请以当道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，以充三年之费。然后营田积粟。且耕且战，收复河、陇二十余州，可翘足而待也。”上甚纳其言。滉之入朝也，路由汴州，厚结刘玄佐，将

荐其可任边事，玄佐纳其赂，因许之。及来觐，上访问焉，初颇稟命，及滉以疾归第，玄佐意怠，遂辞边任，盛陈犬戎未衰，不可轻进。滉贞元三年二月，以疾薨，遂寝其事，年六十五。上震悼久之，废朝三日，赠太傅，赙布帛米粟有差。

滉，宰相子，幼有美名，其所结交，皆时之俊彦，非公直者不与之亲密。性持节俭，志在奉公，衣裘茵衽，十年一易，居处陋薄，才蔽风雨。弟洄常于里宅增修廊宇，滉自江南至，即命撤去之，曰：“先公容焉，吾辈奉之，常恐失坠，所有摧圯，葺之则已，岂敢改作，以伤俭德。”自居重位，愈清俭嫉恶，弥缝阙漏，知无不为，家人盗产，未尝在意。入仕之初，以至卿相，凡四十年，相继乘马五匹，皆及敝帷。尤工书，兼善丹青，以绘事非急务，自晦其能，未尝传之。好《易象》及《春秋》著《春秋通例》及《天文事序议》各一卷。然以前辈早达，稍薄后进。晚岁至京师，丞郎卿佐，接之颇倨，众不能平。其在浙右也，政令明察，末年伤于严急，巡内婺州傍县有犯其令者，诛及邻伍，死者数十百人。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，情涉疑似，必置极法，诛杀残忍，一判即剿数十人，且无虚日。虽令行禁止，而冤滥相寻。议者以滉统制一方，颇著勤绩，自幼立名贞廉，晚途政甚苛惨，身未达则饰情以进，得其志则本质遂彰。子群、皋。群，官至考功员外郎。

皋字仲闻，夙负令名，而器质重厚，有大臣之度。由云阳尉擢贤良科，拜右拾遗，转左补阙，累迁起居郎、考功员外郎。俄丁父艰，德宗遣中人就第慰问，仍宣令论譔滉之事业，皋号泣承命，立草数千言，德宗嘉之。及免丧，执政者拟考功郎中，御笔加知制诰。迁中书舍人、御史中丞、尚书右丞、兵部侍郎，皆称职。改京兆尹，奏郑锋为仓曹，专掌钱谷。锋苛刻剥下为事，人皆咨怨。又劝皋搜索府中杂钱，折余百姓粟麦等三十万

石进奉，以图恩宠。皋纳其计。寻奏铎为兴平县令。

及贞元十四年，春夏大旱，粟麦枯槁，畿内百姓，累经皋陈诉，以府中仓库虚竭，忧迫惶惑，不敢实奏。会唐安公主女出适右庶子李愬，内官中使于愬家往来，百姓遮道投状，内官继以事上闻。德宗下诏曰：“京邑为四方之则，长吏受亲人之寄，实系邦本，以分朕忧，苟非其才，是紊于理。正议大夫、守京兆尹、赐紫金鱼袋韩皋，比践清贯，颇闻谨恪，委之尹正，冀效公忠。乃者邦畿之间，粟麦不稔，朕念兹黎庶，方议蠲除，自宜悉心，以副勤恤。皋奏报失实，处理无方，致令闾井不安，嚣然上诉。及令覆视，皆涉虚词，壅蔽颇深，罔惑斯甚。宜加惩诫，以勸守官。可抚州司马，员外置同正员，驰驿发遣。”铎亦寻出为汀州司马。皋无几移杭州刺史，复拜尚书右丞。

皋恃前辈，颇以简倨自处。顺宗时，王叔文党盛，皋嫉之，谓人曰：“吾不能事新贵。”皋从弟晔，幸于叔文，以告之，因出为鄂州刺史、岳鄂蕲沔等州观察使。入为东都留守。元和八年六月，加检校吏部尚书，兼许州刺史，充忠武军节度等使。以陈、许二州水潦之后，赐皋绫绢布葛十万端疋，以助军资宴赏。所理以简俭称。入为吏部尚书，兼太子少傅，判太常卿事。元和十一年三月，皇太后王氏崩，以皋充大明宫使。十五年闰正月，充宪宗山陵礼仪使。三月，穆宗以师保之旧，加检校右仆射。十二月，以铎司考科目人失实，与刑部侍郎知选事李建罚一月俸料。长庆元年正月，正拜尚书右仆射。二年四月，转左仆射，赴尚书省上事，命中使宣赐酒馔，及宰臣百僚送上，皆如近式。其年，以本官东都留守，行及戏源驿暴卒，年七十九。赠太子太保。大和元年，谥曰贞。

皋生知音律，尝观弹琴，至《止息》，叹曰：“妙哉！嵇生之为是曲也，其当晋、魏之际乎！其音主商，商为秋声。秋也

者，天将摇落肃杀，其岁之晏乎！又晋乘金运，商，金声，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晋将代也。慢其商弦，与宫同音，是臣夺君之义也，所以知司马氏之将篡也。司马懿受魏明帝顾托后嗣，反有篡夺之心，自诛曹爽，逆节弥露。王陵都督扬州，谋立荆王彪；毋丘俭、文钦、诸葛诞前后相继为扬州都督，咸有匡复魏室之谋，皆为懿父子所杀。叔夜以扬州故广陵之地，彼四人者，皆魏室文武大臣，咸败散于广陵，《散》言魏氏散亡，自广陵始也。《止息》者，晋虽暴兴，终止息于此也。其哀愤躁蹙，憯痛迫胁之旨，尽在于是矣。永嘉之乱，其应乎！叔夜撰此，将贻后代之知音者，且避晋、魏之祸，所以托之神鬼也。”

洄以廕绪受任，刘晏判盐铁度支，辟为属吏，累官至谏议大夫、知制造。与元载善，载诛，以累贬邵州司户同正员。建中元年二月，复谏议大夫。先以刘晏兼领度支，晏既罢黜，令天下钱谷各归尚书省。本司废职罢事，久无纲纪，徒收其名而莫综其任，国用出入，未有所统，故转洄户部侍郎、判度支。洄上言：“江淮七监，岁铸钱四万五千贯，输于京师，度工用转送之费，每贯计钱二千，是本倍利也。今商州有红崖冶，出铜益多，又有洛源监，久废不理。请增工凿山以取铜，兴洛源故监，置十炉铸之。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，度工用转送之费，贯计钱九百，则利浮本矣。其江淮七监，请皆罢之。”复以“天下铜铁之冶，是曰山泽之利，当归于王者，非诸侯方岳所有。今诸道节度都团练使皆占之，非宜也，总隶盐铁使”。皆从之。

洄与杨炎善，炎得罪，常不自安。无何，兄子皋抗疏理炎罪，德宗意洄令为之，寻贬蜀州刺史。兴元元年三月，入为兵部侍郎。六月，为京兆尹。七月，加御史大夫。贞元二年正月，刑部侍郎刘太真党于宰相卢杞得罪，以洄代太真为刑部侍郎，寻复兵部侍郎。贞元七年十一月，为国子祭酒。

张延赏，中书令嘉贞之子。幼孤，本名宝符，开元末，玄宗召见，赐名延赏，取“赏延于世”之义，特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。博涉经史，达于政事，侍中、韩国公苗晋卿见而奇之，以女妻焉。肃宗在凤翔，擢拜监察御史，赐绯鱼袋，转殿中侍御史。关内节度使王思礼请为从事，思礼领河东，又为太原少尹，兼行军司马、北都副留守。

代宗幸陕，除给事中，转御史中丞、中书舍人。大历二年，拜河南尹，充诸道营田副使。河洛久当兵冲，间井丘墟，延赏勤身率下，政尚简约，疏导河渠，修筑宫庙，数年间流庸归附，邦畿复完，诏书褒美焉。时罢河南、淮西、山南副元帅，以其兵镇东都，延赏权知东都留守以领之，理行第一，入朝拜御史大夫。初，上封人李少良潜以元载阴事闻，载党知之，奏少良狂妄，下御史台讯鞠，欲有所属。延赏不承其意，寻出为扬州刺史、淮南节度观察等使。属岁旱歉，人有亡去他境者，吏或拘之。延赏曰：“夫食，人之所恃而生也，此居而坐毙，适彼而可生，得存吾人，又何限于彼也。”乃具舟楫而遣之，俾吏修其庐室，已其逋债，而归者增于其旧。边江之瓜洲，舟航凑会，而县属江南，延赏奏请以江为界，人甚为便。寻以母忧去职，终制授授检校礼部尚书、江陵尹、兼御史大夫、荆南节度观察使。

数年，改检校兵部尚书、成都尹、剑南西川节度观察使，依前兼御史大夫，寻就加吏部尚书。建中四年十一月，部将西山兵马使张朏以兵入成都为乱，延赏奔汉州鹿头，戍将叱干遂等讨之。其月，斩朏及同恶者，复归成都。先是兵革屡扰，自天宝末杨国忠用事南蛮，三蜀疲弊，属车驾迁幸；其后郭英义淫崔宁之室，遂纵崔宁、杨琳交乱；及崔宁得志，复极侈靡，故蜀土残弊，荡然无制度。延赏薄赋约事，动遵法度，仅至庶

富焉。建中末，驾在山南，延赏贡奉供亿，颇竭忠力焉。驾在梁州，倚剑南蜀川为根本。

贞元元年，以宰相刘从一有疾，诏征延赏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与凤翔节度使李晟不协，晟表论延赏过恶，德宗重违晟意，延赏至兴元，改授左仆射。初，大历末，吐蕃寇剑南，李晟领神策军戍之，及旋师，以成都官妓高氏归。延赏闻而大怒，即使将吏令追还焉。晟颇衔之，形于词色。三年正月，晟入朝，诏晟与延赏释憾，德宗注意于延赏，将用之。会浙西观察使韩滉来朝，尝有德于晟，因会宴说晟使释憾，遂同饮极欢，且请晟表荐为相，晟然之，于是复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及延赏当国用事，晟请一子聘其女，固情好焉，延赏拒而不许。晟谓人曰：“武人性快，若释旧恶于杯酒之间，终欢可解。文士难犯，虽修睦于外，而蓄怒于内，今不许婚，衅未忘也，得无惧焉！”无几，延赏果谋罢晟兵权。初，吐蕃尚结赞兴兵入陇州，抵凤翔，无所虏掠，且曰：“召我来，何不持牛酒劳军？”徐乃引去，持是以间晟。晟令牙将王泌选锐兵三千设伏汧阳，大败吐蕃，结赞仅免，自是数遣使乞和。晟朝于京师，奏曰：“戎狄无信，不可许。”宰相韩滉又扶晟议，请调军食以继之，上意将帅生事邀功。会滉卒，延赏揣上意，遂行其志，奏令给事中郑云逵代之。上不许，且曰：“晟有社稷之功，令自举代己者。”于是始用邢君牙焉。拜晟太尉、兼中书令，奉朝请而已。是年五月，吐蕃果背约以劫浑瑊。及册晟太尉，故事，临轩册拜三公，中书令读册，侍中奉礼，如阙，即以宰相摄之。延赏欲轻其礼，始令兵部尚书崔汉衡摄中书令读册，时议非之。

延赏奏议请省官员，曰：“为政之本，必先命官。旧制官员繁而且费，州县残破，职此之由。臣在荆南、剑南，所管州

县阙官员者，少不下十数年，吏部未尝补授，但令一官假摄，公事亦理。以此言之，员可减无疑也。请减官员，收其禄俸，资募职战士，俾刘玄佐复河湟，军用不乏矣。”上然之。初，韩滉入朝，至汴州，厚结刘玄佐，将荐其可委边任，玄佐亦欲自效，初禀命，及滉卒，玄佐以疾辞，上遣中官劳问，卧以受命。延赏知不可用，奏用李抱真，抱真亦辞不行。时抱真判官陈昱奏事京师，延赏俾昱劝抱真，竟拒绝之。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，由是武臣不附。自建议减员之后，物议不平。延赏惧，量留其官，下诏曰：“诸州府停减及所留官，并合厘务。其中有先考满及充职掌，遇停减或恐公务有阙，宜委长吏于合停官中取考浅人清白干举者，留填阙官，差摄讷闻奏。但取才堪，不限资序。如当州官少，任以邻州官充。其州县诸色部送，准旧例以当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资产干了者差遣。”及减员人众，道路怨叹，日闻于上。侍中马燧奏减员太甚，恐不可行；太子少保韦伦及常参官等各抗疏以减员招怨，并请复之；浙西观察使白志贞亦以疏论。时廷赏疾甚，在私第；李泌初为相，采于群情，由是官员悉复。

贞元三年七月薨，年六十一，废朝三日，赠太保，赠礼加等，谥曰成肃。

子弘靖，字元理，雅厚信直。少以门荫授河南府参军，调补蓝田尉。东都留守杜亚辟为从事，奏改监察御史里行，转殿中侍御史、内供奉。留守将令狐运逐贼出郊，其日有劫转运绢于道者，亚以运豪家子，意其为之，乃令判官穆员及弘靖同鞫其事。员与弘靖皆以运职在牙门，必不为盗，坚请不按。亚不听，遂以狱闻，仍斥员及弘靖出幕府，有诏令三司使杂治之，后果于河南界得贼。无何，德阳公主下嫁，治第将侵弘靖家庙。弘靖拜表陈情，具述祖考之德，德宗慰抚之，不令毁庙。又献

赋美二京之制，德宗嘉其文，擢授监察御史。转殿中侍御史、礼部员外郎；迁兵部郎中、知制诰、中书舍人、知东都选事；拜工部侍郎，转户部侍郎、陕州观察、河中节度使；拜刑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

吴少阳死，其子元济擅主留务，宪宗怒，欲下诏诛之。弘靖请先命吊赠使，待其不恭，然后加兵，宪宗从其议。寻加中书侍郎平章事。盗杀宰相武光衡，京师索贼未得。时王承宗邸中有镇卒张晏辈数人，行止无状，人多意之，诏录付御史陈中师按之，皆附致其罪，如京中所说。弘靖疑其不直，骤于上前言之，宪宗不听，竟杀张晏辈。及田弘正入郛，按簿书，亦有杀元衡者，但事暧昧，互有所说，卒未得其实。又杀张晏后，宪宗欲遂伐承宗。弘靖以为戎事并兴，鲜有济者，不若一并攻元济，待淮西平，然后悉师河朔。宪宗业已北讨，不为之止，然亦重违其言。弘靖知终不听用，遂自陈乞罢政事。俄检校吏部尚书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充太原节度使。行未及镇，果下诏诛承宗。弘靖以骤谏不行，宜用自效，大阅军实，请躬讨承宗。诏许出军，不许自往。俄而魏博、泽潞悉为承宗所败，有诏赏其前言。弘靖即间道发使慰喻承宗，承宗因亦款附。旋征拜吏部尚书，迁检校右仆射、宣武军节度使，时韩弘入觐之后也。弘靖用政宽缓，代弘之理。俄以刘总累求归阙，且请弘靖代己，制加检校司空平章事，充幽州、卢龙等军节度使。

弘靖之入幽州也，蓟人无老幼男女，皆夹道而观焉。河朔军帅冒寒暑，多与士卒同，无张盖安舆之别。弘靖久富贵，又不知风土，入燕之时，肩舆于三军之中，蓟人颇骇之。弘靖以禄山、思明之乱，始自幽州，欲于事初尽革其俗，乃发禄山墓，毁其棺柩，人尤失望。从事有韦雍、张宗厚数辈，复轻肆嗜酒，常夜饮醉归，烛火满街，前后呵叱，蓟人所不习之事。又雍等

诟责吏卒，多以反虏名之，谓军士曰：“今天下无事，汝辈挽得两石力弓，不如识一丁字。”军中以意气自负，深恨之。刘总归朝，以钱一百万贯赐军士，弘靖留二十万贯充军府杂用。蓟人不胜其愤，遂相率以叛，囚弘靖于蓟门馆，执韦雍、张宗厚辈数人，皆杀之。续有张彻者，自远使回，军人以其无过，不欲加害，将引置馆中。彻不知其心，遂索弘靖所在，大骂军人，亦为乱兵所杀。明日，吏卒稍稍自悔，悉诣馆，请弘靖为帅，愿改心事之。凡三请，弘靖卒不对。军人乃相谓曰：“相公无言，是不赦吾曹必矣，军中岂可一日无帅！”遂取硃洄为兵马留后。朝廷既除洄子克融为幽州节度使，乃贬弘靖为抚州刺史。未几，迁太子宾客、少保、少师。长庆四年六月卒，年六十五。

元和初，王承宗阻兵，刘总父济备陈征讨之术，请身先之。及出军，累拔城邑。总既继父，愿述先志，且欲尽更河朔旧风。长庆初，累表求入朝，兼请分割理之地，然后归朝。其意欲以幽、涿、营州一道，请弘靖理之；瀛州为一道，卢士玫理之；平、蓟、妫、檀为一道，请薛平理之。仍籍军中宿将，尽荐于阙下，因望朝廷升奖，使幽、蓟之人，皆有希美爵禄之意。及疏上，穆宗且欲速得范阳，宰臣崔植、杜元颖又不为远大经略，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。唯瀛、莫两州许置观察使，其他郡县悉命弘靖统之。时总所荐将校俱在京师旅舍中，久而不问，硃克融辈仅至假衣丐食，日诣中书求官，不胜其困。及除弘靖，命悉还本军。克融辈虽得复归，皆深怀觖望，其后因为叛乱。初，总以平、蓟、妫、檀请薛平，于分裂之中尤为上策，而朝廷不能行之，竟致后患，人至于今惜之。

子文规、景初、嗣庆、次宗。

文规，历拾遗、补阙、吏部员外郎。开成三年十一月，右

丞韦温弹劾文规：长庆中父弘靖陷在幽州，文规徘徊京师，不寻赴难，不宜坐汙南宮，乃出为安州刺史。累迁右散骑常侍、兼御史中丞、桂管都防御观察使。

景初，历职使府，官止殿中侍御史。

嗣庆，位终河南少尹。

次宗最有文学，稽古履行。开成中，为起居舍人。文宗复故事，每入阁，左右史执笔立于螭头之下，宰相奏事，得以备录。宰臣既退，上召左右史更质证所奏是非，故开成政事，详于史氏，次宗尤称奉职。改礼部员外郎，以兄文规为韦温不放入省出官，次宗坚辞省秩，改国子博士兼史馆修撰。出为舒州刺史，卒。

文规子彦远，大中初由左补阙为尚书祠部员外郎。景初子天保，嗣庆子彦修，次宗子曼容。延赏东都旧第在思顺里，亭馆之丽，甲于都城，子孙五代，无所加工，时号“三相张氏”云。

史臣曰：君民足则国富，将相和则国安，反是道焉非得人者。滉杀元琇，奏瑞盐，逞幹运之能，非贞纯之士，刻下罔上，以为己功。幸逢多事之朝，例在姑息之地，幸而获免，余无可称。延赏以私害公，罢李晟兵柄，使武臣不陈其力矣；恶直丑正，挤柳浑相位，致贤者不进其才矣。象恭僞功，皆四凶之迹也，虽以廕继世，以才进身，蹈非道者，实小人哉！延赏历典名藩，皆称善政，及登大位，乃彰饰情。皋迭处大僚，徒称旧德；弘靖轻傲边事，欺减军资；洄附元载、杨炎，继及累贬，俱非守正中立者也。《书》云：“世禄之家，鲜克由礼。”不其是欤！

赞曰：韩滉刻下，延赏害公。皋、洄继世，弘靖兴戎。

## 列传第八十

王玙 道士 李国祯附  
李泌 子繁 顾况附  
崔造 关播 李元平附

王玙，少习礼学，博求祠祭仪注以干时。开元末，玄宗方尊道术，靡神不宗。玙抗疏引古今祀典，请置春坛，祀青帝于国东郊，玄宗甚然之，因迁太常博士、侍御史，充祠祭使。玙专以祀事希幸，每行祠祷，或焚纸钱，祷祈福祐，近于巫覡，由是过承恩遇。肃宗即位，累迁太常卿，以祠祷每多赐赉。乾元三年七月，兼蒲州刺史，充蒲、同、绛等州节度使。中书令崔圆罢相，乃以玙为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人物时望，素不为众所称，及当枢务，声问顿减。玙又奏置太一神坛于南郊之东，请上躬行祀事。肃宗尝不豫，太卜云：“崇在山川。”玙乃遣女巫分行天下，祈祭名山大川。巫皆盛服乘传而行，上令中使监之，因缘为奸，所至干托长吏，以邀赂遗。一巫盛年而美，以恶少年数十自随，尤为蠹弊，与其徒宿于黄州传舍。刺史左震晨至，驿门扃鐍，不可启，震破锁而入，曳女巫阶下斩之，所从恶少年皆毙。阅其赃赂数十万，震籍以上闻，仍请赃钱代贫民租税，其中使发遣归京，肃宗不能诘。肃宗亲谒九宫神，殷勤于祠祷，皆玙所启也。岁余，罢知政事，为刑部尚书。上元二年，兼扬州长史、御史大夫。充淮南节度使。肃宗南郊礼毕，以玙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、越州刺史，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，本官兼御史大夫，祠祭使如故。入为太子

少保，转少师。。大历三年六月卒。

均以祭祀妖妄致位将相，时以左道进者，往往有之。广德二年八月，道士李国祯以道术见，因奏皇室仙系，宜修崇灵迹。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、大地婆父、三皇、道君、太古天皇、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，并置扫洒宫户一百户。又于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，并许之。时岁饥荒，人甚不安，昭应县令梁镇上表曰：

臣闻国以人为本，害其本则非国；神以人为主，虐其主则非神。故昔之圣王，所以极陈理道，明著祀典，将爱其人而慎用其财力，敬其神而虔恭于祠祭。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，人受其大赉而尽其力，然后神人以和，而国家可保也。一昨蠡贼作孽，水旱为灾，虽王畿皆遍，而臣县最苦。此则神之不能御大灾明矣，又何力于陛下而得列祀典哉！用以残弊之余，当凶荒之岁，丁壮素出家入仕，羸老方飞刍挽粟，令但供亿王事，已不堪命，更奔走鬼道，何以聊生？

臣又闻天地之神，尊之极者，扫地可祭，精意可飨。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，崇俗巫之说，走南亩之客，杀东邻之牛，而后冀非妄之福。陛下虽欲为人祈福，福未至而人已困矣！其不可一也。陛下不视昔者有道之君，至德之后，曷不卑宫室，恶饮食，恭己以遂万物之性哉！陛下今违神亭育之心，竭人疲困之力，如是又何从而致其福哉？此又不可二也。又陛下宗庙之敬极矣，尚无一月三祭之礼；今此独为，则宗庙之灵，将等以亲疏，校以厚薄，陛下又何以言哉？此又不可三也。又大地婆父，祀典无文，言甚不经，义无可取。若陛下待与大地建祖宗之庙，必上天贻向背之责，陛下又何以词哉？此又不可四也。夫湫者，龙之所居也。龙得水则神，无水则蝼蚁之匹也。故知水存则龙在，水竭则龙亡，此愚智之所同知矣。今湫竭已

久，龙安所存？陛下又崇饰祠宇，丰洁荐奠，为去龙之穴，破生人之产，人且怨矣，神何歆哉！此又不可五也。其道君、三皇、五帝，则两京及所都之处，皆建宫观祠庙，时设斋醮飨祀，国有彝典，官有常礼，盖无阙失，何劳神役灵？此又不可六也。臣稽先王之典礼，观前圣之轨躅，休咎丰凶，灾祥祸福，必主帝王五事，不在山川百神。此又不可七也。

臣伏察此弊，颇知其由。盖以道士李国祯等动众则得人，兴工则获利，祭祀则受胙，主执则弄权。是以鼓动禁中，荧惑天听，逾越险阻，负荷染盛，以日系年，无时而息。曾不谓神功力，空止竭人膏血，以使人神胥怨，灾孽并生。罔上害人，左道乱政，原情定罪，非杀而何！

臣昨受命之时，亲承圣旨，务存安辑，许逐权宜。诚愿沉酈县之巫，安流弊之俗，其所兴两祠土木之功、丹青之役、三六之祭、洒扫之户，谨明宣旨，并以权宜停讫。人吏百姓等，知陛下以从善为心，嫉恶为务，蠲除不急，划革烦苛，皆喧呼于庭，抃跃于路，所征粮糗，无不乐输。臣伏以国祯等并交结中贵，狡蠹成性，臣虽忘身许国，不惧谗构，终恐贿及豪右，复为奸恶。其国祯等见据状推勘，如获赃状，伏望许臣征收，便充当县邮馆本用。其湫既竭，不可更置祠堂，又不当为大地建立祖庙，臣并请停。其三皇、道君、天皇、伏羲、女娲等，既先各有宫庙，望请并于本所依礼斋祭。

上从之。

李泌，字长源，其先辽东襄平人，西魏太保、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。今居京兆吴房令承休之子。少聪敏，博涉经史，精究《易象》善属文，尤工于诗，以王佐自负。张九龄、韦虚心、张廷珪皆器重之。泌操尚不羁，耻随常格仕进。天宝中，自嵩山上书论当世务，玄宗召见，令侍诏翰林，仍东宫供

奉。杨国忠忌其才辩，奏泌尝为《感遇诗》讽刺时政，诏于蕲春郡安置，乃潜遁名山，以习隐自适。天宝末，禄山构难，肃宗北巡，至灵武即位，遣使访召。会泌自嵩、颖间冒难奔赴行在，至彭原郡谒见，陈古今成败之机，甚称旨，延致卧内，动皆顾问。泌称山人，固辞官秩，特以散官宠之，解褐拜银青光禄大夫，俾掌枢务。至于四言文状、将相迁除，皆与泌参议，权逾宰相，仍判元帅广平王军司马事。肃宗每谓曰：“卿当上皇天宝中，为朕师友，下判广平行军，朕父子三人，资卿道义。”其见重如此。寻为中书令崔圆、幸臣李辅国害其能，将有不利于泌。泌惧，乞游衡山，优诏许之，给以三品禄俸，遂隐衡岳，绝粒栖神。

数年，代宗即位，召为翰林学士，颇承恩遇。及元载辅政，恶其异己，因江南道观察都团练使魏少游奏求参佐，称泌有才，拜检校秘书少监，充江南西道判官，幸其出也。寻改为检校郎中，依前判官。元载诛，乃驰传入谒，上见悦之。又为宰相常袞所忌，出为楚州刺史。及谢恩，具陈恋阙，上素重之，留京数月。会澧州刺史阙，袞盛陈泌理行，以荆南凋瘵，遂辍泌理之。诏曰：“荆南都会，粤在澧阳，俾人归厚，惟贤是牧。以泌文可以代成风俗，政可以全活悍獫。爰命颁条，期乎共理，地薄淮阳之守，勉思渤海之功。可检校御史中丞，充澧朗硤团练使。”重其礼而遣之。无几，改杭州刺史，以理称。

兴元初，征赴行在，迁左散骑常侍。贞元元年，除陕州长史，充陕、虢都防御观察使。二年六月，泌奏：“虢州卢氏山冶，近出瑟瑟，请充献，禁人开采。”诏曰：“瑟瑟之宝，中土所无今产于近甸，实为灵贶。朕不饰器玩，不尚珍奇，常思返朴之风，用明躬俭之节。其出瑟瑟之处，任百姓求采，不宜禁止。”就加泌检校礼部尚书。时陈、许戍边卒三千自京西逃

归，至州境，泌潜师险隘，左右攻击，尽诛之。寻拜中书侍郎、平章事、集贤崇文馆学士、修国史。初，张延赏大减官员，人情咨怨，泌请复之，以从人欲，因是奏罢兼试额内占阙等官，加百官俸料，随闲剧加置手力课，上从之，人人以为便。而窦参旁奏，遂改易，使同品之内，月俸多少累等。泌又奏请罢拾遗、补阙，上虽不从，亦不授人，故谏司惟韩皋、归登而已。泌仍命收其署泆钱，令登等寓食于中书舍人，故时戏云：“韩谏议虽分左右，归拾遗莫辨存亡。”如是者三年。至贞元五年，以前东都防御判官、殿中侍御史、内供奉韦绶为左补阙，监察御史梁肃右补阙。既复置，人心忻然。顺宗在春宫，妃萧氏母郾国公主交通外人，上疑其有他，连坐贬黜者数人，皇储亦危。泌百端奏说，上意方解。

泌颇有说直之风，而谈神仙诡道，或云尝与赤松子、王乔、安期、羡门游处，故为代所轻，虽诡道求容，不为时君所重。德宗初即位，尤恶巫祝怪诞之士。初，肃宗重阴阳祠祝之说，用妖人王玁为宰相，或命巫媪乘驿行郡县以为厌胜。凡有所兴造功役，动牵禁忌。而黎干用左道位至尹京，尝内集众工，编刺珠绣为御衣，既成而焚之，以为襁褓，且无虚月。德宗在东宫，颇知其事，即位之后，罢集僧于内道场，除巫祝之祀。有司言宣政内廊坏，请修缮。而太卜云：“孟冬为魁冈，不利穿筑，请卜他月。”帝曰：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启塞从时，何魁冈之有？”卒命修之。又代宗山陵灵驾发引，上号送于承天门，见輶辂不当道，稍指午未间。问其故，有司对曰：“陛下本命在午，故不敢当道。”上号泣曰：“安有枉灵驾而谋身利。”卒命直午而行。及建中末，寇戎内梗，桑道茂有城奉天之说，上稍以时日禁忌为意，而雅闻泌长于鬼道，故自外征还，以至大用，时论不以为愆。及在相位，随时俯仰，无足可称。复引

顾况辈轻薄之流，动为朝士戏侮，颇貽讥诮。年六十八薨，赠太子太傅，赠礼有加。泌放旷敏辩，好大言，自出入中禁，累为权幸忌嫉，恆由智免；终以言论纵横，上悟圣主，以跻相位。有文集二十卷。

子繁，少聪警，有才名，无行义。泌为相，尝引荐夏县处士北平阳城为谏议大夫。城道直，既遇知己，深德之。及泌歿，户部尚书裴延龄巧佞奉上，德宗信任，窃弄威权，举朝侧目。城中正之士，尤忿嫉之。一日尽疏其过恶，欲密论奏，以繁故人子，为可亲信，遂示其疏草，兼请繁缮写。繁既写，悉能记之，其夕乃径诣延龄，具述其事。延龄闻之，即时请对，尽以城章中欲论事件，一一先自解。及城疏入，德宗以为妄，不之省。泌与右补阙、翰林学士梁肃友善，尝命繁持所著文请肃润色。繁亦自有学术，肃待之甚厚，因许师事，日熟其门。及肃卒，繁乱其配，士君子无不叹骇，积年委弃。后起为太常博士，太常卿权德舆奏斥之，除河南府士曹掾。以其警悟异常，泌之故人为宰相，左右援拯，后得累居郡守，而力学不倦。罢随州刺史，归京师，久不承恩。

韦处厚入相，厚待之。宝历二年六月，敬宗降诞日，御三殿，特诏兵部侍郎丁公著、太常少卿陆旦与繁等三人抗浮图道士讲论。九月，除大理少卿，复加弘文馆学士。时谏官御史章疏相继，宰臣不得已，出为亳州刺史。州境尝有群贼，剽人庐舍，劫取货财，累政擒捕不获。繁潜设机谋，悉知贼之巢穴，出兵尽加诛斩。时议责繁以不先启闻廉使，涉于擅兴之罪，朝廷遣监察御史舒元舆按问。元舆素与繁有隙，复以初官，锐于生事，乃尽反其狱辞，以为繁滥杀无辜，状奏，敕于京兆府赐死，时人冤之。其后元舆被祸，人以为有报应焉。

初，泌流放江南，与柳浑、顾况为人外之交，吟咏自适。

而浑先达，故泌复得入官于朝。

顾况者，苏州人。能为歌诗，性诙谐，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，必戏侮之，然以嘲谑能文，人多狎之。柳浑辅政，以校书郎征。复遇李泌继入，自谓已知秉枢要。当得达官，久之方迁著作郎。况心不乐，求归于吴。而班列群官，咸有侮玩之目，皆恶嫉之。及泌卒，不哭，而有调笑之言，为宪司所劾，贬饶州司户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其《赠柳宣城》辞句，率多戏剧，文体皆此类也。

子非熊，登进士第，累佐使府，亦有诗名于时。

崔造，字玄宰，博陵安平人。少涉学，永泰中，与韩会、卢东美、张正则为友，皆侨居上元，好谈经济之略，尝以王佐自许，时人号为“四夔”。浙西观察使李栖筠引为宾僚，累至左司员外郎。与刘晏善，及晏遭杨炎、庾准诬奏伏诛，造累贬信州长史。

殊泚之逆，造为建州刺史，闻难作，驰檄邻州，请齐举义兵，遂调发所部，得二千人，德宗闻而嘉之。及收京师，诏征造至蓝田，以舅源休明逆伏诛，上疏请罪，不敢即赴阙。上以为知礼，优诏慰勉，拜吏部郎中、给事中。贞元二年正月，与中书舍人齐映各守本官，同平章事。时京畿兵乱之后，仍岁蝗旱，府无储积。德宗以造敢言，为能立事，故不次登用。

造久从事江外，嫉钱谷诸使罔上之弊，乃奏天下两税钱物，委本道观察使、本州刺史选官典部送上都；诸道水陆运使及度支、巡院、江淮转运使等并停；其度支、盐铁，委尚书省本司判；其尚书省六职，令宰臣分判。乃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、榷酒等事；户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诸道两税事；宰臣齐映判兵部承旨及杂事；宰臣李勉判刑部；宰臣刘滋判吏部、礼部；造判户部、工部。又以岁饥，浙江东西道入运米每年七十

五万石，今更令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，委两浙节度使韩滉运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；其淮南濠寿旨米、洪潭屯米，委淮南节度使杜亚运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。诸道有盐铁处，依旧置巡院勾当；河阴见在米及诸道先付度支、巡院般运在路钱物，委度支依前勾当，其未离本道者，分付观察使发遣，仍委中书门下年终类例诸道课最闻奏。造与元琇素厚，罢使之后，以盐铁之任委之。而韩滉方司转运，朝廷仰给其漕发。滉以司务久行，不可遽改。德宗复以滉为江淮转运使，余如造所条奏。元琇以滉性刚难制，乃复奏江淮转运，其江南米自江至扬子凡十八里，请滉主之；扬子已北，琇主之。滉闻之怒，掎摭琇盐铁司事论奏。德宗不获已，罢琇判使，转尚书右丞。其年秋初，江淮漕米大至京师，德宗嘉其功，以滉专领度支、诸道盐铁转运等使，造所条奏皆改。物议亦以造所奏虽举旧典，然凶荒之岁，难为集事，乃罢造知政事，守太子右庶子，贬琇雷州司户。造初奏太锐，及琇改官，忧惧成疾，数月不能视事。明年九月卒，年五十一。

关播，字务元，卫州汲人也。天宝末，举进士。邓景山为淮南节度使，辟为从事，累授卫佐评事，迁右补阙。善言物理，尤精释氏之学。大历中，神策军使王驾鹤妻关氏以播与同宗，深遇之。元载恶其交往，出为河南府兵曹，摄职数县，皆有政能。陈少游领浙东、淮南，又辟为判官，历检校金部员外，摄滁州刺史。李灵曜阻兵，跋扈于梁汴。少游自总兵镇淮上，所在盗贼蜂起。播调阅州兵，令其守备。又为政清净简惠，既无盗贼，人甚安之。杨绾、常衮知政事，荐播为都官员外郎。

德宗登极，湖南山洞中有王国良者，聚众为盗，令播往宣抚之。临行，召对于别殿，上问政理之要，播奏云：“为政之本，须求有道贤人，乃可得理。”上谓播云：“朕下诏求贤良，

当躬新闻试，亦遣使臣黜陟，广加搜访闻荐，擢其能者用之，冀以傅理。”播奏曰：“下诏求贤黜陟举荐，唯得求名词之士，安有有道贤人肯随牒举选乎？”上悦其言，谓播曰：“卿且使去，回日当与卿论政事。”播又奏曰：“臣今奏诏招抚，国良不受命，臣请便宣恩命，语邻境速出兵翦除。”上曰：“卿言深合朕意。”使回，改兵部员外，迁河中少尹。

建中初，张镒为河中少尹。镒寻入相，二年七月，迁播给事中。旧例，诸司甲库，皆是胥吏掌知，为弊颇久，播始建议并以士人知之，至今称当。转刑部侍郎、奉迎皇太后副使。卢杞以播柔缓，冀其易制，骤称荐之。寻迁吏部侍郎，转刑部尚书、知删定。奏上元中，诏择古今名将十人于武成王庙配享，如文宣王庙之仪。播以“太公古称大贤，今其下称亚圣，于义不安。又孔子十哲，皆是当时弟子，今所择名将，年代不同，于义既乖，于事又失。臣请删去名将配享之仪及十哲之称。”从之。

建中三年十月，拜银青光禄大夫、中书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、修国史。时政事决在卢杞，播但敛衽取容而已。乏于知人之鉴，好大言虚诞者，播必悦而亲信之。有李元平、陶公达、张恣、刘承诚，皆言谈诡妄，夸大可立功名，亦有微材薄艺。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将相也，请阅试用之，上以为然，以元平为补阙。会淮西节度李希烈叛乱，上以汝州要镇，令选择刺史。播荐元平为汝州刺史，寻加检校吏部郎中、汝州别驾，知州事。元平至州旬日，为希烈所擒，汝州陷贼，中外晒之。由是公达等未克任用。播与卢杞等从驾幸奉天，既而杞、白志贞等并贬黜，播尚知政事，中外嚣然，以为不可，遂罢相，改刑部尚书。大臣韦伦等泣于朝曰：“宰相不能谋猷翊赞，以至今日，而尚为尚书，可痛心也！”

贞元四年，回纥请和亲，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，令播以本官加检校右仆射、兼御史大夫，持节充送咸安公主及册可汗使，奉使往来，皆清俭谨慎，蕃人悦之。使回，迁兵部尚书，固辞疾，请罢官，改太子少师致仕。播致仕之后，减去僮仆车骑，闭关守静，不萦外事，士君子重之。贞元十三年正月卒，时年七十九，废朝一日，赠太子太保。

李元平者，宗室子。始为湖南观察使萧复判官，试大理评事。性疏傲，敢大言，好论兵，天下贤士大夫无可其意者，以是人多衔怒。关播奇重之，许以将帅。时希烈反叛，朝廷以汝州与贼接壤，刺史韦光裔懦弱不任职，播乃盛称元平，特召见，超左补阙，不数日，擢为检校吏部郎中，兼汝州别驾，知州事。既至部，募工徒缮理郭郭，希烈乃使勇士应募，执役板筑，凡入数百人，元平不之觉。希烈遣伪将李克诚以数百骑突至其城，先应募执役者应于内，缚元平驰去。既见希烈，遗下污地。希烈见其无须眇小，戏谓克诚曰：“使汝取李元平，何得将元平儿来？”因嫚骂曰：“盲宰相使汝当我，何待我浅耶！”伪署为御史中丞。播闻元平得用，仍欺于人曰：“李生功业济矣。言必能覆希烈而建功也。居无何，希烈用为宰相，或告其有二者，乃断一指以自誓。希烈既死，或有人言在贼中微有谋虑，贷死流于珍州。会赦得归剡中，浙东观察使皇甫政表闻其到，以发上怒，复流贺州而死。

史臣曰：蒸尝禘祀，前王制以奉先；怪力乱神，宣圣鄙而不语。凡云左道，固有旧章。玃假于鬼神，乃至将相，既处代天之位，爰滋乱政之源。国祲妖人疑众，妄恢其祀典；梁镇正士抗疏，方悟其上心。泌见可进而知难退，足为高率智辩之士；居相位而谈鬼神，乃见狂妄浮薄之踪。《王制》云：“执左道以乱政，杀。”宁无畏乎！繁之丑行，弃于当时，竟陷非辜，谅

由素履。造为臣得礼，莅事非能；播居位取容，举人败事。皆非国器，咸历台司，失人者亡，国其危矣。

赞曰：玁、泌、造、播，俱非相材。国祚左道，梁生直哉！

## 列传第八十一

李勉 李皋 子象古 道古

李勉，字玄卿，郑王元懿曾孙也。父择言，为汉褒相岐州刺史、安德郡公，所历皆以严干闻。在汉州，张嘉贞为益州长史、判都督事，性简贵，待管内刺史礼隔，而引择言同榻，坐谈政理，时人荣之。勉幼勤经史，长而沉雅清峻，宗于虚玄，以近属陪位，累授开封尉。时升平日久，且汴州水陆所凑，邑居庞杂，号为难理，勉与联尉卢成轨等，并有擒奸搃伏之名。

至德初，从至灵武，拜监察御史。属朝廷右武，勋臣恃宠，多不知礼。大将管崇嗣于行在朝堂背阙而坐，言笑自若，勉劾之，拘于有司，肃宗特原之，叹曰：“吾有李勉，始知朝廷尊也。”迁司膳员外郎。时关东献俘百余，诏并处斩，囚有仰天叹者，勉过问之，对曰：“某被胁制守官，非逆者。”勉乃哀之，上言曰：“元恶未殄，遭点污者半天下，皆欲澡心归化。若尽杀之，是驱天下以资凶逆也。”肃宗遽令奔骑宥释，由是归化日至。克复西京，累历清要，四迁至河南少尹。累为河东节度王思礼、朔方河东都统李国贞行军司马，寻迁梁州都督、山南西道观察使。勉以故吏前密县尉王晬勤干，俾摄南郑令，俄有诏处死，勉问其故，乃为权幸所诬。勉询将吏曰：“上方藉牧宰为人父母，岂以谮言而杀不辜乎！”即停诏拘晬，飞表上闻，晬遂获宥，而勉竟为执政所非，追入为大理少卿。谒见，面陈王晬无罪，政事条举，尽力吏也。肃宗嘉其守正，乃除太常少卿。王晬后以推择拜大理评事、龙门令，终有能名，时称

知人。

肃宗将大用勉，会李辅国宠任，意欲勉降礼于己。勉不为之屈，竟为所抑，出历汾州、虢州刺史，改京兆尹、检校右庶子、兼御史中丞、都畿观察使。寻兼河南尹，明年罢尹，以中丞归西台，又除江西观察使。贼帅陈庄连陷江西州县，偏将吕太一、武日升相继背叛，勉与诸道力战，悉攻平之。部人有父病，以蛊道为木偶人，署勉名位，瘞于其陇，或以告，曰：“为父禳灾，亦可矜也。”舍之。大历二年，来朝，拜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，政尚简肃。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，仍知国子监事，恃宠含威，天宪在舌。前尹黎干写心候事，动必求媚，每朝恩入监，倾府人吏具数百人之饩以待之。及勉莅职旬月，朝恩入监，府吏先期有请，勉曰：“军容使判国子监事，勉候太学，军容宜厚具主礼。勉忝京尹，军容尚惠顾府廷，岂敢不具蔬饌。”朝恩闻而衔之，因不复至太学，勉亦寻受代。

四年，除广州刺史，兼岭南节度观察使。番禺贼帅冯崇道、桂州叛将殊济时等阻洞为乱，前后累岁，陷没十余州。勉至，遣将李观与容州刺史王翊并力招讨，悉斩之，五岭平。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，勉性廉洁，舶来都不检阅，故未年至者四十余。在官累年，器用车服无增饰。及代归，至石门停舟，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，投之江中，耆老以为可继前朝宋璟、卢奂、李朝隐之徒。人吏诣阙请立碑，代宗许之。十年，拜工部尚书。及滑亳永平军节度令狐彰卒，遗表举勉自代，因除之。在镇八年，以旧德清重，不严而理，东诸侯虽暴鹜者，亦宗敬之。

十一年，汴宋留后田神玉卒，诏加勉汴州刺史、汴宋节度使。未行，汴州将李灵曜阻兵，北结田承嗣，承嗣使侄悦将锐兵戍之。诏勉与李忠臣、马燧等攻讨，大破之，悦仅以身免。

灵曜北走，勉骑将杜如江擒之以献，代宗褒赏甚厚。既而李忠臣代镇汴州，而勉仍旧镇。忠臣遇下贪虐，明年为麾下所逐，诏复加勉汴宋节度使，移理汴州，余并如故。德宗嗣位，加检校吏部尚书，寻加平章事。建中元年，检校左仆射，充河南汴宋滑亳河阳等道都统，余如故。四年，李希烈反，以他盗为名，悉众来寇汴州。勉城守累月，救援莫至，谓其将曰：“希烈凶逆残酷，若与较力，必多杀无辜，吾不忍也。”遂潜师溃围，南奔宋州。诏以司徒平章事征。既至朝廷，素服请罪，优诏复其位，勉引过备位而已。无何，卢杞自新州员外司马除澧州刺史，给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，贬未塞责，停诏执表，遂授澧州别驾。他日，上谓勉曰：“众人皆言卢杞奸邪，朕何不知！卿知其状乎？”对曰：“天下皆知其奸邪，独陛下不知，所以为奸邪也。”时人多其正直，然自是见疏。累表辞位，遂罢知政事，加太了太保。贞元四年卒，年七十二，上颇愍悼之，册赠太傅，贖物有差，丧葬官给。

勉坦率素淡，好古尚奇，清廉简易，为宗臣之表。善鼓琴，好属诗，妙知音律，能自制琴，又有巧思。及在相位向二十年，禄俸皆遗亲党，身没而无私积。其在大官，礼贤下士，终始尽心。以名士李巡、张参为判官，卒于幕，三岁之内，每遇宴饮，必设虚位于筵次，陈膳执酌，辞色卜妻恻，论者美之。或曰：“勉失守梁城，亦可贬也。”议者曰：“不然。当贼烈之始乱，其慄悍阴祸，凶焰不可当，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罚。况勉应变非长，援军莫至，又其时关辅已俶扰矣，人心已动摇矣。以文吏之才，当虎狼之队，其全师奔宋，非量力之耻也。与其坐受丧败，不犹愈乎！”

李皋，字子兰，曹王明玄孙，嗣王戡之子。少补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。天宝十一载嗣封授都水使者，三迁至秘书少监，

皆同正。多智数，善因事以自便。奉太妃郑氏以孝闻。

上元初，京师旱，米斗直数千，死者甚多。皋度俸不足养，亟请外官，不允，乃故抵微法，贬温州长史。无几，摄行州事。岁俭，州有官粟数十万斛，皋欲行赈救，掾吏叩头乞候上旨，皋曰：“夫人日不再食，当死，安暇禀命！若杀我一身，活数千人命，利莫大焉。”于是开仓尽散之，以擅贷之罪，飞章自劾。天子闻而嘉之，答以优诏，就加少府监。皋行县，见一媪垂白而泣，哀而问之，对曰：“李氏之妇，有二子：钧、锷，宦游二十年不归，贫无以自给。”时钧为殿中侍御史，锷为京兆府法曹，俱以文艺登科，名重于时。皋曰：“‘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行有余力，然后可以学文。’若二子者，岂可备于列位！”由是举奏，并除名勿齿。改处州别驾，行州事，以良政闻。征至京，未召见，因上书言理道，拜衡州刺史。坐小法，贬潮州刺史。时杨炎谪官道州，知皋事直，及为相，复拜衡州。初，皋为御史覆讯，惧貽太妃忧，竟出则素服，入则公服，言貌如平常，太妃竟不知。及为潮州，诡词谓迁，至是复位，方泣以白，且言非疾不敢有闻。

建中元年，迁湖南观察使。前使辛京杲贪残，有将王国良镇邵州武冈县，豪富，京杲以死罪加之。国良危惧，因人所苦，遂散财聚众据县以叛，诸道同讨，朕岁不能下。皋授命曰，乃曰：“驱疲甿，诛反侧，非所以奉圣朝事。”遣使遗国良书曰：“观将军非敢大逆，盖遭谗嫉，救误死而已。将军遇我，何不速降？我与将军同为辛京杲所构，我已蒙圣朝昭雪，使我何心持刃杀将军耶！将军以为不然，我以阵术破将军阵，以攻法屠将军城，非将军所度也。”国良捧书，且忧且喜，遣使请降，亦未必决。皋即日赴县受降，中道有候骑驰告曰：“国良军中有变，言降是诈也。”皋曰：“非尔辈所知。”遂留麾下兵，

单骑假称使者，径入国良垒中。国良召使者入，皋遂大叫军中曰：“有人识曹王否？只我是。国良何不速降？”一军愕眙不敢动。适有识者走至，传呼曰：“是”。国良匍匐叩头请罪。皋执手约为兄弟，尽焚攻守之备，散仓库，给兵士，令复农桑。有诏赦国良罪，赐名惟新。

建中二年，丁母艰，奉丧至江陵。会梁崇义反，乃授起复左卫大将军，复还湖南，寻加散骑常侍李希烈反，迁江西道节度使、洪州刺史、兼御史大夫。至州，集将吏而令曰：“尝有功未申者，别为行；有策谋及器能堪佐军者，别为行。”有裨将伊慎、李伯潜、刘旻皆自占，皋察其词气，验其有功，悉补大将。擢王锬委之中军，以马彝、许孟容为宾佐。缮甲兵，具战舰，将军二万余。初，伊慎将江西兵从李希烈平襄州，及反，惧皋任之，乃阴遣遗之锁甲，又诈为慎书往复，置遗于境。上闻，即遣中使斩慎，皋表请舍令自效。会与贼夹江为阵，中使又至，皋乃勉令以功自赎，赐之以所乘马及器甲，令将锋而先，皋率军继之，责其有功，果大破贼，斩首数百级，慎方得免罪。贼树堡栅于蔡山，皋度峻险不可攻，乃声言西取蕲州，理战舰，分兵傍南涯，与舟师溯江而上。贼以老弱守栅，引军循江随战舰，南北与皋兵相直。去蔡山三百余里，皋令步兵登舟，顺流东下，不日拔蔡山。贼还救，间一日方至，大破之，因进拔蕲州，降其将李良，又取黄州，斩首千余，兵益振，舒王为元帅，加皋前军兵马使。

德宗居奉天，淮南节度陈少游强取盐铁钱，其使包佶以财币溯江，次于蕲口。时希烈已屠汴州，又遣骁将杜少诚将步骑万余来寇蕲、黄，将绝江道。皋遣伊慎将七千众御之，遇于永安戍。慎列三栅，相去才四里，列鼓角中栅。少诚至，分兵围之，部队未严，声鼓而三栅齐出奋击，不为行阵，贼乱，少诚

败走，斩首万级，封尸为京观。以功加银青光禄大夫，进封五百户。上至梁州，进献继至。皋以上蒙尘于外，不敢居城府，乃于西塞山上游大洲屯军，从近县为军市，商货毕至。加工部尚书。驾还京师，又遣伊慎、王锬将兵围安州，州城阻沮水为固，攻之累日不下。希烈遣甥刘戒虚将步八千来援。皋命李伯潜分师迎击于应山，获戒虚及大将二、裨将二十，斩首千余。面缚戒虚等之城下，乃使人说之，贼曰：“得大将及宾佐一二人，为信，当降。”皋乃使王锬、马彝绳城而入，城中大呼，乃出降。希烈又遣兵援随州，皋令伊慎击于厉乡，大破之，复平静、白雁等关。希烈惧，乃戢兵。贞元初，拜江陵尹、荆南节度等使，江汉倚皋为固。未几，李思登以随州降。凡下州四、县十七，大小十余阵，未尝败衄。淮西既平，请护丧祔东都，上遣中使吊，赠父右仆射，母曹国太妃。葬毕来朝，诏还镇，出东都以拜墓，观者荣之。

先，江陵东北有废田傍汉古堤二处，每夏则溢，皋始命塞之，广田五千顷，亩得一钟。规江南废洲为庐舍，架江为二桥，流人自占二千余户。自荆至乐乡凡二百里，旅舍乡聚凡十数，大者皆数百家。楚俗佻薄，不穿井，饮陂泽，皋始命合钱开井以便人。

初平希烈，吴少诚杀陈仙奇，上以襄、邓要厄，三年，除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等使，割汝、随隶焉。练兵积粮，市回鹘马益骑兵，堂大敞以教士，少诚惮之。性勤俭，知人疾苦，设监司，能参听下，持将吏短长，赏罚必信。所至常平物价，贵则出卖之，给将吏廩俸，豪家不得擅其利。常运心巧思为战舰，挟二轮蹈之，翔风鼓浪，疾若挂帆席，所造省易而久固。又造欹器，进入内中。每遗人物，常自秤量。署之官匹帛皆印之，绝吏之私。

初，扶风马彝未知名，皋始辟之，卒以正直称。汉阳王张柬之有林园在州西，公府多假之游宴，皋将买之，彝敛衽而言曰：“张汉阳有中兴功，今遗业当百代保之，王纵欲之，奈何令其子孙自鬻焉！”皋谢曰：“主吏失词，为足下羞；微足下，安得闻此言！”以改过迁善、知人任下为己任，故宾从将佐多至大官。贞元八年三月，皋卒于位，年六十，废朝三日，赠右仆射，赠吊有差，谥曰成。子象古、道古、复古。

象古自衡州刺史为安南都护。元和十四年，为杨清所杀，妻子支党无噍类焉。杨清者，代为南方酋豪，属象古贪纵，人心不附，又恶清之强，自驩州刺史召为牙门将，郁郁不快。无何，邕管黄家贼叛，诏象古发兵数道共讨之，象古命清领兵三千赴焉。清与其子志烈及所亲杜士交潜谋回戈，夜袭安南，数日城陷，象古故及于害。朝廷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都护，且招谕之。赦清，以为琼州刺史。仲武至境，清不纳，复约束部署，刑戮僭虐，人无聊生。仲武使人谕其酋豪，数月间，归附继至，约兵七千余人，收其城，斩清及其子志贞，籍没其家。志烈与士交败，保于长州之凿溪，寻以所部兵来降。

道古登进士第，迁司门员外郎。便佞巧宦，早升朝籍，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门，角赌之际，每伪为不胜而厚偿之，故当时有虚名，而嗜利者悉与之狎。历处、随、唐、睦四州刺史，由黔中观察为鄂、岳、沔、蕲、安、黄团练观察使，时元和十一年也。初，以柳公绰在镇无功，议将代之，裴度言：“道古嗣曹王皋之子，皋尝以江汉兵遏希烈之乱，威惠至今在人，复用其子必能继美。”宪宗然之，故有此授。及赴镇，倍道而行，以数骑径入安州城。时公绰殊未意道古至，惶骇而出，家财多为所夺。十二年，道古攻申州，克其罗城，乃进围逼其中城。城中守卒夜帅妇人登城而呼，悬门窃发，分出其众，道古之众

惊乱，为虜所杀。初，李昕守安州，未尝退衄。及道古至，诬奏昕，移去之，乃自帅兵出穆陵。士卒骄惰，赐给多阙，其度支供军钱，道古半以奉权倖，半以没己，人皆怨怒，不肯力战。贼亦易道古，以羸兵抵之，故道古前后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。至李愬入蔡州，乃降。

元和十三年，入为宗正卿。道古在鄂州日，以贪暴闻，惧终得罪，乃荐山人柳泌以媚于上。后又为左金吾卫将军。宪宗季年颇信方士，锐于服食，诏天下搜访奇士。宰相皇甫镈方谀媚固宠，道古言柳泌有道术，镈得进之，待诏翰林。宪宗服饵过当，暴成狂躁之疾，以至弃代。穆宗在东宫，扼腕于其事，及居丧，皆窜逐诛之。镈既贬责，授道古循州司马，终以服丹药，欧血而卒。

史臣曰：李勉、李皋，稟性端庄，处身廉洁，临民莅事，动有美声，可谓宗臣之英也。若夫治军旅，御寇戎，谋必臧，战必胜，则又勉不及皋远矣。道古便佞，奸以事君，何父子之不相类也。

赞曰：我宗之英，曰皋与勉，才虽不同，道岂相远。

## 列传第八十二

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卢从史 李芑 李澄 族弟元素

李抱玉，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。代居河西，善养名马，为时所称。群从兄弟，或徙居京华，习文儒，与士人通婚者，稍染士风。抱玉少长西州，好骑射，常从军幕，沉毅有谋，小心忠谨。

乾元初，太尉李光弼引为偏裨，屡建勋绩，由是知名。二年，自特进、右羽林军大将军、知军事，迁鸿胪卿员外置同正员，持节郑州诸军事兼郑州刺史、摄御史中丞、郑陈颍亳四州节度。时史思明陷洛阳，光弼守河阳，贼兵锋方盛，光弼谓抱玉曰：“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？”抱玉曰：“过期若何？”光弼曰：“过期而救不至，任弃城也。”贼帅周挚领安太清、徐黄玉等先次南城，将陷之，抱玉乃给之曰：“吾粮尽，明日当降。”贼众大喜，敛军以俟之。抱玉因得缮完设备，明日，坚壁请战。贼怒欺给，急攻之。抱玉出奇兵，表里夹攻，杀伤甚众，挚军退。光弼自将于中；单城，挚舍南城攻中；单，不胜，乃整军将攻北城。光弼以兵出战，大败之。固河阳，复怀州，皆功居第一，迁泽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代宗即位，擢为泽潞节度使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兼御史大夫，加领陈、郑二州，迁兵部尚书。抱玉上言：“臣贯属凉州，本姓安氏，以禄山构祸，耻与同姓，去至德二年五月，蒙恩赐姓李氏，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。”许之，因是举宗并赐国姓。

广德元年冬，吐蕃寇京师，乘輿幸陕，诸军溃卒及村闾亡

命相聚为盗，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盗颇害居人，朝廷遣薛景仙领兵为五谷使招讨，连月不捷，乃诏抱玉兼凤翔节度使讨之。抱玉探知贼帅行止之处，先分屯诸谷，乃设奇潜使轻锐数百南自洋州入攻之。贼帅高玉方与诸偷会，遽为锐卒数十人掩擒之，因大搜获偷党，悉斩之，余党不讨自溃，旬日内五谷平。以功迁司空，余并如故。

时吐蕃每岁犯境，上以岐阳国之西门，寄在抱玉，恩宠无比，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又兼山南西道节度使、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、判梁州事，连统三道节制，兼领凤翔、潞、梁三大府，秩处三公。抱玉以任位崇重，抗疏恳让司空及山南西道节度、判梁州事，乞退授兵部尚书。上嘉其谦让，许之。抱云凡镇凤翔十余年，虽无破虏之功，而禁暴安人，颇为当时所称。大历十二年卒，上甚悼之，辍朝三日，赠太保。

李抱真，抱玉从父弟也。抱玉为泽潞节度使，甚器抱真，任以军事，累授汾州别驾。当是时，仆固怀恩反于汾州，抱真陷焉，乃脱身归京师。代宗以怀恩倚回纥，所将朔方兵又劲，忧甚，召见抱真问状，因奏曰：“郭子仪领朔方之众，人多思之。怀恩欺其众，曰‘子仪为朝恩所杀’，诈而用之。今复子仪之位，可不战而克。”其后怀恩子瑒为其下所杀，怀恩奔遁，多如抱真策，因是迁殿中少监。居顷之，为陈郑、泽潞节度留后，抱真因中谢言曰：“臣虽无可取，当今百姓劳逸，系在牧守，愿得一郡以自试。”上许之，改授泽州刺史，兼为泽潞节度副使。居二年，转怀州刺史，复为怀泽潞观察使留后，凡八年。抱玉卒，抱真仍领留后。抱真密揣山东当有变，上党且当兵冲，是时乘战余之地，土瘠赋重，人益困，无以养军士。籍户丁男，三选其一，有材力者免其租徭，给弓矢，令之曰：“农之隙，则分曹角射；岁终，吾当会试。”及期，按簿而征之，

都试以示赏罚，复命之如初。比三年，则皆善射，抱真曰：“军可用矣。”于是举部内乡兵，得成卒二万，前既不廩费，府库益实，乃缮甲兵，为战具，遂雄视山东。是时，天下称昭义军步兵冠诸军。无几，复代李承昭为昭义军及磁邢节度观察留后，加散骑常侍。

德宗即位，拜检校工部尚书，兼潞州长史、昭义军节度支度营田、泽潞磁邢观察使。建中二年，田悦以魏博反，乃悉兵围邢州及临洛益急，诏河东节度使马燧及神策兵救之。抱真与燧败悦兵于双冈，斩悦将杨朝光，又击破悦于临洛，遂解临洛及邢州之围，以功加检校兵部尚书。复与燧大破悦于洹水，悦以数百骑走归魏州。复与燧围魏州，又败悦于城下，以功加检校右仆射。时悦窘蹙，硃滔、王武俊皆反，联兵救悦，抱真与燧等退次魏县。上幸奉天，中使告问至，诸将皆仰天恸哭。李怀光席卷奔命，马燧、李芄各引兵归镇。硃泚既汙宫阙，时李希烈陷大梁，李纳亦反郢州。无何，上幸梁州，李怀光又窃据河中。抱真独于扰攘倾溃之中，以山东三州外抗群贼，内辑军士，群贼深惮之。

兴元初，迁检校左仆射、平章事。时硃滔悉幽蓟军，借兵回纥，拥众五万，南向以应泚，攻围贝州。初，群贼附于希烈，希烈僭伪，有臣属群贼意，群心稍离。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诏，悉赦群贼，抱真乃遣门客贾林以大义说武俊，合从击硃滔，武俊许之。时两军尚相疑，抱真乃以数骑径入武俊营。其将去也，宾客皆止之，抱真遣军司马卢玄卿勒军部分曰：“仆今日此举，系天下安危。仆死不还，领军事以听朝命，亦唯子；奋励士马，东向雪仆之耻，亦唯子。”言讫而去。武俊设备甚严，抱真曰：“硃泚、希烈僭窃大位，硃滔攻围贝州，此辈皆欲陵驾吾属。足下既不能自振数贼之上，舍九叶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？乃者

圣上奉天下罪己之诏，可谓禹、汤之主也。”因言及播越，持武俊哭，涕泗交下，武俊亦哭，感动左右。因退卧武俊帐中，酣寝久之。武俊感其不疑，待之益恭，指心仰天曰：“此身已许公死敌矣。”遂与结为兄弟而别，约明日合战，遂击破硃滔于经城，以功加检校司空，实封五百户。贞元初，朝于京师，居顷之，还镇。

抱真沉断多智计，尝欲招致天下贤俊，闻人之善，必令持货币千里邀致之；至与语无可采者，渐退之。时天下无事，乃大起台榭，穿池沼以自娱。晚节又好方士，以冀长生。有孙季长者，为抱真练金丹，给抱真曰：“服之当升仙”遂署为宾僚。数谓参佐曰：“此丹秦皇、汉武皆不能得，唯我遇之，他年朝上清，不复偶公辈矣。”复梦驾鹤冲天，寤而刻木鹤、衣道士衣以习乘之。凡服丹二万丸，腹坚不食，将死，不知人者数日矣。道士牛洞玄以猪肪谷漆下之，殆死。病少间，季长复曰：“垂上仙，何自弃也！”益服三千丸，顷之卒。初，抱真久疾，好卜几筮，或令厌胜，为巫祝所惑，请降官爵以禳除之。是年，凡七上章让司空，复为检校左仆射。贞元十年卒，时年六十二，废朝三日，赠太保，赙以布帛米粟有差。

抱真薨之日，其子殿中侍御史緘匿丧不发。营田副使卢会昌令抱真从甥元仲经潜与緘谋，其明日，将吏会集，仲经诈为抱真令曰：“吾疾甚，不能莅职，今令緘掌军事，诸军善佐之。”节度副使李说及诸将吏俯首，皆曰：“诺”。须臾，緘盛服而出，众皆拜之，緘乃悉府藏颁赏军士。卢会昌仍诈为抱真表，请以职事付緘。翌日，又令诸将连奏请緘领军。上已闻真疾病，请见明日。如此者凡三日，緘乃出造中使，左右皆陈兵，甚严备。中使谓緘曰：“朝廷已知相公薨歿，令以兵务属延贵，侍御宜归发丧行服也。”緘愕然，出谓诸将曰：“有诏不许緘掌

事，诸公意若何？”将吏莫有对者。緘惧而退，遽以使印及管钥归监军。是日，乃发丧，毕一哭。中使召延贵，以口诏令视事，趣遣緘赴东都。元仲经逃于外，延贵捕得杀之。既归罪仲经，卢会昌得不坐。緘初谋乱，遣裨将陈荣诈以文书告成德节度使王武俊，求假财帛，武俊大怒曰：“吾与汝府公善者，冀恭王命，非同恶也。今闻已亡，孰诈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？何敢告我，况有求也！”乃囚陈荣而遣使让緘焉。

王虔休，字君佐，汝州梁人也。本名延贵。少涉猎书籍，乡里间以信义畏慕之，尤好武艺。大历中，汝州刺史李深用之为将。久之，泽潞节度李抱真闻名，厚以财帛招之，累授兵马使押衙。建中初，抱真统兵马与诸将征讨河北，其双冈、水寨营等阵，虔休攻战居多，擢为步军都虞候，累加兼御史中丞、大夫，赐实封百户。洎抱真卒，裨将元仲经等议立抱真子緘，军中扰乱，虔休正色言于众曰：“军州是天子军州，将帅阙，合待朝命，何乃云云，妄生异意！”军中服从其言，由是竟免溃乱。朝廷知而嘉之，以邕王为昭义节度观察大使，授虔休潞州左司马，依前兼御史大夫，掌留后，仍赐名虔休。号令安抚。军州大理。二岁，迁潞州长史、昭义军节度、泽潞磁邢洛观察使，寻加检校工部尚书。贞元十五年卒，年六十二。废朝三日，赠左仆射，赙以布帛米粟。

虔休性恭勤，俭省节用，管内州仓庾皆积粮储，可支军人数岁。又尝撰《诞生乐曲》以进，其表曰：

臣闻于师，夫君子为能知乐，是故审音以知声，审乐以知政，则理道备矣。清明广大，终始周旋，与天地同其和，与四时合其序，岂止于钟鼓管磬云乎哉！臣伏见开元中天长节著于甲令，每于是日海县欢娱，称万寿之无疆，乐一人之有庆，故能追尧接舜，迈禹逾汤，自周已后，不能议矣。臣窃以陛下降

诞之辰，未有惟新之曲。虽太和已布于六气，而大乐未宣于八音，无乃臣子之分，或有所阙。愚臣不揆顽昧，敢思祖述，每思歌窃抃，忘寝与食久矣。适遇有知音者，与臣论及乐章，探微蹟奥，穷理尽性，臣乃遣造《继天诞圣乐》一曲。大抵以宫为调，表五音之奉君也；以土为德，知五运之居中也。凡二十五遍，法二十四气而足成一岁也。每遍一十六拍，象八元、八凯登庸于朝也。所冀《云门》、《咸池》永传于律吕，空桑、孤竹，合荐于宫悬，不闻沾滞之声，长作中和之乐。可使九域之人，顿忘于肉味；四夷之俗，皆播于薰风。与唐惟休，终古尽善。臣不胜恳款屏营之至，谨昧死陈献以闻。其所造谱，谨同封进。

先时，有太常乐工刘玠流落至潞州，虔休因令造此曲以进，今《中和乐》起此也。

卢从史，其先自元魏已来，冠冕颇盛。父虔，少孤，好学，举进士，历御史府三院、刑部郎中、江汝二州刺史、秘书监。从史少矜力，习骑射，游泽、潞间，节度使李长荣用为大将。德宗中岁，每命节制，必令采访本军为其所归者。长荣卒，从史因军情，且善迎奉中使，得授昭义军节度使。渐狂恣不道，至夺部将妻妾，而辩给矫妄，从事孔戡等以言直不从引去。前年丁父忧，朝旨未议起复，属王士真卒，从史窃献诛承宗计，以希上意，用是起授，委其成功。及诏下讨贼，兵出，逗留不进，阴与承宗通谋，令军士潜怀贼号，又高其刍粟之价，售于度支，讽朝廷求宰相；且诬奏诸军与贼通，兵不可进。上深患之。

护军中尉吐突承璀将神策兵与之对垒，从史往往过其营博戏。从史沓贪好得，承璀出宝带、奇玩以炫耀之，时其爱悦而遗焉，从史喜甚，日益狎。上知其事，取裴垍之谋，因戒承璀

伺其来博，揖语，幕下伏壮士，突起，持摔出帐后缚之，内车中，驰以赴阙。从者惊乱，斩十数人，余号令乃定，且宣谕密诏，追赴阙庭。都将乌重胤素怀忠顺，乃严戒其军，众不敢动。会夜，使疾驱，未明出境，道路人莫知。元和五年四月，制曰：

邪以蓄众，自致覆车；奸以事君，所宜用钺。故楚人告变，韩信患释于事先；蜀土征灾，钟会祸生于部下。况害深楚、蜀，功匪钟、韩，构此厉阶，布于公议。怀私负德，合置于严科；屈法申恩，尚从于宽典。前昭义军节度副大使、知节度事卢从史，擢自裨将，居于大藩，不思报国之诚，每设徇身之计。比丁家祸，曾无戚容，行弃人伦，孝亏大性。属常山称乱，朝制未行，固愿兴师，苟求复位。刻期效用，请以身先；指日投诚，誓云独致。示于怀抚，推以信诚。排众论以释其苴麻，决中心而授之鈇钺，委以重任，命之专征。章奏所陈，事无违者；恩光是贷，予何爱焉。而乃冒利蓄奸，隳政败度，成师既出，保敌而交通；邪计以行，临戎而向背。诸侯尽力而不应，遗寇游魂而是托。臣节既丧，恩岂念于生成；台位于求，礼顿亏于忠敬。肆其丑行，炽以凶威，至于逼胁军中，潜施贼号；陵污麾下，实玷皇风。货以藩身，虐而用众，士庶怨而罔恤，将校劳而不图。稟于陶钧，行事至此，视于天地，负我何多，且辜覆载之仁，宁遑神鬼之责。况顷年上请，就食山东，及遣旋师，不时恭命，致动其众，觊生其心，赖刘济抗忠正之辞，使邪竖绝迟回之计。加以遍毁邻境，密疏事情，反覆百端，高下万变，心无耻愧，事至满盈。朕念以始终，务于含贷，所期悔过，岂谓逾凶。而昭义军忠节夙彰，义声昭著，发其众怒，叶以一心，顾大恶而不容，幸全躯而自免，宜从大戮，以正彝章。尚以曾列方隅，尝经任使，惜君臣之体，抑中外之情，俾投魑魅之乡，以解人神之愤。可贬驩州司马。呜呼！奸由事验，自开弃绝之

门；祸实已招，岂漏恢疏之网。凡百多士，宜谅朕怀。

子继宗等四人并贬岭外。

李芑，字茂初，赵郡人也。解褐上邽主簿，三迁试大理评事，摄监察御史、山南东道观察支使。严武为京兆尹，举为长安尉。李勉为江西观察使，署奏秘书郎、兼监察御史，为判官。永泰初，转兼殿中侍御史。

时宣、饶二州人方清、陈庄聚众据山洞，西绝江路，劫商旅以为乱。芑乃请于秋浦置州，守其要地，以破其谋。李勉然其计，以闻，代宗嘉之，以宣州之秋浦、青阳、饶州之至德置池州焉。芑摄行事，无几，乃兼侍御史。居无何，魏少游代勉为使，复署奏检校虞部员外郎，赐金紫，为都团练副使。顷之，摄江州刺史，州人便之。丁母忧，免丧，永平军节度李勉署奏检校工部郎中、兼侍御史，为判官，寻摄陈州刺史。岁中，即值李灵曜反于汴州，勉署芑兼亳州防御使，练达军事，兵备甚肃；又开陈、颍运路，以通漕輓。

德宗嗣位，授检校太常少卿、兼御史中丞、河阳三城镇遏使。抚劳备至，资廩善者，必先军士。间一年，为节度使路嗣恭之副，加检校左庶子、河阳三城怀州节度观察使，以东畿汜水等五县隶焉。时河南北连大兵，诏益以神策、汝、陕之师。芑进收新乡、共城，遂围卫州。明年，诏与河东节度马燧等诸军破田悦于洹水，以功加检校兵部尚书，累封开郡王，实封一百户。进围悦于魏州，将符璘以精骑五百夜降，芑耳开营以纳之。明日，归璘于招讨使。上居奉天，敛军还。

兴元初，检校右仆射，无何，以疾固让罢归。芑将请告，谓所亲曰：“今年夏被蝗旱，人主厌兵革，然则天下城垒坚厚矣，戈鋌銛利矣，以力胜之，则有得失，其可尽乎！除弊之急，莫先德化，循而理之，斯易致耳。方镇之戴翼时主，宜先退让，

贪权持禄，吾所不取也。吾既疾病，岂能言而不践乎！”乃手疏乞罢。贞元元年卒，年六十四，废朝一日，赠太子太保。

李澄，辽东襄平人，隋蒲山公宽之后也，居京兆。父镐，清江太守，以澄赠工部尚书。澄以武艺为偏将，累除试将作监，隶于江淮都统李峘。建中初，以检校太子宾客、兼御史中丞隶于永平军节度使李勉。及勉移理汴州，乃奏澄为滑州刺史。四年冬，李希烈陷汴州，勉奔归行在，澄遂以城降希烈，伪署尚书令，兼滑州永平军节度使。

兴元元年春，澄密令亲信人卢融间道赍表达于奉天，上嘉之，乃以帛诏藏于蜡丸中，加澄刑部尚书，兼汴州刺史、汴滑节度观察使。澄秘而未宣，乃集州兵严加训习。希烈颇疑之，乃令养子六百人戍之，以虞其变。希烈苦攻宁陵，邀澄率其众至石柱。澄令纵火焚营，而伪遁，诱六百人因惊行剽而加其罪，果大俘掠，悉令斩之以告。希烈不能穷诘焉。无凡，希烈遣其将翟暉等寇陈州，久之未复。是岁十月，澄以汴州兵寡，度希烈不能制己，又会中官薛盈珍持节且至，加检校兵部尚书，封武威郡王，赐实封五百户。澄乃乘势力焚贼旌节，誓众归国。及十一月，希烈既失澄，又闻翟暉大败，由是奔归蔡州。澄遽率众将复汴州，屯于城北门，恇怯不敢进。及宣武军节度使刘洽师至城东门，贼将田怀珍开关以纳之。翌日，澄方自北入，洽已据子城。澄乃舍于浚仪县，两军将士，日有忿竞，不自安。会郑州贼将孙液通款于澄，澄遣其子清赴之。先是，河阳军节度使李芑遣其将雍颢攻郑州，颢所过纵掠，液拒之尤固；及清至，遂纳之。颢怒攻液，清以众助之，杀登城者数十人，颢方引退，又焚阳武而归。澄乃出赴郑州，朝廷特授清检校太子宾客、兼御史中丞，更名克宁。

贞元元年三月，就加澄检校左仆射、义成军郑滑许等州节

度使。二年卒，年五十四，废朝一日，赠司空，赙布帛粟有差，仍令左散骑常侍归崇敬充吊祭使，所缘丧葬，并勒官给。澄实以八月癸未终，克宁秘之，以九月庚寅，欲自起视事。其行军司马马铉不许，克宁阴遣杀之，乃墨经而出，加卒于城门，将为不顺。刘洽出师屯于境上以制之，且使告谕切至，由是克宁不敢妄发，然道路绝商旅者凡十四五日。及贾耽代澄，克宁护丧将归，乃悉索府中财货，以夜出城，军人从而剽夺，及明殆尽。澄柩至京师，又赐克宁庄一所、钱千贯、粟麦二千石。澄初封陇西郡公，进武威郡王，每上疏连称二封，颇为时人所哂。

李元素，字大朴，蒲山公密之孙。任侍御史，时杜亚为东都留守，恶大将令狐运，会盗发洛城之北，运适与其部下畝于北郊，亚意其为盗，遂执讯之，逮系者四十余人。监察御史杨宁按其事，亚以为不直，密表陈之，宁遂得罪。亚将逞其宿怒，且以得贼为功，上表指明运为盗之状，上信而不疑。宰臣以狱大宜审，奏请覆之，命元素就决，亚迎路以狱成告。元素验之五日，尽释其囚以还。亚大惊，且怒，亲追送，马上责之，元素不答。亚遂上疏，又诬元素。元素还奏，言未毕，上怒曰：“出俟命。”元素曰：“臣未尽词。”上又曰：“且去”。元素复奏曰：“一出不得复见陛下，乞容尽词。”上意稍缓，元素尽言运冤状明白，上乃寤曰：“非卿，孰能辨之！”后数月，竟得其真贼，元素由是为时器重，迁给事中。时美官缺，必指元素。迁尚书右丞。数月，郑滑节度卢群卒，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，镇郑滑，就加检校工部尚书，在镇称理。

元和初，征拜御史大夫。自贞元中位缺，久难其人，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，中外耸听。及居位，一无修举，但规求作相。久之，浸不得志，见客必曰：“无以某官散相疏也。”见属官必先拜，脂韦在列，大失人情。李锜为乱江南，遂授元素浙西

道节度观察处置等使。数月受代，入拜国子祭酒，寻迁太常卿，转户部尚书、判度支。

元素少孤，奉长姊友敬加于人，及其姊歿，沉悲遘疾，上疏恳辞，从之。数月，以出妻免官。初，元素再娶妻王氏，石泉公方庆之孙，性柔弱，元素为郎官时娶之，甚礼重，及贵，溺情仆妾，遂薄之。且又无子，而前妻之子已长，无良，元素寢疾昏惑，听谮遂出之，给与非厚。妻族上诉，乃诏曰：“李元素病中上表，恳切披陈，云‘妻王氏，礼义殊乖，愿与离绝’。初谓素有丑行，不能显言，以其大官之家，所以令自处置。访闻不曾告报妻族，亦无明过可书，盖是中情不和，遂至于此。胁以王命，当日遣归，给送之间，又至单薄。不唯王氏受辱，实亦朝情悉惊。如此理家，合当惩戒。宜停官，仍令与王氏钱物，通所奏数满五千贯。”元和五年卒，赠陕州大都督。

史臣曰：李抱玉、李抱真，以武勇之材，兼忠义之行，有唐之良将也。且如农隙教潞人之射，数骑入武俊之营，非有奇谋，孰能如是。惜乎服食求仙，为药所误。王虔休不党僭命，有足可嘉；卢从史动多怀奸，自贻伊戚。芄则老也知足，澄则过而改图。元素为御史时，执德不回；居大夫日，其心甚短。因缘七出，益露丑声，善少恶多，又何足算。

赞曰：抱玉、抱真，我朝良将。虔休之心，亦多可尚。史怀奸谋，芄将禄让。澄迷却行，素贪一响。吾谁与欺，岂如忠谅。

## 列传第八十三

李晟 子愿 愬 昕 宪 凭 恕 鹏 王 佖 附

李晟，字良器，陇右临洮人。祖思恭，父钦，代居陇右为裨将。晟生数岁而孤，事母孝谨，性雄烈，有才，善骑射。年十八从军，身長六尺，勇敢绝伦。时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击吐蕃，有骁将乘城拒斗，颇伤士卒，忠嗣募军中能射者射之。晟引弓一发而毙，三军皆大呼，忠嗣厚赏之，因抚其背曰：“此万人敌也。”凤翔节度使高升雅闻其名，召补列将。尝击叠州叛羌于高当川，又击宕州连狂羌于罕山，皆破之，累迁左羽林大将军同正。广德初，凤翔节度使孙志直署晟总游兵，击破党项羌高玉等，以功授特进、试光禄卿，转试太常卿。大历初，李抱玉镇凤翔，署晟为右军都督。四年，吐蕃围灵州，抱玉遣晟将兵五千以击吐蕃，晟辞曰：“以众则不足，以谋则太多。”乃请将兵千人疾出大震关，至临洮，屠定秦堡，焚其积聚，虜堡帅慕容谷钟而还，吐蕃因解灵州之围而去。拜开府仪同三司。无几，兼左金吾卫大将军、泾原四镇北庭都知兵马使，并总游兵。无何，节度使马璘与吐蕃战于盐仓，兵败，晟率所部横击之，拔璘出乱兵之中，以功封合川郡王。璘忌晟威名，又遇之不以礼，令朝京师，代宗留居宿卫，为右神策都督。德宗即位，吐蕃寇剑南，时节度使崔宁朝京师，三川震恐，乃诏晟将神策兵救之，授太子宾客。晟乃逾漏天，拔飞越，廓清肃宁三城，绝大渡河，获首虜千余级，虜乃引退，因留成都数月而还。

建中二年，魏博田悦反，将兵围临洛、邢州，诏以晟为神

策先锋都知兵马使，与河东节度使马燧、昭义节度使李抱真合兵救临洛。寻加兼御史中丞。河东、昭义军攻杨朝光于临洛南，晟与河东骑将李自良、李奉国击悦于双冈，悦兵却，遂斩朝光。战于临洛，诸军皆却。晟引兵渡洛水，乘冰而济，横击悦军，王师复振，击悦，大破之。三年正月，复以诸道军击败悦军于洹水，遂进攻魏州，以功加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实封百户。无几，兼魏府左司马。时硃滔、王武俊联兵在深、赵，怒朝廷赏功薄，田悦知其可间，遣使求援，滔与武俊应之，遂以兵围康日知于赵州。李抱真分兵二千人守邢州，马燧大怒，欲班师。晟谓燧曰：“初奉诏进讨，三帅齐进。李尚书以邢州与赵州接壤，分兵守之，诚未为害，其精卒锐将皆在于此，令公遽自引去，奈王事何？”燧释然谢晟，燧乃自造抱真垒，与之交欢如初。

王武俊攻赵州，晟乃献状请解赵州之围，欲引兵赴定州与张孝忠合势，欲图范阳，德宗壮之，加晟御史大夫，俾禁军将军莫仁擢、赵光铕、杜季泚皆隶焉。晟自魏州引军而北，径趋赵州，武俊闻之，解围而去。晟留赵州三日，与孝忠兵合，北略恆州，围硃滔将郑景济于清苑，决水以灌之。田悦、王武俊皆遣兵来救，战于白楼。贼犯义武军，稍却，晟引步骑击破之，晟所乘马连中流矢。逾月，城中益急，滔、武俊大惧，乃悉收魏博之众而来，复围晟军。晟内围景济，外与滔等拒战，日数合，自正月至于五月。会晟病甚，不知人者数焉。军吏合谋，乃以马舆还定州，贼不敢逼。晟疾间，复将进师，会京城变起，德宗在奉天，诏晟赴难。晟承诏泣下，即日欲赴关辅。义武军间于硃滔、王武俊，倚晟为轻重，不欲晟去，数谋沮止晟军。晟谓将吏曰：“天子播越于外，人臣当百舍一息，死而后已。张义武欲沮吾行，吾当以爱子为质，选良马以啖其意。”乃留子凭以为婚。义武军有大将为孝忠委信者谒晟，晟乃解玉带以

遗之，因曰：“吾欲西行，愿以为别。”陈赴难之意，受带者果德晟，乃谏孝忠勿止晟。晟得引军逾飞狐，师次代州，诏加晟检校工部尚书、神策行营节度使，实封二百户。晟军令严肃，所过樵采无犯。自河中由蒲津而军渭北，壁东渭桥以逼泚。时刘德信将子弟军救襄城，败于扈涧，闻难，率余军先次渭南，与晟合军。军无统一，晟不能制，因德信入晟军，乃数其罪斩之。晟以数骑驰入德信军，抚劳其众，无敢动者。既而并德信军，军益振。

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亦自河北赴难，军于咸阳，不欲晟独当一面以分己功，乃奏请与晟兵合，乃诏晟移军合怀光军。晟奉诏引军至陈涛斜，军垒未成，贼兵遽至，晟乃出阵，且言于怀光曰：“贼坚保宫苑，攻之未必克；今离其窟穴，敢出索战，此殆天以贼赐明公也！”怀光恐晟立功，乃曰：“召军适至，马未秣，士未饭，讵可战耶？不如蓄锐养威，俟时而举。”晟知其意，遂收军入垒，时兴元元年正月也。每将合战，必自异，衣锦裘、绣帽前行，亲自指导。怀光望见恶之，乃谓晟曰：“将帅当持重，岂宜自表饰以啖贼也！”晟曰：“晟久在泾原，军士颇相畏服，故欲令其先识以夺其心耳。”怀光益不悦，阴有异志，迁延不进。晟因人说怀光曰：“寇贼窃据京邑，天子出居近甸，兵柄庙略，属在明公。公宜观兵速进，晟愿以所部得奉严令，为公前驱，虽死不悔。”怀光益拒之。晟兵军于朔方军北，每晟与怀光同至城下，怀光军辄虏驱牛马，吾姓苦之；晟军无所犯。怀光军恶其独善，乃分所获与之，晟军不敢受。

久之，怀光将谋沮晟军，计未有所出。时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，怀光奏曰：“贼寇未平，军中给赐，咸宜均一。今神策独厚，诸军皆以为言，臣无以止之，惟陛下裁处。”怀光计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己军，以挠破之。德宗忧之，欲以诸

军同神策，则财赋不给，无可奈何，乃遣翰林学士陆贽往怀光军宣谕，仍令怀光与晟参议所宜以闻。贽、晟俱会于怀光军，怀光言曰：“军士禀赐不均，何以令战？”贽未有言，数顾晟。晟曰：“公为元帅，弛张号令，皆得专之。晟当将一军，唯公所指，以效死命。至于增损衣食，公当裁之。”怀光默然，无以难晟，又不欲侵刻神策军发于自己，乃止。

怀光屯咸阳，坚壁八十余日，不肯出军，德宗忧之，屡降中使，促以收复之期。怀光托以卒疲，更请休息，以伺其便，然阴与硃泚交通，其迹渐露。晟惧为所并，乃密疏请移军东渭桥，以分贼势。上初未之许。晟以怀光反状已明，缓急宜有所备。蜀、汉之路，不可壅也，请以裨将赵光铤为洋州刺史，唐良臣为利州刺史，晟子婿张彧为剑州刺史，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。上初纳之，未果行。无何，吐蕃请以兵佐诛泚，上欲亲总六师，移幸咸阳，以促诸军进讨。怀光闻之大骇，疑上夺其军，谋乱益急。时鄜坊节度李建徽、神策将杨惠元及晟，并与怀光联营，晟以事迫，会有中使过晟军，晟乃宣令云：“奉诏徙屯渭桥。”乃结阵而行，至渭桥。不数日，怀光果劫建徽、惠元而并其兵，建徽遁免，惠元为怀光所害。是日，车驾幸梁州。时变生仓卒，百官扈从者十二三，骆谷道路险阻，储供无素，从官乏食，上叹曰：“早从李晟之言，三蜀可坐致也。”

晟大将张少弘自行在传口诏授晟尚书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以安众心。晟拜哭受命，且曰：“长安宗庙所在，为天下本，若皆执羁勒，谁复京师？”乃浚城隍，缮兵甲，以图收复。晟以孤军独当强寇，恐为二贼之所并，乃卑词厚币，伪致诚于怀光，外示推崇，内为之备。时刍粟未集，乃令检校户部郎中张彧假京兆少尹，择官吏以赋渭北畿县。不旬日，刍粮皆足，晟乃大陈三军，令之曰：“国家多难，乱逆继兴，属车

驾西幸，关中无主。予代受国恩，见危死节，臣子之分，况当此时，不能诛灭凶渠，以取富贵，非人豪也。渭桥横跨大川，断贼首尾，吾与公等戮力勤王，择利而进，兴复大业，建不世之功，能从我乎？”三军无不泣下，曰：“唯公所使。”晟亦歔歔流涕。

是时，硃泚盗据京城，怀光图为反噬，河朔僭伪者三，李纳虎视于河南，希烈鸱张于汴、郑。晟内无货财，外无转输，以孤军而抗剧贼，而锐气不衰，徒以忠义感于人心，故英豪归向。戴休颜率奉天之众，韩游瑰治邠宁之师，骆元光以华州之兵守潼关，尚可孤以神策之旅屯七盘，皆禀晟节度，晟军大振。怀光以休颜、游瑰从晟，益惧。晟又致书于怀光，谕以祸福，令破贼迎銮，以掩前过。怀光卒不悟，军众渐多离散，糗粮且竭，虏剽无所得，惧为晟所袭。三月，怀光自三原、富平东抵奉天，所至焚掠，乃自冯翊入据河中。怀光将孟涉、段威勇者，本神策将，恶怀光之不臣，既至富平，结阵于军中，外向大呼而去，怀光不能制。涉、威勇以数千人归晟，乃陈兵受涉等降卒，乃奏授涉检校工部尚书，威勇兼御史大夫。

德宗之幸山南，既入骆谷，谓浑瑊曰：“渭桥在贼腹内，兵势悬隔，李晟可办事乎？”瑊对曰：“李晟秉义执志，临事不可夺，以臣计之，破贼必矣。”帝意始安。是月，浑瑊步将上官望自间道怀诏书加晟检校右仆射，兼河中尹、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，益实封三百户，又兼京畿、渭北、鄜坊丹延节度招讨使。晟承诏流涕。时帝欲移幸西川，晟上表：“请驻蹕梁汉，系亿兆之心，图翦灭之势。若规小舍大，作都岷峨，即人心失望，武士谋臣无所施矣。”四月，有诏加晟京畿、渭北、鄜坊、商华兵马副元帅。时京兆府司录李敬仲自京城来，谏议大夫郑云逵自奉天至，晟以京兆少尹张彧为副使，郑云逵为行军司马，

李敬仲为节度判官，俾同主军画。又请以怀光旧将唐良臣保潼关，以河中节度授之；戴休颜守奉天，请以鄜坊节度授之；上皆从之。渭桥旧有粟十余万斛，度支先馈怀光军欲尽，晟又奏曰：“近畿虽乘兵乱，犹可赋敛，倘寇贼未灭，宿兵旷时，人废耕桑，又无储蓄，非防微制胜之术也。”上纳之。晟乃于畿甸率聚征赋，吏民乐输，守御益固，由是军不乏食。

神策军家族多陷于泚，晟家亦百口在贼中，左右或有言及家者，晟因泣下曰：“乘舆何在，而敢恤家乎！”泚又使晟小吏王无忌之婿诣晟军，且曰：“公家无恙，城中有书闻。”晟曰：“尔敢与贼为间！”遽命斩之。时转输不至，盛夏军士或衣裘褐，晟亦同劳苦，每以大义奋激士心，卒无离叛者。会将吏数辈自贼中逃来，言泚众携离可灭之状，士心益奋。先是，贼将姚令言及伪中丞崔宣咸使谋覘我军，为逻骑所得，拘送于晟，晟解缚，食而遣之，诫之曰：“尔报崔宣，善为贼守，诸人勉力自固，勿不忠于贼也！”

五月三日，晟引军抵通化门，耀武而还，贼不敢出。晨集将佐，图兵所向，诸将曰：“先拔外城，既有市里，然后北清宫阙。”晟曰：“若先收坊市，巷陌隘狭，间以居人，若贼设伏格斗，百姓器溃，非计也。且贼重兵坚甲，皆在苑中，若自苑击其心腹，彼将图走不暇，如此则宫阙保安，市不易肆，计之上也。”诸将曰：“善”。乃移书城、骆元光、尚可孤，克期进军于城下。

其月二十五日夜，晟自东渭桥移军于光泰门外米仓村，以薄京城。晟临高指麾，令设壕栅以候贼军。俄而贼众大至，贼骁将张庭芝、李希倩逼栅求战，晟谓诸将曰：“吾恐贼不出，今冒死而来，天赞我也！”勒吴诜、康英俊、史万顷、孟涉等纵兵击之。时华州营在北，兵少，贼并力攻之，晟遣李演、

孟华以精卒救之。中军鼓噪，演力战，大破之，乘胜入光泰门；再战，又败之，僵尸蔽地，余众走入白华，夜闻恸哭之声。

翌日，将复出师，诸将请待西军至，则左右夹攻。晟曰：“贼既伤败，须乘胜扑灭，若俟其有备，岂王师之利耶！如待西军，恐失机便。”二十八日，晟大集诸将骆元光、尚可孤，兵马使吴洗、王佖，都虞候邢君牙、李演、史万顷，神策将孟涉、康英俊，华州将郭审金、权文成，商州将彭元俊等，号令誓师毕，陈兵于光泰门外。乃使王佖、李演率骑军，史万顷领步卒，直抵苑墙神麇村。晟先是夜使人开苑墙二百余步，至是贼已树木栅之，贼倚栅拒战。晟叱军士曰：“安得纵贼如此，当先斩公等！”万顷惧，先登，拔栅而入，王佖骑军继进，贼即奔溃，获贼将段诚谏，大军分道并入，鼓噪雷动。姚令言、张庭芝、李希倩犹力捍官军，晟令决胜军使唐良臣、兵马使赵光铤、杨万荣、孟日华等步骑齐进，贼军阵成而屡北。战十余合，乘胜驱蹙，至于白华。忽有贼骑千余出于官军之背，晟以麾下百余骑驰之，左右呼曰：“相公来！”贼闻之惊溃，官军追斩，不可胜计。硃泚、姚令言、张庭芝尚有众万人，相率遁走，晟遣田子奇追之，其余凶党相率来降。是日，晟军入京城，勒兵屯于含元殿前，晟舍于右金吾仗，仍号令诸军曰“晟实不武，上凭睿算，下赖士心，幸得歼厥凶渠，肃清宫禁，皆三军之力也。长安士庶，久陷贼庭，若小有震惊，则非伐罪吊人之义也。晟与公等各有家室，离别数年，今已成功，相见非晚，五日内不得辄通家信，违命者斩。”乃遣京兆尹李齐运、摄长安令陈元众、摄万年令韦上仁及告喻百姓，居人安堵，秋毫无所犯。尚可孤军人有擅取贼马者，晟大将高明曜虏贼女妓一人，司马佃取贼马二匹，晟皆立斩之，莫敢忤视。士庶无不感悦，咸歔歔流涕，远坊居人，亦有经宿方知者。二十九日，令孟涉

屯于白华，尚可孤屯望仙门，骆元光屯章敬寺，晟自屯于安国寺。是日，斩贼将李希倩等八人，徇于市。

六月四日，晟破贼露布至梁州，上览之感泣，群臣无不隕涕，因上寿称万岁，奏曰：“李晟虔奉圣谟，荡涤凶丑。然古之树勋，力复都邑者，往往有之；至于不惊宗庙，不易市肆，长安人不识旗鼓，安堵如初，自三代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上曰：“天生李晟，为社稷万人，不为朕也。”百官拜贺而退。是日，晟斩伪相李忠臣、张光晟、蒋镇、乔琳、洪经纶、崔宣等，又表守臣节不屈于贼者程镇之、刘乃、蒋洸、赵晔、薛岌等。

晟初屯渭桥时，荧惑守岁，久之方退，宾介或劝曰：“今荧惑已退，皇家之利也，可速用兵。”晟曰：“天子外次，人臣但当死节，垂象玄远，吾安知天道耶！”至是，谓参佐曰：“前者士大夫劝晟出兵，非敢拒也，且军可用之，不可使知之。尝闻五纬盈缩无准，晟惧复来守岁，则我军不战而自溃。”参佐叹服，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寻拜晟司徒，兼中书令，实封一千户。

晟综理以备百司，令大将吴说将兵三千至宝鸡清道，晟又请至凤翔迎扈，不许。七月十三日，德宗至自兴元，浑瑊、韩游瓌、戴休颜以其兵扈从，晟与骆元光、尚可孤以其兵奉迎。时元从禁军及山南、陇州、凤翔之众，步骑凡十余万，旌旗连亘数十里，倾城士庶，夹道欢呼。晟以戎服谒见于三桥，上驻马劳之。晟再拜稽首，初贺元恶殄灭，宗庙再清，宫闱咸肃，抃舞感涕，跪而言曰：“臣忝备爪牙之任，不能早诛妖逆，至銮舆再迁。及师于城隅，累月方殄贼寇，皆臣庸懦不任职之责，敢请死罪。”伏于路左。上为之掩涕，命给事中齐映宣旨，令左右起晟于马前。是月，御殿大赦，赠晟父钦太子太保，母王氏赠代国夫人，赐永崇里第及泾阳上田、延平门之林园、女乐

八人。入第之日，京兆府供帐酒馔，赐教坊乐具，鼓吹迎导，宰臣节将送之，京师以为荣观。上思晟勋力，制纪功碑，俾皇太子书之，刊石立于东渭桥，与天地悠久，又令太子书碑词以赐晟。

晟以泾州倚边，屡害戎帅，数为乱阶，乃上书请理不用命者，兼备耕以积粟，攘却西蕃，上皆从之。诏以晟兼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使，仍充陇右泾原节度，兼管内诸军及四镇、北庭行营兵马副元帅，改封西平郡王。初，帝在奉天，凤翔军乱，杀其帅张镒，立小将李楚琳。至是楚琳在朝，晟请以楚琳俱往凤翔，将诛之，上以初复京师，方安反侧，不许。八月，晟至凤翔，理杀张镒之罪，斩王斌等十余人。初，硃泚乱时，泾州亦杀其帅冯河清，立别将田希鉴，方属播迁，不遑讨伐，以泾帅授之。至是，晟奏曰：“近者中原兵祸，皆起泾州，且其地逼西戎，易为反覆。希鉴凶徒，将校骄逆，若不惩革，终为后患。”从之。晟至凤翔，托以巡边，至泾州，希鉴迎谒，于坐执而诛之，并诛害河清者石奇等三十余人，具事以闻。上曰：“泾州乱逆泉藪，非晟莫能理之。”还镇，表右龙武将军李观为泾原节度使，吐蕃深畏之。晟常曰：“河、陇之陷也，岂吐蕃力取之，皆因将帅贪暴，种落携贰，人不得耕稼，展转东徙，自弃之耳。且土无丝絮，人苦征役，思唐之心，岂有已乎！”乃倾家财以赏降者，以怀来之。降虜浪息曩，晟奏封王，每蕃使至，晟必置息曩于坐，衣以锦袍、金带以宠异之。蕃人皆相指目，荣羨息曩。

蕃相尚结赞颇多诈谋，尤恶晟，乃相与议云：“唐之名将，李晟与马燧、浑瑊耳。不去三人，必为我忧。”乃行反间，遣使因马燧以请和，既和，即请盟，复因盟以虜瑊，因以卖燧。贞元二年九月，吐蕃用尚结赞之计，乃大兴兵入陇州，抵凤翔，

无所虏掠，且曰：“召我来，何不以牛酒犒劳？”徐乃引去，持是间晟也。是役也，晟先令衙将王必选锐兵三千，设伏于汧阳，诫之曰：“蕃军过城下，勿击首尾，首尾纵败，中军力全，若合势攻汝，必受其弊。但俟其前军已过，见五方旗、武豹衣，则其中军也，突其不意，可建奇功。”必如晟节度，果遇结赞。及出奋击，贼皆披靡，必军不识结赞，故结赞仅而获免。十月，晟出师袭吐蕃摧沙堡，拔之，斩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，自是结赞数遣使乞和。十二月，晟朝京师，奏曰：“戎狄无信，不可许。”宰相韩滉又扶晟议，请调军食以给晟，命将击之。上方厌兵，疑将帅生事邀功。会滉卒，张延赏秉政，与晟有隙，屡于上前间晟，言不可久令典兵。延赏欲用刘玄佐、李抱真，委以西北边事，俾立功以压晟，德宗竟纳延赏之言，罢晟兵柄。三年三月，册拜晟为太尉、中书令，奉朝请而已。其年闰五月，浑瑊与尚结赞同盟于平凉，果为蕃兵所劫，瑊单马仅免，将吏皆陷。六月，罢河东节度使马燧为司徒，尽中尚结赞之谋。

晟既罢兵权，朝谒之外，罕所过从。有通王府长史丁琼者，亦为张延赏所排，心怀怨望，乃求见晟言事，且曰：“太尉功业至大，犹罢兵权，自古功高，无有保全者。国家倘有变故，琼愿备左右，狡兔三穴，盍早图之。”晟怒曰：“尔安得不祥之言！”遽执琼以闻。四年三月，诏为晟立五庙，以晟高祖芝赠陇州刺史，曾祖嵩赠泽州刺史，祖思恭赠幽州大都督。庙成，官给牲牢、祭器、床帐，礼官相仪以祔焉。

五年九月，晟与侍中马燧见于延英殿，上嘉其勋力，诏曰：“昔我列祖，乘乾坤之荡涤，扫隋季之荒屯，体元御极，作人父母；则亦有熊罴之士，不二心之臣，左右经纶，参翊缔构，昭文德，恢武功，威不若，康不义，用端命于上帝，付畀四方。宇宙既清，日月既贞，王业既成，太阶既平；乃图厥容，列于

斯阁，懋昭绩效，式表仪形，一以不忘于朝夕，一以永垂乎来裔，君臣之义，厚莫重焉。贞元己巳岁秋九月，我行西宫，瞻宏阁崇构，见老臣遗象，颯然肃然，和敬在色，想云龙之叶应，感致来之艰难。睹往思今，取类非远。且功与时并，才为代生，苟蕴其才，遇其时，尊主庇人，何代不有？在中宗，则桓彦范等著其辅戴之绩；在玄宗，则刘幽求等申翼奉之勋；在肃宗，则郭子仪扫殄氛昆；今则李晟等保宁朕躬。咸宣力肆勤，光复宗社。订之前烈，夫岂多谢，阙而未录，孰谓旌贤。况念功纪德，文祖所为也，在予曷其敢怠！有司宜叙年代先后，各图其像于旧臣之次，仍令皇太子书朕是命，纪于壁焉。庶播嘉庸，式昭于下，俾后来者尚揖清颜，知元勋之不朽。”复命皇太子书其文以赐晟，晟刻石于门左。

初，晟在凤翔，谓宾介曰：“魏征能直言极谏，致太宗于尧、舜之上，真忠臣也，仆所慕之。”行军司马李叔度对曰：“此搢绅儒者之事，非勋德所宜。”晟敛容曰：“行军失言。传称‘邦有道，危言危行’。今休明之期，晟幸得备位将相，心有不可，忍而不言，岂可谓有犯无隐，知无不为者耶！是非在人主所择耳。”叔度惭而退。故晟为相，每当上所顾问，必极言匪躬。尽大臣之节。性沉默，未尝泄于所亲。临下明察，每理军，必曰某有劳，某能其事，虽厮养小善，必记姓名。尤恶下为朋党相构，好善嫉恶，出于天性。尝有恩者，厚报之。初，谭元澄为岚州刺史，尝有恩于晟，后坐贬于岳州；比晟贵，上疏理之，诏赠元澄宁州刺史。元澄三子，晟抚待勤至，皆为成就宦学，人皆义之。理家以严称，诸子侄非晨昏不得谒见，言不及公事，视王氏甥如己子。尝正岁，崔氏女归省，未及阶，晟却之曰：“尔有家，况姑在堂，妇当奉酒醴从馈，以待宾客。”遂不视而遣还家，其达礼敦教如此。贞元九年八月薨，时年

六十七。上震悼出涕，废朝五日，令百官就第临吊，命京兆尹李充监护丧事，官给葬具，赠赙加等。比大敛，上手书致意，送柩前，曰：

皇帝遣宫闱令第五守进致旨于故太尉、中书令、西平郡王、赠太师之灵曰：“天祚我邦，是生才杰，禀阴阳之粹气，实山岳之降灵。弘济患难，保佐王室：扫荡氛昆，廓清上京。忠诚感于人神，功业施于社稷，匡时定乱，实赖元勋。洎领上台，克谐中外，訏谟帝道，叶赞皇猷。常竭嘉言，以匡不迨，情所亲重，义无间然。方期与国同休，永为邦翰。比婴疾恙，虽历旬时，日冀痊愈，重期相见，弼予在位，终致和平。岂图药饵无征，奄至薨逝，丧我贤哲，亏我股肱，天不憖遗，痛惜何极，呜呼！大厦方构，旋失栋梁；巨川未济，遂亡舟楫。君臣之义，追恻益深，循省遗章，倍增感切。卿一门胤嗣，朕必终始保持。况愿等弟兄，承卿教训，朕之志义，岂忘平生？纵卿不言，朕亦存信。比者卿在之日，却未见朕深心，今卿与朕长乖，方冀知朕诚志。无以为念，发言涕零，是用躬述数行，贵写所怀得尽。临纸遣使，不能饰词，魂而有知，当体朕意。

册赠太师，谥曰忠武。晟薨后，城盐州，复盐池，上赐宰臣新盐，惻然思晟，乃令致盐于灵座。又时遣中使至晟第存抚诸子，教戒备至，闻愿等有一善，上喜形于色。眷遇终始，无与晟比。

元和四年，诏曰：“夫能定社稷，济生人，存不朽之名，垂可久之业者，必报以殊常之宠，待以亲比之恩，与国无穷，时惟茂典。故奉天定难功臣、太尉、兼中书令、上柱国、西平郡王、食实封一千五百户、赠太师李晟，间代英贤，自天忠义，迈济时之宏算，抱经武之长材，贯以至诚，协于一德，尝遭屯难之际，实著戡定之功。鲸鲵既歼，宫庙斯复，眷兹勋伐，则

既褒崇。永言天步之夷，载怀邦杰之功，思加崇于往烈，爰协比于后昆，睦以宗亲，将予厚意。其家宜令编附属籍。晟飨德宗庙庭。”

晟十五子：侗、侑、偕，无禄早世；次愿、聪、总、慤、凭、恕、宪、愬、懿、听、碁、慤、聪、总官卑而卒，而愿、愬、听最知名。

愿，幼谦谨寡过，晟立大勋，诸子犹无官，宰相奏陈，德宗即日召愿拜银青光禄大夫、太子宾客、上柱国。旧制，勋至上柱国，赐门戟，即令赐愿，乃与父并列戟戟于门。九年，丁父忧。十二年，服阕，德宗召见愿等于延英，惘然久之曰：“朕在宫中，常念卿等，追怀勋德，何日忘之。又闻卿等居丧得礼，朕甚嘉之。”各赐衣一袭、绢三千匹。愿依前授太子宾客，兄弟同日拜官者九人。寻转左卫大将军。元和元年八月，检校礼部尚书，兼夏州刺史、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，威令简肃，甚得绥怀之术。客有亡马者，以状告愿，愿以状榜于路，悬金以购之。不三日，所亡马系之榜下，仍置书一缄曰：“马逸及群，不时告，罪当死，敢以良马一匹赎罪，并亡马谨纳于路。”愿付客亡马而纵其良马。境内严肃，多如此类。转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。到镇，以青、郢不恭，奉命讨伐，屠城下邑，捷奏屡闻。无何，有疾，以其弟愬代为徐帅，入为刑部尚书。疾愈，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凤翔尹、凤翔陇右节度使。然自是颇怠于为理，无复素志，声色之外，全不介怀。

长庆二年二月，检校司空，兼汴州刺史、宣武军节度使。先是，张弘靖为汴帅，以厚赏安士心。及愿至，帑藏已竭，而愿恣其奢侈，门内数百口，仰给官司，不恤军政，赏赉不及弘靖时，而以威刑驭下。又令妻弟窦缓将亲兵，缓亦骄傲黷货，以是群情聚怨。是岁七月四日夜，牙将李臣则、薛志忠、秦邻

等三人宿直，突入窦缓帐中，斩缓首以徇。愿闻有变，与左右数人露发而走，登子城北楼，悬缒而下，由水窦而出。比晓，行十数里，遇野人驱驴，夺而乘之，得至郑州。愿妻窦氏死于乱兵之手，子三人匿而获免，仆妾为军士所俘。城中大掠三日，乃立其牙将李 为留后，以邀旄钺，月余，方诛之。愿坐贬随州刺史。朝廷念晟之勋，终不加罪，入为左金吾卫大将军。长庆四年六月，复检校司空，兼河中尹，充河中、晋、绛、慈、隰节度使。河中之政，亦如岐、梁。加以愿结托权幸，厚行赂遗，赋入随尽，军府萧然，赖遽疾终，不尔，蒲人必有更变。宝应元年六月卒，赠司徒。

愬以父廕起家，授太常寺协律郎，迁卫尉少卿。愬早丧所出，保养于晋国夫人王氏，及卒，晟以本非正室，令服缞，号哭不忍，晟感之，因许服纓。既练，丁父忧，愬与仲弟宪庐于墓侧，德宗不许，诏令归第。居一宿，徒跣复往，上知不可夺，遂许终制。服阕，授右庶子，转少府监、左庶子。出为坊、晋二州刺史。以理行殊异，加金紫光禄大夫。复为庶子，累迁至太子詹事，宫苑闲廊使。

愬有筹略，善骑射。元和十一年，用兵讨蔡州吴元济。七月，唐邓节度使高霞寓战败，又命袁滋为帅，滋亦无功。愬抗表自陈，愿于军前自效。宰相李逢吉亦以愬才可用，遂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邓州刺史、御史大夫，充随、唐、邓节度使。兵士摧败之余，气势伤沮，愬揣知其情，乃不肃军阵，不齐部伍。或以不肃为言，愬曰：“贼方安袁尚书之宽易，吾不欲使其改备。”乃给告三军曰：“天子知愬柔而忍耻，故令抚养尔辈。战者，非吾事也。”军众信而乐之。愬又散其优乐，未尝宴乐，士卒伤痍者，亲自抚之。贼以尝败高、袁二帅，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惮者，不甚增其备。愬沉勇长算，推诚待士，故能用其卑

弱之势，出贼不意。居半岁，知人可用，乃谋袭蔡，表请济师。诏河中、鄜坊骑兵二千人益之，由是完缉器械，阴计戎事。尝获贼将丁士良，召入与语，辞气不挠，愬异之，因释其缚，置为捉生将。士良感之，乃曰：“贼将吴秀琳总众数千，不可遽破者，用陈光洽之谋也。士良能擒光洽以降秀琳。”愬从之，果擒光洽。十二月，吴秀琳以文成栅兵三千降。愬乃径徙之新兴栅，遂以秀琳之众攻吴房县，收其外城。初，将攻吴房，军吏曰：“往亡日，请避之。”愬曰：“贼以往亡谓吾不来，正可击也。”及战，胜捷而归。贼以骁骑五百追愬，愬下马据胡床，令众悉力赴战，射杀贼将孙忠宪，乃退。或劝愬遂拔吴房，愬曰：“取之则合势而固其穴，不如留之以分其力。”

初，吴秀琳之降，愬单骑至栅下与之语，亲释其缚，署为衙将。秀琳感恩，期于效报，谓愬曰：“若欲破贼，须得李祐，某无能为也。”祐者，贼之骑将，有胆略，守兴桥栅，常侮易官军，去来不可备。愬召其将史用诚诚之曰：“今祐以众获麦于张柴，尔可以三百骑伏旁林中，又使摇旆于前，示将焚麦者。祐素易我军，必轻而来逐，尔以轻骑搏之，必获祐。”用诚等如其料，果擒祐而还。官军常苦祐，皆请杀之，愬不听，解缚而客礼之。愬乘间常召祐及李忠义，屏人而语，或至夜分。忠义，亦降将也，本名宪，愬致之。军中多谏愬，愬益宠祐。始募敢死者三千人以为突将，愬自教习之。愬将袭元济，会雨水，自五月至七月不止，沟塍溃溢，不可出师。军吏咸以不杀祐为言，简翰日至，且言得贼谍者具言其事。愬无以止之，乃持祐泣曰：“岂天意不欲平此贼，何尔一身见夺于众口！”愬又虑诸军先以谤闻，则不能全祐，乃械送京师，先表请释，且言：“必杀祐，则无以成功者。”比祐至京，诏释以还愬，乃署为散兵马使，令佩刀巡警，出入帐中，略无猜闲。又改为六院兵

马使。旧军令，有舍贼谍者屠其家，愬除其令，因使厚之，谍反以情告愬，愬益知贼中虚实。

陈许节度使李光颜勇冠诸军，贼悉以精卒抗光颜。由是愬乘其无备，十月，将袭蔡州。其月七日，使判官郑澥告师期于裴度。十日夜，以李祐率突将三千为先锋，李忠义副之，愬自帅中军三千，田进诚以后军三千殿而行。初出文成栅，众请所向，愬曰：“东六十里止。”至贼境，曰张柴砦，尽杀其戍卒，令军士少息，缮羁勒甲冑，发刃彀弓，复建旆而出。是日，阴晦雨雪，大风裂旗旆，马栗而不能跃，士卒苦寒，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。其川泽梁迳险夷，张柴已东，师人未尝蹈其境，皆谓投身不测。初至张柴，诸将请所止，愬曰：“入蔡州取吴元济也。”诸将失色。监军使哭而言曰：“果落李祐计中！”愬不听，促令进军，皆谓必不生还，然已从愬之令，无敢为身计者。醞道分五百人断洄曲路桥，其夜冻死者十二三。又分五百人断朗山路。自张柴行七十里，比至悬瓠城，夜半，雪愈甚。近城有鹅鸭池，愬令惊击之，以杂其声。贼恃吴房、朗山之固，晏然无一人知者。李祐、李忠义坎墉而先登，敢锐者从之，尽杀守门卒而登其门，留击柝者。黎明，雪亦止，愬入，止元济外宅。蔡吏告元济曰：“城已陷矣。”元济曰：“是洄曲子弟归求寒衣耳。”俄闻愬军号令将士云：“常侍传语。”乃曰：“何常侍得至于此？”遂驱率左右乘子城拒捍。田进诚以兵环而攻之。愬计元济犹望董重质来救，乃令访重质家安恤之，使其家人持书召重质。重质单骑而归愬，白衣泥首，愬以客礼待之。田进诚焚子城南门，元济城上请罪，进诚梯而下之，乃槛送京师。其申、光二州及诸镇兵尚二万余人，相次来降。

自元济就擒，愬不戮一人，其为元济执事帐下厨厩之间者，皆复其职，使之不疑。乃屯兵鞠场以待裴度。翌日，度至，愬

具囊鞬候度马首。度将避之，愬曰：“此方不识上下等威之分久矣，请公因以示之。”度以宰相礼受愬迎谒，众皆耸观。明日，愬军还于文成栅。十一月，诏以愬检校尚书左仆射，兼襄州刺史、山南东道节度、襄邓随唐复郢均房等州观察等使、上柱国，封凉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食实封五百户，一子五品正员。

宪宗有意复陇右故地，元和十三年五月，授愬凤翔陇右节度使，仍诏路由阙下。愬未发，属李师道再叛，诏田弘正、义成、宣武等军讨之，乃移愬为徐州刺史、武宁军节度使，代其兄愿。兄弟交换岐、徐二镇，旬日间再践父兄之任。愬至徐方，理兵有方略。时蔡将董重质贬春州司户，愬上表请恕重质赐之，堪于军前驱使，即诏征还送武宁军，愬乃署为牙将。愬破贼金乡，凡十一战，擒贼将五十，俘斩万计。淄青平，将有事燕、赵。元和十五年九月，以愬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昭义节度使，仍赐兴宁里第。十月，王承宗卒，魏博田弘正移任镇州。愬至潞州，四月，迁魏州大都督府长史、魏博节度使。长庆元年，幽、镇复乱，愬闻之，素服以令三军曰：“魏人所以富庶而能通知圣化者，由田公故也。天子以其仁而爱人，使理镇、冀。且田公出于魏，抚师七年，一旦镇人不道，敢兹残害，以魏为无人也。若父兄子弟食田公恩者，其何以报？”众皆恸哭。又以玉带、宝剑与牛元翼，遣使谓之曰：“吾先人常以此剑立大勋，吾又以此剑平蔡寇，今镇人叛逆，公以此翦之。”元翼承命感激，乃以剑及带令于军中，报之曰：“愿以众从，竭其死力”。方有制置，会疾作，不能治军，人违纪律，功遂无成。朝廷以田布代之，除太子少保，归东都。是年十月，卒于洛阳，时年四十九。穆宗闻之震悼，赙赠加等，赠太尉。

始，晟克复京城，市不改肆；及愬平淮蔡，复踵其美。父

子仍建大勋，虽昆仲皆领兵符，而功业不侔于愨，近代无以比伦。加以行己有常，俭不违礼，弟兄席父勋宠，率以仆马第宅相矜，唯愨六迁大镇，所处先人旧宅一院而已。晚岁忽于取士，辟请不得其人，至使吏缘为奸，军政不肃，物论稍减，惜哉！

听七岁以廕授太常寺协律郎，常入公署，吏胥小之，不为致敬，听令鞭之见血，父晟奇之。后随吐突承璀讨王承宗，为神策行营兵马使。时昭义卢从史持两端，无心讨贼，承璀用听计，擒从史以献。转左骁卫将军、兼御史中丞。出为安州刺史，随鄂岳观察使柳公绰讨吴元济，军中动静，悉用听谋，军声遂振。元和中，讨李师道，听为楚州刺史，统淮南之师。郓人素易淮军，听潜训练，出其不意，趋海州，据险要，破沐阳兵，降朐山戍，怀仁、东海两城望风乞降，山东平。元和十四年五月，以功授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夏州刺史、夏绥银宥节度使。十五年六月，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灵盐节度使。境内有光禄渠，废塞岁久，欲起屯田以代转输，听复开决旧渠，溉田千余顷，至今赖之。就加检校工部尚书。

初，听为羽林将军，有名马，穆宗在东宫，令近侍讽听献之，听以职总亲军，不敢从。及即位之始，幽、冀不廷，太原与二镇接境，方议易帅，宰臣进拟，上皆不允，谓宰臣曰：“李听为羽林将军，不与朕马，是必可任。”长庆二年二月，授检校兵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京留守、河东节度使，代裴度。四年七月，转滑州刺史、义成军节度使。大和二年，讨李同捷。时魏博行营将丁志沼潜结沧、镇，擅回戈攻其帅史宪诚。诏听帅师援之，大破其叛卒，志沼奔镇州，为王庭凑所杀，听遂凯旋，以功封凉国公，授一子五品官。王庭凑再违朝旨，诏听以全师屯贝州。路由魏州，史宪诚惧听见袭，衷甲郊迎，候吏密白呼，乃令兵士匿刃囊弓，休于野外，魏人遂安。后宪诚欲入

觐，竭其府库，魏人怨之，杀宪诚，衙军立其大将何进滔。诏听兼领魏博节度使，将兵北渡，魏人不纳听，乘城拒守，乃屯兵馆陶。魏兵遽袭，听不为备，其军大败，无复部伍，昼夜奔走，仅而获免，丧师过半，辎车兵仗并皆委弃。御史中丞温造、殿中侍御史崔蠡弹之曰：

臣闻赏罚不立，无以示天下；是非一贯，莫能建大中。窃见义成军节度使李听，昨者资其承藉，委以统戎，俾代宪诚，付之雄镇。总二万虎貔之旅，位极宠荣；兼两藩节制之权，心无报效。况陛下授以神算，假以天威，入魏之期，克日先定。而听拥旆观望，按甲迁延，荧惑人心，逗挠军政。遂使宪诚陷于屠戮，乱众肆其奸凶，失六郡于垂成，固危巢于已覆。委贝州而不守，烧劫无遗；望浅口而疾驱，狼狈就道。自图苟免，不吝苞羞，蔑弃朝章，有同儿戏。魏州之乱，职听之由，论其负恩，万死犹幸。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，斩于关门；高霞寓唐邓破伤，投诸遐裔；浑镐节制易定，将战而兵力不支；袁滋逗留西川，欲进而凶渠尚在。或亲当矢石，或躬历艰危，势屈贼锋，竟申朝典，未曾贷法，必震皇威。今李听罪状夙闻，中外愤惋，比之常清等辈，万万过之。若陛下犹示含弘，不置极法，臣等恐宪章坠地，天下寒心。伏请付法。

上不之罪，罢兵柄，为太子少师。

听颇赂遗权幸以为援，居无何，复检校司徒，起为邠宁节度使。邠州衙，相传不利葺修，以至隳坏，听曰：“帅臣凿凶门而出，岂有拘于巫祝而隳公署耶！”遂命葺之，卒无变异。大和六年，转武宁军节度使。时听有苍头为徐州将，不欲听至，听先使亲吏慰劳徐人，为苍头所杀。听不敢进，固以疾辞，用为太子太保。七年，出守凤翔，时人荣之。九年，改陈许节度，未至镇，复除太子太保分司。开成元年，出为河中尹、河中晋

慈隰节度使。四年，以疾求代，除太子太保。是岁十月卒，时年六十一，赠司徒。

听十领节旌，所不至者三镇。莅官苛细，好将迎遗赂，故急于聚敛，穷极侈欲。位至一品，竟终牖下，非西平之遗德，焉能及此乎！

宪，晟第五子。晟十子，宪、愬最仁孝。及长，好儒术，以礼法修整，起家太原府参军、醴泉县尉。于頔镇襄阳，辟为从事。时吴少诚据淮西，独惮頔之威，当时咸以宪谋画致之。元和八年，田弘正以魏博奉朝旨，辟宪为从事，授卫州刺史，迁绛州，所至以理行称。入为宗正少卿，迁光禄卿。穆宗即位，以太和公主降回鹘，命金吾大将军胡证充送公主使，命宪副之。使还，献《入蕃道里记》迁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太府卿。出为洪州刺史、江西观察使。大行二年，转岭南节度使。宪虽勋伐之家，然累历事任，皆以吏能擢用，所履官秩，政绩流闻。性本明恕，尤精律学，屡详决冤狱，活无罪者数百人。以能入官，官无败事，士君子多之。大和三年八月卒，时年五十六。

凭累历诸卫大将军，恕太子洗马，并以廕授官，累迁至少卿监。愬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，沉湎酒色，恣为豪侈，积债至数千万。其子贷回鹘钱一万余贯不偿，为回鹘所诉，文宗怒，贬愬为定州司法参军。

王佖，晟之甥。雄武善骑射，自晟河西、河北出师，佖无役不从。硃泚之乱，晟攻贼于光泰门，贼锋尚劲，佖与兵马使李演逾苑墙血战，败贼前锋，诸军方振，论功为神策将。吐蕃之寇泾原，佖伏卒击尚结赞，几获，由是深为吐蕃所畏。晟视佖恩宠与愿、愬不殊，给与过之。晟既为张延赏媒孽罢兵权，亦不用佖为将帅，入为左卫上将军。元和中，愿、愬醢兄弟在方镇，佖检校工部尚书、灵州大都督府长史、朔方灵盐节度使。

先是，吐蕃欲成乌兰桥于河 需，先贮材木，朔方节度使每遣人潜载之，委于河流，终莫能成。至是，蕃人知必贪而无谋，先厚遗之，然后 并忠于事君，长于应变，诚一代之贤将也。观恆山之役，立谈释二帅之憾；泾师之乱，号哭赴奉天之危，可不为忠义乎！对白华之进军，知平凉之必诈，沮星变之议，移渭桥之军，可不为应变乎！解带结孝忠之心，请婚释延赏之怨，嫉恶有楚琳之请，惩乱行希鉴之诛，可不为明于决断乎！而德宗皇帝听断不明，无人君之量，俾功臣困谗慝之口，奸人秉衡石之权，丁琮之言，诚堪太息。虽龊龊刻渭桥之石，区区赐烟阁之铭，亦何心哉！作善遗庆，诸子俱才，元和平贼之功，听、愬居其半。父子昆弟，皆以功名始终，道家所忌之谈，李氏以善胜矣。

赞曰：桓桓太师，义勇天资。运钟祸乱，力拯颠危。愬事章武，诛蔡平齐。凌烟画图，父子为宜。

## 列传八十四

马燧 子暢 燧兄炫

浑瑊 子镐 年岁

马燧，字洵美，汝州郟城人，其先自右扶风徙焉。祖珉，官至左玉钤卫仓曹。父季龙，尝举明《孙》《吴》，倨傲善兵法，官至岚州刺史、幽州经略军使。燧少时，尝与诸兄读书，乃辍卷叹曰：“天下将有事矣，丈夫当建功于代，以济四海，安能矻矻为一儒哉！”燧姿度魁异，长六尺二寸，沉勇多智略，该涉群书，尤善兵法。

安禄山反，俾光禄卿贾循守范阳。燧说循曰：“禄山负恩首乱，虽陷洛城，必当夷灭。公盍建不代之功，诛其逆将向润客、牛廷玠，拔其根柢，禄山西不能入关，则坐而受擒，天下可定也。”循虽善之，计不时决，事泄，禄山果遣韩朝阳来召循。朝阳至范阳，与循语，阴伏壮士以弓弦缢杀之。燧脱身走西山，隐者徐遇匿之。逾月，间行归平原。平原不守，复走魏郡。

宝应中，泽潞节度使李抱玉署奏赵城尉。是时回纥大军还国，恃复东都之功，倔强恣睢，所过或虏掠廩粟，供饷小不如意，恣行杀害。抱玉具供办，宾介皆惮不敢行，燧自赞请主邮驿。比回纥至，则先赂其渠帅，与明要约，回纥乃授燧旗帜为识，犯令者命燧戮之。取死囚给左右厮役，小违令，辄杀之。回纥相顾失色，虏涉其境，无敢暴掠。抱玉益奇之。燧因说抱玉曰：“属者与回纥言，燧得其情。今仆固怀恩恃功树党，李

怀仙、张忠志、薛嵩、田承嗣分授疆土，皆出于怀恩，其子瑒佻勇不义。以燧度之，将必窥太原西山以为乱，公宜深备之。

“无何，怀恩果与太原都将李竭诚通谋，将取太原，其帅辛云京觉之，斩竭诚，固城自守，怀恩遣其子瑒率兵围之。初，回纥北归，遣其将安恪、石常庭将兵数百及诱募附丽者复数千人以守河阳，东都所虏掠重货，悉积河阳。是时，怀恩遗薛嵩自相、卫馈粮以绝河津。抱玉令燧诣薛嵩说之，嵩乃绝怀恩从顺。署奏左武卫兵曹。历太子通事舍人，迁著作郎、营田判官。无几，迁秘书少监、兼殿中侍御史，为节度判官、承务郎，迁郑州刺史。燧乃劝课农田，总其户籍，岁一税之，州人以为便。大历四年，改怀州刺史。乘乱兵之后，其夏大旱，人失耕稼；燧乃务修教化，将吏有父母者，燧辄造之施敬，收葬暴骨，去其烦苛。至秋，界中生鲁谷，人颇赖之。

抱玉移镇凤翔，以汧阳被边，署奏陇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。州西有通道，广二百余步，上连峻山，山与吐蕃相直，虏每入寇，皆出于此。燧乃按行险易，立石种树以塞之，下置二门，设篱橰，八日而功毕。会抱玉入觐，与燧俱行。久之，代宗知其能，召见，拜商州刺史、兼御史中丞、防御水陆运使。

大历十年，河阳三城兵乱，逐镇将常休明，以燧检校左散骑常侍、御史大夫、河阳三城使。十一年五月，汴州大将李灵耀反，因据州城，绝运路，以邀节制。代宗务姑息人，因授灵耀汴、宋等八州节度留后。灵耀不受命。乃潜结魏博；田承嗣乃遣兄子悦将兵援灵耀，破永平军将刘洽。诏燧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合军讨灵耀。忠臣惧贼，焚庐舍西走。燧劝其还兵，请为前锋，击破田悦，进逼汴州。忠臣行汴南，燧引军行汴北，又败灵耀将张清于西梁固。灵耀选锐兵八千，号为“饿狼军”；燧独引军击破之，进至浚仪。是时，河阳兵寇诸军。承嗣又遣

悦将兵二万救灵耀，破永平军将杜如江，略曹州，又败李正己游军，击走刘洽、长孙全绪等军，乘胜去汴州一舍，方阵而进。忠臣会宋州、淮南、浙西兵，与战不利，请教于燧，燧引四千人，为奇兵击破之，田悦匹马遁去。灵耀知悦败，明日以百骑夜走，汴州悉降，燧让功于忠臣。忠臣素暴戾，燧不欲入汴城，乃引军退舍于板桥。忠臣入城，果专其功，因会击杀宋州刺史李僧惠。燧还河阳。

大历十四年六月，检校工部尚书、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留后，寻为节度使。太原承前政鲍防百井败军之后，兵甲寡弱，燧乃悉召将吏牧马厮役，得数千人，悉补骑卒，教之数月，为精骑。造甲者必令长短三等，称其所衣，以便进趋。又造战车，蒙以狻猊象，列戟于后，行则载兵甲，止则为营阵，或塞险以遏奔冲，器械无不犀利。居一年，陈兵三万，开广场以习战阵，教其进退坐作之势。

建中二年六月，朝于京师，加检校兵部尚书，令还太原。初，田悦新代承嗣统兵，恐人不附己，诈效诚款，燧上疏明其必反，宜先备之。其年，悦果与淄青、恆冀通谋，自将兵三万围邢州，次临洛，筑重城，绝其内外，以拒救兵。邢州将李洪、临洛将张仵，皆坚守不拔。昭义军告急，乃诏燧将步骑二万与昭义节度使李抱真、神策行营兵马使李晟合军救临洛。燧军出郭口，兵未过险，乃遣持书喻悦，且示之好，悦谓燧畏之。十一月，师次邯郸，悦遣使至，燧皆斩之以徇；遣兵击破其支军，射杀其将成炫之。悦自攻临洛，遣大将杨朝光将兵万人，于临洛南双冈东西列二栅以御燧。燧乃率李抱真、李晟进军，营于二栅之中。其夜，东栅走归悦。明日，燧进军营明山，取其弃栅以置輜重。悦谓将吏曰：“朝光坚栅不下万人，假令燧等尽锐攻之，比数日，计不能下，杀伤必甚。吾此必拔临洛，

赏劳军士而与之战，必胜之术也。”悦乃分恆州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，燧率军攻朝光，田悦将万余人救之。燧乃令大将李自良、李奉国将骑兵合神策军于双冈御之，令曰：“令悦得过，当斩尔！”自良等击却悦。燧乃令推火车以焚其栅，斩朝光及大将卢子昌，斩首五千余级，生虏八百余人。居五日，进军至临洛，田悦悉军战。燧自将锐兵扼其冲口，凡百余合，士皆决死，悦兵大败，斩首万余级，生虏九百人，得谷三十万斛，器甲称是。悦收败兵夜遁，邢州围亦解。以功加右仆射。先战，燧誓军中，战胜请以家财行赏，既胜，尽出其私财以颁将士。德宗嘉之，诏度支出钱五万贯行赏，还燧家财。寻加魏博招讨使。

三年正月，田悦求救于淄青、恆冀，李纳遣大将卫俊将兵万人救悦，李惟岳亦遣兵三千赴援。悦收合散卒二万余人，壁于洹水，淄青军其东，恆冀军其西，首尾相应。燧率诸军进屯于鄴，奏请益河阳兵，诏河阳节度使李芑将兵会之。军次于漳，悦遣将王光进以兵守长桥，筑月城以为固，军不得渡。燧乃于下流以车数百乘，维以铁锁，锁绝中流，实以土囊以遏水，水稍浅，诸军毕渡。是时军粮少，悦深壁不战，欲老燧军。燧令诸军持十日粮，进次仓口，与悦夹洹水而军。抱真与李芑问：“粮少而深入，何也？”燧曰：“粮少利速战，兵法善于致人，不致于人。今田悦与淄青、恆三军为首尾，计欲不战，以老我师；若分军击其左右，兵少未可必破，悦且来救，是前后受敌也。兵法所谓攻其必救，彼固当战也，燧为诸军合而破之。”燧乃造三桥道逾洹水，日挑战，悦不敢出。恆州兵以军少，惧为燧所并，引军合于悦。悦谓燧明日复挑战，乃伏兵万人，欲邀燧。燧乃令诸军半夜皆食，先鸡鸣时击鼓吹角，潜师傍洹水径趋魏州，令曰：“闻贼至，则止为阵。”又令百骑吹鼓角，

皆留于后，仍抱薪持火，待军毕发，止鼓角匿其旁，伺悦军毕渡，焚其桥。军行十数里，悦乃率淄青、恆州步骑四万余人逾桥掩其后，乘风纵火，鼓噪而进。燧乃坐，申令无动，命前除草斩榛棘广百步以为阵；燧出阵，募勇力得五千余人，分为前列，以俟贼至。比悦军至，则火止气乏，力少衰，乃纵兵击之，悦军大败。时神策、昭义、河阳军小却，河东军既胜，诸军还斗，合击又大破之。迫洹水，悦军走桥，桥已焚矣。悦军乱，赴水，斩首二万余级，杀大将孙晋卿、安墨啜，生获三千余人，溺死者不可胜纪。淄青军殆尽，死者相枕藉三十余里。悦收败卒千余人走魏州，至门，州将李长春闭门不纳。久之，追兵不至，比明，乃纳悦。悦既入，杀长春，婴城自守。数日，李再春以博州降，悦兄昂以洺州降，王光进以长桥降。悦遣符璘、李瑶将五百骑送淄青兵还镇，璘、瑶因来降燧。魏州先引御河入城南流，燧令塞其领口，河流绝，城中益恐。悦乃遣许士则、侯臧徒步间行说硃滔、王武俊，借兵求救。时王武俊已杀李惟岳，传首京师，授武俊恆冀观察都防御使；时武俊同列张孝忠已为易定节度使，武俊独为防御使，又割赵、深二州为一镇，以康日知为观察使，甚为怨望，且素轻孝忠，耻名在下。时硃滔讨李惟岳，拔深州，求隶幽州不得，亦怨望。由是滔、武俊同谋救悦。悦恃燕、赵之援，又出兵二万背城而阵，燧复与诸军击破之。五月，加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六月，硃滔、王武俊联兵五万来救悦，至于城下。诸帅议退兵，燧固不可，德宗遣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将朔方军步骑万五千人赴燧。是月晦，怀光亦至。怀光勇而无谋，军至之日，未休息，坚请与滔等战，王师不利。悦等决水灌燧等军，燧兵屈粮少，七月，燧与诸军退次魏县。是月，诏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魏、博、贝四州节度、观察、招讨等使。田悦、硃滔、王武俊军亦至魏县，

与官军隔河对垒。十一月，三盗于魏县军中递相推奖王号：硃滔称冀王，田悦称魏王，王武俊称赵王；又遣使于李纳，纳称齐王。四道共推淮西李希烈为天下兵马元帅、太尉、建兴王，皆伪署官号，如国初行台之制，而名目颇有妖僻者，然未敢伪称年号。而五盗合从图倾社稷，两河鼎沸，寇盗横行；燧等虽志在勤王，竟莫能驱攘患难。

四年十月，泾师犯关，帝幸奉天，燧引军还太原。议者云：“燧若乘田悦洹水之败，并力攻之，时城中败卒无三二千人，皆夷伤未起，日夕俟降；燧与抱真不和，迁延于击贼，乃致三盗连结，至今为梗，职燧之由。”燧至太原，遣行军司马王权将兵五千赴奉天，又遣男汇及大将之子与俱来，壁于中渭桥。及帝幸梁州，权、汇领兵还镇。燧以晋阳王业所起，度都城东面平易受敌，时天下骚动，北边数有警急，乃引晋水架汾而注城之东，潴以为池，寇至计省守陴者万人；又决汾水环城，多为池沼，树柳以固堤。寻兼保守军节度使。

兴元元年正月，加检校司徒，封北平郡王。七月，德宗还京，加燧奉诚军及晋、绛、慈、隰节度并管内诸军行营副元帅，令与侍中浑瑊、镇国军节度使骆元光同讨河中。初，李怀光据河中，燧遣使招谕之，怀光妹婿要廷珍守晋州，衙将毛朝易女守隰州，郑抗守慈州，皆相次降燧。初，王武俊自魏县还镇，虽去伪号，而攻围赵州不解，康日知窘蹙，欲弃赵州，燧奏曰：“可诏武俊与抱真同击硃滔，以深、赵隶武俊，请改日知为晋、慈、隰节度使。”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，故又加燧晋、慈、隰节度使。燧乃表让三州于日知，且言因降而授之，恐后有功者踵以为常。上嘉而许之。燧乃遣使迎日知，既至，籍府库而归之，日知喜且过望。

九月十五日，燧帅步骑三万次于绛，分兵收夏县，略稷山，

攻龙门，降其将冯万兴、任象玉。燧以兵攻绛州，十月，拔其外城，其夜伪刺史王克同与大将达奚小进弃城走，降其众四千人。又遣大将李自良、谷秀分兵略定闻喜、夏县、万泉、虞乡、永乐、猗氏六县，降其将辛旻及兵五千人。谷秀以犯令虏士女，斩之以徇。

贞元元年，军次宝鼎，败贼骑兵于陶城，前锋将李黯追击之，射杀贼将徐博文，斩首万馀级，获马五百匹。是岁，天下蝗旱，物价腾踊，军乏粮饷，而京师言事多请去舍怀光，上意未决。燧以怀光逆节尤甚，河中密迩京邑，反覆不可保信，舍之无以示天下，虑上为左右所惑，且兵事尚密。六月，燧乃舍军以数百骑朝于京师。比召见，燧曰：“臣虽不武，得刍粮支一月，足以平河中。”上许之。

七月，燧因朝京师，乃与浑瑊、骆元光、韩游瓌合军，次于长春宫。怀光将徐廷光以兵六千守宫城，御备甚严。燧度长春不下，则怀光自固，攻之旷日持久，所伤必甚，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。廷光素惮燧威名，则拜于城上。燧度廷光心已屈，乃徐谓之曰：“我来自朝廷，可西面受命。”廷光复拜。燧乃喻之曰：“公等皆朔方将士，禄山以来，首建大动，四十馀年，功伐最高，奈何弃祖父之动力，背君上，为族灭之计耶！从吾，非止免祸，富贵可图也。”贼徒皆不对。燧又曰：“尔以吾言不诚，今相去不远数步，尔当射我！”乃披襟示之。廷光感泣俯伏，军士亦泣下。先一日，贼焦篱堡守将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燧；廷光东道既绝，乃率众出降。燧以数骑径入城，处之不疑，莫不畏服，众大呼曰：“吾辈复得为王人矣！”浑瑊由是服燧，私谓参佐曰：“予尝谓马公用兵与予不相远，但警怪累败田悦；今观其行兵料敌，吾不迨远矣！”八月，燧移军于焦篱堡。其夜，贼太原堡守将吴罔弃堡而遁，其下皆降。燧率诸

军济河，兵凡八万，阵于城下。是日，贼将牛名俊斩怀光首以城降。其守兵犹一万六千人，斩贼将阎晏、孟宝、张清、吴罔等七人以徇，为怀光胁虏者皆舍之。

燧自朝京师还行营，凡二十七日而河中平。诏书褒美，迁光禄大夫，兼侍中，仍与一子五品正员官。宴赐毕，还太原。是行也，德宗赐燧《宸宸》、《台衡》二铭。序曰：

朕每览上古之书，用及唐、虞之际，君臣相得，圣贤同时，日夕孜孜，讲论至道，或陈其鉴诫，或讽以咏歌，焕乎典谟，百代是式，有以见启沃之道，理化之端，意甚慕之，而未能迨也。顷灵监节度使杜希全著书上献，多所规谏，聊为《君臣箴》，用答其意。河东等道副元帅、司徒燧固请勒石，贻厥后人。朕以文既非工，义又非备，垂诸来裔，良所恋焉。起予者商，因之有作，庶乎朝夕自儆，且俾后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欤。

《宸宸铭》曰：

天生蒸人，性命元淳，嗜欲交驰，利害纠纷。无主乃乱，树之以君，九域茫茫，万情云云。目不备睹，耳难遍闻，睹之闻之，矧又非真。事失其源，道远莫亲，理行其要，化行如神。失源维何，不自正身，正身之方，先诚其意。罔从尔欲，罔载尔伪，体道崇德，本仁率义。必信若寒暑，无私象天地，感而遂通，百虑一致。任人之术，各当其器，舍短从长，理无求备。事多总集，众才咸遂，知而必任，任而勿贰。以天下之目为鉴，我鉴斯明；以天下之心为谋，我谋则智。求贤惟广，辩理惟精，逆耳拂心，必嘉乃诚。顺旨苟容，亦察其情，斥去奸谏，全度忠贞。先人立言，为代作程，谔谔者昌，唯唯者倾，系以兴亡，曷云其轻。承天子人，夫岂不贵？伊昔哲王，夙夜祗畏。馭朽为戒，纳隍为志，神将害盈，天匪假易。四海为家，夫岂不富？伊昔哲王，勤俭固陋。土阶罔饰，露台罢构，远奇伎淫巧，

放珍禽怪兽。敬之慎之，天命可祐。欲令必行，顺人之情，欲诚必著，清己之虑，心无亿诈，事必忠恕。凡将有为，靡不三思，喜怒以节，动静以时。毫厘或差，祸害亦随，慢易厥初，悔其曷追。刑不可长，武不可恃，作威逞力，厉阶斯起。垂旒蔽聪，黜纆塞耳，含弘光大，是亦为美。覆之如天，爱之如子，仁心感人，率土自理。嗟予寡昧，嗣守丕图，寇戎荐兴，德化未孚。大业兢兢，其敢以渝，俯察物情，仰稽典谟，作诚斯言，置于坐隅。

《台衡铭》曰：

天列台星，垂象于人，圣人则天，亦建辅臣。以翼以弼，为衡为钧，如耳目应心，如股肱连身，是则同体，孰云非亲？阴阳相推，四序成岁，君臣相得，万邦作义。感同风云，合若符契，以道匡救，尽规献替，木必从绳，金其用砺。帝者之盛，时惟陶唐，乃闻畴咨，仄陋明易女。洎乎有虞，二八腾芳。爰迨伊尹，相于成汤。载生姜牙，谅彼武王。道无不行，谋无不臧，君圣臣贤，运泰时康。汉高既兴，萧、曹亦彰。烈烈我祖，膺期而昌，剷灭群凶，砥平四方。惟卫及英，启辟封疆；曰房与杜，振理维纲；亦有魏徵，忠謇昂昂。伟兹众材，为栋为梁，荡荡巍巍，邦家有光。是知道之废兴，系于时主，主之得失，资于台辅。经之以文，纬之以武，出为方伯，入作申、甫，绝维载张，阙袞斯补。惟德是倚，惟才是求，人不易知，德亦难周。传说板筑，夷吾射钩，任之不疑，千载垂休，体于至公，何鄙何讎。追惟哲主，必赖良弼，矧予不德，暗于理术。师旅繁起，政刑多失，遭兹艰屯，夙夜祗栗。翊我戴我，实惟勋贤，内熙庶绩，外总十连，威武载扬，谋猷日宣。长城压境，巨舰济川，同德同心，扶危持颠。予嘉尔诚，尔相予理，惟后失道，亦臣之耻。自昔格言，慎终如始，功藏鼎彝，道冠图史。无俾

伊、傅，克专厥美，作鉴勒铭，永世是纪。

燧至太原，乃勒二铭于起义堂西偏，帝为题额，其崇宠如此。

二年冬，吐蕃大将尚结赞陷盐、夏二州，各留兵守之，结赞大军屯于鸣沙，自冬及春，羊马多死，粮饷不继。德宗以燧为绥、银、麟胜招讨使，令与华帅骆元光、邠帅韩游瑰及凤翔诸镇之师会于河西进讨。燧出师，次石州。结赞闻之惧，遣使请和，仍约盟会，上皆不许。又遣其大将论颊热厚礼卑辞申情于燧请和，燧频表论奏，上坚不许。三年正月，燧军还太原。四月，燧与论颊热俱入朝，燧盛言蕃情可保，请许其盟，上然之。燧既入朝，结赞遽自鸣沙还蕃。是岁闰五月十五日，侍中浑瑊与蕃相尚结赞盟于平凉，为蕃军所劫，狼狈仅免，陷将吏六十余员，由燧之谬谋也，坐是夺兵权。六月，以燧守司徒，兼侍中、北平王如故，仍赐妓乐，奉朝请而已。

五年九月，燧与太尉李晟召见于延英殿，上嘉其有大勋力，皆图形凌烟阁，列于元臣之次。九年七月，燧对于延英。初，上以燧足疾，不令朝谒；是日，燧以冬首入朝，敕许不拜而坐。时太尉晟初薨，帝谓燧曰：“常时卿与太尉晟同来，今独见卿，不觉悲恻。”上歔歔久之。燧既退，足疾，仆于地，上亲掖起之，送及于陛，燧顿首泣谢。累上表乞骸，陈让侍中，优诏不许。贞元十一年八月薨，时年七十。先是，司天频奏荧惑太白犯太微上将，间一月而燧薨。废朝四日，诏京兆尹韩皋监护丧事，嗣吴王献为吊祭赠赙使，册赠太尉，谥曰庄武。子汇、暢。

暢以父廕累迁至鸿胪少卿，留京师。建中三年，燧讨田悦于山东，时岁旱，京师括率商户，人心甚摇。凤翔留镇幽州兵，多离散入南山为盗。殿中丞李云端与其党袁封、单超俊、李诚信、冀信等与暢善，因饮食聚会，言时事将危；暢乃遣家人温

靖与父书，具陈利害，可班师还镇。燧怒，执靖具奏其状，令兄炫执暢请罪。德宗以燧方讨贼，不竟其事，诛云端等十一人，敕炫就第杖暢三十，上于是罢括率之令。燧货甲天下，燧既卒，暢承旧业，屡为豪幸邀取。贞元末，中尉杨志廉讽暢令献田园第宅，顺宗复赐暢。初为汇妻所诉，析其产，中贵又逼取，仍指使施于佛寺，暢不敢吝；晚年财产并尽，身歿之后，诸子无室可居，以至冻馁。今奉诚园亭馆，即暢旧第也。暢终少府监，赠工部尚书。

子继祖，以祖廕，四岁为太子舍人，累迁至殿中少监，年三十七卒。

炫，字弱翁，燧之仲兄，少以儒学闻于时，隐居苏门山，不应辟召。至德中，李光弼镇太原，辟为掌书记、试大理评事、监察御史，历侍御史。常参谋议，光弼甚重之，奏授比部、刑部郎中。田神功镇汴州，奏授节度判官、检校兵部郎中。转连州刺史，征拜吏部郎中，又出为阆州刺史，入为大理少卿。建中初，为润州刺史，黜陟使柳载以清白闻，征拜太子右庶子，迁左散骑常侍。弟燧为司徒，以亲比拜刑部侍郎，以疾辞，改兵部尚书致仕。贞元七年卒，时年七十九。

史臣曰：燧雄勇强力，常先计后战，又善誓师，将战，亲自号令，士无不慷慨感动，战皆决死，未尝折北，谋得兵胜，冠于一时。然力能擒田悦而不取，纳蕃帅之伪款而保其必盟；平凉之会，大臣几陷，关畿摇动，此谓才有余而心不至，议者惜而恨之。

浑瑊，皋兰州人也，本铁勒九姓部落之浑部也。高祖大俟利发浑阿贪支，贞观中为皋兰州刺史。曾祖元庆、祖大寿、父释之，皆代为皋兰都督。大寿，开元初历左领卫中郎将、太子仆同正。释之，少有武艺，从朔方军，积战功于边上，累迁至

开府仪同三司、试太常卿、宁朔郡王。广德中，与吐蕃战，没于灵武，年四十九。

瑊本名曰进，年十余岁即善骑射，随父战伐，破贺鲁部，下石保城，收龙驹岛，勇冠诸军，累授折冲果毅。后节度使安思顺遣瑊提偏师深入葛禄部，经狐媚磧，略特罗斯山，大破阿布思部；又与诸军城永清栅、天安军，迁中郎将。

安禄山构逆，瑊从李光弼出师河北，定诸郡邑。贼将有李立节者，素称骁勇，与瑊格斗，临阵斩之，迁右骁卫将军。既而肃宗即位于灵武，瑊统兵赴行在，至天德，遇蕃军入寇，瑊击败之。从郭子仪收两京，瑊讨安庆绪，破贼于新乡。改检校太仆卿，充武锋军使。又从仆固怀恩讨史朝义，前后数十战。朝义平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太常卿，赐实封二百户。

及怀恩谋乱，令子歆与瑊率军围榆次，朔方将杀歆，瑊率所部归郭子仪。会瑊父释之战死，又起复本官，为朔方行营左厢兵马使。从子仪讨吐蕃于邠州。以功加御史中丞。军还，盛秋于邠。会吐蕃大入寇，至奉天，瑊拒战于漠谷，大破蕃军，以功加太子宾客，复屯于奉天。华州周智光反，子仪奉诏讨之，令瑊领马步万人攻下同州。智光平，诏以邠、宁、庆三州隶朔方军，子仪领之；子仪令瑊先率兵至邠州，便于宜禄县防秋。岁余，加兼御史大夫。

大历七年，吐蕃大寇边，瑊与泾原节度使马磷会兵，大破蕃贼于黄菩原。自是，每年常戍于长武城，临盛秋。十一年，领邠州刺史。其年，吐蕃入寇州方渠、怀安等镇，瑊击却之。十二年，子仪入朝，令瑊知邠宁庆三州兵马留后。十三年，回纥侵太原，破鲍防军，北归，颇为边患。以瑊为石岭关已南诸军都知兵马使，率兵犄角逐之，虏骑引退。其年八月，加检校工部尚书、单于副都护、振武军使。十四年，郭子仪拜太尉，

号尚父，分所管内别置三节度，以瑊兼单于大都护，充振武军、东受降城、镇北大都护府、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事、管内支度营田等使。其年，复以崔宁为朔方节度使，领子仪旧管，征瑊为左金吾卫大将军，兼左街使。

建中四年，李希烈遣间谍诈为瑊书与希烈交通，瑊奏其状，上特保证之，仍赐瑊马一匹并鞍辔，锦采二百匹。时以普王为荆襄等道兵马元帅讨李希烈，大开府幕，以瑊检校户部尚书、御史大夫，充中军都虞候。会泾师乱，德宗幸奉天，后三日，瑊率家人子弟自京城至，乃署为行在都虞候、检校兵部尚书、京畿渭北节度观察使。居数日，邠宁节度使韩游瑰与庆州刺史论惟明统兵三千，自乾陵北过，赴醴泉以拒硃泚。会谍报泚已出兵，帝遽令追游瑰兵，才至奉天，贼军果至。游瑰等战于城东，王师不利，遂乘胜奔突，将入，官军与贼隔门相持，自卯至午，杀伤颇甚。门内有草车数乘，瑊令推车塞门，焚之以外御，乘火力战，贼方解去，然重围已合。贼大修攻具，以僧法竖为匠师，毁佛寺房宇以为梯橰。是月，贼自丁未至辛未，四面攻城，昼夜矢石不绝，瑊随机应敌，仅能自固。

十一月，灵武节度使杜希全、盐州刺史戴休颜、夏州刺史常春合兵六千人赴难。将至，上议其所向，宰相卢杞、白志贞以漠谷路为便。瑊曰：“漠谷险隘，必为贼所邀，不若取乾陵北过，附柏城而行，便取城东北鸡子堆下营，与城中犄角相应，且分贼势，硃泚必不更于陵寝往来。”杞曰：“漠谷路近，若虑逆贼邀击，即出兵应接，若取乾陵路，恐惊陵寝。”瑊曰：“今硃泚围城，斩伐柏城，以夜继昼，惊动已多。今城中危急，伫望救军，唯希全等率行赴难，安危是赖，所系非轻，制置不宜差跌。但令希全等于鸡子堆下营，固守善地，贼泚可以计破也。”卢杞等曰：“陛下以顺讨逆，不可自惊陵寝。”白志贞

从而赞之，上从杞议。希全等进至漠谷，果为贼军邀击，夺据水口，乘高以大弩、巨石左右夹击，杀伤颇甚；城中出兵应援，亦为贼挫锐而退。希全等各归还本镇，贼攻城逾急，壕堑环之。旬日，复偏攻东北角，矢石乱入，昼夜如雨，城中死伤者甚众。重围救绝，刍粟俱尽，城中伺贼休息，辄遣人城外捃拾樵采以进御。人心危蹙，上与城对立。贼泚北据乾陵，下瞰城内，身衣黄衣，蔽以翟扇，前后左右，皆硃紫阉官，宴赐拜舞，纷纭旁午。城中动息，贼俯窥之，慢辞戏侮，以为破在漏刻之顷，时令骑将环城招公卿、士庶，责以不识天命。十五日，贼造云桥成，阔数十丈，以巨轮为脚，推之使前，施湿氈生牛革，多悬水囊以为障，直指城东北隅，两旁构木为庐，冒以牛革，回环相属，负土运薪于其下，以填壕堑，矢石不能伤。城中恟惧，相顾失色。上召城勉谕之，令赍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、实封五百已下者千余轴，募诸军突将敢死之士以当之；兼赐城御笔一管，当战胜，量其功伐，即署其名授之，不足者，笔书其身，因命以位。仍谓城曰：“朕便与卿别，更不用对来，纵有急切，令马承倩在卿处，但令附奏。”城俯伏呜咽，上亦悲恻不自胜，抚城背而遣之。前一日，城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桥来路，先凿地道，下可深丈余，上积马粪，深五六尺。次日，即令爇火，次日复下柴薪夜烧之，平明，火焰高于城垒。是时，北风正急，贼乃随风推桥以薄城下，贼三千余人相继而登。城上士卒皆久寒馁，又少甲冑，城但感激诚厉之。以饥弱之众，当剧贼之锋，虽力战应敌，人忧不济，公卿已下，仰首祝天。贼徒至地道所，桥脚偏陷，不能进。须臾，风回焰转，云桥焚为灰烬，贼焚死者数千，城中欢噪振地。时城中流矢，遽自拔之，血流沾沫，格斗不已，初不言疮痛，以激士心。是日，上先授城二子官，余授将校有差。贼又别造云桥，周以重铁，方就，而朔

方节度使李怀光自魏县行营赴难，先遣兵马使张韶入奏。韶至奉天，与贼填堑者相杂，临城忽大呼，谓城上曰：“我李怀光使也，怀光自河北领大军至矣。”即绳引而登。城中得怀光表，欢声振动，贼众不之测，乃令昇韶巡于城上。翌日，怀光大军次醴泉，是夜，贼解围而去。

兴元元年正月，以瑊为行在都知兵马使。二月，赐实封五百户。是月，德宗移幸山南。时怀光叛逆，二贼连结，寇盗纵横，瑊分布诸军，以为翼卫，才入谷口，而怀光追骑遽至，瑊令侯仲庄以后军击败之。三月，加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灵州都督、灵盐丰夏等州、定远西城天德军节度等使，仍充朔方邠宁振武等道兼永平军奉天行营兵马副元帅，上临轩授钺，用汉拜韩信故事。是月，瑊将诸军赴京畿，贼将韩旻、张廷芝、宋归朝等拒我师于武功，瑊与吐蕃将论莽罗之众大破贼于武亭川，斩首万余级。瑊便赴奉天应接李晟，抗京城西面。五月，李晟自东渭桥抵京城攻贼，瑊亦与韩游瑰、戴休颜西面诸军会合。晟破贼之日，瑊亦进收咸阳。寻闻硃泚、姚令言奔败，命诸军分道邀击，其众离溃，相率来降。选劲骑三千急追泚至泾州，贼将泚，传首来献。六月，加瑊侍中。论收京城之功，加实封李晟一千户，瑊八百户，韩游瑰、戴休颜四百户，骆元光、尚可孤五百户。七月，德宗还宫，以瑊守本官，兼河中尹、河中绛慈隰节度使，仍充河中同陕虢节度及管内诸军行营兵马副元帅，改封咸宁郡王。九月，赐瑊大宁里甲第、女乐五人，入第之日，宰臣、节将送之，一如李晟入第之仪。以李怀光未平，又加朔方行营兵马副元帅，与河东节度使马燧会兵进讨。贞元元年八月，河中平，以功加检校司空，与一子五品正员官。是冬望，皇帝亲郊昊天上帝，瑊入朝陪祀毕，还镇河中。

三年，吐蕃入寇，至凤翔，为李晟邀击之，又袭破其摧沙堡，吐蕃深恨之。尚结赞入寇，陷我盐、夏二州，以兵守之。欲长驱犯京师，而畏瑊与李晟、马燧，欲阴计图之。乃卑词逊礼告马燧，请重立盟誓，则蕃军引去，德宗不许。马燧自入朝言之，上乃令崔翰入蕃报结赞，言还我盐、夏，则许同盟。结赞谓翰曰：“清水之会，同盟人少，是以和好轻慢不成；今蕃相及元帅已下凡二十一人赴盟，灵州节度使杜希全、泾原节度使李观皆和善守信，境外重之，此时须请预盟。”翰约盟于清水，且先归我盐、夏二州，结赞曰：“清水非吉地，请会盟于原州土梨树。”又请盟毕归二州。翰归，备奏其事，神策将马有麟奏曰：“土梨树地多险，恐蕃军隐伏不利，不如于平凉，其地坦平，且近泾州，就之为便。”乃定盟于平凉川。初，结赞请李观、杜希全预盟，欲执之，径犯京师。诏报之曰：“杜希全职在灵州，不可出境，李观又已改官；今遣侍中浑瑊充盟会使。”五月，瑊自咸阳入朝，诏授平凉盟会使，兵部尚书崔汉衡副之，司勋郎中郑叔矩为判官。瑊统兵二万，又诏华州节度使骆元光以本镇兵从瑊。闰月十五日，瑊与结赞会平凉。初，约以兵三千列于坛之东西，散手四百人至坛下，各遣游军相覘伺。是时，蕃军精骑数万列于坛西，蕃之游军贯穿我军之中。瑊将梁奉贞率六十骑为游军，才至坛所，为蕃军所执。结赞又谓瑊曰：“请侍中已下具衣冠剑珮。”瑊与监军宋凤朝、崔汉衡等入幕次，坦无他虑。结赞命伐鼓三通，其众呼噪而至。瑊遽出自幕后，偶得他马，跨而奔驰，追骑云合，流矢雨集而不伤。会瑊将辛荣以数百人入据北阜，与贼血战，追骑方止，瑊仅得免，辛荣兵尽矢穷，力屈而降。宋凤朝、瑊判官郑奔，为追兵所杀；崔汉衡、中官俱文珍、刘延、李清朝，汉衡判官郑叔矩、瑊判官路泌、袁同直，大将军扶余准、马宁、神策将孟

日华、李至言、乐演明、范澄、马弇等六十余人，皆陷于贼。尚结赞至原州，列坐帐中，召陷蕃将吏让之，因怒瑊曰：“武功之捷，吐蕃之力，许以泾州、灵州相报，竟食其言，负我深矣，举国同怨。本劫是盟，志在擒瑊。吾已为金枷待瑊，将献赞普；既已失之，虚致君等何为？”乃放俱文珍、马宁、马弇归朝。七月，瑊自奉天入朝，素服待罪，诏释之而后见。俄而吐蕃入寇京畿，瑊镇奉天。十月，还河中。四年七月，加邠、宁、庆副元帅。十二年二月，加检校司徒，兼中书令，诸使、副元帅如故。十五年十二月二日，薨于镇。废朝五日，群臣于延英奉慰。诏赠太师，谥曰忠武，赠绢布四千匹、米粟三千石。及丧车将至，又为废朝。应缘丧事，所司准式支給，命京兆尹监护。葬日，赐绢五百匹。

瑊忠勤谨慎，功高不伐，在藩方岁时贡奉，必躬亲阅视；每有颁锡，虽居远地，如在帝前。位极将相，无忘谦抑，物论方之金日磾，故深为德宗委信，猜间不能入，君子多之。子练、镐、牟岁。

镐，瑊第二子。性谦谨，多与士大夫游。历延、唐二州刺史，军政吏职，有可称者。及元和中，诸道出师讨王承宗，属义武军节度使任迪简病不能军，以镐藉父威名，足以镇定，乃以镐检校右散骑常侍，充义武军节度副使。九月六日，加检校工部尚书，代迪简为节度使。镐治兵练卒，颇有威望，然不能观衅养锐，以期必胜。镇、定相去九十里，元和十一年冬，镐率全师压贼境而军，距贼垒三十里。镐谋虑不周，但耀兵锋，无所控制，贼乃分兵潜入定州界焚烧驱掠。镐怒，进攻贼垒，交锋而败，师徒殆丧其半，余众还定州，乱不可遏，朝廷乃除陈楚代之。楚闻乱，驰入定州。镐为乱兵所劫，以至裸露。楚既整戢，于乱兵处率敛衣服还镐，方得归朝，坐贬韶州刺史。

后代州刺史韩重华奏收得犒供军钱绢十余万贯匹，再贬循州刺史。岁余卒。

牟岁，城第三子，以廕起家为诸卫参军，历诸卫将军。元和初，出为丰州刺史、天德军使，坐赃贬袁州司户，宪宗思咸宁之勋，比例从轻。五年，征为袁王傅，复赐金紫，迁殿中监。开成初，宰相拟寿州刺史，文宗曰：“牟岁，勋臣子弟，岂可委以牧民？仲尼有言，‘不如多与之邑’，今我念其先人之功，与之致富可也。”宰臣曰：“牟岁常历名郡，有政能。”乃从之。三年，入为右金吾卫大将军、知街事，历诸卫大将军，卒。

史臣曰：马司徒之方略，浑咸宁之忠荃，各奋节义，为时名臣。然元城之师，失策于田悦；平凉之会，几陷于吐蕃，此亦术有所不至也。缅思建中之乱，四海波腾，贼泚窃发之辰，宗祀不绝如线，苟非忠臣致命，化危为安，则李氏之宗社倾矣。

赞曰：北平之勋，排难解纷。咸宁蹈义，感慨匡君。再隆基构，克殄昏氛。回天捧日，实赖将军。